武俠世界

紫丁香（新派俠情脫俗故事）隆中客・新著

一位武林世家的少女，由于乃父押運朝廷的大批珠寶于半途被神秘人物劫走而生死不明，乃以紫丁香綽號闖蕩江湖，深入虎穴，終于將所失珠寶追回，本故事情節緊湊，高潮迭起，實爲一不易多見之消閑佳構。



$4.00

第24年
50

編者話

東南亞名作家隆中客先生今期替本刊撰寫巨型小說，是一部新派俠義脫俗故事——﹂紫丁香﹁。內容結構，主角人物，俱皆獨特，敘述一個武林世家的少女，由於乃父押運朝廷大批珠寶于中途被劫，生死下落不明，於是她便以﹂紫丁香﹁爲號，闖蕩江湖，深入虎穴，終於……過程曲折緊張，峯廻路轉，敬請先睹爲快。

**　　**　　**

高阜的﹂江山處處哀鴻﹁和黃鷹的御用殺手故事﹂九月奔雷﹁兩大巨著今期同告終結，情節發展各有高潮，欲知精采結局，不容錯過。黃鷹由下期開始，另一新篇﹂五毒天羅﹁相繼刋出。

西門丁中篇連載﹂磨劍江湖﹁故事接近尾聲，近期來柳暗花明，變幻莫測。下期爲該故事大結局，屆時萬勿錯過。本文作者西門丁在﹂磨劍江湖﹁結束後，由52期起另一新篇﹂魔與道﹁繼續刋出，愛好懸疑詭異，恐怖驚險作品讀者們不要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騰的﹂霹靂﹁，是一部湖海恩仇故事，殺伐處處，烽烟四起，場面非常熱鬧。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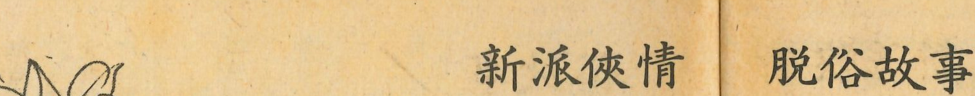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50期
（總號123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紫丁香

文·隆中客
圖·可飛



雙煞遊桂林
連番受狙擊

桂林山水甲天下。

陽朔山水甲桂林。

凡是喜歡遊山玩水的人，對這兩句話，大都能耳熟能詳，也必然都能心領神會而不會有任何異議。

「陽朔山水甲桂林」中的「山」與「水」，分別指的是「離（水旁，以下同）江」和「離江」兩岸那連綿不絕的奇峯，奇形怪狀的石筍，平地拔起，秀麗多姿的石山。在我國的小型江流中，除富春江之外，就算是離江水域最爲秀美了。

離江江水清而淺，眞箇是水清見底，游魚可數。

自桂林經陽朔至平樂這百餘里水程，大小凡六十餘險灘，水不深而灘險，行船甚爲艱難。但這一段水程，却也是桂林地區天然風景最美妙處。江中險灘深潭相間，兩岸奇峯怪石爭輝，令人目不暇給，美不勝收。

× × ×

仲夏，黃昏。

陽朔城，碼頭上。

泊在碼頭邊的船不多，大大小小一共才十八艘，但，繼續泊岸的船却一艘接一艘地也在十艘以上。

由於離江是最重要的水道，來往船隻頻繁，而這一段水程又是離江中最艱險的一段，夜間行船會更爲危險。因而一到黃昏，不論是上行或下行的船隻，都紛紛靠岸，在陽朔過夜。

因而這一段時間中的碼頭上，熙來攘往，顯得格外的熱鬧。

但，熙來攘往，來去匆匆的人羣中，有一個人却例外地顯得悠閑已極。

那是一個身着紫色襖袴，年約二十來歲，皮膚黝黑，頗爲健美，却是土氣十足的大姑娘。

其實，說她「頗爲健美」，未免太委屈她了。

因爲，儘管她那一身紫色襖袴又寬又大，看不出她的身裁是否美好，也儘管她的皮膚黝黑，並顯得土氣十足，但她的臉蛋和面部五官的配置，却都恰到好處。

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挺直的鼻子，新菱似的嘴唇，算得上是一個美人胚子。

還有，那烏光油亮，長達臀部的辮子，也非常別緻而引人注目。

她，「衆人皆醉我獨醒」似地，無視於週圍那亂烘烘的人羣，滿不在乎地背着手，翹首望向那一艘接一艘地相繼泊岸的船隻。

「大妹子，我已經回來了，你不用等啦……」

「嗨！妳老公今天不回家，走吧！我請妳上太白酒樓喝兩杯……」

「喲！大妹子，是不是在等我……」

那些由船上下來的船夫們，走過她身邊時，不少人乘機亂吃豆腐。

但她聽如未聞，一概置之不理。

少頃過後，只見她目光一亮，快步迎向由新泊岸的一艘下行船上下來的一對年輕男女，並嬌笑道：「嗨！我總算等着你們二位了。」

別看她好像土氣十足，說出來的話可並不怎麽土氣，嗓音更是格外悅耳動聽。

她所迎上去的那一對年輕男女，男的年約二十四五，一襲青衫，腰懸長劍。女的是一個年約二十一二，着紅色勁裝，肩插長劍的少婦。雖然是少婦，背後却也拖着一條長達臀部的大辮子。

這一對兒，男的俊秀英挺，女的綽約多姿，嬌艷如花，眞算得上是一對璧人。

走在前頭的男的好像微微楞了一下，道：「妳是跟我們說話？」

那大姑娘含笑答道：「是啊！」

那男的接問道：「妳認識我們？」

那大姑娘嬌笑道：「你這人說話好好笑，如果我不認識你們小兩口，又怎會在這兒等你們。」

那男的一蹙眉峯，旋即淡然一笑道：

「妳知道我們是誰？」

「你們小兩口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鴛鴦雙煞』，男的叫杜介夫，女的叫宋玲玲。」

「還知道一些甚麽？」

「還知道很多，很多……」

「先說一兩件試試看。」

那大姑娘大眼睛一轉，道：「這兒說話不太方便，換個地方可好？」

「可以。」宋玲玲搶先嬌笑道：「大妹子，能不能先告訴我，是誰敎妳在這兒等我們的？」

那大姑娘道：「是我自己。」

「妳自己？」宋玲玲好像不相信。

「我叫丁玫，人家都叫我紫丁香。」

「啊……」

宋玲玲、杜介夫夫婦倆同聲驚叫，兩人四道目光也重行在丁玫的週身上下掃視着。

「紫丁香」丁玫是何許人？値得威震江湖的「鴛鴦雙煞」如此重視？

說來，紫丁香也跟「鴛鴦雙煞」一樣，是新近才崛起江湖的武林新秀。

嚴格說來，紫丁香比鴛鴦雙煞出道得略爲晚上一年，但其身手的高明與神秘性却大致相同。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知道鴛鴦雙煞的師承來歷，紫丁香也一樣。

比鴛鴦雙煞更爲神秘的是：好像還沒有多少人知道紫丁香的眞實姓名，江湖上，知道紫丁香名叫丁玫的人，恐怕實在不多。

傳說中的紫丁香，並不怎麽美，武功

也並不怎麼高明。但她自出道以來，沒聽說有過敗績。

她，行踪飄忽，居無定所，只有她能找別人的痲煩，別人却沒法找她，即使偶然碰上或找到了，也對她莫可奈何。

她，時而土氣十足，時而又精靈，又刁鑽，令人啼笑皆非。

她，消息靈通，對江湖中事，好像無所不知，因而除了「紫丁香」外，還有一個「包打聽」的綽號。

她，好像是俠義道中人，也好像是黑道中人，又好像甚麽都不像……

總而言之一句話，紫丁香就是那麽一個人人見了都頭痛的神秘人物。

也因爲如此，儘管她年紀輕輕，出道的時間又不久，在江湖上却享有跟「鴛鴦雙煞」一樣的盛名。

現在，這位神秘莫測的紫丁香主動找上鴛鴦雙煞來了，她的目的何在？

× × ×

杜介夫驚「啊」一聲之後，才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久仰，幸會。」

丁玫嫣然一笑道：「杜公子，這話，應該是由我來說的。」

「都一樣。」

「就算是都一樣吧！賢伉儷是否肯賞光，讓我聊盡地主之誼？」

「好像却之不恭……」

「受之也不必有愧，走吧！我巳經在太白酒樓預訂了雅座。」

杜介夫向愛妻笑笑道：「玲玲，看來，只好去叨擾丁姑娘一頓了。」

「我不反對……」

宋玲玲話沒說完，丁玫巳截口笑道：「多謝賢伉儷肯給我面子！」

宋玲玲笑笑道：「不過 我先要知道，大妹子何以如此樂於請客？」

「這個嘛！」丁玫含笑接道：「說好聽一點，是爲了拉交情，套近乎，說實在話哩！是爲了談生意。」

「談生意？」

「是的，賢伉儷也許聽說過，我紫丁香還有一個包打聽的外號。」

「是的，我聽說過。」

「包打聽所提供的特殊消息。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宋玲玲「噢」了一聲笑道：「大妹子之意，是有很特殊的消息要賣給我們？」

「不錯。」丁玫的大眼睛在對方二人身上一掃，神秘地一笑 道：「而且，我斷定賢伉儷必然會以高價購買。」

「何以見得？」

「因爲，賢伉儷衣衫上的些微血漬，給了我最大的信心。」

杜介夫、宋玲玲夫婦都微笑未語。

丁玫又笑問道：「自從三個月之前，賢伉儷在太湖協助丁爲元大俠追回大批財物，功成身退之後，就一直遊山玩水，不過問江湖恩怨，對江湖上最近三個月以來所發生的重大事故，也一點都不知道？」

杜介夫正容點首，道：「不錯。」

丁玫又道：「所以，賢伉儷今天由桂林到此間的水程中，連番受到狙擊，暗算，也不明白敵人是誰，所爲何故？」

「妳知道？」

「當然！」

「好！這消息值得以高價收買，妳要多少銀子？」

「不要銀子只求賢伉儷萬金一諾。」

杜介夫眉峯一蹙，道：「看情形，這『一諾』的份量，恐怕不只重逾萬鈞？」

丁玫神色一正，說道：「是的，這一諾的份量是非常沉重，但嚴格說來，我的要求中，至少有一半也是賢伉儷自己的事情。」

「噢……」

「杜公子是不相信？」

「名滿江湖的『紫丁香』所說的話，我怎能不信，說吧！」

「二位，咱們是否該去太白酒樓？」

杜介夫笑笑道：「不忙，我是急性子，先在這兒把話說明白，然後再去太白酒樓共謀一醉。」

這時，夜幕巳開始下垂，碼頭上那熙來攘往的人們也變成寥寥可數了。

丁玫美目環掃了一下，才點點頭，道：「也好。」

微頓話鋒，又笑問道：「賢伉儷由桂林到這兒的水程中一共受到幾次狙擊？」

杜介夫含笑答道：「不多，一共才三次。」

「殺過多少人？」

「十九個。」

「那些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錯。」

「知不知道那些人的來歷？」

「不知道，本來抓了三個活口，但三個活口中，有兩個牙齒中藏毒自戕而死，另一個却被另一艘船上的人暗殺滅口。」

丁玫輕輕一嘆，道：「所以，到目前爲止，賢伉儷一直還有如在五里霧中。」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道：「不錯。」

丁玫道：「據我所知，想要賢伉儷的命的人，至少有兩批，其中一批是朝廷派出的錦衣衛中的高手……」

杜介夫截口問：「錦衣衛中高手？」

「不錯。」

「沒弄錯？」

「絕對錯不了。」

「另外一批呢？」

「另外一批，到目前爲止，才有一點眉目，在沒確定之前，不便亂說，但我保證，最多一個月之內，一定會查出來。」

宋玲玲插口嬌笑道：「那麽，先說錦衣衛這一方面吧！對朝廷來說，我們夫妻倆是有功無過，怎會派人來暗殺呢？」

丁玫道：「說起來，好像很簡單，那就是三個月以前，賢伉儷協助丁爲元大俠所追回來的那批財物，在運往京城途中，忽然失踪了。」

杜介夫、宋玲玲二人同聲驚「啊」一聲，道：「會有這種事？」

丁玫道：「不但財物全部失踪，連押運人員也全部失踪了。」

杜介夫道：「據我所知，那批財物，是由丁爲元大俠親自押運。」

丁玫道：「是的，連丁大俠也失踪了，現場中沒有打鬥痕跡，也無任何蛛絲馬跡可尋，當然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麽回事。」

杜介夫苦笑道：「這可眞是一宗『無頭公案』。」

丁玫道：「如果眞是一宗『無頭公案』，倒也罷了，但，事實上，十天之後，案情又有意外的發展……」

「怎麽說？」

「距現場十里外的小河邊，發現全部押運人員的屍體……」

「全部？是否也包括丁大俠？」

「由衣着上、以及人數上看，是包括丁大俠在內，但由於那些屍體是草草地埋在小河邊，經過十天的河水浸泡，不但面目全非，而且都巳生蛆，根本就沒法辨認或識別了。」

杜介夫道：「這，又怎會跟暗殺我們夫妻扯上關係呢？」

「當然有原因。」丁玫笑笑道：「那些屍體雖然都巳腐爛，但眉心部位的銀質竹葉鏢，却是不會腐爛的……」

銀質竹葉鏢是鴛鴦雙煞的獨門暗器，因此，杜介夫禁不住截口訝問道：「那些人都是死於銀質竹葉鏢？」

丁玫含笑點首，道：「是的，而且，致命傷也都是眉心部位。」

鏢射眉心，一鏢致命，這，也正是鴛鴦雙煞慣用的殺人手法。

杜介夫夫婦相視苦笑。

丁玫又道：「現在，賢伉儷巳經明白揹上這口黑鍋的原因了？」

杜介夫苦笑如故地道：「是的，謝謝妳。」

丁玫神色一正，道：「不用謝，方才巳經說過，這是交易。現在，說到我自己的要求了。」

話鋒一頓又起：「目前，我正在追查一個很厲害的對頭，這個人，也可能是賢伉儷的對頭，當我有一天查出這個人時，希望賢伉儷能助我一臂之力，現在，我就等賢伉儷的萬金一諾。」

杜介夫道：「就這麽簡單？」

丁玫道：「杜公子，別認爲這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我的判斷不錯，我那個對頭的武功機智，都是當代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即使合咱們三人的力量，還不一定是他的對手哩！」

「有這麽嚴重？」

「我的話，一點也沒誇張。」

杜介夫眉梢一揚，道：「好！撇開交易和那個人是否也是我的對頭都不談，就冲着那個難纒難鬥的厲害人物，我們夫妻倆都答應了。」

「多謝賢伉儷！」丁玫正容接道：「現在，我要對賢伉儷提出最嚴正的忠告：從現在起，哪怕是你們的父母、師長接近你們時，也必須提高警覺，這也就是說、隨時隨地當心敵人就在你身邊。」

杜介夫正容說道：「我巳記下了。」

宋玲玲却嬌笑道：「這麽說來，連對妳丁姑娘也得保持一點距離才對。」

丁玫含笑點頭道：「正是，正是。」

杜介夫雙眉緊蹙，沉思未語。

丁玫笑着問道：「杜公子在想些甚麽呀？」

杜介夫輕嘆一聲，道：「我在想，如果連丁爲元大俠都遭了毒手，那個對頭的厲害，就未免太可怕了。」

丁玫道：「話是不錯，但丁爲元大俠也是人，不論他的身手有多高明，也不論他的江湖閱歷有多豐富，在暗箭難防的情況之下，任何人都難免會上當的。」

宋玲玲含笑點首道：「有道理，有道理……」

杜介夫仍然是蹙眉說道：「我就是想不通，那位仁兄栽贓嫁禍于我們夫妻，又是所爲何來？」

丁玫笑笑道：「想不通的事就暫時不要想，我絕對相信，只要咱們三人通力合作，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案情再離奇，再複雜，也必然有眞象大白的一天。」

杜介夫展顏一笑道：「對！豪邁尤勝鬚眉，紫丁香的是可人。」

「別給我戴高帽子。」丁玫嬌笑道：「該說的好像都說過了，現在，打道太白酒樓。」

× × ×

當杜介夫等人離去時，約莫七八丈外的一艘烏篷小艇中，傳出一串低沉的陰笑道：「小寶貝，牛皮不是吹的吧！」

另一串冶蕩語聲道：「老爺子的神機妙算，那還用說。」

那低沉語聲道：「目前還算不了甚麽，更精彩的還在後頭哩！」

那冶蕩語聲道：「走，莫錯過了連台好戲。」

說完，兩道幽靈似的人影騰拔而起，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那是甚麽人？

他們的話又是甚麽意思？

× × ×

離江是廣西對外交通的重要水道，陽朔城則是離江沿岸重要城鎭之一。

所以，陽朔城雖然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城鎭，但由于位處交通要衝，市面上却相當繁華，大凡一般大城市中應有的吃、喝、玩、樂的場所，這兒也全有。

也所以，號稱陽朔城中首屈一指的大酒樓太白酒樓，生意也就格外的鼎盛。

現在，才不過是上燈時分，也正是一般酒樓餐館上座最佳的時候。

當然，太白酒樓也絕不例外——早巳高朋滿座，猜拳喝令，笑語喧嘩之聲，遠達戶外。

好在丁玫早巳預定雅座，否則，就難免有向隅之憾了。

丁玫所預訂的雅座，是二樓的八號雅座。

其實，所謂雅座，也不過是用屛風所隔成的一個小間而巳。

八號雅座是臨窗的，窗下就是陽朔城最熱閙的一條大街——南大街。

青石板舖成的街道上，行人如鯽，五六丈外的對街的一切，也一目了然。

丁玫所預訂的酒菜都很高級。

菜是太白酒樓的招牌菜，酒則是遠從貴州運來的「茅台」。

美酒佳餚，賓主盡歡。

賓主雙手的酒量都不錯，也都能看得開，放得開，席間只談些武林逸聞和江湖趣事，對于未來的一切，都絕口不提。

就當酒酣耳熱，雙方談笑風生之間，宋玲玲忽然眉峯一蹙，說道：「奇怪，今宵，我怎麽這樣差勁？才喝這點酒就頭暈了。」

杜介夫也蹙眉說道：「玲玲，妳這一

說，我也有點頭暈了哩！」

丁玫掩口媚笑道：「眞有趣，你們小兩口可眞恩愛呀！連酒醉頭暈也居然同時發作。」

宋玲玲苦着一張俏臉道：「不行，我要倒下去了。」

她是眞箇說倒就倒，話還沒說完，人已伏在桌子上了。

杜介夫以手支額，也好像是支持不住了。

丁玫又媚笑道：「杜公子，要不要店家送一道醒酒湯來？」

杜介夫含含糊糊地道：「不用了，醒酒湯最現成的……」

話聲中，出指如電，已凌空點了丁玫前胸的三大要穴。

丁玫駭然驚呼：「你……」

杜介夫含笑接道：「我沒醉。」

宋玲玲也及時抬頭．並嬌笑道：「我也沒醉。」

杜介夫說道：「可是，妳却是眞的醉了。」

宋玲玲道：「但妳本身就是一道醒酒湯，所以，醉了也不要緊。」

丁玫苦笑道：「二位，玩笑也該適可而止了吧？」

杜介夫道：「妳以爲．我們有工夫跟妳開玩笑？」

丁玫張目訝問：「那……那是甚麽意思？」

「小意思。」宋玲玲搶先接道：「大妹子，妳，夠沉着，夠老練，表演也很逼眞，只是……」

丁玫忍不住問道：「只是怎樣？」

宋玲玲道：「妳太過自信了，也由于妳太過自信，才導致百密一疏。」

丁玫苦笑無言。

宋玲玲道：「千不該，萬不該，妳不該畫蛇添足，說那句甚麽『隨時隨地當心敵人就在你身邊』的話。」

「就是那句話，給了你們靈感？」

「也給我們提高了戒心。」

「噢……」

「妳記不記得，方才在碼頭的磴道上，妳是走在前頭？」

「唔……」

「在這兒，上樓梯時，妳也是走在前頭？」

「這又有甚麽不對？」

「沒有甚麽不對，只不過這麽一來，妳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

丁玫蹙眉未語。很顯然她還沒弄明白她的「狐狸尾巴」是怎麽「露」出來的。

宋玲玲又道：「妳還想不通？」

丁玫苦笑了一下，道：「我是還沒想通。」

宋玲玲道：「好！請聽着，毛病就出在妳的頸部和耳後的部位……」

丁玫截口一聲驚「啊」道：「這的確是百密一疏。」

宋玲玲道：「紫丁香丁玫的名氣跟我們夫妻差不多，但江湖上見過紫丁香的人却實在不多，我們夫妻倆也沒見過紫丁香，但她的長相却也聽人說過。」

話鋒微頓，又含笑接道：「妳的面貌跟紫丁香近似，但由于妳的皮膚白皙，要冒充紫丁香，必須在面部和手上抹上易容藥才行，但，妳實在太大意了，竟然忽略了頸部和耳後部位，所以，我們夫妻先服過了預防毒藥和蒙汗藥的藥丸，靜觀變化，看妳能玩些甚麽花槍。」

誰會想到，目前這個「紫丁香」丁玫，竟然是假的呢？

假丁玫的假面具被揭開之後，反而顯得很鎮定地一笑道：「多謝妳提醒我、以後、就不會再犯了。」

宋玲玲笑道：「妳以爲還有以後？」

假丁玫也嬌笑道：「當然．我今年才十九歲，以後的日子還長哩！」

杜介夫插口冷笑道：「妳認爲我們不敢殺妳？」

假丁玫嬌笑如故地道：「杜公子別嚇人好不好，咱們之間，無怨無仇，爲甚麽要殺我？」

杜介夫道：「咱們之間，既然無怨無仇，妳又爲甚麽要處心積慮地，來計算我們？」

假丁玫道：「杜公子是聰明人，應該想得到，我的一切行動都是奉命行事。」

「奉誰的命令？」

「當然是你的對頭寃家。」

「我問的是他的姓名。」

「很抱歉，我不想說。」

杜介夫臉色一沉，道：「妳以爲，我沒有辦法敎妳說？」

假丁玫媚笑道：「你杜公子當然有很多的辦法敎我說，像甚麽『錯骨分筋』呀，『百脈逆流』呀，但我相信，像杜公子你這樣的大俠，一定不忍心對一個姑娘家用那種殘酷手段的。」

杜介夫冷笑道：「那可不一定。」

假丁玫媚笑如故地道：「我說一定，就是一定。」

宋玲玲插口笑道：「妳，實在是沉着得令人可惱。」

假丁玫眉梢一揚，道：「我，雖居虎口，却是安如泰山，當然會沉着……」

她的話聲未落，對街店面的窗口上，忽然傳出一聲勁叱：「打！」

一縷黑影，向他們的座位疾射而來。

杜介夫冷笑一聲：「鼠輩無恥……」冷笑聲中，大袖一拂，一股勁風，向那一縷黑影迎頭疾捲。

「波」地一聲，那一縷黑影就在他們窗口爆炸開來。

一股其黑如墨的濃烟，隨即擴散。

儘管在杜介夫那強勁無倫的袖風之下，被捲出不少的濃烟，但座位上仍然是隨之形成伸手不見掌的局面。

此情此景．杜介夫夫婦不得不眞氣護身，雙雙疾退丈外。

只聽一聲嬌笑，由窗外傳來，道：「賢伉儷，奴家少陪啦……」

當然，這同時，酒樓上也傳出一串驚呼和「唏哩嘩啦」一聲。

黑烟消散，一切却靜止之後，杜介夫才目注愛妻苦笑道：「這也算是陰溝裏翻船。」

宋玲玲也苦笑道：「眞想不到，這丫頭早已施展過『移筋易穴』的功夫。」

他們背後忽然傳出了一串嬌甜語聲道：「賢伉儷別難過，我丢的人比你們更大哩！」

杜介夫夫婦聞聲轉身，目光一觸之下，楞住了。

原來俏立他們面前的，又是一位紫衣女郎。

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挺直的鼻子，新菱似的咀唇……還有那烏光油亮，長達臀部的辮子，一切的一切，都跟那假丁玫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膚色比假丁玫更黑，那身紫色襖袴也裁剪得很合身，將她那美妙身材襯托得玲瓏剔透。

此外，個兒也好像比假丁玫高一點，同時，也沒假丁玫那一股子裝成的土氣。

× × ×

那紫衣女郎目視杜介夫夫婦那一份發楞的神情，不由「噗哧」一聲嬌笑道：「要不要我自我介紹一番？」

杜介夫啞然失笑道：「我想，姑娘你該是眞的紫丁香了？」

那紫衣女郎道：「如假包換。」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含笑接道：「不過，在目前這種草木皆兵、敵友難辨的情況之下，賢伉儷還是小心一點爲妙。」

杜介夫也含笑說道：「多謝提醒，但我相信，目前的紫丁香不會假了。」

丁玫笑笑道：「假是假不了，但敵友之間，却是不容易分辨。」

宋玲玲插口嬌笑道：「是敵也好，是友也好，暫且擱在一邊，丁姑娘能否請將方才所說的話，略加解釋？」

「就是方才我所說的，『我丢的人比你們更大』那句話？」

「不錯。」

「這個嘛！說來話長，我在坐你們隔壁那個雅座，如果賢伉儷信得過我，咱們坐下再談可好？」

杜介夫搶先笑道：「不管信不信得過，今宵咱們夫妻倆吃定了紫丁香就是。」

「這是我紫丁香的光榮。」丁玫扭頭向呆立一旁，一臉惶急神色的掌櫃笑了笑道：「掌櫃的別急，一切損失，由我加倍補償，現在，將我那邊的酒菜通通換過，一切都要最好的。」

那掌櫃的連連哈腰道：「是是……多謝姑娘！多謝姑娘！」

丁玫才向杜介夫夫婦擺手肅容狀，道：「賢伉儷請。」

丁玫那個雅座，也是臨窗的。

三人入座之後，丁玫才向宋玲玲苦笑一下，道：「杜夫人，現在，我就開始解釋方才那句話的意思了。」

宋玲玲含笑點首，却未接腔。

丁玫美目在對方二人臉上一掃，道：「方才，賢伉儷認爲是『陰溝裏翻船』．心中很不舒坦？」

杜介夫苦笑道：「這是事實。」

「但我的想法不同。」

「噢……」

「以方才那情形來說，二位是處于『敵暗我明』的情況之下，那小狐狸精表演逼眞，說的又合情合理，所以，我認爲，賢伉儷不但不算是陰溝裏翻船，而且，在那種情況之下沒有上當吃虧，應該算是足以自豪了。」

「丁姑娘會替我們臉上貼金。」

「我也會替自己臉上抹灰。」丁玫也苦笑道：「因爲對那小狐狸精來說，我的情況恰好跟賢伉儷相反，是敵明我暗。」

「哦……」

「所以，如果賢伉儷都自以爲方才是丢了人，那我丢的這個人就更大了。」

宋玲玲嬌笑道：「現在，算是咱們雙方都沒丢人，還是談些緊要的吧！」

「好的。」丁玫沉思着道：「提起那小狐狸精，眞是千頭萬緒，一時之間，不知由何處說起才好。」

杜介夫夫婦都沒接腔。

丁玫又沉思了少頃，才娓娓地接道：「那小狐狸精對我的一切，十分熟悉，即以今宵的情形來說，由碼頭上開始，到這兒爲止，她向賢伉儷所說的話，可以說，完全是代表我的意思。」

杜介夫笑道：「這眞是妙不可言。」

宋玲玲却笑問道：「這是說，由碼頭上開始，丁姑娘就盯上她了？」

丁玫苦笑道：「要不然，怎能說是敵明我暗呢？」

杜介夫道：「丁姑娘是否已知道她的姓名來歷？」

丁玫道：「到目前爲止，我還只知道她叫馬勝男，這還是在狹路相逢的情況下逼出來的。」

杜介夫道：「你們之間，曾經打過交道？」

「是的。」丁玫苦笑着說道：「由於她長得跟我有八成近似，因而一再冒充我招搖撞騙，也曾經有三次暗地狙擊我的紀錄。」

「有沒有交過手？」

「有，她的武功很高，憑我的身手，要想制住她，恐非百招以內的事。」

「你們之間，有沒有交手百招的紀錄呢？」

「沒有，每次都是二三十招時，就被一位武功奇高的神秘人物救走了。」

「這情形，是甚麽時候開始的？」

「都是最近三個月以內的事。」

杜介夫沉思着說道：「那麽，這批人極可能跟丁爲元大俠和那批失踪的財物有關？」

丁玫點頭道：「我也是這麽想法。」

杜介夫接問道：「丁姑娘，方才妳說，那馬勝男跟我們夫妻倆所說的話，完全是代表妳所要說的？」

「是的。」

「妳也眞有一個很厲害的對頭，須要我們夫妻聯手對付？」

「是的。但我必須略加補充，我所說的那個對頭，也就是刦走丁爲元大俠所護送的財物的那個人。」

「這是說，丁姑娘認識那個人？」

丁玫苦笑道：「不！我不但不認識那個人，也還不知道那個人究竟是誰。」

杜介夫也苦笑道：「那……妳怎能斷定那個人就是妳的對頭？」

「想當然耳。」丁玫歉笑道：「非常抱歉，箇中原因，我還必須暫時保密，這一點，尚請賢伉儷多多包涵。」

這時，堂倌已將新的酒菜送了上來。

丁玫親自把盞，替杜介夫夫婦斟好酒後，含笑擧杯，說道：「我先敬賢伉儷一

杯。」

杜介夫笑道：「吃人的咀軟，此情此景下，咱們夫妻倆不包涵也得包涵呀！」

「多謝賢伉儷！乾杯。」

三人乾了一杯之後，丁玫才笑問道：「杜公子，杜夫人，現在，我就等候二位的金諾？」

宋玲玲含笑未語，杜介夫却反問道：「丁姑娘恁地看重我們夫妻倆？」

丁玫正容說道：「莽莽江湖，我不看重『鴛鴦雙煞』，能看重誰呢！」

杜介夫也正容說道：「既然是同仇敵愾，那麽，丁姑娘的事情，也就是我們夫妻倆的事情，今後，咱們自當同心協力，將那個陰險毒辣的鼠輩找出來。」

丁玫展顏一笑道：「多謝杜公子的金諾！」

杜介夫接問道：「丁姑娘，對於那個在幕後弄鬼的人，是否已有點眉目？」

丁玫美目一轉，道：「這個……應該算是已經有點兒眉目，我看，還是待會換個地方再談，可好？」

「好！」

「喝酒。」

三人又乾了一杯之後，丁玫才笑問道：「杜公子，杜夫人，方才我沒事先示警，二位心中，是否有點兒對我不諒解？」

「好像有那麽一點兒。」杜介夫含笑接道：「不過，妳沒有事先示警的原因，我也可以忖想到。」

「噢……」

「我想，如果『鴛鴦雙煞』那麽容易被暗算，那麽，妳也就犯不着要跟他們合作了，當然，站在俠義的立場，必要時，妳也會替我們解圍。」

丁玫嬌笑道：「完全說對了，不過，我還要補充一點，那就是我事先就已斷定，賢伉儷毋須我事先示警，更毋須我事後解圍……」

她的話聲未落，雅座的屏風外忽然傳來了一串陰惻惻的怪笑，道：「丫頭，妳是否也曾事先斷定，現在還有誰能替妳解圍？」

雅座內的杜介夫等三人同時臉色一變，但一變之後，又立即恢復平靜。

丁玫眉梢一揚，道：「有威震江湖的『鴛鴦雙煞』在，等於『姜太公在此』，還用別人替我解圍嗎！再說，我紫丁香自出道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還不曾被圍困過。」

話落，安詳地起身步出雅座。

杜介夫、宋玲玲二人也相偕而出。

雅座外，成月牙形站着九個不速之客，月牙形的正中是一個臉色蠟黃、長髯垂胸、中等身裁、年約四旬的黃衫文士。

左右兩邊都是四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彪形大漢，左邊四個持刀，右邊四個持劍。

八個勁裝大漢全都是濃眉巨目，三十左右的年紀，也全都是又高又大，有如八座鐵塔。

也由於情況不對，樓廳中的顧客正紛紛離座。

丁玫美目一掃，扭頭向在杜介夫笑道：「杜公子，咱們眞的是被圍住了。」

杜介夫淡然一笑道：「這些人．好像很够看，但不知管不管用？」

那黃衫文士冷笑道：「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丁玫搶先笑問道：「各位是不是錦衣衛中的官大人？」

那黃衫文士道：「待會去問問閻王爺吧！」

丁玫道：「這答覆，足以證明你不是錦衣衛中的官大人，同時，也等於承認你就是殺死丁爲元大俠並刦走那批財物的鼠輩……」

那黃衫文士冷笑道：「妳的廢話有沒有完？」

「沒完，你，是否戴着人皮面具？」

「妳說呢？」

「我說，你一定戴了人皮面具。」

「就算是吧！」

「由於你戴了人皮面具，如果我要你報出萬兒來，你一定不敢……」

「不是不敢，是沒這個必要。」

丁玫「唰」地一聲，亮出長劍，扭頭向杜介夫道：「杜公子，有道是：笨鳥先飛，現在，請賢伉儷替我掠陣。」

話聲一頓又起：「匹夫看劍！」

話出招隨，一道寒芒逕行射向那黃衫文士的前胸。

黃衫文士兩旁的兩個勁裝大漢刀劍齊出，激起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

樓廳中的酒客雖然早已悄然退走，但滿樓的桌椅和碗碟杯盤却沒法撤走。

因此，這三位一經交上手，刀光劍影，勁風激蕩中，更夾雜着桌翻椅倒，杯盤碎裂的「唏哩嘩啦」聲。

「唏哩嘩啦」聲中，還傳出丁玫的嬌笑道：「杜公子，杜夫人，這眞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打鬪，還有音樂伴奏哩！」

杜介夫也揚聲笑道：「可惜美中不足，這兩個大個子够看却不中用。」

杜介夫這兩句話，是故意殺對方的威風。

其實，那兩個大個子不但「够看」，也很「中用」。

別瞧他們既高又大，有如一座鐵塔，但却一點也不影响他們身法的靈活。

而他們那刀劍招式的辛辣、奇詭，更是無以復加。

當然，這也是情理中事。

憑「鴛鴦雙煞」與「紫丁香」的身份，等閑人物又豈敢輕攖其銳鋒。

何況，那黃衫文士更等於事先誇下海口，他那目無餘子的話意中，已有不讓杜介夫等三人活着離開的暗示。

但，「盛名之下無虛士」這句話，用在別的地方不一定正確，用在武林中，却是最適當的。

與「鴛鴦雙煞」齊名的「紫丁香」的名號，絕非倖致。

目前，儘管丁玫的兩個對手高明得出奇，並好像跟她的身手不相上下，但她却仍然是攻多於守地，一點也不氣餒。

當然，「不氣餒」是另一回事。但能不能制勝，却只有待以後的事實證明了。

片刻之間，雙方已交手五十八招，戰況却仍然是誰也奈何不了誰的膠着狀態。

那黃衫文士顯然是對目前的情況相當滿意，因而向一旁的杜介夫夫婦笑道：「杜公子，老夫做事一向是絕對公平，對待

你們小兩口，也是兩個伺候一個……」

他的話沒說完，一聲慘呼，雙戰丁玫的兩個勁裝大漢之一已倒了下去。

剩下的一個可能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轉完，那顆斗大的腦袋已滾落一旁。

但殺掉兩個，補上去的却是四個。

好一個紫丁香，獨戰四個高手，仍然是攻多於守，有如生龍活虎。

那黃衫文士由於戴着人皮面具，看不出他的表情，只見他眉峯聳動，目光烱烱地注視着丁玫，不難想見，他的心情是頗爲緊張的。

杜介夫入目之下，微微地一笑道：「很可惜，你的手下已不够分配了。」

那黃衫文士目注鬪場，口中却冷笑說道：「那只好由老夫親自超度你們兩口子了。……」

他的話聲未落，四對一的四個勁裝大漢中又倒下一個。

那黃衫文士大喝一聲：「退下！」

「退下」聲中，又一個勁裝大漢被丁玫一劍腰斬。剩下的兩個勁裝大漢亡魂俱冒地飛縱黃衫文士身邊。

丁玫並未乘勝追殺，只是按劍嬌笑道：「怎麽？是不是殺得你心疼，或者是心寒了？」

黃衫文士厲聲叱道：「那個見不得人的東西，給老夫滾出來！」

聽他這語氣，敢情方才丁玫之所以連斬四個強敵，是有極高明的人物在暗中指點所致哩！

但他這煞有介事的叱問，却沒任何反應。

倒是丁玫又嬌笑道：「他老人家已經走了，你要想留下咱們三個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那黃衫文士冷笑道：「妳以爲，有人暗中撐腰，老夫就宰不了你們三個。」

丁玫道：「別光說不練，要嘛！夾着尾巴滾蛋，或者是五個一齊上，五對三，你們還是佔便宜的。」

那黃衫文士沉思不語。

丁致又道：「你既不想佔目前的便宜，又不肯夾着尾巴滾蛋，那……姑奶奶咱們可要少陪啦！……」

屋頂上傳出一聲霹靂巨震，打斷了她的話。

緊接着，又傳出一聲蒼勁冷哼，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你也不過如此。」

另一串沙啞語聲道：「老夫從來不認爲自己有甚麽了不起。」

「那你爲何要横裏架樑暗中弄鬼？」

「老夫高興。」

「希望你再接一掌之後，還能高興得起來。」

又一聲霹靂巨震過後，那沙啞語聲的人發出一串穿雲裂石的狂笑道：「匹夫！你眼高手低，現在，老夫可更高興哩！」

那蒼勁語聲的人冷笑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今宵，如果老子不能掏出你的狐狸尾巴來……」

那沙啞語聲的人截口笑道：「那你就撒泡尿自己淹死算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其實，老夫可不是見不得人，而是時機還沒到，不得不暫時隱秘身份，只有你才是眞正見不得人的東西。」

聽他們這對話，敢情雙方都是戴着人皮面具，或者是幪着面紗哩！

那蒼勁語聲的人道：「不管怎麽樣，今宵，咱們總得見個眞章才行。」

那沙啞語聲的人道：「行！老夫捨命奉陪。」

一頓話鋒，又揚聲喝道：「錦衣衛的人馬上就到，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下面的三個年輕人還不快點走。」

這幾句話當然是對杜介夫等人說的。

杜介夫等人方自一楞之間，那蒼勁語聲的人也揚聲喝道：「咱們的人也立即撤退！」

對那黃衫文士來說，這幾句話，等於是聖旨綸音，連場面話都顧不得說一句，立即偕同四個手下，穿窻疾射而去。

丁玫向杜介夫夫婦嬌笑道：「咱們也走吧！」

當杜介夫夫婦偕同丁玫也穿窻疾射而去之後，屋頂上又傳出那沙啞語聲道：「咱們也換個地方如何？」

那蒼勁語聲的人道：「好吧！老子帶路……」

剎時之間，正邪雙方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太白酒樓的掌櫃的哭喪着臉，搓手頓足，不知如何是好。

× × ×

桂林之所以稱爲「山水甲天下」，除了山石挺拔奇特之外，其主因乃在「有山必有洞，無水不澄清」。

陽朔既然稱爲「山水甲桂林」，其山水之美，自然比桂林更勝一籌。

現在，那黃衫文士和他的四個手下，就停立在一座平地拔起的奇特石峯之旁。

那奇特石峯高達百丈以上，月光下看來，就像是插在平地上一根竹桿。

「竹桿」旁一道清溪蜿蜒流向箭遠外的離江。站在「竹桿」旁，離江中的江水嗚咽，清晰可聞。

山高月小，奇峯突出，江水嗚咽，清風徐來……這該是騷人墨客們夢想中的極富詩情畫意的美景。

但、那黃衫文士絕不是騷人墨客，他之所以停立在「竹桿」旁，也絕不是附庸風雅，在欣賞目前的良辰美景。

由於他雙眉緊蹙，不時的游目四顧，顯然是有所期待。

少頃，那四個勁裝大漢之一也蹙眉說道：「怎麽還沒來？」

那黃衫文士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道：「你不說話沒人說你是啞吧！」

那勁裝大漢苦笑了一下，另一個勁裝大漢目光一亮，道：「來了……」

不錯，是有人來了。

月光下，只見一道人影疾奔而來。

那勁裝大漢接着話鋒一轉，道：「啊……不對，怎麽是個女的？」

那黃衫文士冷冷地道：「你再仔細瞧，那女的是誰？」

那勁裝大漢身軀一震，道：「那……那是『鴛鴦雙煞』中的那個雌的……」

不錯，來人就是「鴦鴛雙煞」中的宋玲玲。

宋玲玲像一陣疾風，只聽「劈啪」兩聲脆响過處，那個話聲未落的勁裝大漢已

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而宋玲玲却是若無其事地，俏立丈遠外，嬌笑一聲道：「如果沒有雌的，像你這樣的殺胚，又由何而來。」

剎時之間，那挨揍的勁裝大漢，咀角沁血，兩邊臉頰也「胖」了起來。

當然，那黃衫文士也臉色爲之大變，雙目中也厲芒畢露。

但宋玲玲却不等對方有甚麽反應，又立即淡然一笑道：「閣下，你的運氣，實在不怎麽好。」

那黃衫文士强忍心中怒火，冷笑道：「老夫的運氣，一向就很好……」

宋玲玲截口嬌笑道：「那都已經過去了，如果你方才不等在這兒，或者是跑得更快一點，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天。」

「妳認爲，妳有力量可以殺老夫？」

「廢話……不過，如果你能識時務，肯誠心合作，我也可以放你一馬。」

「如何一個合作法？」

「說出那批財物的藏匿地點，和那個幕後主持人的姓名來歷。」

「這，不但是廢話，更是夢話！」那黃衫文士冷笑道：「宋玲玲，老夫不妨老實告訴妳，老夫根本就沒將你們『鴛鴦雙煞』和那個甚麽『紫丁香』放在眼中。」

宋玲玲平靜地道：「我知道，否則，方才在太白酒樓你就不會說出那種目空一切的狂話。」

「妳明白就好。」

「可是，你却太糊塗，而且是已達到糊塗得不知死活的地步。」

話鋒一頓，「嗆」地一聲，已亮出一枝顫巍巍而精光耀目的軟劍，並沉叱一聲：「你們五個一齊上。」

那黃衫文士呵呵笑道：「宋玲玲，妳才眞的是糊塗得不知死活哩，試想，你們夫妻加紫丁香三個在一起，老夫都沒看在眼中，現在妳落了單，那暗中替你們撐腰的老匹夫又沒法分身趕來，妳却還偏要咱們五個一齊上，豈非是不知死活之至？」

宋玲玲按劍微笑道：「還有沒有？」

「有。」那黃衫文士也含笑接道：「其實，老夫深知你們的斤兩，也沒有過份輕視你們，方才在太白酒樓就曾經說過，要兩個伺候你們一個，現在，也還是那麽說……」

舉手一揮，沉喝一聲：「上。」

兩個勁裝大漢悶聲不响，飛身撲向宋玲玲。

那兩個勁裝大漢，也像在太白酒樓對丁玫一樣，一個使刀，一個使劍，很可能他們最擅長的就是刀劍合璧的聯手攻勢。

刀光霍霍，劍氣森森，挾雷霆萬鈞之勢向宋玲玲分道合擊。

目不暇給中，傳出兩聲慘呼，那兩個勁裝大漢竟然同時死在對方的刀劍之下——持刀的砍中持劍的左胸 幾乎是一刀腰斬，持劍却是一劍刺中想刀的前胸，透背而出。

發動得快，結束得更是快而出人意外。宋玲玲却像局外人人似地，居然輕輕一嘆，道：「這種壯烈的自殺方式，眞虧你們能調教得出來。」

這幾句話，想想眞够教人氣炸肚皮。

那黃衫文士由於戴着人皮面具，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態度上却也表現得相當沉着。

只見他向那僅剩的兩個勁裝大漢舉王手一揮，道：「你們兩個先回去。」

宋玲玲左手一揚道：「留下命來！」

如响斯應，那兩個勁裝大漢身形才起，已雙雙一聲慘呼，「砰」然倒地上。

制命傷是眉心的一支竹葉鏢。

那黃衫文士怒聲叱道：「妖婦，妳好狠毒的手段。」

宋玲玲平靜地一笑道：「這算得了什麽，眞虧你方才還自說自話對『鴛鴦雙煞』十分了解，却連咱們夫妻奉行的『殺惡就是行善』以及『出手之下無活口』的原則都不知道。」

那黃衫文士目光深注地冷笑道：「老夫的確對你們夫妻十分了解，也絕對沒低估你們，不過，看情形，最近這三個月中，你們必然有甚麽奇遇。」

「隨你怎麽想吧！」宋玲玲含笑接道：「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了，如果你束手受縛，你一定不樂意，還是由我來伺候你吧……」

話落身飄，有如電掣似地一幌而同，又俏立原地，但她手中却多了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並微訝地道：「司徒敬，眞想不到居然是你。」

司徒敬（即那黃衫文士）是威震雲貴地區的一代大俠，江湖同道賀號「鐵掌無敵」。

顧名思義，他的身手之高，不難想見。約莫是十年之前，就憑他的一雙鐵掌，獨力誅殺橫行雲貴地區的「苗嶺雙兇」、「梵淨三惡」，和「雲霧雙殘」。而「鐵掌無敵」的賀號，也就是那時候被武林同道加上去的。

以司徒敬的武功、身份，和地位，也沒將「鴛鴦雙煞」和「紫丁香」等人放在眼中，本不足爲異。

但，以他那仁俠廣被的大俠身份，居然會暗地成爲黑道巨擘，那就難怪宋玲玲會感到驚異了。

仁俠廣被的「鐵掌無敵」司徒敬暗地裏竟然是黑道巨擘，固然令人震驚。

但他在宋玲玲手下如此經不起考驗，也同樣地令人震驚。

因爲，宋玲玲那捷如鬼魅地身形一幌之間，不但揭下了他的人皮面具，同時也點了他的三道大穴，而使他動彈不得了。

× × ×

被揭去人皮面具後的司徒敬，五官端正，面相清癯，的確是有一代大俠的儀表。但，由於一時之間震驚過度，那張清癯的面孔上，却是一片煞白，目光中更是一片迷茫。

宋玲玲又笑問道：「不服氣？」

司徒敬苦笑無言。

宋玲玲輕輕一嘆，道：「我眞替你可惜。」

司徒敬仍然沒接腔。

宋玲玲道：「你，本來是一代大俠，却爲何自毀俠譽，與邪惡爲伍？」

司徒敬猶豫了一下，道：「這些，跟妳說也沒什麽用。」

「好，我不問這些。」宋玲玲俏臉一沉道：「現在，你想死還是想活？」

司徒敬苦笑道：「有道是，螻蟻尚且貪生，我當然是想活啦。」

宋玲玲冷笑道：「看你方才氣焰萬丈，不可一世，原來也不過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

「小人也是人啊。」

「可是，人，並不一定都怕死。」

「既然藝不如人，只好任妳奚落了，說吧，想死怎樣，想活又如何？」

宋玲玲道：「想死很簡單，這兒就是你的埋骨之所。」

司徒敬道：「我已經說過我想活。」

宋玲玲道：「想活就得乖乖地答我所問。」

司徒敬道：「可以，不過，如果妳想問我那位後台老闆是誰？那一定會教妳失望。」

「此話怎講？」

「因爲，我一直沒見過他，也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那你爲何替他賣命？」

「如果有人拘押妳的妻小件爲人質，並在妳身上做下某種禁制，妳還能有選擇的餘地嗎？」

宋玲玲一怔，道：「此話可眞？」

司徒敬苦笑道：「妳以爲我是天生的賤骨頭，自甘與邪惡爲伍？」

「那麽，三個月之前，刦走丁爲元大俠所押運的那批財物的人，是不是你們老闆？」

「是的。」

「丁爲元大俠是誰殺的？」

「不知道，那件事，我沒參加。」

「那批財物藏在何處？」

「不知道。」

「方才，在太白酒樓屋頂上，那個蒼勁語聲的人，是你們甚麽人？」

「那當然是我的上司，也可能是我的老闆。」

「很好，緊要問題，你都一問三不知，」宋玲玲冷笑一聲：「看情形，你是不想活了。」

司徒敬苦笑道：「我說的都是實在話，妳要是不信，那也只好由妳了。」

宋玲玲冷笑道：「你知不知道，這後果的嚴重？」

司徒敬慘然一笑道：「自古艱難唯一死，總不致於比死更嚴重吧！」

宋玲玲道：「你是大行家，應該懂得，有好些逼供的手法是比死更難過的。」

司徒敬慘笑如故地道：「反正我成了俎上肉，釜底魚，清燉紅燒，都只好悉聽尊便。」

一聲蒼勁冷笑劃空傳來道：「清燉紅燒，那有多麻煩……」

話到人到，但見人影一閃，「霍」地一聲，司徒敬哼都不曾哼出一聲，就腦漿四濺地倒了下去。

夫婦背黑鍋　官兵窮追殺

那是一個身裁高大，鬢髮如銀，面孔却紅潤有如嬰兒的黑衣老人。

他，就着身形一落之勢，一掌擊碎司徒敬的天靈蓋之後，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凝注着宋玲玲，蹙眉不語。

宋玲玲也微蹙黛眉，注目問道：「你很會打死老虎。」

那黑衣老人道：「老夫處决叛徒，妳最好是少管少問。」

宋玲玲冷笑道：「我才沒工夫管你們那些狗皮倒灶的事哩！」

那黑衣老人道：「那妳就該問點該問的。」

「我正要問，」宋玲玲冷然接道：「你就是剛才在太白酒樓屋頂上的那個語聲蒼勁的人？」

「不錯。」

「請教尊姓台甫。」

「沒這個必要。」

「好，我不問這些，先問些別的，三個月之前，丁爲元大俠那批人，和那批押運的財物的失踪，是你在暗中主持？」

那黑衣老人陰陰地一笑道：「這筆賬，妳都可以記在老夫頭上。」

宋玲玲道：「男子漢，大夫丈，應該敢做敢當，說話吞吞吐吐的，多差勁。」

那黑衣老人道：「妳所說的那筆賬老夫已一肩承把下來，這還不够爽快嗎？」

「是不够爽快。」

宋玲玲的話音未落，不遠處傳來丁玫的語聲道：「杜大嫂，不用問他了，我已經知道他是甚麽東西變的。」

話到人到，綽約多姿的丁玫　已俏立宋玲玲身邊。

「杜夫人」已變成「杜大嫂」，不難想見，「杜公子」也必然成了「杜大哥」，丁玫跟杜介夫夫婦之間的友情的進展，倒是够快速的。

那黑衣老人目注丁玫冷笑道：「丫頭，妳眞能知道老夫是誰？」

丁玫道：「我不但知道你是誰，也知你在你們那組織中只能算第三號人物。」

「還有嗎？」

「有，你們的主子是個女的，也是個人盡可夫的蕩婦。」

「第二號人物又是甚麽人？」

「第二號人物是個男的，不過，到目前爲止，有關第一號和第二號人物的姓名來歷，我還沒弄清楚，但我自信，早晚之間，一定查出來。」

「這是說，妳對老夫的姓名來歷，是已經弄清楚了？」

「不錯，你，就是曾任元廷供奉，三十年前有『大漠第一高手』之稱的『大漠飛狐』諸光斗。」

黑衣老人拇指雙翹地道：「高明。」

丁玫含笑接道：「過獎。」

黑衣老人等於已經承認他就是「大漠飛狐」諸光斗了。

「大漠飛狐」諸光斗三十年前就是大漠中的第一高手，以後又被元廷禮聘爲供奉職，不但是老一輩中的傑出人物，也的確算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

像這樣的人物，目前在他們那個組織中，還只能算是第三號人物，那麽，他們那第一和第二號人物，又厲害到甚麽程度呢？

× × ×

諸光斗陰陰地一笑道：「既然知道老夫的來歷，當能明白，老夫有權代表元廷將那批財物收回……」

丁玫截口嬌笑道：「你老小子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也不想想，你能算老幾？憑甚麽代表元廷？」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道：「再說，元廷早巳滅亡，現在是大明的天下，退一步說，即使元廷仍然存在，你也能代表元廷，但那批財物是元廷所搜括的大漢民族的膏血，你也沒理由將其據爲己有。」

諸光斗冷笑道：「說完了？」

丁玫淡淡地一笑道：「馬馬虎虎，到此爲止吧！」

諸光斗道：「你說完了，老夫的話，可還沒完。」

丁玫道：「現在你可以暢所欲言。」

諸光斗道：「老夫够不够資格代表元廷，妳無權過問，至于那批財物，事實上老夫巳經代爲收回了，而且，你們這些甚麽『鴛鴦雙煞』、『紫丁香』之類的小輩，也勢必難逃一死，目前，老夫就先拿妳們這個小輩來開刀！」

話落，寒芒一閃，手中巳多出一把精光耀目，長達三尺七八，而又顫巍巍的緬鐵軟刀。

一直靜聽着的宋玲玲脫口讚道：「好刀！」

「的確是一把好刀，死在這把刀下的人，絕對不會有甚麽痛楚。」諸光斗含笑接道：「這把刀巳經有二十年沒飲過人血了，妳們兩個小輩能作爲祭刀的牲禮，該算得上是雖死猶榮。」

一串洪烈狂笑，劃空傳來。

笑聲有如天鼓齊鳴，令人耳鼓「嗡嗡」作響。

諸光斗聞聲色變，目射奇光。

但那洪烈笑聲忽然像刀切似地中斷，半晌沒有任何動靜。

諸光斗目光在宋玲玲、丁玫二人臉上一掃，沉聲問道：「『笑煞星』朱烈？」

一道幽靈似地人影忽然瀉落當場，並發出一串沙啞語聲，道：「不錯，老子就是朱烈，也就是方才在太白酒樓的屋頂上，那個『見不得人的東西』。」

「笑煞星」朱烈是老一輩中的奇俠，二十年前，就巳經威震大江南北，按說，目前至少也該是六旬以上的人了。

但此刻的朱烈，由外表看來，却像是一位年僅四旬開外的中年文士，臉無皺紋，鬢髮全黑，襯托上那一襲隨風飄忽的青衫，旣瀟洒，又飄逸。

× × ×

宋玲玲、丁玫二人一齊向朱烈襝衽施禮道：「老爺子您好。」

朱烈含笑接道：「我老人家可不怎麽好，天生的勞碌命，想偷偷懶也不行。」

諸光斗一怔道：「你果然是朱烈？」

朱烈漫應道：「如假包換。」

諸光斗道：「你總算現出原形了。」

朱烈道：「彼此，彼此。」

話鋒一頓又起：「諸光斗，你這一大把年紀，是活到狗身上去了，居然會在兩個後輩女娃兒面前耀武揚威。」

諸光斗冷笑道：「你管得着！」

朱烈道：「我是管不着，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如果你想像吃柿子一樣，專挑軟的捏，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諸光斗冷笑道：「如果你自認爲你是『硬的』的話，方才的經驗告訴我，你也硬不到哪兒去。」

「老夫這點兒能耐，本來就算不了甚麽，但宋玲玲却絕對不是『軟柿子』。」

「噢……」

「不相信？」

「是不相信。」

「那麽，我問你，知不知道他們夫妻倆的師門來歷？」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不管你想不想知道，現在，老夫要攷驗一下你的見識，看你能不能于招式中看出她的師門來歷來。」

朱烈語音微頓，轉向宋玲玲笑道：「丫頭，前天，我見到妳師傅，他要我轉告你們小兩口，不許顯示本門武功的禁令巳經解除……」

宋玲玲高興得跳了起來，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現在，妳先攷驗一下諸老兒的見識吧。」

「得令……」

「得令」聲中，人巳一幌而前，左手作蘭花狀蓄勢待發，右手輕盈地凌空擊出一掌——不帶一絲勁氣的一掌。

那，就像是師傅給徒弟餵招，連一絲絲的火藥氣味也沒有。

尤其是那手法與身法之美妙，就像是一場最曼妙的舞蹈。

可是，當事人的諸光斗却是臉色爲之大變地疾退丈二之外，沉喝一聲道：「且慢。」

本巳如影隨形，原式進擊的宋玲玲，收招笑問道：「還有何見敎？」

宋玲玲的攻勢，儘管看似一場美妙的舞蹈，却是寓快速于輕盈之中，快如迅電奔雷，而她那收招住步的乾淨俐落，更顯示她的武功造詣，巳進入收發由心之境。

這情形，不由使諸光斗暗中倒抽了一口冷氣，道：「『浮光掠影』身法，『蘭花拂穴』手法，外加『無音神掌』，妳……妳是大悲神尼的徒弟？」

宋玲玲正容點首，道：「正是。」

朱烈插口笑道：「你老兒果然有點見識。」

諸光斗不理會朱烈的嘲笑，仍然向宋玲玲問道：「那麽，杜介夫呢？」

宋玲玲道：「咱們夫婦，都是恩師她老人家的關門弟子。」

諸光斗道：「據老夫所知，你們小兩口，自出道以來，從來不曾顯示過大悲神尼的武學。」

「不錯。」宋玲玲正容接道：「那是由于遵奉恩師的禁令。」

諸光斗冷笑道：「眞難爲她，還記得這一項……」

他突然中斷了未說完的話。

朱烈插口笑道：「怎麽不說下去？」

諸光斗怒聲道：「你管得着！」

朱烈說道：「我雖然管不着，但，對于你老兒不敢說下去的原因，却可以猜得着。」

諸光斗冷哼一聲，沒接腔。

朱烈却又笑問道：「諸光斗，當年大悲神尼封刀歸隱，連門下弟子也不准在江湖活動，箇中經緯，你應該聽說過？」

諸光斗漠然地道：「沒聽說過，你也該明白，我一向身在塞外，對中原武林中事，所知不多。」

「是嗎？」

「信不信由你。」

「憑你那『大漠飛狐』的金字招牌，你的話我本該相信，但，由于你方才『還記得這一項……』的那句沒說完的話洩了底，所以，我就是想要相信，也沒法相信了。」

「噢……」

朱烈拈鬚微笑道：「當年大悲神尼爲何突然封刀歸隱，爲何禁止門下弟子在江湖上活動，這是一項絕對的秘密，武林中，知道這一項秘密的，包括我朱烈在內，一共只有四位。」

諸光斗截口冷笑道：「你以爲，我有興趣聽這些陳年往事？」

朱烈自顧自地說下去：「但，現在知道這一項秘密的却多了一個，這多出的一個，就是老小子你。」

「胡說八道！」

「你承認也好，否認也好，我巳經知道你的後台老闆是誰了。」

「你以爲是誰呢？」

「咱們暫時心照不宣，我只問你現在作何打算？」

諸光斗含笑反問：「難道你不想由我身上，將丁爲元所押運的那批財物追回來嗎？」

「我當然想……」

「旣然想，就該各憑藝業，拚個強存弱亡，不必多說廢話。」

「好！够乾脆！我也正是這麽想，可是——」

「可是怎樣？」

「大悲神尼另有指示。」

「她怎麽說？」

「大悲神尼說，只要你那後台老闆能將那批財物交出來，可以不咎旣往，連毁約之爭，也不追究。」

「好一個悲天憫人的大悲老尼！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朱烈笑意盎然地說道：「你好像不領情？」

諸光斗道：「如果我領情了，對你來說，豈不是太可惜。」

「可惜甚麽？」

「難道你不以爲你巳佔了很大的優勢？佔了很大的優勢而不把握住，不是太可惜嗎！」

「你很有自知之明，也很明白。不錯，你我的玩藝兒雖然是在伯仲之間，但我這邊加上兩個丫頭之後，却是佔了絕對的優勢，像這樣的機會放過了，的確是太可惜。」

「現在改變主意還不算晚。」

「我不會改變主意，」朱烈含笑接道：「這，一方面是爲了不違背大悲神尼儘量減少殺孽的德意，同時，也是爲了貫徹我個人的宗旨。」

「你個人的宗旨？」

「是的，我朱某人從不以衆欺寡。」

諸光斗一陣呵呵大笑道：「好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朱老兒，爲甚麽不敢說出眞正的原因？」

朱烈含笑反問：「你認爲我還有甚麽眞正的原因？」

諸光斗道：「要我替你說出來嗎？」

「好呀！」

「朱老兒，你我心中都明白，目前，儘管你巳佔優勢，但要想將我擺平在這兒，你們三個當中，至少有一個要給我墊背，是不是？」

「就算是吧！難道你願意被我『擺平在這兒』？」

「我當然不願意被擺平在這兒，你也絕不願意有人替我墊背……」

「這巳經足够了，我也巳經替你舖好了下台的台階，爲甚麽還要喋喋不休？」

諸光斗陰險地笑道：「說的也是，那麽，老夫告辭。」說完，長身疾射而去。

目注那疾射而去的背影，丁玫蹙眉問道：「老爺子，這魔頭眞的那麽厲害？」

朱烈正容接道：「是的，眞要拚將起來，咱們三個還不一定能殺得了他……」

宋玲玲黛眉一揚，道：「老爺子也未免太過于長他人志氣了。」

丁玫也附和着道：「是啊！我也自信，咱們三個中，絕對不可能有人替他墊背的。」

朱烈苦笑道：「你們兩個丫頭說得都有理，但我有不得不這麽做的苦衷。」

宋玲玲訝問道：「老爺子天不怕，地不怕，這怎麽會有苦衷起來？」

朱烈道：「因爲，目前，咱們的人手實在太少了，可以說，必須一個人當十個人用，所以，別說可能有人替別人墊背，即使是輕微的創傷也必須絕對避免，這也就是說，目前，沒有絕對把握的仗，咱們不打。」

宋玲玲也苦笑道：「可是，有時候，可不能由咱們做主。」

朱烈道：「是的，所以，咱們必須儘量避免單獨行動，集中力量，將敵人各個擊破。」

宋玲玲、丁玫二人都沒接腔。

朱烈又笑問道：「兩個丫頭怎麽不說話？是否覺得我這個老不死變得婆婆媽媽了？」

「不敢。」宋玲玲嬌笑着接道：「我只是覺得您好像有點兒不一樣了。」

朱烈「噢」了一聲，道：「是甚麽地方不一樣了？」

宋玲玲道：「好像缺少往日那一股子干雲豪氣。」

朱烈苦笑着一嘆，道：「丫頭，人，總會變的，我巳經是入土半截的人了，當年那股子毛躁勁，早就給磨掉了呀！」

宋玲玲好像沒聽到對方的話，仍然是自顧自地說道：「記得當我十五歲那年，您去看我恩師並帶我去離山十里的王莊趕集，碰到黑道上惡名昭著的『江南七煞』皇甫兄弟，您以一對七，還要照顧我的安全，鬥得好艱苦，也好驚險，當時，我主張衝出重圍算了，但您一定要鬥下去，身上巳經負了三處刀傷，仍然是奮勇衝殺，一直到將『江南七煞』殺光爲止。」

話鋒微頓，又注目問道：「這些，還記得嗎？」

朱烈含笑點首道：「當然記得，當然記得。」

宋玲玲似笑非笑地道：「可是，現在，你好像幾乎換了一個人。」

朱烈道：「妳是說，當年那股子千雲豪氣，現在都好像蕩然無存？」

「不錯。」

「方才，我已經說過，人，都是會變的……」

「至少，記憶中的往事不會變，尤其是往事中的大事。」

「丫頭，妳在打甚麼啞謎？」

「打啞謎的是你自己。」宋玲玲目光深注地冷笑道：「說！你是誰？爲何要冒充朱老爺子？」

朱烈一楞，道：「丫頭妳瘋了！」

宋玲玲又冷笑一聲：「我正常得很，我只是感到奇怪，方才，當我還沒察覺出你的破綻時，你有很好的機會可以暗算我，爲甚麼不及時把握住？」

「憑老夫的身份還用得着暗算妳。」

「那你冒充朱老爺子的目的何在？」

「老夫不想說。」

「不想說，我也不勉強你。」

「妳有力量能勉強老夫？」

「我沒工夫跟你廢話，現在，你算是已經承認，你是冒牌的朱老爺子了？」

假朱烈冷笑一聲：「廢話！」

宋玲玲問道：「請教尊姓大名？」

「老夫不告訴妳。」

「你不告訴我，我可以猜，而且，我絕對自信，可以猜個十成十。」

「噢……」

「同時，由於你，我可以連帶猜出另一個人的來歷。」

「誰？」

「就是冒充丁玫姑娘的那個丫頭。」

一直冷眼旁觀的丁玫，忍不住搶先問道：「眞的？」

「當然！」宋玲玲含笑反問道：「大妹子，妳不是已經知道那丫頭名叫馬勝男嗎？」

「是的。」

「當代武林中，姓馬，而能在易容術上出神入化的，妳沒聽說過？」

「唉呀！對對對，經妳這一提醒，我已經想起來了。」

「說說着？」

「『千面神魔』馬嘯天。」

「不錯。」

丁玫笑意盎然地道：「馬勝男就是馬嘯天的寶貝女兒？」

「錯不了。」宋玲玲轉向假朱烈笑問道：「你就是『千面神魔』馬嘯天？」

馬嘯天點首苦笑道：「高明。」

「但你却教我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她這話，可眞有點兒「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味道。

但平心而論，她的話也並不算過份。

因爲「千面神魔」馬嘯天是跟乃師大悲神尼同輩的人物。

「千面神魔」四字，顧名思，義自然是對易容術有獨特造詣的人。

像這樣的一位易容聖手所幻化的「笑煞星」朱烈，居然被一個年輕後輩當面拆穿，當然會予人以見面不似聞名之感啦！

× × ×

馬嘯天哼了一聲，道：「丫頭，我要提醒妳，妳師傅在我面前，也從來不會用這樣的態度跟我說過這樣的話。」

宋玲玲也哼了一聲，道：「那是她老人家過於厚道。」

馬嘯天苦笑了一下，道：「好，老夫不跟妳計較這些。」

宋玲玲道：「要不要我恭維一聲，你很有前輩的風範。」

「老夫不在乎，也不計較妳的冷嘲熱諷，現在，請回答老夫一個問題。」

「可以，但限於能够回答的問題，而且……」

「而且怎樣？」

「你也必須回答我一些問題。」

「好丫頭！妳可是處處不肯吃虧。」

「你忘了我是大悲門下？」

馬嘯天含笑接道：「好！冲着妳這位大悲門下，妳先問吧！」

宋玲玲沉思着道：「方才，你的表演很逼眞，好像連諸光斗也不知道你是冒牌的朱老爺子？」

「不錯。」

「那麼，你方才所說的那些話，有幾分眞實性？」

「妳說的是——？」

「我說的是有關我恩師解除不准施展本門武功那一段話。」

「那當然是假的，但妳可以當作是眞的。」

「好！現在，問你想問的吧！」

馬嘯天似笑非笑地道：「老夫的問題很簡單，那就是老夫這個假朱烈，甚麼地方出了破綻？」

「這個嘛！」宋玲玲含笑接道：「我的回答也很簡單：你的易容術沒破綻。」

馬嘯天一楞，道：「沒有破綻？」

「是的。」

「那妳如何察覺我是假的朱烈？」

「毛病就出在眼神有點不對勁，還有，你不該放走諸光斗，那跟朱老爺子的作風大相逕庭。」

「就這麼簡單？」

「雖然簡單，但經我用言語試探之後，我就能十成十地斷定你這個朱老爺子是假的了。」

「噢……」

「方才，我提到十五年前，朱老爺子力誅『江南七煞』皇甫兄弟的事。」

「那是確有其事的事，而且，還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

「是的，是的，但是當時我並沒有在現場。」

「噢……」

「但方才，你却沒有否認，這是一個最大的破綻，所以……」

馬嘯天截口苦笑道：「所以，妳就能斷定我這個朱烈是假的了？」

宋玲玲含笑反問：「難道說，這還不够？」

「够了！玲玲，現在，妳是眞的成熟了。」

話到人到，杜介夫像幽靈似地冒了出來！

宋玲玲白了他一眼，道：「瞧你！說起話來，老氣橫秋的。」

丁玫却歡呼一聲道：「杜大哥，你來

得正好。」

杜介夫笑問道：「何以見得？」

丁玫道：「咱們三人聯手，將這老小子留下來。」

馬嘯天拈鬚微笑道：「好主意！」

丁玫道：「當然是好主意，只要留下你來，那批失踪的元廷財物，也就可以追回來了。」

馬嘯天道：「憑你們三個，行嗎？」

丁玫道：「行不行，事實可以證明一切，老小子，亮兵刃！」

馬嘯天冷笑道：「對付你們這三個小輩，還用得着亮兵刃……」

一陣衣袂破空聲過處，捷如飛鳥地瀉落二十四個夜行人，將現場團團圍住，並有人呵呵大笑道：「好啊！這下子『鴛鴦雙煞』插翅難逃。」

那是二十四個年約三旬上下，全身黑色勁裝，手持長劍的彪形大漢。

說話的是一個年約半百，身着黃色長衫的斑髮老者——那是站在包圍圈外的第二十五個。

包圍圈內那劍拔弩張的火爆局面無形中鬆弛下來，杜介夫、馬嘯天等四人一齊以詫異的目光向對方打量着。

那黃衫老者冷笑一聲，道：「杜介夫，宋玲玲，識相一點，束手受縛吧！」

杜介夫問道：「咱們之間有仇？」

那黃衫老者說道：「沒有仇，也沒有怨。」

杜介夫道：「那你爲甚麼要我們束手受縛？」

那黃衫老者冷笑道：「聽說『鴛鴦雙煞』也算是一號人物，却爲何自己做過的事，不敢担當？」

「別打啞謎，有話請直說。」

「好！老夫問你 丁爲元大俠所押運的那批元廷寶物和數十條人命的案子，是不是你們夫妻幹的？」

「不是。」杜介夫苦笑道：「原來諸位是來自東廠的大內高手。」

那黃衫老者道：「不錯。」

杜介夫道：「這可眞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了。」

「別廢話，」那黃衫老者沉聲接道：「杜介夫，老夫奉有『格殺勿論』的令諭，你們兩口子如果不束手受縛，被殺死之後，可就有寃也沒處伸了。」

杜介夫冷笑道：「你以爲『鴛鴦雙煞』是那麼容易被殺死的？」

那黃衫老者怒聲道：「你敢跟朝廷作對？」

杜介夫道：「民不與官鬥，我當然不會跟朝廷作對，如果你不講理，逃總可以吧！」

「逃？你能逃得了？」

「逃不逃得了，是我們的事，毋須閣下操心，現在，在下敬謹請教，閣下講不講理？」

「當然講理，但必須跟老夫到京城去講。」

「跟你進京，那麼，那批元廷財寶，固然沒法收回，那數十條人命，也勢將寃沉海底了。」

那黃衫老者冷笑道：「俗語說得好，民心似鐵，官法如爐，三木之下，我不信你能熬得住。」

杜介夫苦笑道：「閣下別橫扯，現在，我坦白告訴你，我身邊的這位，才是你們要抓的元凶首惡。」

說着，並抬手向馬嘯天指了一下。

馬嘯天含笑點首說道：「多謝弟台抬擧。」

那黃衫老者沉聲道：「老夫不管你們誰是主犯，從犯，都得乖乖地跟老夫進京，否則，全都格殺勿論。」

杜介夫向宋玲玲、丁玫二人使了一個眼色，道：「玲玲，大妹子，咱們衝！」

馬嘯天截口沉聲喝道：「衝不得。」

杜介夫道：「爲甚麼衝不得？」

馬嘯天道：「衝殺就必然有傷亡，而他們是朝廷官差，你想到殺死官差的後果嗎？」

杜介夫默然無語。

馬嘯天又道：「到時候，就算你眞的跟刦寶案完全無關，也沒法撇清了。」

丁玫冷笑道：「照你這說法，咱們都只好束手就縛了。」

那黃衫老者也冷笑道 「束手就縛，總比亂劍分屍要好得多……」

又一陣人影飛閃 外圍又增加了十八個勁裝大漢和一個錦袍老者。

那黃衫老者話鋒一轉，道：「王大人來得正好。」

那黃袍老者拈鬚微笑道：「恐怕不怎麼好，朱大人不怕我分去你的功勞？」

那黃衫老者道：「我要是怕你分功，就不會說你『來得正好』了。」

「噢……」

「王大人還沒聽懂？」

「還沒聽懂又怎樣？」

「不怎樣，但我可以爲王大人解釋一番。」

那錦袍老者笑道：「那我先謝了！」

「不用謝，」那黃衫老者陰險地一笑道：「王大人，你我都明白，東廠與錦衣衛之間，一向就是『面和心不和』。」

原來這後來的十九位，是錦衣衛的高手。

那錦袍老者點點頭道：「不錯，咱們之間流行一套八字眞言。」

「那就是『有利必爭，無功不搶』。」那黃衫老者接道：「而且，錦衣衛也一向瞧不起東廠的人！」

「這可是你說的。」

「是誰說的都毋關緊要，緊要的是現在……」

「是的，現在是爭功搶利的大好機會了，只要抓住這四個，既可昇官 又可發財。」

「也是可以證明，東廠高手 不比錦衣衛差的好機會。」

「話是不錯，但這，跟我來得正好，好像不太相干吧！」

「不！其實是大大的相干。」

「噢……」

「據我所知，王大人是錦衣衛之中還保留有江湖色彩，也還講究江湖規矩的一位。」

「是又怎樣？」

「是嘛！就請按先來後到的規矩，目前這四個欽犯，由咱們東廠的人先行拘捕

，萬一咱們東廠的人拘捕不了，再請王大人插手。」

「這個……」

當這兩位爲了爭功奪利，而在互逞心機，唇槍舌劍地你來我往的同時，丁玫跟馬嘯天之間却也完成了一段令人費解的對話。

原因是：方才，杜介夫示意宋玲玲、丁玫二人準備硬闖時，馬嘯天却說「衝不得」，理由是「殺死官差，後果堪虞」。

如果說：馬嘯天是刦寶並嫁禍杜介夫夫婦的主兇，那麽，他爲甚麽要提醒杜介夫，不能殺官差呢？

丁玫問話的重點 也就是這一點。

但，馬嘯天的回答，却同樣的令人莫測高深！

他說：「現在，老夫已改變主意，不希望你們落入官府手中，因爲，你們還有更重要的用場……」

× × ×

杜介夫冷笑着截斷那錦袍老者的話道：「別這個那個的了，請聽我一言。」

那錦袍老者道：「好！有話快說。」

杜介夫道：「方才，我已經跟這位朱大人說過，刦寶案的主兇是站在我身邊的這個姓馬的，我杜介夫夫婦，是被人嫁禍的受害者。」

「誰能證明？」

「抓住姓馬的，就可以證明，而且我還可以代勞。」

「方才，朱大人怎麽說？」

「方才，朱大人說，咱們這被圍困的四個，都得自動束手就縛……」

那黃衫老者插口接道：「老夫還說過，拒捕就格殺不論。」

那錦袍老者道：「當時，如果換了老夫，也是這樣說法。」

杜介夫道：「那麽，現在呢？」

那錦袍老者道：「現在也一樣。」

杜介夫道：「你們二位都不問是非，不講道理？」

那錦袍老者道：「咱們只管抓人。」

「很好！」杜介夫沉聲接道：「二位請聽好：如果二位明是非，講道理，我尊重你們是官差，否則……」

他以一聲冷哼代替沒有說出來的話。

那黃衫老者也冷笑說道：「否則又怎樣？」

杜介夫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接道：「我認爲你們是拿着鷄毛當令箭，仗勢欺人，不可理喻的狗腿子……」

那黃衫老者怒叱道：「狂徒大胆！」

那錦袍老者也怒聲道：「你敢辱罵官差！」

杜介夫冷笑道：「這算得了甚麽，如果情況再惡化下去，我更不在乎殺幾個仗勢欺壓良民的狗腿子……」

那黃衫老者舉手一揮，大聲喝道：「殺！」

如响斯應，兩個勁裝大漢，箭疾地撲向杜介夫。

但，那兩個勁裝大漢來得快，去得可更快。

「叭叭」兩聲，兩個勁裝大漢已被擲回原地，跌得「哎喲」連聲。

很顯然，杜介夫手下留了太多的情，那兩個勁裝大漢不但沒被殺，也沒受傷，甚至穴道也沒受制。

妙的是：兩位領班大人連杜介夫使的是甚麽手法，也都沒看出來。

更妙的是：在這片刻的緊張時刻中，馬嘯天、丁玫二人却同時不見了。

這二位，怎會不見了呢？

是丁玫受到馬嘯天的刦持？

是這個丁玫又是馬勝男所冒充，而父女雙雙乘機突圍了？

沒有人知道原因。

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突圍的。

現場中，唯一可尋的跡象是：兩重包圍圈中，一共有三個勁裝大漢倒斃在自己的崗位上——被重手法一掌斃命。

× × ×

一時之間，現場中鴉雀無聲。

杜介夫、宋玲玲二人交換了一個困惑的眼色。

兩位領班大人却交換了一個驚悸的眼色。

少頃過後，杜介夫才向那黃衫老者道：「現在，只剩下在下夫妻倆了，二位大人是否也感到輕鬆一點了？」

那黃衫老者冷笑道：「少廢話！脫逃的兩名要犯，和被殺的三名官差，老夫都唯你是問。」

「可以，俗語說得好：債多不愁。必要時，我也不在乎殺幾個官差的。」杜介夫似笑非笑地接道：「二位大人，方才，在下表現的那兩手，還算過得去吧？」

那黃衫老者道：「馬馬虎虎……」

杜介夫截口問道：「值不值得二位大人聯手賜教？」

「這個……」

那黃衫老者吞吞吐吐地接不下去。

那錦袍老者却含笑接道：「値得。」

杜介夫笑了一笑，說道：「那麽，二位請。」

那黃衫老者濃眉一揚，道：「王大人，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吧！」

話聲中，已雙雙亮出了兵刃——黃衫老者是長劍，錦袍老者是判官筆。

而且，那錦袍老者也由外圍射落當場，以三丈距離，跟黃衫老者、杜介夫形成犄角之勢。

杜介夫目光左右一掃，披唇微哂，道：「唔……這才有點兒男子漢的味道。」

那黃衫老者沉叱一聲道：「狂徒亮兵刃！」

杜介夫沒答話，只是雙手背負，仰首望天，並再度披唇微哂。

他這種態度，可以說比用世間最最尖酸刻薄的話來回答，更令人受不了。

東廠與錦衣衛出來的人，不論官職大小，每一個都是眼高於頂，氣焰萬丈，不但一般小百姓畏之如虎，即使是滿朝文武官員與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也莫不對他們敬鬼神而遠之。

試想：像這樣的人，却碰上杜介夫這種目無餘子的態度，教他們如何能忍受得住。

因此，他們怒火高張之下，雙雙怒叱一聲，揮兵進擊。

錦袍老者的判官筆直指杜介夫的左腦，黃衫老者的長劍遥行攔腰橫斬。

筆風似箭。

劍氣如虹。

威力之強與聲勢之盛令人觸目驚心。

目不暇給中，傳出一串金鐵交鳴與杜介夫的朗笑道：「二位大人沉住氣，莫誤傷了自己人……」

情況很明顯，「二位大人」那雷霆萬鈞的一擊，不但沒有殺到杜介夫，反而不知怎麽攪的是「自己人」硬拚了一招。

杜介夫於話聲中接連換了三個方位。

這就是說，連那「自相殘殺」的第一招在內，杜介夫已避過對方四次的追殺。

杜介夫避過對方四招後，又朗聲大笑道：「這四招不算，在下再禮讓六招。」

「再禮讓六招」，一共是禮讓十招。

這，對「二位大人」的面子上當然是不好看。但他們却不能不忍，而只好將一股無明怒火發洩在攻勢中。

「二位大人」的攻勢，在悶聲不响中加強、加快。可以說是一招快似一招，也一招強似一招。

每一招一式，每一劍一筆，都恨不得教杜介夫死上千百次。

事實上，杜介夫也好像閃避得很艱險——每一劍一筆，他都是在生死間不容髮之間避開的。

但，杜介夫畢竟已避過了四招（包括前四招，應該算是已經避過了八招）。

當第九招開始時，杜介夫又揚聲說道：「好好把握這最後兩招，我要開始反擊了……」

一旁掠陣的宋玲玲嬌聲說道：「第九招……第十招……」

很顯然，「二位大人」都是「心餘力拙」，不能「好好把握這最後兩招」，只見杜介夫仍然是有如生龍活虎地，朗聲笑道：「二位大人，草民要開始反擊了……躺下……」

「二位大人」都很聽話，於「叭叭」兩聲中，分別「躺」倒丈八之外。

可能是本能的反應，「二位大人」躺下之後，第一個動作就是伸手摸摸自己的腦袋。

宋玲玲嬌笑一聲，道：「你們那吃飯的傢伙沒有掉下來。……」

杜介夫接上一句：「全身也都毫驚無損……」

「二位大人」躺在原地，沒接腔，也沒挪動一下。

杜介夫又道：「任何人都不願意跟官府作對，我也絕不例外，方才，我要緝捕刦寶案元兇，而二位大人却蠻不講理，所以，我才不得不在言語上，行動上有所開罪，希望二位大人大量包涵。」

「二位大人」仍然不言也不動。

杜介夫正容沉聲接道：「俗語說得好：公門之中好修行。你們的一切享受，都是小百姓的膏血，不要老是以無辜小百姓的生命，做爲自己昇官發財的踏脚石，也該分一點心思爲小百姓想一想……」

「二位大人」忽地挺身而起，同聲怒道：「閉嘴！」

杜介夫向愛妻苦笑道：「不能與之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玲玲，咱們走。」

「走？」那錦袍老者冷笑道：「還走得了嗎？」

那黃衫老者也振臂一揮，道：「統統上！將這兩個叛逆亂劍分屍……」

一道黑影，像天蛛倒掛似地瀉落當場，一串「啪啪」脆响過後，「二位大人」各自挨了四記火辣辣的耳光。

那是一個全身黑色勁裝，頭戴黑布套，只露出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的怪客。

他的驀地出現，他那霹靂手段，不但震懾得現場一片死寂，連杜介夫夫婦，也爲之呈現一臉的困惑神情。

繼每人四記耳光之後，他又戟指着「二位大人」，沉聲叱道：「哼！亂劍分屍，也不撒泡尿自己照一下，憑你們這批酒囊飯袋，行嗎？」

那「二位大人」本已被四記耳光摑得滿眼金星亂舞，十足的「發昏章第十一」了，現在，再加上這一頓申斥，更是被訓得一楞一楞的不知所云。

那黑衣怪人又道：「發甚麽楞！回去告訴你們老闆，這宗刦寶案用不着你們插手，你們也實在不够資格插手，現在，趕快給我滾回去！」

「二位大人」互相望了一眼之後，那黃衫老者才結結巴巴地道：「請……請大人……表……表明身份。」

「二位大人」官威盡失，完全變成一副「可憐人」的嘴臉了。

那黑衣怪人冷哼一聲道：「憑你們也配！」

那黃衫老者哭喪着臉，苦笑道：「那……下官回去如何向上級交代？」

那黑衣怪人道：「你們瞧瞧這個，就可以交代了。」

探懷取出一個小巧的金質牌子，向「二位大人」眼前一照，道：「够了嗎？」

杜介夫夫婦是站在那黑衣怪人的背後，看不到那是甚麽玩藝。只見那「二位大人」臉色大變，身軀發抖，雙雙就要跪將下去。那黑衣怪人却收回金牌，沉聲喝道：「不須這一套，馬上給我滾！」

「是！」

那「二位大人」同聲恭應，然後雙雙振臂一揮，揚聲大喝道：「退下……」

免死金牌子　嚇煞衆官兵

目送那兩批大內高手離去之後，那黑衣怪人才徐徐地轉過身來，目光向杜介夫夫婦一掃道：「賢伉儷知道我是誰嗎？」

杜介夫夫婦同時搖首苦笑道：「不知道哦……」

黑衣怪人忽然改變嗓音，道：「那我先唱半首歌兒給你們小兩口聽聽……」

緊接着，他立即唱將起來：

幾時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不等他唱完，杜介夫夫婦已同聲歡呼，道：「怎麽會是你呀！」

「你」是誰？

是丁爲元大俠。

也就是負責押運元廷寶藏進京，却於半途遇刦，傳聞中已經遇難了的丁爲元大俠。

丁爲元一面拉下頭上的黑布套，一面笑問道：「那麽，你們小兩口以爲我是誰呢？」

宋玲玲搶先答道：「不知道哦！」

丁爲元道：「你們小兩口也認爲我已於三個月前歸天了？」

杜介夫接口說道：「不談這些晦氣事，丁大哥，你幹嘛這麽神秘？」

丁爲元拈鬚微笑道：「好啊，你們小兩口叫我丁大哥，我的女兒却叫你們『杜大哥』、『杜大嫂』，這筆賬，可糾纏不清哩！」

宋玲玲嬌笑道：「這叫做各交各，互不相干……」

她，話已出了口，才一楞道：「你女兒？」

「是哦！」

「誰是你女兒？」

「『紫丁香』丁玫……」

丁玫會是丁爲元的女兒，這句話，使杜介夫夫婦驚訝得張口結舌，接不上腔。

丁爲元笑問道：「不相信？」

杜介夫苦笑道：「丁大哥的話，誰敢不信……」

宋玲玲忽然驚呼一聲，道：「不好！丁玫被馬嘯天刦走了。」

由於方才一連串的奇變太快速，也太緊張，以致現場中少了丁玫、馬嘯天兩人，一時之間，也沒想到。

現在，宋玲玲想起來了，也脫口驚呼出來了。

因此，杜介夫也禁不住臉色爲之一變，道：「爲何不早說……」

丁爲元却截口笑道：「你們小兩口莫急……」

宋玲玲頓足截口說道：「一個姑娘家，落入那老魔手中，怎能不急。」

丁爲元安詳地道：「我說莫急，自然有我的理由，你們小兩口莫忘了，我是她的父親。」

是呀！做父親的都不急，杜介夫夫婦急個甚麽勁呢！豈非成爲「皇帝不急太監急」了。

杜介夫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道：「看情形，想必你一定另有巧妙安排？」

丁爲元道：「不錯，方才，我已經暗中傳音指示玫丫頭，要她將計就計。」

宋玲玲道：「原來丁大哥早就到達這兒了。」

丁爲元道：「要不然，怎能欣賞到杜老弟那精彩絕倫的表演？」

所謂「精彩絕倫的表演」，自然指的是方才杜介夫談笑之間，就折服那大內高手中的兩個頭頭那一場搏鬥而言。

須知那兩個大內高手中的頭頭，絕對不是「酒囊飯袋」，如果將他們放在江湖上，也絕對是一流中的一流高手。

方才，那兩個頭頭之所以敗得那麽慘，主因是由於杜介夫使出了眞本領——大悲武學。

因爲，杜介夫已聽到了愛妻跟馬嘯天的對話：「解除施展師門武學的話是假的，却也可以當作眞的。」

不論是眞的假的，反正宋玲玲已經施展過了，那麽，杜介夫又何必還有甚麽顧忌。

× × ×

杜介夫向丁爲元問道：「還有嗎？」

「有，不過，那是屬於你們小兩口的。」丁爲元含笑接道：「你們小兩口，一定有一大籮筐的話要問，是不是？」

宋玲玲搶先接道：「是呀！比方說，刦寶案的眞相如何；你丁大哥爲何要這麽神秘；方才，你所說的『將計就計』有甚麽玄虛；還有……還有，方才，你嚇走那兩個大內頭頭的是甚麽法寶……唔……暫時我只能想到這些了。」

丁爲元拈鬚微笑道：「妳，好像認爲這一連串的問題還不夠多？」

宋玲玲嬌笑道：「本來是嘛，現在，馬虎一點，以後想起來再問吧！」

丁爲元苦笑道：「妳問得輕鬆，但我說起來，可够舌蔽唇焦哩！」

「是不是要我先請你喝幾杯？」

「不！是我請你們小兩口。」

「丁大哥怎麽忽然大方起來了？」

「由於丁大哥有所求於你們小兩口，所以就不得不先拍拍你們小兩口的馬屁呀！」

宋玲玲「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只是……現在，已經快天亮了，你就是想要大破慳囊，也沒法辦到哩！」

「山人自有道理，」丁爲元含笑接道：「你們小兩口跟我來……」

× × ×

離江江濱，小溪出口處，泊着一艘烏篷小艇——也就是丁爲元「大破慳囊」的地方。

小艇雖小，裏面却有目前江湖上最熱門的三位奇俠——丁爲元、杜介夫、宋玲玲。

此外，還有美酒佳餚，和一具古色斑爛的瑤琴。

不遠處的小溪中，也有着氤氤氳氳，有若雲彩的霧氣。

山嵐水色，固是宜人。

夜涼如水，江水嗚咽，更憑添不少詩情畫意，也予人一種沒來由的凄清之感。

此情此景，不由使杜介夫模仿着丁爲元的嗓音，搖頭幌腦地低聲吟哦着：

幾時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宋玲玲附和着嬌笑道：「丁大哥，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目前都有了，只可惜，你一時之間，還沒法做個閑人。」

「這一天，我自信不會太遠了。」丁爲元含笑接道：「你們小兩口別只顧調侃我這個老哥哥，來，喝酒。」

說完，他首先一仰頸子，喝了個杯底朝天。

杜介夫夫婦也陪着乾了一杯。

折騰了大半夜，他們三人都眞的餓了，所以，儘管美酒佳餚都是冷的，還是不消多久，就完全進入了他們的五臟廟。

宋玲玲一面以香帕揩拭着咀唇，一面笑問道：「丁大哥，現在，是否該言歸正傳了？」

「應該，應該。」丁爲元沉思着接道：「我想，由最簡單的問題囘答起，你說

好嗎？」

「我沒意見。」

「現在，我先解釋方才嚇退那兩個大內頭頭的法寶的問題，你們已經知道 我是當今皇上的布衣朋友，今上南征北討打天下時，我曾經替他立過了不少的汗馬功勞。」

杜介夫插口笑道：「如果論功行賞，封你個『一字併肩王』也不爲過。」

丁爲元道：「但我不是做官的材料，所以，我是眞正地功成身退了。」

宋玲玲嬌笑一聲道：「我明白了。」

「妳明白甚麽？」

「今上爲了酬謝你的功勞，只好送你一件很珍貴、也極具權威的信物。」

「是的，那是一塊『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

「是的，只要是朱家的人做皇帝，我丁爲元的子子孫孫，不論犯了任何滔天大罪，都可以免死。」

「就是這麽簡單？」

「當然還有，我本人在有生之年中，凡有所需，不論文武百官，只要出示金牌，都視同聖旨遵行。」

「這才差不多……」

「還有哩！」

「噢……」

「不論滿朝文武，和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憑這金牌可以先斬後奏……」

杜介夫一伸舌頭，道：「乖乖不得了，這可眞是『一字併肩王』的權勢哩！」

丁爲元說道：「所以，像方才那兩個大內頭頭，他們有幾顆腦袋，敢不聽我的話。」

話鋒微頓，又道：「不過，今宵，我還是第一次運用這金牌的權威哩！」

「牛刀小試，果然不同凡响。」宋玲玲含笑接道：「丁大哥，現在，該說那刦寶案的眞相了。」

丁爲元苦笑了一下，道：「對於這個案子，起初，我認爲是陰溝裏翻船，也是生平唯一的奇恥大辱，心中那一份窩囊味，旁人是沒法體會的，但現在，我已經心平氣和了。」

「那是爲甚麽？」

「因爲，這個案子的幕後主持人，的確是高人中的高人。」

「據令媛說，在幕後主持人中，『大漠飛狐』諸光斗還只能算第三號人物？」

「不錯。」

「『千面神魔』馬嘯天可是第二號人物？」

「名義上，馬嘯天是第二號人物，但實際上是跟第一號人物二位一體的。」

「那第一號人物是女的？」

「是的。」

「跟我恩師有淵源？」

「是的。」

「她叫甚麽名字？」

「這個……待會我會說明的，現在，先說刦案發生的經過。」

丁爲元頓住話鋒，作沉思狀。杜介夫夫婦也沒插口，雙雙靜待下文。

丁爲元於沉思少頃之後，才苦笑道：「其實，談刦寶案的經過，那『經過』二字，可根本談不上，只能說是談刦寶以後的經過而已。」

杜介夫訝問道：「此話怎講？」

丁爲元道：「因爲，當我知道寶物被刦時，已經身爲階下囚了。」

「是被暗算？」

「是的，那是一種無色無臭的迷魂散，所以，我這個老江湖，也不得不馬失前蹄。」

「他們沒有殺你，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們不殺我，並不是他們仁慈，而是他們另有目的。」

「是甚麽目的？」

「以我爲餌，逼令師出面。」

杜介夫「哦」了一聲，道：「丁大哥跟我們恩師有淵源？」

「是間接的淵源。」丁爲元沉思着接道：「這是有關令師出家以前的一段武林秘辛，你們小兩口可能都沒聽說過。」

杜介夫點點頭道：「是沒聽說過。」

丁爲元娓娓地接道：「令師大悲神尼俗家姓名叫文素文，是當年武林中美艷絕倫的一位大美人。

「跟令師同時期的新秀，還有一女二男，那是馬嘯天，丁志中，木明珠。

「馬嘯天這個人，你們已經見過，木明珠就是刦寶案的眞正幕後主持人……」

杜介夫截口接道：「也就是所謂第一號人物？」

丁爲元道：「不錯。」

宋玲玲接問道：「那麽，那位丁志中又是誰呢？」

丁爲元道：「丁志中是丁大哥我的堂兄。」

杜介夫夫婦同時「哦」了一聲。

丁爲元娓娓地接道：「這四位，都是青春年少，武功獨樹一幟，個性也各有不同，概括的分析是：文素文美而多愁善感，木明珠則美而媚，並狡詐多變；丁志中則猥瑣而木訥，而且，由於他長相猥瑣，因而有某種程度的自卑感。」

杜介夫接問道：「這四位中，誰的武功最高？」

丁爲元道：「這四位的武功，在伯仲之間，誰也不敢說自己比誰強。」

宋玲玲道：「當時，這四位，是否已有正邪之分？」

「沒有。」丁爲元輕嘆一聲，道：「如果當時已有正邪之分，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糾紛了。」

「這是說，當時，他們都是俠義道中人？」

「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

杜介夫夫婦都苦笑無言。

丁爲元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文素文，木明珠那樣的美艷俠女，追逐者自然很多，但以當時的情況來說，够資格追逐的，却只有馬嘯天、丁志中二人，於是，一場糾纏不清的四角追逐戰，於焉形成。」

杜介夫道：「結果呢？」

丁爲元道：「結果形成目前的局面，文素文遁入空門，丁志中披上袈裟，馬嘯天跟木明珠互結連理，爲禍江湖。」

宋玲玲道：「丁大哥，我須要知道經過的詳情。」

丁爲元道：「經過詳情，我可沒法說明。」

「爲甚麽？」

「因爲，有關當年往事，都是我那堂兄丁志中所轉告的……」

「是有些地方不便說？」

「不是。」

「是令堂兄說得不够詳細？」

「不錯，由於他只說個粗枝大葉，所以，要說當年經過，我也只能照本宣科，說個大概而已。」

宋玲玲苦笑一下，道：「好，大概就大概吧！」

丁爲元沉思着接道：「世間最不可理解的，是男女間的感情。」

杜介夫夫婦都沒接腔。

丁爲元又道：「方才，我不曾特別介紹馬嘯天，是由於你們巳經親自見過，你們且說說看，即使就現在的情況來說，馬嘯天是否還够得上稱爲瀟洒？」

杜介夫夫婦同時點首道：「不錯。」

丁爲元說道：「當年，馬嘯夫是美男子，也是一個外表忠厚，內藏奸詐的僞君子。

「以當年四人中的兩個男的來說，不論是追文素文或木明珠，誰都會認爲，英俊瀟洒的馬嘯天，一定比猥瑣而木訥的丁志中佔便宜，是不是？」

杜介夫笑問道：「難道不是？」

「不錯，」丁爲元苦笑道：「所以，我才會說，男女間的感情，是最不可理解的。」

杜介夫夫婦互視着苦笑無言。

丁爲元又說道：「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馬嘯天追文素文，木明珠却反追丁志中，如果都能順利成功，也就太平無事了，可是，事實上却不是那麽囘事，兩位女嬌娃所鍾情的，都是外表猥瑣，木訥的丁志中。」

「噢……」

「所不同的　是表現的方式而已。」

宋玲玲道：「方式上有何不同？」

丁爲元道：「木明珠對丁志中是火辣辣窮追猛纏．文素文却表現得很含蓄。」

「這情形，丁……前輩知道嗎？」

「當然知道，因爲丁志中也是一個表現得很含蓄的人，但，由於他自認長得不怎麽樣而產生自卑感，所以，儘管他巳能體會到文素文對他的情意，他自己却始終提不起勇氣來表達。」

「這……眞要命。」

「要命的還在後頭哩。」

「怎麽說？」

「在男女間的感情方面，你們小兩口也算是過來人了，對不對？」

杜介夫夫婦同時含笑點頭。

丁爲元道：「熱戀中的男女，在感覺上是特別敏感的，試想，上述這情形，馬嘯天能忍受得了嗎？」

宋玲玲道：「他當然忍受不了。」

丁爲元道：「忍受不了，他自然會想出壞點子來加以報復……」

「且慢，」宋玲玲含笑接道：「丁大哥，你還忘了一個很重要的情節還沒有說明。」

「噢……」

「我的意思是說，丁前輩對木明珠的態度如何，還有，文……啊不……我的恩師當時對馬嘯天的窮追，又是怎樣應付的呢？」

「問得好！」丁爲元笑笑道，「丁志中旣然暗戀着文素文，當然不會接受木明珠的窮追……」

「是不是直截了當地予以拒絕？」

「不是，方才，我巳經說過，丁志中的一切表示，都是含蓄的。」

「這就糟了。」

「是的，這就是個性內向的人的悲哀．愛與拒絕，都不敢痛痛快快地表示出來，而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糾紛。」

杜介夫夫婦也爲之長嘆出聲。

丁爲元輕嘆一聲，道：「更糟的是，令師文素文也犯了丁志中同樣的毛病。」

杜介夫接問道：「也是沒有痛痛快快地拒絕馬嘯天？」

「不錯。」

「然後呢？」

「然後，就由馬嘯天、木明珠共同想出壞點子，而造成不可挽救的悲劇。」

丁爲元微頓話鋒，又道：「當時，由於令師文素文與丁志中都不曾明白地拒絕，馬嘯天和木明珠二人都認爲仍有可爲而不死心。」

宋玲玲說道：「於是，繼續地窮追猛纏？」

丁爲元道：「不錯，由他們繼續糾纏而仍然是徒勞無功時，壞點子也就跟着出籠了。」

他頓住話鋒，苦笑着問道：「你們兩小口猜猜看，他們使的是甚麽技倆？」

杜介夫道：「猜不着，也不敢猜。」

宋玲玲道：「我也一樣。」

「那只好由我加以說明了。」丁爲元長嘆一聲，道：「當時，馬嘯天，木明珠二人所使的是旣卑鄙又下流的手段。」

杜介夫夫婦同時身軀一震却沒接腔。

丁爲元徐徐地接道：「他們在飲食中下了強烈的迷神藥和春藥，而分別達到了佔有他們心上人的目的。」

這是說，馬嘯天沾污了文素文，木明珠也佔有了丁志中。

宋玲玲忍不住一挫銀牙　道：「該死的狗男女。」

杜介夫却是長嘆出聲。

丁爲元又道：「在馬嘯天，木明珠的想像中，認爲生米巳成熟飯，可以得償所願了，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你們小兩口也該懂得，個性內向的人，大都外柔內剛，心中巳經決定了的事，怎麽也改變不了。

「當時，志得意滿，本以爲『天下大定』的馬嘯天，木明珠二人，却於事後分別挨了四記火辣辣的耳光，而他們的心上人也都憤而削髮出家，這就是現在的大悲神尼和一心大師。」

丁爲元一嘆住口。

杜介夫一怔，道．「你是說，丁前輩出家之後，法號一心？」

丁爲元點點頭道：「不錯。」

杜介夫道：「怎麽武林中，後來沒人提起過有這麽一位高僧？」

丁爲元道：「他是一位苦行僧，除了

唸經練之武外，從來不過問世事，以往是雲遊各地，居無定所，一直到十年之前，才在桂林城郊的一個小廟中定居下來，但，誰也不知道這個又醜又老的糟和尚，却是當代武林中有數頂尖兒高手之一。」

一頓話鋒．又道：「像這情形，誰又能知道一心大師是何方神聖哩！」

杜介夫禁不住苦笑道：「眞是怪人怪事。」

丁爲元道：「是怪人怪事，其實，說起來，還有更怪的哩！」

「怎麽說。」

「原來，他不過問江湖中事是假的，多年來，他救過很多好人，也殺過很多壞人，不過，這些都是在暗中進行，沒有人知道是誰幹的。」

「但他還是告訴你了。」

「他不曾告訴過我。」

「那……你是怎麽知道的？」

「是他那位的寶貝徒弟，玫丫頭告訴我的……」

杜介夫笑問道：「丁玫會是一心大師的徒弟？」

丁爲元笑問道：「怎麽？有甚麽不對嗎？」

杜介夫道：「沒甚麽不對，只是，我本來以爲丁爲元是家學淵源，由你親自調教哩！」

「我不過是給玫丫頭打下基礎而巳。」丁爲元拈鬚微笑道：「提家寒家武學，我不妄自菲薄，的確不算賴，尤其是經過一心的發揚光大之後，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絕對不比你們的大悲武學差到哪兒去。」

宋玲玲嬌笑道：「丁大哥說的話，當然信得過，而且，我也看得出來，丁玫的身手，比起我們夫妻來，只強不差。」

丁爲元笑笑道：「持平之論應該是，玫丫頭的身手不遜於你們小兩口，也不可能強過你們小兩口。」

宋玲玲掩口嬌笑道：「說得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丁大哥不愧是老湖江！」

杜介夫插口笑道：「二位，這些客套話，是否該適可而止了。」

丁爲元笑問道：「你老弟的意思……」

杜介夫道：「我的意思是，你丁大哥『陰溝裏翻船』之後，是如何脫險的？」

丁爲元道：「是我那堂兄一心大師親自出馬，將我救出來的。」

杜介夫道：「方才，你爲甚麽要表現得那麽神秘？」

丁爲元道：「因爲，一心大師救我出來之後，故意在現場佈置一個疑陣，表示我是自行脫逃，跟看守我的高手拚了個同歸於盡。」

「這個……生要見人，死要見屍，怎能騙過他們呢？」

「如果說，有兩具血肉模糊，難以辨別面目的屍體．其中一具穿上我的衣服，不就行了嗎？」

「你以爲他們那麽容易受騙。」

「至少可以讓他們驚疑不定，疑神疑鬼的。」

丁爲元的話鋒一頓又起：「你們小兩口知不知道，他們刼奪元廷寶藏，囚禁丁大哥我，以及嫁禍於你們小兩口，目的何在？」

杜介夫笑笑道：「我正想請教呢？」

丁爲元道：「他們對我跟一心的堂兄弟關係，是早巳知道的，對於你們小兩口，雖然也懷疑是大悲門下，却苦無證據，所以才想出這麽一個一石三鳥的法子．一方面可以獲得一筆鉅大的財富，另一方面可以逼一心出面……」

宋玲玲含笑接道：「第三方面，如果我們夫妻是大悲門下，還可以逼我們恩師出山。」

「正是，正是。」丁爲元似笑非笑地道：「現在，馬嘯天巳知道你們小兩口確是大悲門下，而我這個階下囚却又陷入生死不明的疑雲中，所以，方才，我才不得不故裝神秘，以隱秘身份。」

杜介夫夫婦沉思未語。

丁爲元又笑問道：「小兩口還有甚麽問題？」

杜介夫沉思如故地道：「有，第一，以前，咱們恩師爲甚麽要禁止我們施展本門武學，第二，他們爲甚麽要逼恩師和一心大師出山，第三，方才，令嫒隨同馬嘯天離去，究爲何故？」

丁爲元道：「你這三個問題，其實只能算兩個，第一二個問題可以併成一個解答，但，解答這個問題，必須由令師與一心出家之後說起才行……」

說到這兒，他長嘆一聲，道：「當年，令師與一心因受到莫大的汚辱，憤而出家之後，木明珠跟馬嘯天二人也完全顯出邪惡本性，成了無惡不作的一對小魔頭。

「由於他們武功旣高，又機詐狡猾，等閑人物奈何不了他們，身手高過他們的，他們却『走』爲上計．所以，才五年工夫，巳經是滿手血腥，罪孽如山。

「這時候，令師與一心大師才不得不雙雙出面，加以制裁。」

宋玲玲截口嬌笑道：「那一定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惡鬥。」

丁爲元道：「那是想當然的事，其實，那場惡鬥，可並不怎麽精彩。」

「爲甚麽呢？」

「原因很簡單，木明珠、馬嘯天這一對兒，平常放蕩形骸，斲傷過度，武功停滯不前，而令師與一心大師，却都巳精進多多！

「所以，相形之下，木明珠夫婦成了不堪一擊的庸手。」

「不錯。」

「可惜啊，可惜。」

「妳是可惜令師與一心大師當年不曾殺了木明珠夫婦？」

「是哦……」

丁爲元輕嘆一聲，道：「按說，木明珠夫婦都死有餘辜，令師，一心大師當時也的確想殺了他們爲江湖除害。」

宋玲玲接問道：「但結果却是放了他們一馬。」

丁爲元說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令師與一心大師都是性情中人，當時，回想前情，緬懷往事，誰也狠不下心來下殺手……」

杜介夫夫婦都爲之長嘆出聲。

丁爲元也長嘆一聲，道：「當時，木明珠夫婦不但保全了性命，連功力也保全

了三成。」

宋玲玲苦笑道：「連他們的功力都不忍心完全廢除，兩位老人家也實在太仁慈了。」

丁爲元說道：「那同樣是無可奈何的事？」

「此話怎講？」

「因爲，木明珠夫婦仇敵太多，必須至少保留三成功學，才足以自衛，否則留下他們一命的德意，就白費了。」

「兩位老人家可眞是用心良苦。」

「但，這一對喪心病狂的狗男女，却辜負了令師和一心大師的德意。」

丁爲元一嘆住口。

杜介夫接問道：「丁大哥 恩師和一心大師跟木明珠夫婦之間，當時好像有某種君子協定？」

丁爲元點點頭，說道：「是的，當時，木明珠夫婦滿口承諾，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令師和一心大師承諾不再過問江湖中事，連門下弟子，也不准施展本門武功。」

他一頓話鋒 苦笑着一嘆，道：「可是，現在，唉，不提也罷！」

杜介夫蹙眉問道：「木明珠夫婦如此不擇手段地逼使恩師和一心大師出面，對他們有甚麽好處呢？」

丁爲元道：「還不是爲了要獨霸武林先剷除他們心目中的最大障碍。」

「他們認爲已經強過恩師和一心大師了？」

「他們當然會這麽認爲。」

「丁大哥，我恩師是否也下山了？」

「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而且，一心大師還透露過令師和他本人，都不希望捲入這一場糾紛中。」

杜介夫目光爲之一亮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丁爲元正容接道：

「他們二位都認爲，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現在，該是你們年輕人有所作爲的時候了。

「何況，你們小兩口和玫丫頭，都已盡獲他們二位的眞傳，只要胆大心細，不急功躁進，已足能應付。

「而且，還有『笑煞星』朱烈在暗中策應，更可增加必勝的信心。」

杜介夫含笑接道：「你還忘了一位更能增加必勝信心的人哩。」

丁爲元一怔，道：「那是誰？」

宋玲玲搶先接道：「那個人嘛，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丁爲元啞然失笑道：「好，你們小兩口將我也套上了。」

「難道你想偷懶？」

「我不會偷懶……」

「而且，就刦寶案來說，你是當事人，想偷懶也不行。」

「是！姑奶奶。」

宋玲玲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

「馬馬虎虎，叫我一聲『乖弟妹』就足够了。」

丁爲元強忍着笑意，道：「我該叫妳一聲『野丫頭』。」

宋玲玲道：「那好極了，叫『野丫頭』，讓我覺得年輕得多。」

「丫頭別淘氣，」丁爲元神色一正，道：「我這老大哥要鄭重提醒你們小兩口，目前的任務，可說是任重道遠，絕不輕鬆，你們三個年輕人必須以臨深淵、履薄冰的心情去進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杜介夫夫婦同時正容說道：「我們都記下了。」

丁爲元探懷取出一個密封的信函遞給杜介夫，說道：「現在，你們小兩口該走了。」

杜介夫一怔，道：「走？」

「是的，酒足飯飽，不走何待？」

「這信封中是甚麽？」

「錦囊妙計，但是，要下船以後才能看！」

杜介夫苦笑站起，向宋玲玲道：「玲玲，丁大哥已經下逐客令了，走吧。」

宋玲玲却向丁爲元蹙眉說道：「可是，丁大哥，我還有話要問哩。」

丁爲元笑問道：「是不是有關玫丫頭的事？」

「是呀。」

「待會，那信封中會告訴妳。」

「噢……」

「走吧，祝你們一切順利。」

「好！再見。」

「再見……」

「再見」聲中，杜介夫夫婦飛身登岸，丁爲元的烏篷小艇也解纜順流而去。

晨光曦微中，江面上傳來丁爲元那蒼勁的歌聲：

幾時歸去？做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 × ×

兩天後的上燈時分。

桂林近郊一個小村落的民房中。

燭影搖紅中，馬嘯天和一個約莫花信年華、妖冶絕倫的紅衣少婦，正在交頭接耳地，低聲商談着，他們的旁邊，却坐着愁眉不展的「紫丁香」丁玫。

當他們的談話告一段落之後，那紅衣少婦才向丁玫嬌笑道：「大妹子，現在，妳該相信，我沒有騙妳吧。」

丁玫漫應道：「是嗎？」

那紅衣少婦道：「這一路行來 馬老爺子都是沒侵犯過你，妳也一直是毫髮無損，是不是？」

丁玫道：「可是，我功力被封閉，形同常人，誰能保證他以後不侵犯我？」

「我可以保證，」那紅衣少婦正容說道：「我紅娘子雖然名聲不怎麽好，但說話却一向是說一不二的。」

原來這紅衣少婦就是名震江湖的紅娘子。

紅娘子的名震江湖，可不是俠名，而是風流韻事特多的艷名。

紅娘子的崛起江湖，也是最近一兩年的事。

沒有人知道她姓甚名誰？也沒有人知道她的出身和來歷。

由於她經常穿着玫瑰紅的衣裳，並自稱紅娘子，一般人也都稱她爲紅娘子而不追究她的姓名來歷了。

紅娘子的武功怎麽樣，沒有人知道。

一般人所熟知的，是此女生性奇強，對於男人，不論老、少、俊、醜，全都胃口奇佳。

像這樣的女人，跟馬嘯天這樣的男人在一起，本來是不值得大驚小怪。

一句話！－臭味相投嘛。

只是，在目前情况之下，這麽一對邪門男女湊合在一起，就令人足堪玩味了。

× × ×

丁玫黛眉一揚，道：「可是，妳還有一項保證，不曾實踐了。」

紅娘子笑問道：「妳說的是，一到這兒，就可以見到令尊的那一項？」

丁玫冷笑道：「眞虧妳還沒忘記。」

「我紅娘子說過的話當然不會忘記，只是……」紅娘接着道：「我的姑奶奶，咱們才到達這兒，總得先行歇歇腿，喘喘氣呀。」

丁玫道：「家父不是被囚禁在這村子中？」

「瞧妳，這『囚禁』二字，用得多難聽。」

「難道這不是事實？」

「事實上，令尊是我們的貴賓。」

「這是說，家父是以貴賓的身份，被招待在這兒享福？」

紅娘子連連點首，道：「正是。」

丁玫苦笑道：「是貴賓是階下囚都毋關緊要，我只要求快點見到他老人家。」

「這是急不來的事，因爲，令尊不在這兒。」

「不在這兒？」

「是的，像這寒荒村茅舍，又怎能招待像令尊這樣的貴賓哩！」

「那麽，在哪兒呢？」

「三更左右，妳就知道，也可以見到令尊了。」

這時，一個農裝小伙子在門口向紅娘子招手。紅娘子匆匆起身，在門外跟那農裝小伙子低聲交談幾句後才回頭歉笑道：

「大妹子很抱歉，我暫時沒法奉陪了。」

丁玫道：「那麽 待會．誰陪我去見家父？」

紅娘子道：「我會盡可能於半個時辰之內趕回來，萬一不能如期趕回來，那就只好偏勞馬老爺子陪妳去見令尊了。」

丁玫輕輕一嘆，道：「好吧！」

紅娘子離去之後，馬嘯天才拈鬚微笑地問道：「丫頭，妳認爲，我這個糟老頭，就這麽可憎、可怕？」

丁玫沒好氣地反問道：「難道你覺得自己很可愛？」

馬嘯天笑道：「是啊！這叫做人不知自醜，馬不知面長……」

錦袍老者與黃衣文士，雙雙圍攻杜介夫。

丁玫截口冷笑道：「對不起，我累了，我要養養神。」

馬嘯天訕然一笑道：「也好，好好地休息，半個時辰之後，我來叫妳……」

他忽然目注窗外，沉聲叱問：「甚麽人？」

「當然是寃家對頭。」

話聲中，窗戶無風自啓，室內透出的燭光照映下，丈遠外，卓立着一位年約四旬開外，顯得既飄逸又瀟洒的青衫文士。

那是「笑煞星」朱烈。

馬嘯天一怔，道：「是你？」

「是我。」朱烈含笑接道：「眞正的『笑煞星』朱烈。」

話鋒略頓，又道：「兩天前，你冒充我老人家的字號，却被一個黃毛丫頭當場拆穿，我說，你這塊『千面神魔』的招牌，眞該丟到茅坑中去了。」

馬嘯天冷笑道：「你知不知道，那個黃毛丫頭，如今何在？」

「睜着眼睛說瞎話，你以爲，誘騙一個後生晚輩很光彩？」

「光彩不光彩，都是我自己的事，跟別人不相干。」

「跟別人固然不相干，但跟我朱烈，却是大大的相干。」

「你陰魂不散地跟到這兒來 就是爲了要救丁丫頭？」

「不錯。」

「你行嗎？」

朱烈神色一正 道：「行不行，我已無暇過問，因爲，丁丫頭的伯父兼師傅一心大師，是我的多年知交，丁丫頭的父親

丁為元大俠，也是神交已久，所以，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援救丁丫頭，我都義不容辭……」

馬嘯天冷笑道：「好像是義薄雲天，你真很了不起哦！」

丁玫也揚聲說道：「朱伯伯，我暫時不會有危險，目前，您人單勢孤，不必冒這個險……」

朱烈截口笑道：「這個險，我是非冒不可，丫頭，妳沒吃苦吧？」

丁玫苦笑道：「沒有，只是，一身功力被封閉了，朱伯伯，您還是先回去吧！多約幾個幫手再來。」

朱烈笑道：「丫頭不必為我担心，朱伯伯既入寶山，焉能空手而回。」

馬嘯天冷笑一聲，道：「朱烈，你既然嫌命長，老夫就成全你吧！」

緊接着，扭頭向丁玫沉聲喝道：「丫頭，妳可得安份一點！」

說話間，人已穿窗而出。

也就當他穿窗而出的同時，却另外有人搶先跟朱烈交上了手。

那搶先出手的是諸光斗。

諸光斗一面拳脚兼施地，展開一串快攻，一面笑道：「馬兄，有道是：笨鳥先飛，這第一陣，就請讓給我吧！」

話聲中，他已攻出九掌八腿，朱烈却接連退了十五步。

朱烈取的是守勢。

一直到諸光斗展開第二輪攻勢時，朱烈才放手反擊，並冷笑道：「諸光斗，就憑你這幾手三脚貓功夫，也敢向老夫遞爪子。」

「砰砰……」震响中，一陣搶攻，將諸光斗逼回原地。

這二位，儘管是以徒手相搏，但其激烈與驚險程度，却絕不遜於使用刀兵，稍一不慎，就有濺血橫屍的危險。

罡風勁氣所及，連三丈外室內的燭光，也為之搖幌不定，隨時有熄滅的可能。

一旁掠陣的馬嘯天，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準備支援諸光斗。

連功力被封閉的丁玫，也不自覺地靠近窗口，緊張地注視着。

× × ×

在雙方的快速動作中，很快地已超過二百招，而諸光斗却一直是處於守多於攻的劣勢中。

朱烈一面加緊搶攻，一面揚聲說道：「諸光斗，只要你能再撐過百招，老夫可以放你一馬。」

話聲中，諸光斗又被迫退八尺之遙。

憑窗觀戰的丁玫忽然尖聲驚呼：「朱伯伯當心……」

原來正有三把柳葉金刀和三枝白虎釘，同時向朱烈的背部疾射而來……

好一個笑煞星！

一串穿雲裂石的洪烈狂笑聲中，人已騰拔五丈有奇。

並於騰拔而起的同時，一掌將諸光斗震退八尺開外。

朱烈這一個突發的動作，不但避過了背後疾射而來的六枝暗器，也使得他的對手諸光斗鬧了個手忙脚亂，幾乎着了自己人的「道兒」。

朱烈無暇欣賞諸光斗那為了躲避自己人的暗器的狼狽相，凌空一個車轉，剛好迎向箭疾地射來的四道人影。

他就着凌空車轉之勢，雙腿分揚。

「卡嚓」一聲，右邊的一個頭骨斷裂，當場斃命，但屍體却比來勢更激勁地倒射而回，剛好迎頭撞上緊跟而來的第二個，那第二個被撞得慘呼一聲，也就當場斃命。

朱烈左腿的威力，也一點不遜於他的右腿。

所不同的是左腿下的兩個對手死法不一樣而已——一個脊椎骨被撞斷，一個頭顱碎裂，死狀奇慘。

朱烈外表温文儒雅，內心却剛烈無比，嫉惡如仇，更深恨暗箭傷人的人。

目前，他算是發揮了「笑煞星」的威力。

狂笑聲中，一掌擊退「大漠飛狐」諸光斗，雙腿分踢，四個企圖暗算的高手立斃當場，眞箇是威風八面，凜若天神。

但當他勢盡而身形下降之間，下面已有兩道矢矯如游龍的寒芒在「歡迎」他。

那是馬嘯天和諸光斗的一劍一刀！

一對二，而且對手已搶先施展兵刃，並趁其勢盡下落的危險時機，以逸待勞。

此情此景，不由使憑窗觀戰的丁玫，為之驚呼失聲。

但，丁玫的驚呼未畢，「叮」地一聲脆响過處，朱烈已帶着一道精虹，斜斜地射落五丈之外！

很明顯，朱烈是於危機一髮之間，亮出長劍，在對方兵刃上一點而借力飄飛。

馬嘯天、諸光斗同聲大喝：「留下命來……」

他們的喝聲未落，朱烈已仗劍倒射而回，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三個人已捨死忘生地殺作一團，並傳出朱烈的冷笑道：「你們以為老子要逃？」

諸光斗冷笑道：「想逃也逃不了！」

朱烈道：「老子是不想走，要走的話，別說只你們兩個，即使再加上你們的主子木明珠，也攔不住老子……」

三個人口中沒閑，手中兵刃更是奇招迭出地，儘向對方要命處「招呼」。

片刻之間，惡鬥已逾百招，仍然是難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而且，嚴格說來，朱烈已落了下風。

因為百招過後，他已是守多攻少了。

說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儘管朱烈是當代武林中有素的頂尖兒高手之一，但對方也是邪道中的頂尖兒高手。

而且，對方還是以二對一。

所以，在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敵不過人多的情況下，朱烈不得不落了下風。

但，朱烈儘管落了下風，却守得很嚴謹，而揮洒自如。

馬嘯天諸光斗二人一面加緊搶攻　一面由諸光斗發話道：「朱烈　認命吧！」

馬嘯天也揚聲說道：「朱老兒　棄械投降　我保證不殺你……」

朱烈怒叱一聲：「放屁！」

室內的丁玫揚聲說道：「朱伯伯　我暫時不會有危險　您人單勢孤，鬥不過他們的，還是早點走吧，你約好助手再來救我。」

諸光斗笑道：「朱烈，你的賢侄女已替你舖好下台的台階了，機會難得啊！」

「多謝提醒！」朱烈含笑接道：「老子警告你們兩個，三天之後，老子一定再來，只要我那賢侄女損傷了一根汗毛，我會剝你們兩個的皮……」

緊接着，一聲沉叱：「閃開！」

「鏘」地鉅震聲中，馬嘯天、諸光斗二人雙雙被震退三大步。

只見一道精虹，斜飛而起，帶着一串洪烈狂笑，疾射而去！

前後齊夾擊　甕中好捉鱉

半個時辰已經過去。

但，紅娘子却還沒回來。

丁玫在桌子上打盹，鼻息均勻，好像睡得很甜。

× × ×

紅娘子雖然還沒回來，但馬嘯天却準時回到室內，抬手拍拍丁玫的香肩，道：「丫頭，咱們該走了。」

丁玫呵欠而起，睡眼惺忪地問道：「走？」

「是呀，難道妳不想去看看令尊？」

「誰說不想！」

「既然想，那就走吧！」

「可是，紅娘子還沒回來呀！」

「不能再等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哩！」

丁玫只好苦笑着說道：「好！走就走吧！」

× × ×

桂林地區，到處都有挺拔險峻的山峯，所有山峯中都有大大小小的天然石洞。

有些較大的天然石洞，大到足可容納好幾百，甚至上千的人員。

而且，洞中套洞，其深不知幾許。

不過，儘管桂林地區到處有山，而且有山必有洞，但要想找一個既隱秘而又易守難攻的石洞　可還實在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不等於「絕對找不到」，只不過是多費點功夫而已！

事實上，馬嘯天這夥人，就已找到了這麽一個既隱秘又易守難攻的天然石洞。

這個所在，也就是因禁丁為元的秘密塲所。由於丁為元被一心大師救出，現塲中留下的兩具血肉模糊，難辨面目的屍體，所以，馬嘯天才兩天前不惜以暗算手段，將丁玫刦持前來。

馬嘯天之所以這麽做，其目的何在，當然只有他自己明白！但，無可懷疑，他要丁玫前來辨別那可能是丁為元的屍體絕對是他刦持丁玫的目的之一。

× × ×

現在，馬嘯天已帶着丁玫來到那個既隱秘，又易守難攻的天然石洞口。

功力被封閉的丁玫，由於趕了十幾里崎嶇難行的山路，已經是嬌喘細細，香汗淋漓，口中連說「好累啊，好累。」。

馬嘯天陰陰地一笑道：「已經到達地頭了，累了就坐下來歇歇腿吧！」

丁玫一面打量石洞口外的環境，一面問道：「你是說我爹被囚禁在這兒？」

「是的，不！是招待在這兒。」

「我不跟你咬文嚼字，我不累，我要馬上見我爹。」

「這個……丁姑娘，現在，我必須跟妳說實話了。」

× × ×

馬嘯天的實話自然使丁玫悲痛欲絕。

儘管丁玫明知乃父活得好好的，她的「悲痛欲絕」完全是表演，但她的表演却很逼眞，連馬嘯天這個老江湖也沒看出甚麽破綻來。

馬嘯天貓哭耗子似地，輕嘆一聲，道：「丁姑娘，妳先別傷心，且看過再說，也許——那是令尊故佈的疑陣哩！」

丁玫「凄然」一笑，說道：「但願如此……」

× × ×

為了防腐，那具穿着丁為元的衣衫的屍體，是用石灰醃着的。

但，儘管如此，那股味道，仍然是中人欲嘔。

丁玫「強忍悲痛」檢查一遍之後，破涕為笑道：「謝天謝地！這不是我爹。」

馬嘯天注目問道：「沒有錯？」

「絕對錯不了！」

「我看，妳檢查得很草率。」

「我爹身上有特徵，我一眼就能斷定眞假。」

「噢……」

「你……好像不相信我的話？」

「話不是這麽說……」

「那該怎麽說呢？」

「這個……令尊身上有些甚麽特徵？且先說來聽聽。」

丁玫飛快地接道：「第一，我爹的頭髮微微蜷曲，而這個屍體的頭髮却是挺直的。」

馬嘯天向那屍體的頭髮瞟了一眼，並「唔」了一聲。

丁玫接問道：「人死後，他的頭髮，是否會變形呢？」

馬嘯天肯定地答道：「不會。」

「那麽，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這不是我爹的屍體。」

「還有嗎？」

「有，我爹左上臂接近肩胛處，有一道三寸多長的刀疤。」

「這個屍體上沒有刀疤？」

「你何妨自己瞧瞧。」

「我早就瞧過了。」

「沒有刀疤？」

「是的。」

「憑這兩項鐵證是否足够證明了？」

「是足够了，我應該鄭重恭賀妳。」

丁玫一怔，道：「恭賀我？」

馬嘯天拈鬚微笑道：「令尊尚活在人間，這還不值得鄭重恭賀嗎？」

丁玫淡淡地一笑道：「可是，對你來說，這可不是好消息啊！」

馬嘯天道：「不論令尊有多厲害，有他的寶貝女兒在我手中，我諒他早晚會自投羅網。」

「是嗎？」

「妳且拭目以待吧！」

丁玫似笑非笑地接道：「對！騎驢看唱本，咱們都走着瞧好了。」

馬嘯天斜睨着丁玫，抿唇未語。

丁玫嬌哼一聲，道：「怎麽？不認識我？」

馬嘯天苦笑着，自言自語似地說道：「不論橫看豎看，這個丫頭都不像是一個階下囚。」

「本來就不是階下囚嘛！」

「對對對，妳是老夫的貴賓。」

丁玫嫣然一笑道：「眞虧你還能記得自己所說過的話。」

馬嘯天呵呵一笑道：「好！好！虎父虎女，不愧是丁爲元大俠的寶貝女兒……李彪！」

「屬下在。」

一個勁裝漢子應聲而出，躬身待命。

馬嘯天揮揮手，說道：「將這屍體埋掉。」

「是！」

馬嘯天隨即向丁玫笑笑道：「丁姑娘，請跟我到裏間去。」

× × ×

這天然石洞的裏間，可說是別有洞天。這兒有用人工隔開的房間，有整潔而不失雅緻的陳設，更有最豪華的照明設備——粗逾鴿卵的夜明珠。

丁玫一面游目四顧，一面嬌笑道：「你們很懂得享受哦！」

「這也談不上甚麽享受。」馬嘯天曖昧地笑道：「其實，人生嘛，本來就是這麽回事，是不是？」

「唔……」

「如果說，妳認爲住在這兒是一種享受，那妳就不妨在這兒多享受幾天。」

「我有選擇的自由嗎？」

「在警衛圈內，妳可以自由活動。」

「這是說，沒有警衛的地方，就不許超越？」

「是的，至于房間，這兒有六個這樣的房間，妳可以自由挑選，不過，妳還是住這一間比較合適。」

「也有理由？」

「因爲，這是令尊住過的一間。」

「噢……」丁玫美目一轉，道：「對了，我爹是怎麽離開這兒的？」

「不知道。」馬嘯天沉思着接道：「可能是令尊自己衝開被制的穴道，也可能是咱們這兒有內奸。」

「你不認爲是有外人搭救？」

「不可能。」

「你能那麽肯定？」

「當然！這兒的週圍，妳都見識過了，四面峭壁，只有一條羊腸小徑可通，在這條羊腸小徑上，任何一個據點，都可以用一個庸手，獨拒十個以上的高手而綽綽有餘。」

「說的也是。」

「如果說，令尊的脫困，眞有外來高人援救，那麽，那位高人就未免高得太可怕了。」

「唔……」

「如果眞有那樣的高人，我倒要會會他，看他怎樣將妳救走。」

「你打算坐鎭在這兒？」

「不錯。」

「是爲了守住我這個人質？也爲了那批半途刦來的元廷寶物？」

馬嘯天拈鬚微笑道：「丫頭，老夫過的橋，比妳走的路還要多，妳可別在老夫面前要甚麽心機。」

丁玫苦笑道：「我是哪兒問錯了？」

「難道說，妳不是想要套問那批寶物的地點？」

「你很敏感。」

「是嗎？」

「其實，你的警惕性是多餘的。」

「何以見得？」

「因爲，目前，我是階下囚的身份，連自身都難保，即使獲得了那批藏寶的地點的消息，又如何傳出去？」

「這叫做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呀！」

「你對自己已失去信心？」

馬嘯天神秘地一笑道：「丫頭，『激將法』在老夫面前不管用，妳還是少費點心機吧！」

丁玫淡然地笑道：「好！那我不問就是。」

馬嘯天漫應道：「也許我可以透露一點玄機。」

「噢……」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丁玫美目凝睇，忽然媚笑着岔開話題，道：「你那位老姘頭木明珠，一定不在這兒？」

馬嘯天含笑反問：「妳怎能如此肯定呢？」

丁玫道：「因爲，如果木明珠在這兒，你絕對不敢跟紅娘子勾搭。」

「丫頭，別自作聰明！」

「我說錯了？」

「是的，老夫跟木明珠之間，訂有君子協定。」

「怎麽說？」

「各玩所好，互不干涉。」

「很有意思。」

馬嘯天色迷迷地笑問道：「那麽，妳是否也『很有意思』呢？」

意在言外，早就不懷好意的馬嘯天，已經有露骨的表示了。

但，丁玫却又將話題岔了開去：「目前，這兒有幾位貴賓？」

「六個房間中，只有妳這一位貴賓。」馬嘯天邪笑着接道：「而且，警衛人員都在三十丈外，所以，嘻嘻……即使聲音大一點，他們也聽不到。」

丁玫媚笑着接道：「有你這位馬老爺子在這兒，即使他們聽到甚麽聲音，也不敢過問……」

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之下，丁玫居然以這種輕佻態度對馬嘯天。

是少不更事，不懂得厲害？

是別有用心？

是……？

她，本來就具有中上之姿，目前這一刻意賣弄之下，更具有一股子無形媚勁，撩撥得馬嘯天心癢難搔，雙目中冒出熊熊慾焰。

丁玫好像是在玩火。

現在，已呈現爆炸的徵兆了。

但，在這要命的當口，丁玫的神態却忽然冷了下來，道：「我已經兩天沒有沐浴了。」

馬嘯天嚥下一口口水 道：「妳要沐浴？」

「這兒有沐浴設備嗎？」

「有，當然有。」

「換洗的衣衫呢？」

「也有……」馬嘯天邪笑着揚聲說道：「春桃，過來一下。」

一聲嬌應，一個青衣使女出現門口，道：「老爺子有何差遣？」

馬嘯天沉聲說道：「好好地伺候丁姑娘去沐浴。」

「是……」

「還有，將紅娘子的衣衫給丁姑娘替換。」

「是……」春桃向丁玫含笑招手道：「丁姑娘請隨婢子來。」

丁玫邊走邊笑道：「還有，我有點餓了……」

馬嘯天截口接道：「沒問題，妳沐浴後，酒菜都會準備好了。」

目送丁玫姍姍地離去的背影，馬嘯天的目光中，慾焰熊熊，老臉上也充滿着淫邪笑意，連有人欺近他背後，都好像不曾察覺。

欺近他背後的是紅娘子。

紅娘子悄聲媚笑道：「馬老爺子，靈魂兒飛上天了，是不是？」

馬嘯天頭也不回地道：「妳以爲，我眞的對一個黃毛丫頭有興趣？」

「平常，你最有胃口的，是風情無限的少婦，按說，不可能對一個未經人道的黃毛丫頭有甚麽胃口，可是……」

「可是怎樣？」

「方才，你眞的是色授魂與，靈魂兒飛上九霄了。」

「何以見得？」

「因爲，我已經欺近你身邊，居然沒有察覺。」

馬嘯天徐徐地轉過身來，面對着她，笑問道：「是不是要我反手給妳一掌，才能算是已經察覺妳的芳駕？」

「這個……」紅娘子一臉苦笑道：「老爺子可眞是莫測高深。」

馬嘯天拈鬚微笑道：「如果我馬嘯天是這麽容易被暗算的人，又怎能活到今天，並有今天的地位。」

紅娘子掩口媚笑道：「老爺子高深莫測，實至名歸，佩服，佩服。」

馬嘯天將她一把拉入懷中，邪笑道：「我不要妳佩服，只要……」

他，一面在紅娘子的嬌軀上上下其手，一面貼着她的耳根不知說了一些甚麽話，只見紅娘子一陣「格格」地蕩笑道：「死相……」

少頃過後，她才掙脫馬嘯天的糾纏，抬手一掠散亂的鬢髮，神色一正，道：「你，不覺得丁玫的態度大有可疑？」

「我知道。」

「那你可得多加小心，別在陰溝裏翻了船。」

「放心，別說她功力已被封閉，即使功力未被封閉，在這兒她也沒咒可唸。」

「話是不錯，但……」紅娘子沉思着接道：「目前，咱們的人手，好像還單薄了一點。」

「不薄，不薄，妳要明白，咱們是以逸待勞，即使一心和大悲二人親自趕來，咱們也可以穩操勝券。」

「這是說，你那老相好也要來？」

紅娘子口中的「老相好」，自然指的是木明珠。

馬嘯天笑問道：「妳認爲，木明珠不來，我就應付不了？」

紅娘子道：「我當然不是這意思。」

馬嘯天截口接道：「目前，我們應付的對象，是以丁爲元爲首的這批小輩，憑我這『千面神魔』，加上妳紅娘子、諸光斗，和我女兒，如果都應付不了，那眞該撒泡尿，自己淹死算了。」

一頓話鋒，又道「何況，咱們這兒還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天險可恃。」

「對對對……」紅娘子連連點首，說道：「從你這一分析，我也有絕對的信心了。」

馬嘯天得意地笑道：「憑咱們現有的實力，我保證，他們來一個，捉一個，來兩個，擒一雙……」

紅娘子截口媚笑道：「一直到抓到大悲和一心二人爲止。」

「正是，正是……」

× × ×

馬嘯天的確是個懂得享受的人。

即使是這荒山天然石洞中的浴室的設備，也不亞于城市中的富貴人家。

尤其是，那特大號的足够鴛鴦戲水的朱漆大浴盆上，還精工繪上栩栩如生的「妖精打架」圖哩！

× × ×

現在，丁玫和春桃都在浴室中。

那春意盎然的大浴盆中，已盛滿熱水。春桃很盡職，一再地以手掌測試水温，以調節浴水的温度，一直到她認爲水温恰到好處時，才向丁玫嫣然一笑道：「小姐，可以入浴了。」

一向落落大方，豪邁猶勝鬚眉的「紫丁香」丁玫，現在，却居然表現得大反常態起來。

也不知是由于浴室中熱度昇高？還是由于浴盆上那「妖精打架」圖的影响。她，俏臉酡紅，一副不知如何自處的窘態。

對于春桃的話，也好像聽如未聞。

俏丫頭春桃，當然知道原因何在，她強忍笑意，故意拉了她的一下衣袖，道：「小姐，脫衣服呀！」

「不不……」丁玫結結巴巴地道：「妳……怎麽還不出去？」

春桃媚笑道：「婢子奉命伺候您，還要替您擦背，又怎能出去……」

「不！我自己來……」

「好吧！」

春桃雖然口中說好，但却仍然俏立原地，一點兒離去的意思也沒有。

現在，丁玫鎭定下來了。

她，若有所悟地凝注春桃，徐徐地問道：「妳叫春桃？」

春桃含笑點首：「是的。」

「是伺候紅娘子的人？」

「是的。」

「今年十八歲？」

「不！是十七歲半。」

「屬鼠？」

「是的……」

屬鼠的今年應該是二十歲才對。

但丁玫却問一個十八虛歲的人是否屬鼠，而春桃也居然同答「是的」。

是春桃將年齡弄錯了？還是她們雙方都沒將十二生肖弄明白？

春桃緊接着壓低嗓音，道：「請丁姑娘指示。」

丁玫沒接腔，只是揮手示意將門兒關上。

門兒關上了。

關住了滿室春光，也關住了兩個女嬌娃之間的秘密。

但却關不住那連續不斷的「嘩啦」水聲，令有心人悠然神往。

× × ×

沐浴後的丁玫，更顯得容光煥發。

尤其是浴後換上了紅娘子的紅色衫裙．燭光與珠光輝映下，更顯得嬌艷動人。

因此，馬嘯天一見面就呵呵大笑道：「好！妙！『紫丁香』變成了『紅娘子』．眞是妙極了！」

丁玫媚笑着問道：「你看，我跟紅娘子兩人，是誰美？」

馬嘯天拈鬚微笑道：「都美，可以說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場。」

「是由衷之言？」

「當然！妳不是餓了嗎！酒菜都準備好了，快坐下來，先塡飽肚子再說。」

春桃很識趣，不待吩咐，就悄然退走了。

現在，這小房間中，只剩下馬嘯天和丁玫二人了。

馬嘯天顯得逸興遄飛地，舉杯笑道：「丫頭，我敬妳。」

說完，仰首一飲而盡。

但丁玫並未舉杯，只是抿唇媚笑着。

馬嘯天一怔，道：「丫頭，我已經先乾爲敬了。」

丁玫仍然是一臉媚笑，沒接腔。

馬嘯天訝然問道：「丫頭，妳是怎麽啦？」

丁玫媚笑如故地道：「不怎麽哦！」

「可是，妳不說話，也不喝酒。」

「我不說話，是沒話可說，不喝酒，是怕你在酒中弄了甚麽手脚。」

「丫頭，妳忘了妳是一個功力被封閉的人？」

「所以，我更應該特別小心。」

「如果我要侵犯妳，妳連一點兒反抗的力量都沒有，還用得着在酒中動甚麽手脚嗎！」

「這是說，你眞的沒打算侵犯我？」

丁玫的俏臉上，一直漾着一抹淡淡的媚笑。

有道是：姑娘十八無醜女。

何況，丁玫不是醜女。

丁玫不但不是醜女，而且，還具有中等以上的姿色。

更何況，她還一直是俏俛地媚笑着。

儘管她的媚笑不像一般善解風情的少婦那麽風情無限，但她那股少女的風情，却更具有令男人們心醉神馳的魅力。

因此，馬嘯天儘管只不過才喝下一杯酒，却已經「醉得」渾陶陶了。

「醉得」渾陶陶的馬嘯天，雙目直勾勾地瞧着丁玫，猛嚥口水。

丁玫又媚笑道：「說呀！」

馬嘯天又嚥下一口口水，道：「說甚麽呀？」

丁玫道：「說你是不是眞的沒有打算侵犯我。」

馬嘯天口沫四濺地道：「不不不……是假的。」

丁玫笑得花枝亂顫地道：「現在，你總算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是……是的，現在，我……就要侵犯妳了。」

猛地站起，一個虎撲，撲向丁玫。

如果說，丁玫是在故意玩火，她算是已經達到目的——火花已爆炸了。

馬嘯天已將丁玫抱入懷中。

但很可惜，他才將丁玫抱入懷中，就萎頓地倒了下去，滿臉驚駭神色地，指着丁玫道：「妳妳妳……」

一時之間，馬嘯天竟然語不成聲。

丁玫漫應道：「我怎樣？」

馬嘯天頹然一嘆，道：「妳的功力沒有被封閉。」

丁玫黛眉一揚，道：「一心門下，天子不能臣的丁爲元大俠的女兒，她的功力，豈是那麽容易被人家封閉的。」

這，眞算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馬嘯天閉目長嘆，沒接腔。

丁玫踢了他一脚，道：「別裝孫子，站起來，我有話問你。」

馬嘯天掙扎着站了起來，道：「妳廢了我的功力。」

「但我留下了你的性命。」

「我倒是認爲，殺了我比較乾脆。」

「那又何必呢！好死不如賴活哦！」

馬嘯天厲聲叱道：「賤婢！別得意得太早，我固然完了，妳也休想生出這個石洞。」

丁玫披唇一哂道：「是嗎？」

「妳不信？」

「是的，我已經擒賊擒王了，我不相信這石洞中還有比你功力更高的人……」

她背後隔間的木板悄然開啓，一道寒芒，直射她背後的「靈台」大穴。

那偷襲者的動作，實在太輕巧，太快速了。

丁玫可能是沒有察覺到？

也可能是已察覺到，却來不及應變。

更可能是諒準對方目前不會殺他，而有恃無恐。

因此，她是在毫無反應的情況下，實實在在地受了對方一劍。

那偷襲看也很絕，看那劍勢有如迅電奔雷，大有一劍將丁玫刺向對穿的威勢。

但，當那劍尖接觸到丁玫的「靈台」大穴時，却一點兒勁氣也沒有。

勁力收發由心，拿捏得恰到好處，足證那偷襲者是一個高手中的高手。

那偷襲者是馬嘯天的女兒馬勝男。

也就是在過去一年當中，一再地冒充丁玫的「假紫丁香」。

馬勝男劍尖抵住丁玫「靈台」大穴之後，才冷笑一聲，道：「妳非信不可！」

丁玫紋風不動道：「妳是馬勝男？」

「不錯。」馬勝男冷然接道：「妳够沉着。」

丁玫道：「不是我够沉着，那是由於我斷定妳不敢殺我，也殺不了我。」

馬勝男眉梢雙挑，美目中殺機一閃，但，立即收斂威態，淡然一笑道：「何以見得？」

丁玫反問道：「難道說，妳自信還強過妳的老子？」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作爲老子的都不堪一擊，妳這個女兒，縱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想必也強不到哪兒。」

「錯了。方才，那『不堪一擊』的，不是她的老子。」

接口的是又一個馬嘯天。

這個新來的馬嘯天，像幽靈似地，一閃就到了丁玫面前，跟原先那個「不堪一擊」的馬嘯天，併肩站在一起。

兩個馬嘯天，不論衣着，髮型、身材、和面目，都一模一樣，令人難辨眞僞。

丁玫一點也沒將抵在她背後的劍尖當一回事，美目在兩個馬嘯天身上一陣溜轉，嫣然一笑道：「妙極！妙極！高明，高明。」

馬嘯天向假馬嘯天揮手沉叱：「沒用的東西！下去！」

「是……」

丁玫含笑接道：「不是你那替身沒用，是我這個對手太高明了。」

馬勝男搶先冷笑道：「別臭美！我提醒妳一聲：妳的狗命還操在我手中。」

丁玫嬌笑道：「是嗎？」

一頓話鋒，又道：「我也提醒妳一聲：我紫丁香雖居虎口，却是安如泰山。」

「妳是以爲，我手中三尺青鋒是紙紮的。」

「差不多。」

「可惡……」

馬勝男美目中殺機再度一閃，道：「爹！我的忍耐已到極限。」

丁玫含笑接道：「那還不簡單，手上加點勁就行了。」

馬勝男一挫銀牙，道：「我不相信妳會有九條命……」

馬嘯天連忙截口喝道：「且慢。」

馬勝男抗聲道：「爹！你爲甚麽還要留着她的狗命？」

馬嘯天道：「我跟妳說過，這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留着她，會有更大的魚前來上鈎，而且，我還有話要問她。」

丁玫搶先接道：「很好，我也正有話要問你。」

「是有關老夫那替身的事？」

「不錯。」

「好！問吧！」

「兩天前，刦持我的，是你本人？」

「是的。」

「像方才那樣的替身，你一共有多少個？」

馬嘯天笑笑道：「這問題，老夫拒絕回答。」

「好，我不問。」丁玫扭頭向馬勝男笑道：「馬勝男，妳父親多多，很足以自豪哩！」

丁玫可眞捉狹，在這節骨眼兒上，還不忘要取笑馬勝男。

馬勝男氣得俏臉鐵青，如非是乃父制止得快，她可會不顧一切地，將丁玫一劍刺向對穿的。

馬嘯天制止愛女的憤怒之後，才向丁玫沉聲說道：「丫頭，不要節外生枝，如果沒甚麽要問的，老夫可要發問了。」

丁玫忙道：「不不，我還沒問完。」

馬嘯天道：「那就繼續問吧！」

丁玫沉思着道：「自我被刦持之後，這一路上，都是你本人。」

「是的。」

「一直到我沐浴之後，才換上你的替身？」

「是的。」

「爲甚麽要這樣做？」

「因爲，我察覺到妳的所言所行，可疑之處太多。」

「噢……」

「別希望我說出詳情，現在該是老夫問妳了。」

「好吧！請！」

馬嘯天注目問道：「令尊脫險後，已經跟妳見過面？」

丁玫含笑點首，道：「當然！」

「妳之所以輕易接受我的刦持，是令尊在暗中以傳音指示妳？」

「唔……」

「所以，妳預先施展『移筋易穴』功夫，使我的封閉功力的手法失效？」

「你，好聰明哦！」

「別得了便宜還賣乖，老夫再問妳，妳此行目的何在？」

「當然是爲了收回被你刦走的那批元廷寶藏呀！」

馬嘯天冷笑道：「就憑妳這個黃毛丫頭？」

丁玫嬌笑道：「還有我爹呀！」

「也還有『笑煞星』朱烈？」

「更還有『鴛鴦雙煞』杜介夫、宋玲玲。」

「還有嗎？」

「當然還有，但我不再透露了。」

「那些人，也都到這兒來了？」

「你說呢？」

馬嘯天再度冷笑一聲，道：「我不相信他們都是大羅金仙。」

丁玫含笑接道：「我也不相信，這兒是攻不破的銅牆鐵壁。」

馬嘯天道：「這兒雖然不是銅牆鐵壁，但老夫絕對自信，除非他們不來，來了嘛……」

他故意欲言又止。

丁玫笑問道：「來了又怎樣？」

馬嘯天一個字一字地沉聲接道：「豎着進來，躺着出去。」

丁玫「格格」地嬌笑道：「是以貴賓之禮，將他們以軟轎抬着，恭送出去？」

馬嘯天哼了一聲，道：「妳還笑得出來！」

丁玫嬌笑如故地道：「我爲甚麽不能笑出來？」

「老夫馬上就教妳痛哭流淚。」

「噢……」

「妳不信？」

「我是不信。」

馬嘯天沉聲接道：「勝男聽着：先在她的背部留點表記，但不許傷她性命！」

「得令。」

鱉足了一肚子窩囊氣的馬勝男，早就恨不得將丁玫來一個三刀六眼。

現在，乃父所下的命令，雖嫌「美中不足」，但却足可發洩不少的怨氣。

因此，「得令」聲中，手中長劍連連閃動，在丁玫的背部飛快地劃了三個「×」，並冷笑一聲道：「丁玫，妳要是還能笑得出來，我才眞的佩服妳。」

丁玫目注她對面的馬嘯天，笑意盎然地，道：「你說說看，我是在笑，還是在哭？」

她，不但笑意盎然，而且笑得那麽美，那麽甜，美而甜的意笑中，還有着少許的媚勁。

更難得的是：她還笑得那麽自然，連一丁點兒的做作意味也沒有。

一個人的背部被人劃了三個「×」之後，而仍然能笑得那麽美好，難道說，丁玫是一個沒有感覺的人？

兩相對照之下　馬勝男的神態，就顯得太可怕了。

此刻的馬勝男，好像不是她在丁玫的背上劃了三個「×」，而是丁玫在她的背上劃了三個「×」似地，俏臉鐵青，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很可惜馬勝男是一個女嬌娃，沒有鬍子，如果她有鬍子，一定連鬍子也氣得翹起來的。

× × ×

站在丁玫正面的馬嘯天，一時之間，弄不清這兩個女嬌娃爲甚麽都那麽反常，同時也認爲丁玫的笑意中好像有太多的捉狹意味，因而不加思索地，怒叱一聲道：「再笑，我叫她在妳的臉蛋上，也劃上兩個『×』。」

事實上，馬勝男已不待吩咐而採取了行動——在丁玫臉上劃「×」的行動。

寒芒一閃，刺向丁玫的右頰。

「噹」一聲，馬勝男的長劍被震開。

寒芒再閃，是丁玫在反擊。

此刻的丁玫，顯得格外地神秘。

尤其是在馬勝男的心目中，丁玫不但神秘得不可思議，而且是神秘得太離譜。

馬嘯天旁觀者淸，丁玫本來是赤手空拳的。

但丁玫震開刺向她右頰的長劍，使的却是手臂。

難道她的手臂是精鋼所鑄？

還有，丁玫以手臂震開長劍之後，突然寒芒連閃，向馬勝男發動反擊　分明使的是長劍。

她的長劍由何而來？

難道她會變戲法？

一直到丁玫跟馬勝男惡鬥了五個回合，馬嘯天看到丁玫的背部之後，才明白了部份原因，而大喝一聲，道：「停！」

一時之間，殺得難分勝負的兩個女嬌娃，雙雙虛幌一招，同時收手。

丁玫搶先笑問道：「爲何叫停？」

「當然是有話問妳。」

「噢……」

「妳身上穿有不畏兵刄的寶衣？」

「是哦……」

現在，馬嘯天要明白的部份原因揭曉了。

由于丁玫身上穿有不畏兵刄的寶衣，所以，方才馬勝男在她背後所劃的「×」，除了劃破外層的紅色羅衣之外，對丁玫本人，可以說是毫髮無損。

馬嘯天注目接問：「妳手臂上套着鋼環？」

丁玫笑點首，道：「不錯。」

「寶衣、鋼環，由何而來？」

「你以爲，我會告訴你？」

馬嘯天注目少頃，忽然輕嘆一聲，道：「妳，的確是一個很可愛的敵人。」緊接着，却向馬勝男沉聲說道：「丫頭，人家這一份胆識，這一份沉着，都値得妳多加學習。」

馬勝男默然無語。

馬嘯天又向丁玫道：「丁玫，老夫眞有點兒替妳可惜。」

丁玫含笑反問：「可惜甚麽？」

馬嘯天道：「妳雖然很可愛，却是我的敵人。」

「是敵人，就絕對不會放過我？」

「但願上蒼默佑妳。」

「放心，方才，我已經說過，我，雖居虎口，却是安如泰山……」

馬勝男忽然沉叱一聲：「閉咀！」

丁玫淡然一笑，道：「馬姑娘有何見敎？」

馬勝男却向乃父問道：「爹！丁玫手中的寶劍是不是傳說中的『冷霜丸』？」

丁玫搶先笑道：「正是。」

「冷霜丸」是一枝巧奪天工的奇特寶劍。

它，不但鋒利無匹，還能收放自如。收歛起來是一枚鴨蛋大小的「劍丸」，放開來却是一枝吹毫斷髮的軟劍。

只是，這枝奇特寶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曾在江湖上出現了。

馬嘯天接道：「據老夫所知，『冷霜丸』已經有半甲子（即三十年）不曾出現江湖了。」

丁玫「唔」了一聲道：「差不多。」

馬嘯天道：「妳是由何處得來？」

丁玫道：「很抱歉……」

「還是不告訴我？」

「不錯。」

馬勝男插口冷笑道：「我會猜，而且，我絕對自信，可以猜個十成十。」

丁玫似笑非笑地道：「我很相信。」

「妳相不相信，關我屁事！」

「姑娘家，說話文雅一點好不好？」

「呸！憑妳方才那一副騷態，也配談『文雅』二字！」

此時此地，兩個女嬌娃居然喋喋不休地鬥起咀來了。

一旁的馬嘯天爲之啼笑皆非地，沉叱一聲：「你們兩個，都給我閉咀！」

丁玫搶先嬌笑道：「是，老爺子。」

身居虎口，獨對強敵，猶能妙語如珠地談笑風生。

像紫丁香丁玫這樣的「敵人」，誰能否定她「不是一個可愛的敵人」呢？

馬嘯天忽然沒來由地嘆了一聲。

馬勝男却神色一正，道：「爹，我不但能猜個十成十，而且，還能斷定咱們這兒有內奸，並能斷定誰是內奸。」

馬嘯天點點頭，道：「好！妳說。」

「爹！當我們刦持丁玫時，除了貼身寶衣不曾察覺之外，長劍被收繳，身上也沒甚麽鋼環和劍丸。」

「唔……」

「但，自從在這兒沐浴之後，情況就

變了。」

「妳以爲，問題出在春桃身上？」

「女兒以爲，問題出在紅娘子身上，因爲，春桃是紅娘子身邊的人。」

「所以，妳斷定紅娘子是內奸？」

「不錯。」

「不！結論不能下得太早……」

「爹，事到如今，你還要袒護那個妖婦。」

「我不是袒護誰，丫頭，我知道妳對紅娘子存有偏見。」

「不是偏見，現在是鐵證如山。」

「丫頭，我問妳，妳能保證妳自己身邊的人，絕對不被人家收買嗎？」

馬勝男楞了一下，沒接腔。

馬嘯天又道：「當然，人心隔肚皮，我也不敢保證，紅娘子絕對沒有問題。」

丁玫插口嬌笑道：「那麽，高明當面，賢父女爲何不就近請敎一番？」

看神情，聽語氣，俏皮而又捉狹的丁玫，足以敎馬嘯天父女氣炸肚皮。

但，馬勝男雖然是一副怒不可遏狀，馬嘯天却畢竟是「薑是老的辣」，並沒生氣。

馬嘯天不但沒有生氣，而且還淡淡地一笑道：「如果老夫向妳請敎，妳能照實回答嗎？」

「除非我不說。」

「說出來，就一定是眞話？」

「正是，正是……」

「那麽，現在老夫敬謹向妳請敎……」

「不必那麽隆重，問吧。」

「紅娘子是不是咱們這邊的內奸？」

「是的。」

丁玫答得很爽快。

但，馬嘯天却臉色一變，長嘆出聲。

相反地，馬勝男却是一臉的得色。

丁玫又笑問道：「你不相信？」

「我相信。」馬嘯天輕嘆着接道：「我多麽希望，妳說的是假的。」

丁玫嬌笑說道：「但這，明明是眞的呀！」

遠處，傳來紅娘子的嬌笑道：「過河拆橋，大妹子，妳很够朋友哦……」

丁玫揚聲嬌笑道：「紅姊姊多多包涵，下不爲例，下不爲例……」

馬嘯天怒聲喝道：「妖婦，老夫待妳不薄。」

紅娘子的語聲道：「這一點，我很承情……」

「那妳爲何要背叛老夫？」

「因爲，你是『老夫』，一般來說，年輕女人對『老夫』的興趣，是不怎麽高的。……」

馬嘯天快要氣得爆炸了。

他是大男人，是有鬍子的，他的肚皮雖然還沒有被氣炸，但鬍子却氣得翹了起來，一襲衣衫，也氣得無風自鼓。

馬勝男靠近乃父身邊，輕輕搥着他的背部，道：「爹，請冷靜一點。」

紅娘子的語聲又道：「是哦！千萬不能生氣，那會氣壞身體的。」

刁鑽、捉狹的丁玫也火上加油地補上一句，道：「何況，又是大敵當前。」

馬嘯天畢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目前，儘管丁玫和紅娘子二人，一唱一和地冷嘲熱諷想要激怒他，他却反而平靜下來了。

沉寂少頃過後，他才沉聲說道：「諸兄，請將紅娘子給我抓過來……」

他口中的「諸兄」，當然是「大漠飛狐」諸光斗。

但，諸光斗沒有接腔。

諸光斗沒接腔，紅娘子的語聲却又傳了過來：「老爺子別急，咱們馬上就會碰頭的。」

馬嘯天哼了一聲。

紅娘子的語聲又道：「老爺子，你是不是在叫諸光斗老爺子？」

馬嘯天沒有接腔。

紅娘子的語聲嬌笑道：「如果你是在叫諸老爺子，你一定會失望。」

馬嘯天冷笑道：「老夫不信妳把他怎麽樣？」

「我是不能把他怎麽樣，但他却不能分身應召，因爲，他正在忙着堵漏。」

「堵漏？」

「是的。」

「堵甚麽漏？」

「如果這是一艘船，已經有多處在漏水了……」

馬嘯天臉色大變，却沒接腔。

紅娘子的語聲又道：「諸老爺子正在忙着堵漏，所以，連照會你一聲的工夫都沒有。」

一直做壁上觀的丁玫，插口笑道：「現在，已經有人前來『照會』了。」

一個勁裝漢子疾奔而來，並揚聲說道：「啓稟馬老爺子，大事不好。」

馬嘯天沉聲喝道：「慌甚麽！天塌下來，有老夫頂着。」

「是是……」

「說吧！慢慢地說。」

那勁裝漢子又恭應一聲之後，才躬身說道：「啓稟老爺子，外面已經被官兵包圍。」

馬嘯天臉色微變道：「有這種事？」

那勁裝漢子道：「帶隊的是大內高手，身手很高，正強行攻山，諸老爺子正在山徑上拒敵。」

馬嘯天道：「帶隊的是大內高手，沒弄錯？」

那勁裝漢子道：「回老爺子，諸老爺子是這麽說的。」

丁玫插口接道：「我敢保證，那是錯不了。」

馬嘯天冷哼一聲，說道：「妳保證甚麽？」

丁玫道：「我保證，那帶隊的，絕對是大內高手。」

「是錦衣衞指揮使王倫、和東廠二檔頭朱自立？」

「妙啊！你比我還要淸楚呀！我只知道他們一個叫王大人，一個叫朱大人。」

「那麽，妳那老鬼父親呢？」

「他老人家嘛，可能已經進入心腹重地了。」

「作夢！」

「信不信，那就只好由你啦！」

馬嘯天又冷哼一聲之後，才向那勁裝漢子沉聲說道：「傳語諸老爺子，好好守住登山小徑，其他的事，不用他分神。」

「是……」

勁裝漢子躬身施禮，轉身疾奔而去。

丁玫似笑非笑地道：「指揮若定，的確是大將之才。」

丁玫一再地企圖激怒對方，也不知她究竟是甚麽用心？

但馬嘯天似乎已經看透了對方的企圖，居然聽如未聞，顯得很平靜地向馬勝男說道：「丫頭，立即挑選十個好手，由妳率領，趕往後山佈防。」

馬勝男皺眉問道：「有這必要嗎？」

馬嘯天揮手道：「火速前往！」

「可是，紅娘子和這妖女……」

「妳以為，我眞的老了，連兩條釜底游魚都沒收拾不了！」

「好吧！那我走了……」

馬勝男走了，但她似乎走得很勉強。

馬嘯天凝注着丁玫冷笑道：「妳是想激怒我，讓我方寸大亂，使你們的陰謀得逞？」

丁玫笑問道：「你認為，我們有甚麽『陰謀』？」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噢……」

「强攻登山小徑是假，集中主力，由後山峭壁偷渡是眞。」

「唔……」

馬嘯天得意地笑道：「後山是絕對天險，想偷渡，必須有高絕身手，還得借助飛抓和繩索，而且還特別費勁又費時。」

丁玫笑笑道：「所以，你只要用一個普通庸手，砍斷登山者所借助的繩索，就可以使登山者落一個屍骨無存？」

馬嘯天冷笑一聲，說道：「妳明白就好。」

丁玫却自語似地輕嘆道：「這就是後知後覺者的悲哀。」

馬嘯天一怔，道：「妳……」

丁玫又笑笑道：「別不好意思問出口，我可以主動告訴你，所謂『後知後覺者的悲哀』，也就是說，當他才想到時，別人却早已經做到了。」

馬嘯天冷笑道：「就算妳所言屬實，首先遭殃的，也還是妳自己……」

話落招隨，五指箕張，抓向丁玫的前胸。

馬嘯天表面上是自高身份，以徒手對丁玫。

而且，一開始就「踏中宮」、「走洪門」，一副完全沒將丁玫這個後生小輩放在眼中的姿態。

但實際上，他對丁玫這個後生小輩，可並未掉以輕心。

他那抓向丁玫前胸的右掌是佯攻，殺着却藏在左手中。

所以，看似右前左後，實際上，左手的金剛指力却是後發先至，勁射丁玫的「右乳根穴」。

馬嘯天的這一招，算得上是旣陰險，又狠毒。

俏丁玫好像不曾察覺對方的陰險。

她嬌笑一聲，身隨劍進，寒芒閃處，馬嘯天驚呼一聲，疾退五尺。

俏丁玫沒有追擊，只是淡淡地一笑道：「好霸道的金剛指力。」

她邊說邊低頭察看自己的右胸，她的左乳根處的羅衣已洞穿一孔。

馬嘯天左臂衣衫破裂，一臉驚容。

雙方快如電擊地一觸而分，本來難以分辨出誰強誰弱。

由表面看來，一個胸前衣衫穿孔，一個左臂衣衫破裂，可以算是平分秋色。

但馬嘯天曾發出一聲驚呼，並疾退五尺，又好像是馬嘯天落了下風。

如果眞是馬嘯天落了下風，儘管他是徒手對對方的長劍，但以他的身份而言，一招受挫於一個黃毛丫頭，這個人可算是丟大了。

× × ×

丁玫話鋒一頓，又含笑道：「馬老爺子，你也許還不明白，我身上的寶衣，不但可避刀兵，也可以抗拒指掌的偷襲。」

馬嘯天臉色陰晴不定，沒接腔。

丁玫又道：「馬老爺子，我無意冒犯長者，也不願過為已甚，只要你交出那四大箱珠寶，我可以代表官府和家父作主，不究既往。」

馬嘯天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我說的並不怎麽好聽，但却都是由衷之言。」

「妳以為，妳已佔了絕對上風？」

「我了解，方才，如果你不是徒手，如果我沒穿寶衣，如果我使的不是可以出人意外地折轉傷人的軟劍，都不能於一招之內佔便宜。」

「妳明白就好！」

「我當然明白，你馬老爺子絕對不是徒擁虛名之輩。」

「那妳為何還要說夢話？」

「我說的不是夢話，馬老爺子，難道你自己不明白，已經大勢去矣？」

丁玫一口一聲「馬老爺子」，措辭也頗為委婉，但委婉中，却隱含着咄咄逼人的味道。

馬嘯天徐徐地拔出長劍，陰陰地笑道：「妳以為，老夫是吃素的！」

「噢……」

「告訴妳吧，老夫是狼，狼走天下吃肉……」

「我知道。」

「老虎不發威，妳把牠當成病貓了，丫頭，妳且睜開眼睛瞧瞧。」

舉手一揮，「嘩啦」一聲，四週木板全都倒塌。

同時，火光連閃，視界豁然開朗。

在數十支松油火把照耀之下，二十四個勁裝大漢，森然環立四週。

那二十四個勁裝大漢，使刀的與使劍的各為一半，年紀也都不超過三十歲。

「不用看，我早就聽到了。」丁玫披唇一哂，道：「看情形，這批人比兩天以前在陽朔被宰的那批替死鬼的身手要高明得多。」

「妳很有眼光。」

「但我相信，他們的身手，絕對不可能比你馬老爺子更高。」

這是甚麽話？自己調教出來的手下人，怎會強過自己呢！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事例不是沒有，但，那絕對是少見的。

馬嘯天冷冷地一笑，道：「他們是否

強過我，試過就知道。」

「我會試的。」丁玫微笑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朔陽城的殷鑒不遠……」

「歷史不會重演。」

「那可難說得很。我再嘮叨一聲：調敎出這樣一批高手不容易，而他們也是人生父母養的，你忍心讓他們做替死鬼？」

馬嘯天忽然震聲大喝：「殺！」

「殺」字聲中，他自己却筆直地騰拔五丈有奇，登上洞頂的一個小洞中。

馬嘯天的意思，當然是叫那二十四個劍手聯手衝殺。

但馬嘯天的命令發出之後，那二十四個刀劍手，却沒有一點反應。

反而是丁玫含笑接道：「馬老爺子平步青雲，居高臨下，這可成了高人中的高人哩！」

馬嘯天不理會丁玫的嘲笑，怒聲叱道：「你們都是死人？」

二十四個刀劍手還是沒有任何反應。

丁玫又適時接口道：「他們不是死人，只是沒法動彈了。」「沒法動彈」，就是表示被人點了穴道。

其實，馬嘯天叱聲出口之後，他自己也意識到了。當丁玫說話之間，馬嘯天已看到那二十四個刀劍手，一個個橫眉怒目，作衝殺狀，却有如泥塑木雕。

因此，他心中又驚又怒地，冷笑一聲，道：「是那位高人在暗中攪鬼？」

五丈外，他左下方約莫丈許處的一個小石洞中，發出一聲輕笑道：「在下不算高，比起你老兄來，至少矮了八尺。」

馬嘯天目光一掃之下，苦笑道：「是你……」

「你」是誰？是丁為元。

丁為元拈鬚微笑道：「嗯，是我……」緊接着抬手向下面一指道：「我丁為元不敢掠人之美，還有三位更矮的人。」

隨着丁為元的話聲，暗影中走出三個人來。

這三個「更矮」的人，是「笑煞星」朱烈，「鴛鴦雙煞」杜介夫宋玲玲夫婦。

情況急轉直下。

但，高深莫測的馬嘯天，却反而好像更為沉着了。他精目一轉，淡淡地一笑道：「高明！」

丁為元也含笑說道：「過獎。」

「你們四個，是由後山上來的？」

「不錯。」

「我女兒呢？」

「令媛到得晚了片刻……」

「這是說，我女兒到達時，你們四個，已經偷渡成功了？」

「是的，本來，我是想生擒她的，但她很滑溜，溜掉了。」

「還有，紅娘子呢？」

「關於紅娘子，我要特別說明，你不能怪她，她是受到我的禁制身不由己。」

馬嘯天冷笑道：「我問她在那兒？」

丁為元笑笑道：「走了，她們主婢倆都走了。」

「是由後山走的？」

「是的。」

這時，又一個勁裝漢子匆匆而入，揚聲說道：「啓稟馬老爺子，前山的攻勢，已經被諸老爺子控制住。」

馬嘯天道：「你去回稟諸老爺子，前山的事，不用他管了，請他馬上同來。」

「是……」

丁為元笑道：「你們兩個老怪物，即使聯手抗拒，又能支撐多久？」

馬嘯天冷哼一聲，道：「撐不下去，對你來說，不是正中下懷嗎？」

「話是不錯，但我仍然不能不奉勸一聲……」

「要我自動交出那四大箱珠寶來？」

「是的，方才，我女兒已說過了。」

「但老子不領情。」

丁為元長嘆一聲，道：「馬兄，你何苦擇惡固執。」

馬嘯天道：「不必稱兄道弟，你我是勢不兩立的對頭寃家。」

不遠處，傳來杜介夫的歡呼道：「丁大哥，找到了！」

丁為元問道：「找到那批珠寶了？」

「是的。」

「不錯，紅娘子沒有騙我……」

這時，一道人影由暗影中疾射而出，所經之處，火把紛紛熄沒，嵌在洞頂的夜明珠，也被高踞洞頂的馬嘯天配合着一一擊毀。剎時之間，現場中變成一片漆黑。

一片漆黑中，傳出沉默已久的丁玫的嬌笑道：「疾如鷹隼，快如脫兔，果然不愧『大俠飛狐』的綽號……」

丁為元倏地截口沉叱：「丫頭當心暗算……」

一聲慘呼，打斷了丁為元的話。

丁玫的話聲，却由另一處傳來，道：「爹爹你以為我還沒長大……找死！」

又傳出一聲慘呼。那慘呼聲配合當前的一片漆黑，和石洞中的迴聲，顯得格外凄厲，令人為之毛骨悚然。

丁為元的語聲，也換了地方：「丫頭，沒事吧？」

丁玫的語聲也再度換了一個地方，道：「爹，你怎麽老是將我看成小娃兒。」

丁為元笑道：「在爹的心目中，妳永遠是一個小丫頭……」

丁玫道：「小丫頭能穩住馬嘯天那狐狸，讓你們能由後山從容偷渡，這番功勞可不小哩……」

這父女倆為防暗中人的偷襲，說話間，不斷地變換位置。

但自從被丁玫宰掉兩個偷襲者之後，再也沒人發動偷襲。因此，丁為元父女倆的不斷地變換位置，好像變成多餘的了。

還有，自燈火全熄之後，馬嘯天一直沒作聲。

這老魔頭的不聲不響，無形中使現場中的緊張氣氛為之加重起來。

還有，熄滅火把的是「大漠飛狐」諸光斗，方才，丁玫已經說明了。

令人詫異的是，諸光斗也是不聲不響，令人莫測高深。

現場中，一片漆黑加一片死寂，更憑添不少的神秘和緊張。

丁為元功佈全身，故意在原地走動着，也沒受到偷襲，因而苦笑道：「丫頭，看情形，兩個老魔已經偷偷地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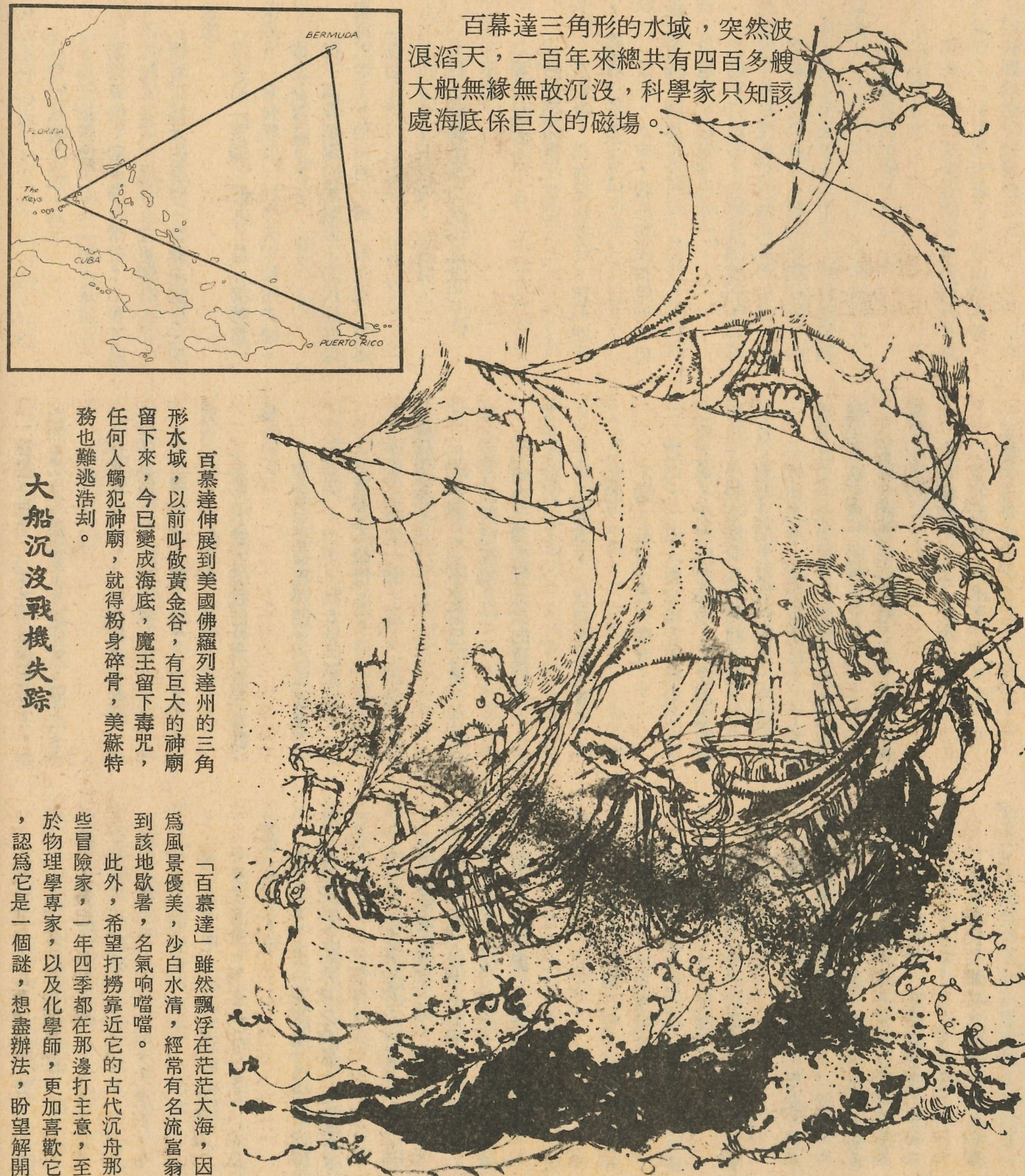
丁玫的語聲接道：「可能嗎？」

丁為元道：「如果這兒有甚麽秘密通道是可以溜走的。」（以下轉入第52頁）

國際秘密大暴露　羅唐納·譯

魔王的毒咒

二千年前哈勒巴魔王雄霸百慕達的黃金谷，築下十二座神廟，至今仍有毒咒刻在海底石柱，他說過任何人企圖闖入神廟，必定粉身碎骨，偏巧美蘇特務在海底決鬥，還有幾十條背負炸葯的海豚，看來他們凶多吉少。



百幕達三角形的水域，突然波浪滔天，一百年來總共有四百多艘大船無緣無故沉沒，科學家只知該處海底係巨大的磁場。

百慕達伸展到美國佛羅列達州的三角形水域，以前叫做黃金谷，有巨大的神廟留下來，今已變成海底，魔王留下毒咒，任何人觸犯神廟，就得粉身碎骨，美蘇特務也難逃浩刦。

大船沉沒戰機失踪

「百慕達」雖然飄浮在茫茫大海，因爲風景優美，沙白水清，經常有名流富翁到該地歇暑，名氣响噹噹。

此外，希望打撈靠近它的古代沉舟那些冒險家，一年四季都在那邊打主意，至於物理學專家，以及化學師，更加喜歡它，認爲它是一個謎，想盡辦法，盼望解開這一個結，知道它附近的水域究竟有甚麽神秘的力量令到四百多艘大船去得無影無踪。

照道理說，就算在海底湧起巨浪，或者突然刮風，使一艘大船沉沒，沉舟的地點必有許多殘餘的鐵器木料出現，時間拖長了，仍然留在海底，不會突然消失，難道三角形的水域當中有些妖魔鬼怪活着嗎？這個疑問，一直浮在航海人士的腦海中，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更加驚人的一宗慘劇忽又發生在「百慕達三角」的上空之上，那天美國空軍有十四架飛機從佛羅列達州機場起飛，作例行的演習，沿着墨西哥灣上空飛往百慕達那邊，他們在下午二時出動，打算在四時三十分回來，怎料一去不返，連求救的信號也沒有，靠近墨西哥沼澤區的香蕉河美國空軍基地，派出一個貯滿了高級汽油，懸掛在巨大的氣球之下，又再派出三架戰鬥機協助，指示那一小隊的飛機在空中加油，怎料氣球冉冉上升，戰鬥機分別沿着東西北三個方向的空中航綫搜索，沒有拍發過任何無綫電的報告，就此失踪，巨大的氣球如果爆炸，必然使它携帶的汽油缸焚燒，火光熊熊，可以從十哩以外的地方看得見，焚燒之後，還有灰燼及殘餘物跌下來，故此空軍當局認爲沒有任何一種跡象顯示，它爆炸焚燒，只是「失踪」而已，爲甚麽它在空中突然消失呢？這個謎使科學家發生很濃厚的興趣，十多年來，連續不停的實地查勘，還得到國際空中護航協會多方面的協助，始終沒法把謎底找出來。

儘管如此，科學家的努力並非白費，他們最低限度發現百慕達幾種秘密，原來靠近它的海底並非像枱面那麽平坦，有許多條尖石豎起，形如刀劍，如果在海底湧起巨浪，它穿過刀劍似的石林，互相衝擊，就有可能引致海面出現滔天的波浪，令到一艘大船沉沒。

第二種秘密是電磁的影响，那種磁力不單是有力量把一艘航行中的船扯入海底，還有力量使空中飛行物體扯入海中。

第三種秘密是「超音波」，它不知道在百慕達三角形的水域之內那一處發生，它突然向一艘大船襲擊，能够令到船上的人呼吸停頓，心臟也停頓，結果就是踏進枉死城，那種超音波如果向飛機襲擊，機件失靈，它就連人帶機毀滅。

由於地心吸力永遠存在，如果在海上有巨輪或貨船沉沒，一定沉到海底，在空中失事墮毀的飛機，也是沉到海底的，照這樣看，在失事地點派出潛艇以及蛙人展開網形搜索，應該有些綫索，想是那麽想，任何一次作出深海搜索總是失敗的，美國海軍派出一艘能够容納十二個船員的搜索專用潛艇海蛇號從百慕達附近的水域航行，結果又是悲劇，一去無踪，自此之後，美國的空軍和海軍都放棄深海搜索的工作，只是由太空總署在百慕達保留聯絡而已，看來似乎也沒有甚麽變動，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日，忽然有人打電話給上述的聯絡站，跟站長奧蘭斯通訊，自稱蘇聯特務，請求政治庇護，他還說獲悉百慕達海底磁場的深層秘密，如果奧蘭斯肯庇護他，讓他安然離開百慕達，他就把所知的秘密和盤托出。

飛機闖入百慕達三角水域的上空，往往被白色的圓圈困住，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

假如他只是想脫離蘇聯的控制，透過奧蘭斯的協助，在美國找個僻靜地點躲起來，跟整個社會隔絕，奧蘭斯當然一口答應，問題在這裏，這傢伙伸手要五十萬美元，那就不同了，奧蘭斯根本沒有這個權力。

再三考慮之後，奧蘭斯終於安排一個秘密晤談的地點，那是百慕達水族館「虎頭鯊」前面的一角，相當僻靜，他先要知道對方懂得的秘密是否有價值，然後決定取捨，此外，他還告知對方，他只是有權向上峯提出這個要求，沒有權力拿出五十萬美元的巨欵來購買任何一種情報，請對方原諒他。

那個神秘客跟他交談有二十分鐘之久，達成協議，很冷靜的說：「我不想把眞姓名說出來，你就叫我做虎頭鯊好了，明天下午再見。」

以上所述，只是一個開端，雙方抱着戒備的心理見面，跟着展開一頁驚心動魄的龍虎鬥。

虎頭鯊臨終的遺言

翌日下午四點鐘，美國在百慕達設置的太空研究站站長奧蘭斯，擺出一副很悠閒的姿態，前往水族館，站在三十呎長的扁型水族箱前面，欣賞鯊魚游泳，突然有人走近，跟他打招呼，說：「站長奧蘭斯，你好。」

「你是誰？」

「我是虎頭鯊。」

只是那麽一句，站長奧蘭斯已經知道這個不速之客就是昨晚打電話的人，不自覺的向他打量幾眼。

這傢伙相當高，有點瘦，看來似是教書先生，不像殺手。

他大概有四十五歲。

他低聲說：「我的來意你巳經知道，你想知道一些甚麽？」

奧蘭斯開始跟他密談，以下就是他們二人的談話。

奧蘭斯先問：「百慕達海域最危險的三角形，在大西洋之內，一邊是美國佛羅列達州基韋斯城，另外一邊是孤島『卡美布羅斯』，剛剛構成正三角形，科學家證實海底有電磁發射，另外有超音波發射，這兩種力量足以毀滅一隊飛機，並且有本領把木船扯入海底，它是否蘇聯科學家製造出來？」

「電磁是海底自行發射的，因爲它有廣大的磁場，深不可測，那個磁場僅次於南極，由於南極的地區太過闊大，磁力不集中，反而比不上它，磁力從阿卡加神廟發射，那座廟宇建築了兩千年過外，當時該處並非海洋，至於超音波，確是蘇聯發射的，從一種隱蔽性的發射網向高空發射，核心也是阿卡加神廟。」

「怎樣可以潛入海底神廟而去破壞它呢？」

「我們巳經知道美國派出小潛艇到該處水域最神秘的一區偵查，結果連人帶艇毀滅，雖然海底的深度只是三千五百呎，由於磁電影响，甚麽東西進入磁力圈，便即毀滅，不過，磁力圈並非很完整的，它本身仍有漏洞，恍如沙漠中可以走的沙徑，我有辦法使你們的蛙人在磁力圈的裂縫潛入阿卡加神廟，炸毀蘇聯的巢穴，此後百慕達海面的船以及在空中飛行的航機都平安無事，它的代價是五十萬美元。」

「你不是說過電磁是大自然的產物，只是蘇聯科學家加以利用，假如我們炸毀了神廟，電磁仍然繼續發射的，豈非徒勞無功？」

「不，我巳經說過，電磁的力量雖然可怕，如果它不能夠集中在一起，然後發射，它的殺傷力不是很巨大的，另一方面，毀滅了蘇聯的巢穴，沒有超音波透過海水發射，飛機更加安全。」

「超音波怎樣可以透過海水發射到高空呢？」

「美國科學家辦不到，蘇聯未必辦不到。」

「好的，我想多問一句，你是否藏有磁力散佈的圖形呢？」

「是的，它值五十萬元，炸毀了海底神廟，你才付欵，至於磁力圈的圖形，坦白點說，它藏在我的腦海深處，殺了我，你們毫無所獲。」

奧蘭斯趕快講幾句話安慰他，笑着說：「我怎會殺你？雖然我帶了四個槍手同來，他們只是保護我，也可以說是保護你，如果你不介意，現時就跟我一起回到太空總署的分站，它恍如一個堡壘，沒有人斗胆進攻。」

「好極了，多謝你的帮忙。」虎頭鯊說時，臉露微笑。

他們二人都覺得愉快，似乎風平浪靜，奧蘭斯快要走開了，轉身向喬裝遊客的四個槍手望了一眼，打個招呼。

四個槍手係兩個男人及兩個女人，合起來就是兩對伴侶，沒有人注意他們眞正的身份，他們逐漸走近，就在這一瞬，有兩個十三四歲的大孩子互相追逐，向虎頭鯊那邊奔走，其中有一個大孩子握着手提機槍，看來好像玩具，殊不料對準虎頭鯊扳動槍機，砰的一聲，立刻把虎頭鯊打翻，四個槍手撲過去，把他們抓住，大聲叫喊，護衞隊走過來，兇手落網，所有在場的遊客紛紛走避，秩序大亂。

虎頭鯊只是滾了滾就臉色大變，奧蘭斯認爲他必然中了毒彈，趕快抱住他，把耳朵靠近他的嘴巴，希望聽聽他的遺言，這個主意不錯，只就可惜毒彈所含的藥力太過猛烈，虎頭鯊使勁對抗死神的壓力，充其量只能含糊地說出一句半句，說的是：「磁力圈……催眠術。」

他還想多講一些秘密，但却辦不到。

經過審問，持槍的大孩子謝利講出來，他接受了玩具槍，同時接受五塊錢的賜惠，必須發槍向指定的人射擊，此外，他茫無所知，命令他幹這種勾當的人，是個大鬍子，血案發生之後，去得無影無踪，對奧蘭斯來說，這件血案等於沒有綫索。

儘管毫無綫索，奧蘭斯仍然十分肯定的說：「這一宗兇殺慘劇一定是自己人殺自己人！」

海豚殺手奉命出擊

現代科學昌明，錄音機不單是縮細到好像火柴盒大小，攜帶在身，錄取的談話還可以把它使用擴音器，以五十倍或一百倍的音响播出，即使是耳朶無法聽得出來的耳語之聲，也聽得清清楚楚，憑着這種科技，奧蘭斯回到太空總署分站，聽到死者垂危時比較完整的一句，整整的一句是「磁力圈的罅隙可以用催眠術訓練過的海豚搜索出來。」

奧蘭斯獲悉完整的一句，當然是很高興，如果它係事實，一句話就值美金五十萬元，他立刻打電話到紐約的聯邦統計調查局，轉駁任何一個訓練海豚專家，不過短短的三十分鐘，他就跟南太平洋秘密海軍基地的專家「菲路特」通話。

他提出三個問題：第一點，海豚是否能夠接受人類的催眠；第二點，受過訓練的海豚有沒有搜索電磁的本領；第三點，我有沒有足夠的戰鬥力可以在深海跟敵人搏殺。

專家菲路特如此答覆：——

第一點，海豚絕對不能夠接受人類的催眠，用任何方法都不能夠把牠催眠，做牠能力所不及的活動。

第二點，從來沒有訓練過海豚去搜索海中的磁塲，難以獲悉牠是否有這一種本領。

第三點，海豚接受訓練之後，在海中放走牠，牠只是不斷的向前游泳，由於牠的頭部裝置雷達指示器，故此牠有機會潛泳到前面留在深海的潛艇，仍然向前衝撞，牠背部有一百磅能夠在水中爆炸的炸藥，故此牠可以撞沉那一艘潛艇，牠無法分別它是敵艦抑或是自己人的潛艇，使用牠代替深水炸彈，必須特別小心。

至於海豚在海中碰上了蛙人是否有力量戰勝，無從回答，因爲海豚變成了深水炸彈之後，只有死路一條，根本上沒有期望牠回到原處，故此不必指導牠在海中搏殺！

專家的解釋十分清楚，奧蘭斯反而給他弄胡塗了，他認爲叛變的蘇聯科學家臨終說的一句話必有道理，爲了爭取進一步的瞭解，他把全部事實送交華盛頓太空中心請示，便算暫時告一段落，想不到三天之後就有明確的指示，太空中心最高負責人卡波爾博士向太空總署請示之後，叫他嚴密注視百慕達三角的水域任何一種變化，還對他說知，當局準備調派巳經受過訓練的海豚背負炸藥把三角水域核心的神廟炸毀。

當局沒有對他說知那些神廟是否存在，它是否被蘇聯科學家利用，大概這樣做只是從利害的一方面着想，旣然炸毀深海神廟有利無害，不妨作如此安排，奧蘭斯的工作只是研究性質，從來沒有做破壞的活動，故此華府要另外派遣一組專家到百慕達協助他工作，這些人一共有十七個，包括訓練海豚專家，催眠術專家以及考古家在內，另有六名超級殺手，擅長在海中出擊，聲勢浩大，奧蘭斯看見他們也覺得心上一喜，當晚除了設宴欵待之外，還在地下密室聚在一起作深入的研討。

考古家波歌里博士說：「兩千年之前，文化藝術有輝煌成就的腓尼基人，曾經在黃金谷建國，築了十二座神廟，後來發生大地震，整個地區沉没，海水大量灌入，它就變成大西洋的一部份，直到現在，只是在較淺的海底找到一些石階以及農田的遺址，找不到神廟，由於那個水域太過廣闊，並非在陸地尋覓，而是在水中搜索，十分困難，兩千年來，不少人冒險下海找尋，總是一去不返，根本上海底神廟是否有這麽一座建築物呢？至今仍是一個謎，不過，兩千年前雄霸一方的黃金谷國王哈勒巴，綽號魔王，曾經講過一句，他說自己一定跟宇宙永生，他的皇宮即使變成海底，仍然存在，任何人走近，必受天誅，整個身體化爲烏有，這個毒咒却是眞眞正正存在的，它刻在海底石柱之上。」

波歌里以考古家的身份說出這番話來，各人聽了，面面相覷，旣然没法證實海底神廟確有其事，怎能展開攻勢呢？此外，海豚只是懂得接受雷達的指示向前衝刺，雷達能够發揮作用指示牠出擊，因爲前面航行的潛艇有強烈的震動聲响，還有熱力擴散，如果叫海豚向神廟進攻，它不會移動，兼且沒有熱力，海豚憑甚麽去展開攻勢呢？假如派出去的海豚沒有喪生，牠不會回到原處，背上有威力極強的炸藥，本身等於五千磅黃色炸藥的巨型炸彈，豈不是對整個水域有莫大的危險？這種想法令到在座的專家覺得有些不妙，却又無法解開那一個結。

既然它是華府最高當局的指示，站長奧蘭斯必須奉命而行，他不再考慮，决心百份之百的依照上峯指示去做，經過旬日的佈置，便即申請百慕達當中在接近三角形水域那一邊，成立一個漁塲，隨後把二十條受過訓練的海豚放在科學船上面，駛到核心地區的海面，把牠放入海中，然後回航。

他們都很焦躁的期待巨大的爆炸聲，怎料一天天的過去，有半月之久，所有海豚一去無踪，海水沒有任何一種變動，最後，訓練海豚的專家作出如此判斷：「我們派遣的海豚並非死於爆炸，而是被海底的敵人捉去，只有這樣解釋才符合事實，假如牠仍然活着，沒有人控制牠，不管牠跟任何一條巨大的魚作戰，碰撞硬物，或者牠撞石喪生，都會爆炸，半月沒有炸聲，顯示牠巳變成俘虜。」

百慕達漁場一夜焚毁

海豚一去不返，並非顯示出他們的努力完全失敗，更加危險的一種預測，還在後頭，假如牠眞的被蘇聯科家或其他負責守衞者俘虜，解開牠背肩的炸藥囊，他們一定知道牠是美國海軍部經常誇耀的秘密武器，進一步獲悉在百慕達有龎大的美國特務殺手潛伏，還有特殊的機構掩護，既然海豚是新近出現的，那個機構當然是最近設立的了，抓住這一點作爲推測的根據，蘇聯的負責人遲早注意到百慕達新設立的美國漁塲，因此奧蘭斯以站長的身份召集專家在地下密室商量對策，結果各人同意在漁塲之內佈下一個陷阱，如果蘇聯派出大批殺手偷襲，他們就會死於密佈高壓電流的大廳細房之內。

爲了避免自己人作不必要的犧牲，晚上沒有一個活人在漁塲留守，有的只是機械人，這樣安排巳經是很超卓的了，料不到對方採取火攻的戰術，用快艇駛近漁塲

，拋擲燃燒彈，立刻離開，十多個燃燒彈先後爆炸，火光冲天，快艇巳經逃去無踪，漁塲所有建築物以及大船細艇，一概焚燬，十八個機械人燒到變成廢鐵。假如它是普通的火警，無法使機械人變成廢鐵的，可見當晚的火力極端猛烈！

這一宗大案反映出蘇聯巳經採取報復性的行動，奧蘭斯趕快向華府太空總署報告，還附加他個人的見解，他認爲百慕達三角形的水域發現敵人的踪跡，那些人躱在海底，可攻可守，如果不趁早剷除，萬一發生海戰，對方佔盡上風，必須盡可能的爭取主動出擊，此外，還要透過海外保安局，多派殺手到百慕達，保護太空署的分站，否則，十多個專家可能在一夜之間死個清光！

他預料太空總署對於此事決不會置之不理，果然不出他所料，三日後，有長途電話打給他，叫他準備迎接一艘品質超卓的遊覽船，船上可容一百二十人，全是殺手，受過潛水訓練，準備下海向蘇聯的巢穴挑戰，那一艘遊覽船全部是塑膠製造的，船上所用的機件或刀叉，都是銅製，沒有一塊鐵，決不會受到磁力吸引，至於何時出擊，由奧蘭斯主持，一切必須極端守秘。

奧蘭斯喜出望外，立刻召集專家研究如何進攻，關於深水炸彈，巳經證實它是對付潛艇最有威力的武器，如果有百多人下海，各人携帶噴射器，可以噴出袖珍型的深水炸彈，只要他們當中有一個人發現海底神廟，並且加以毀滅，就有可能在海底引起一連串的爆炸，把蘇聯巢穴之內的殺手以及科學家一網打盡，各種科學儀器也會同時遭到毀滅，到時也許一百二十個殺手當中有一部份人犧牲，這是在所不免的。

主意打定了，奧蘭斯準備一切，至於塑膠製成的遊覽船上所有船員以及殺手，都有很豐盛的享受。五日後，風高月黑，氣温突降，奧蘭斯認爲時機巳至，命令遊覽船出動，他跟第一批科學家並非担任攻擊的任務，照常留在太空站的密室，用無綫電聯絡。

那一艘遊覽船抵達上次放出海豚的一處海面，下面就是三角水域最深的海底，遊覽船停下來，分批派遣蛙人落海，照預先的計算，蛙人只是下海一千呎就噴射深水炸彈，每個蛙人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務殺手，所穿的膠衣不會焚燒，沒有刀，也沒有鐵器，背上所負的雙管氧氣筒可以支持四個鐘頭，假如他們碰上頑强的敵人，也有力量應付。

眞是出乎意外，每一批蛙人有十二個，每隔十五分鐘就有一批蛙人下海，竟然連續四批蛙人都是一去無踪，遊覽船的船主杜倫不敢再度派遣蛙人下海了，却又不敢回航，假如蛙人遇險，向他求救，他就要想辦法救助，此外，他還有另外一種顧慮，如果遊覽船回航，蛙人浮到水面，變成了迷途的羔羊，遲早喪命，故此他向奧蘭斯報告他的遭遇之後，還說他決定留在該處，直到天亮，再行定奪，奧蘭斯當然接受這個建議。

但是出乎意外，奧蘭斯在當天凌晨二時接獲最後一次報告之後就失去聯絡，他大驚失色，天亮之後，派出三架飛機到該處海面搜索，不單是找不到那一艘戰鬥格的遊覽船，海面之上，最微細的飄浮物也沒有，甚至沒有汽油浮出來。

那一艘船載了一百三十六人，另有不少武器，全部化爲烏有，這種情況，比較上次美國空軍失去了一小隊戰鬥機更加嚴重，恍如海底有一個巨人伸手，把遊覽船抓到海底，送入地心，沒有絲毫綫索可尋，這一塲無聲無息的深海戰鬥，美國慘敗，奧蘭斯除了深自引咎，還向太空總署請示對策。

百慕達三角核心大爆炸

美國太空總署有無上的權威，淩駕於海陸空三軍之上，怎樣肯如此丟臉呢？署長立刻用密碼通知奧蘭斯，只有一句：「此仇必報，聽候指示。」

奧蘭斯十分沉悶，總署沒有進一步的指示。

旬日後，他悶悶不樂，由總署派來的十多個專家之中，催眠術專家柯廷到訪，說：「站長，我想聽聽虎頭鯊的遺言，你可否把它以更大的倍數播放給我聽聽呢？我一向研究催眠術，認爲海豚不可能接受人類的催眠，虎頭鯊渴望假手於我們，替他報仇，決不會瞎說一頓，有時極微細的語聲，即使把錄音帶放大一百倍也聽不出來，我請求你用原來的錄音帶放大三百倍給我聽聽。」

「好的，不過你要當心一點，每一句話放大了三百倍之後，好像爆炸那麽响，可能損害你的聽覺。」奧蘭斯很鄭重的說道。

「不要緊，我們站在較遠的地方開始傾聽好了，能够忍受，再走近一點，那就不怕震聾，不單是我自己聽，希望你也一齊聽。」

奧蘭斯依照他的話去做，果然聽到一個「人」字，喜出望外。

叛變的蘇聯特務虎頭鯊遺言，初時只有「磁力圈……催眠術」這一句，顯然是當中有些話，由於語聲太細，聽不出來，用一百倍的擴音器播放，聽到比較完整的一句，那是「磁力圈的罅隙可以用催眠術訓練過的海豚搜索出來。」

把原來的錄音帶擴大三百倍播放，就聽到更完整的一句，它是：「磁力圈的罅隙可以用催眠術訓練過的人跟海豚搜索出來。」

有了一個「人」字，意義完全不同，進攻海底神廟的勇士仍然是人，海豚不過携帶炸藥。

催眠術專家柯廷跟奧蘭斯同在密室喝酒閒談，說：「站長，現時我應該以專家的身份向你報告兩件事：第一點，人類的腦袋在深度催眠之後，可以發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够在零下一百度的大雪櫃停留三十分鐘，又可以在二百五十度的焗爐之內停留十分鐘，焗出五磅的汗，仍可生存，照這樣看，受過深度催眠的人，可能對電磁有特殊感應，即使他帶了氧氣筒潛泳，仍有希望避開電磁最強的一處，從磁力較弱的罅隙前進，海豚緊隨在後；第二點，那些人早巳視死如歸，找到海底神廟，

潛入禁區，就命令海豚向敵人撞擊，他跟海豚一同炸死，那些人並非一朝一夕受訓成功，照情形看，太空總署一定有這種人，請你把最新發現的秘密以及我的意見提供給太空署長研究，希望他們另派一批受過深度催眠術的敢死隊到來參戰，此外，二十條海豚巳經失踪，必須另派一批海豚到來。」

奧蘭斯立刻派人把原來的錄音帶以及這一項計劃書乘坐太空署的專程航機前往華盛頓，報告此事，並且還吩咐那個人留在華盛頓，等候署長的指示，暫時不必回來。

一週之後，被派遣的「卡樂」帶了一個專家以及二十條受過訓練的海豚回到百慕達。另有二十個曾經接受深度催眠的精壯青年。

此外，他還有一卷錄音帶是太空署長雷加拉克波里說的，只准奧蘭斯以及催眠術專家柯廷傾聽，他也不知道它說了些甚麽。

奧蘭斯跟柯廷兩人在機密室啓聽，它只是普通的錄音帶，不過，原庄的卡式錄音帶盒子上面，却用熔度特別高的火漆接合，一經熔解，沒法再合，更加沒法在它上面打印，十分機密，只是這一點，巳經反映出署長對此事極端重視。

啓聽它的時候，署長很詳細的加以指示：「我們有百多人連同遊覽船毁在蘇聯科學家的手上，必須報復，不惜動用我們的秘密武器，它就是受過深度催眠術的人，那些人都是宣稱爲國犧牲的，此行可能跟海豚同歸於盡，上次遊覽船如何會得化爲烏有呢？我們難以獲悉，所知的是這一點，我們派遣的海豚必然游泳到某一處被巨大的網俘虜，故此要派人同行，假如眞的碰上了網，他們可用刀把它割開，跟海豚繼續前進，直到他們闖入蘇聯的巢穴爲止。

「只是發現任何一種科學儀器，它安置在海底神廟之內，那些人就各有各按動海豚身上的機鈕，使炸藥爆炸，故此海豚不必撞擊硬物也可以達成任務，二十餘海豚所負的炸藥也先後爆炸，必然把海底神廟連同蘇聯的科學家炸毁，這種爆炸力等於海底火山爆炸，必須在出動之前透過百慕達當局暗中通知任何船艇不准在三角形水域的核心區航行，我們可能犧牲了二十個勇士，但却打贏一仗，爲了保衛美國，値得去做。」

奧蘭斯依照署長的吩咐去做，這一條妙計果然成功，二十條受過訓練的海豚跟二十個男士，一齊出動，上次派遣到百慕達的四個超級殺手，同時下海，在距離二千碼的海底押陣，希望他們四人安然而歸，變成目擊證人，有更詳盡的報告，那晚果然在三角核心的水域之內發生大爆炸，海面的水湧起一百呎高的水柱，大批魚類喪生，部份海水變成血的顏色，反映出海底有許多人死亡，大魚也炸死，包括海豚在內。

海豚跟勇士一去不返，四個押陣的超級殺手也去得無影無踪，料想他們全部犧牲了，奧蘭斯以及兩個催眠術專家安然無恙，因爲他們在岸上指揮。

（全文完）

最高令符天魔刀

寒風如刀，屋簷下的冰雪在陽光下閃爍着晶瑩奪目的光芒。

街上冷清清的，在這嚴寒的氣候裏，沒有必要，誰也不願意在屋外走動。

這是一個充滿死寂氣氛的上午，天地間除了北風的咆哮聲外，就只有那屋簷下傳來磨刀時所發出的刺耳聲響。

那是一座很古老的大屋子，雖然它門庭廣闊，地方寬敞，但屋子裏只住着一個老人。

這老人平時也很少在外面走動，在這個市鎮裏，他似乎早已被人們遺忘了。

但是熟悉這大屋子情況的人，都知道這老人並不是大屋的主人，而是這大屋主人的老僕。



追魂女（上）

完俠義奇情故事　兩期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在很久很久以前，這大屋子也曾有過一段很熱鬧很輝煌的歲月，但自從有一天這屋子的主人忽然神秘地失踪後，住在這裏的人就一個一個接着離去了，最後，只剩下了盛存義還在看守着這座大屋子。

盛存義現在最少也有七十歲了，是個瘦弱而寂寞的老人，在這裏，他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只有一隻和他同樣老弱的狗陪伴着他。

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盛存義是否寧願相信一隻狗，也不願意相信任何人的說話。

這一天好冷，盛存義凍得連鼻子也紅了，十根指頭也是僵僵硬硬的，但他却沒有躲進屋子裏，只是不停地在屋簷下磨利着一把刀。

刀鋒已被磨得極鋒利。

它長三尺六寸八分，刀柄是用一塊漆黑的玉石造成的，上面雕着一頭形態兇猛的異獸，看來似獅非獅，似虎非虎，倒有點像是麒麟。

但麒麟是瑞獸，絕不會有這種兇暴而跡近乎邪妖的氣息。

若在平時，一定會有人圍了上來看看盛存義，看看他磨着的這把刀。

但現在，天氣實在太寒冷了，除了盛存義之外，看着這把刀的，就只有那頭沒精打采，似乎厭厭欲病的老黃狗。

盛存義把刀磨來磨去，他的動作一直都是那麼有規律，每一下都保持着一定的力量和速度，看他臉上的表情，彷彿世間上再也沒有任何物事，可以比這把刀更加重要。

冷風不斷地吹，刀也不斷地磨動着。

老黃狗忽然狂吠，兩眼直盯着一個人的臉孔。

街外來了一個青衣人，他的臉色也是青淡淡，看來就像個弱不禁風的癆病鬼。

但在這種酷寒的天氣裏，他身上却只是穿着一件單薄的青衫，而且看來一點也不覺得寒冷。

他的臉沒有半點表情，就像個死人，只見他背風而立，散亂的頭髮不時遮蓋着大半邊臉龐，看來更是倍加詭秘可怕。

老黃狗吠了幾聲，忽然不再吠了。

這是不是因為牠忽然嗅到一種足以令任何生命為之噤聲寒蟬的殺氣？

牠甚至向後退了開去，彷彿遇見了一頭兇猛的獅子。

盛存義終於停止了磨刀，滿佈皺紋的面上忽然流露出憐憫之色。

他向老黃狗招招手，說了一聲：「過來。」

老黃狗立刻搖着尾巴，兩耳低垂地緩緩走到主人的身旁。

盛存義的手忽然發抖。

在十六年前的一個寒夜，他把這頭黃狗帶回這大屋子中，那時候，這大屋子已只剩下了他一個人。

他沒有主人，也沒有朋友。

他決定讓這條黃狗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他還記得，那時候這條黃狗，十分瘦弱，顯然一直都吃不飽，營養不足所致。

盛存義把牠養得強壯起來，在這十幾年內，人與狗之間已建立了一種極渥厚的感情。

狗是感情豐富的動物，而且只要牠對某一個人發生了感情，那麼，這份感情就會維持到牠還能活着的最後一剎那。

你可以懷疑任何人的感情，但對狗却是不必，世人常說狗是低賤的動物，但其實牠們比許多奸險小人更忠實高尚得多。

盛存義有時候也許會小覷別人，但却絕不會小覷了狗，他也重視人與狗之間的感情。

這時候，老黃狗看着他，他也看着老黃狗。

風是那麼冷，難怪老人的手在發抖，老黃狗走到他的身邊，也是有點瑟縮的樣子。

人老了，狗也老了，人與狗之間終須有一別的時候。

而且，這種痛苦而無奈的時刻已經來臨了。

老人忽然用發抖的手，把刀刺入了黃狗的咽喉。

這一刀刺得很快，也刺得很深，老黃狗本來就已又老又虛弱，挨了這一刀後，很快就橫臥在鋪滿積雪的地上，再也不會動彈。

盛存義望着狗屍，每一根手指都已嵌入掌心的肌肉裏。

風更淒切，他緩緩地站直了身子，目光忽然一轉，盯着街上的那個青衣人。

他對那青衣人說：「這是我這一輩子最後一次用刀，我知道我無法可以殺得了你，所以只好殺了這一隻狗。」

青衣人面上還是沒有半點表情，他冷冷的說：「你不想牠餓死，就只能在自己還沒有死之前，先把牠殺死了，也好讓牠少挨一些痛苦。」

盛存義面上肌肉似已完全僵硬，他用雙手握刀，說：「我在十八年前答應過你的事，現在已到了應該履行諾言的時候，刀在這裏，我的人也在這裏，動手罷。」

青衣人瞧着他，冷冷的說：「到了這種時候，你還要作困獸之鬥麼？」

盛存義沉聲道：「我只答應你可以重睹天之魔刀，但你要取刀，就得先殺了我，我雖然明知打不過你，但這一仗還是要打，我絕不能把刀雙手奉送。」

「好倔強的老骨頭。」青衣人冷笑。

「你也不比我年輕了多少。」盛存義反唇相稽。

青衣人瞳孔收縮，一字一字地道：「你要記着，天下間只有一個人才配用這把刀，那人就是我。」

盛存義冷冷道：「我知道我不配用這把刀，但十八年來，我一直保管着它，我若要把它毀掉，此刻你也無法重睹這把天魔之刀了。」

青衣人道：「但我知道你不敢這樣做，因為這把刀若被毀了，你的少主人也就一定無法再活下去。」

盛存義道：「儘管我對你這個人的印象並不怎麼好，但這十八年來，你確然已經盡心盡力調教我家少主人，這是我十分感激的。」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這種事也不必再提了，咱們是公平交易，誰也不欠誰甚麼。」

盛存義忽然嘆了口氣：「只可惜你畢竟是個混世魔王，否則少主人有你這麼一個乾爹，未嘗不是一件幸福的事。」

青衣人也嘆了口氣，道：「天麟很聰明，也很可愛，我雖然身為江湖黑道，但却一直以正人君子的方法來調教他，有時候，甚至連我也以為自己已變成了一個謙謙君子。」

盛存義道：「是魔即是魔，是妖即是妖，我早已說過，除了武功之外，你不必教導其他甚麼。」

青衣人道：「盜亦有道，我答應過你好好照顧天麟，就一定會履行諾言，可不會把他教得像我一樣。」

盛存義吸了口氣，「倘真如此，老奴在這裏多謝你一番苦心了。」

青衣人道：「你我雖然不是朋友，但其實亦不能算是甚麼敵人，只要你把刀交出來，就答應免你一死。」

盛存義蒼涼地笑了起來，說道：「老奴可沒有指望長命百歲，只要死得其所，只要俯仰無愧於天下，縱然肝腦塗地却又何妨？」

青衣人道：「你眞要逼我動手？」

盛存義道：「不是我要逼你，而是時勢逼來，不得不如此，來作一個了斷。」

青衣人道：「也罷，這是上天註定，你進招好了。」

盛存義目光閃爍，道：「爲了我家少主人，老奴敬你一杯。」

青衣人道說：「杯在何處，酒又在何處？」

盛存義忽然演了一招刀法，道：「敬酒敬君多仁義，一點一滴盡溫情！」

這是「醉翁十八刀」的起手式，盛存義只有面對極其值得尊敬的對手，才會使用。

青衣人却嘆了口氣，道：「我不配接受這一杯酒。」

盛存義沉聲地說道：「老奴活了這一把年紀，以刀招當作敬酒，這還只是第二次！」

青衣人不由一陣動容：「倘眞如此，宋某多謝了。」

這青衣人原來姓宋。

盛存義雙眉一揚，道：「咱們今天是先禮後兵，誰也不必再多講客氣話了，看刀！」

他說看刀，但手裏的刀並未立刻發動招式，只見他神情肅穆，有如泥塑木雕一樣。

刹那之間，四周圍靜得出奇，只有風聲不斷呼嘯作响。

青衣人的一雙眼睛，直勾勾的瞧着盛存義手裏的刀，他知道，這老人要用這把刀來殺自己，但他也知道，盛存義就算武功再高，也無法令到自己受到任何傷害。

這並不是青衣人太過自負，而是事實必然會是如此。

盛存義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但他還是要這樣做。

也許，他根本就不是志在殺敵，而是給自己來一個徹底的解脫。

這是不是因爲他覺得自己老了？

其實，人老了並不能算是可怕的事，有心老了才最悲哀。

盛存義的人就算還年青，他的心也早已老了。

他的心若不是早已老化，憑他的武功，最少還可以在武林中創立一番屬於他自己的基業。

但他不行，這並不是因爲武功和本領不行，而是因爲缺乏了雄心和壯志。

他甘願過着委屈而平淡的日子，盡心盡力爲了一個人而爲奴爲婢。

那是盛子儀，這間大屋子的主人。

盛子儀淡泊名利，仗義疏財，更從來不勉强任何人做任何事。

他在江湖上並無俠名，甚至沒有甚麼名氣，因爲他不想自己變爲一個備受江湖中人矚目的大人物。

他做了不少善事，帮助了不少有困難的人，但他從來都不讓別人知道這些事。

善不欲人知是爲眞善，在這一方面來說，他是完全辦到了。

盛存義本來不姓盛，他叫沙存武，但若查到最後根源，他也並不是眞的姓沙。

他本來是個沒有姓氏，也沒有名字的孤兒，他的童年生涯，可說是嚐盡了人世間的酸苦。

他也曾經希望自己成爲一個大財主，甚至是一個既有錢財又有勢力的武林大豪，爲了要達到這一個願望，他加入了一個盜賊的帮會。

初時，他以爲這個盜賊帮會只向那些貪官汚吏，爲富不仁的土豪劣紳下手，但日子一長久，他就發覺，他們爲了發財，是不擇手段的，而且更經常向那些善良百姓下手，甚至施予殘暴可怕的私刑。

他無法忍受，決定脫離這一夥强盜。

但這帮會並不放過他，盜匪頭子親自帶着八個武功高强，手段兇殘的手下，千里追殺這個叛徒。

當年沙存武的武功並不怎樣高明，在以一敵九的情況下，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是死路！這九個兇殘的盜匪會把他碎屍萬段！

而第二條路，是盜匪頭子「格外開恩」，讓他可以保存性命的辦法——從他們九個人的褲袴下鑽過去，然後立誓永遠效忠帮會！

當沙存武聽見盜匪頭子提出這個辦法後，他笑了。

他說：「你們若不怕給我趁手閹掉，那麼我一定鑽！」

羣盜大怒，誓殺沙存武。

沙存武也自忖必死無疑，但他還是奮起全力，與羣盜展開惡戰。

也他很快就掛了彩，甚至很快就會給這夥强盜砍爲肉醬。

但就在最危險的時候，有人在他耳朵邊輕輕嘆息一聲，說：「我若是你，就一定學學韓信，唉，雖然委屈一點，但好死總不如惡活嘛。」

沙存武怔了怔，忽然發現自己的身邊，不知何時已出現了一個氣態從容，武功却極高明的黃衫儒士。

說這黃衫儒士武功高明，是因爲這黃衫儒士在他耳朵邊說着這幾句說話的時候，他已輕描淡寫地折斷三個强盜的腕骨。

這並不是容易做到的。

但這黃衫儒士却做得很輕鬆，簡直就是不費吹灰之力。

那些强盜震慄了。

尤其是那强盜頭子，他是羣盜中武功最高的人，他比其餘的人都更明白，這黃衫儒士的武功，絕非他們所能抵禦。

他不想變成殘廢者，不等這黃衫儒士向他出手，便已匆匆退走了。

黃衫儒士讓他走了一大段路，才突然追了上去。

强盜頭子又驚又怒，道：「不要欺人太甚！」

黃衫儒士淡淡地說：「這正是我要給你的忠告。」

强盜頭子知道不能倖免，把心一橫，負隅頑抗。

但黃衫儒士的武功確是遠在他之上，

不到三招，就已廢了他的右手，又廢掉了他一身武功。

就是這樣，沙存武甘願永遠跟隨着這個黃衫儒士。

黃衫儒士沒有拒絕他，後來，沙存武知道了救命恩人的名字，他叫盛子儀。

沙存武索性也把自己的姓名都一併改了，他改姓盛，名字也不叫存武，改稱存義。

盛存義跟隨着盛子儀越是長久，他就越是敬佩這位主人。

他在江湖上雖然並無俠名，但却是眞正的大俠！

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忽然發生了。

那大概是在十八年前一個嚴寒的冬天，那一天好冷，街上積雪堆得簡直連門戶也給阻塞着。

盛存義還記得，當時他正在陪着少主人在天階上玩雪，那時候，少主人才三歲，他叫盛天麟，長得和父親一般模樣，雖然還是年紀輕輕，但盛存義已看得出，他也是一個心腸很善良的人。

可是，盛天麟自幼便缺乏了母愛，他自出娘胎，便和母親分開了。

非但他沒有見過自己的娘親，連盛存義也沒有見過這屋子的女主人。

他只知道。在這大屋子裏，有一座很陰森的房子，那裏沒有陽光，也沒有窗子，只有兩重沉重的鐵栅，在這兩重鐵栅裏，住着了一個女人。

盛存義從來都沒有進入過這房子，而房子裏的女人也從來沒有離開過這房子半步。

她並不是不想走出來，而是盛子儀把她鎖住了。

因爲她是個瘋子！

她爲甚麼會瘋掉？盛子儀沒有說，盛存義也沒有問。

但這實在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凡是有好奇心的人，都一定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盛存義也有好奇心，他常常在想：「這女人是誰？和主人有甚麼關係？爲甚麼會變成一個神經不正常的瘋子？」

但他太尊敬盛子儀了，對於這件事情，他不想向主人提出詢問，除非主人自己說出來。

直到那一天，答案來了。

當時盛存義正在和盛天麟在天階上玩雪，他們一老一少齊心協力，堆起了一個大雪人，兩張臉龐雖然老嫩有別，但却都同樣笑得很愉快。

但忽然間，雪人崩塌了，皚白色的雪堆上染滿了腥紅刺目的鮮血。

盛天麟年幼無知，還不知道一件極殘酷、極可怕的事情已發生了。

令雪人崩塌的，是他的父親盛子儀，使白雪染紅的，也是他的父親盛子儀！

盛存義的呆住了，他看見主人身上滿是血汚，手裏緊緊地握着一把形狀奇異的刀。

當他看見盛天麟的時候，臉上綻出了慈祥、充滿着親情的笑容：「天麟，好玩不好玩？」

盛天麟拍着手，笑着說道：「眞好玩，你再試一次好不好？」

盛子儀陡地一呆，道：「再試一次？試甚麼？」

盛天麟道：「打倒雪人。」

盛子儀不由苦笑起來：「這裏只有一個雪人，而且已給爹壓扁啦。」

盛天麟笑着說：「我再去弄一個，然後你再打倒它好不好？」

盛子儀點點頭，道：「這很好，你到那邊堆一個大雪人，待會兒爹就去把它打倒！」

盛天麟很高興，跳蹦蹦地跑了開去。

盛存義却連鼻子都酸了，他慌忙扶着主人，顫聲問：「是甚麼人幹的？」

盛子儀喘着氣，臉色蒼白得就像是雪人：「這把刀，是……是……天魔堂的天魔之刀……你……你要保管着它，不能讓它落在天魔堂的人手裏……」

盛存義忙道：「主人請放心，老奴一定會好好保管着它。」

盛子儀嘆了口氣，道：「玉晶終於死了，我一直用盡辦法，想治好她的病，但最後還是沒有成功，她是天魔堂的第五堂堂主，也是天麟的娘親，但她還沒有和我拜堂，就已給人害成這副樣子，她眞可憐，天麟更可憐，蒼天爲甚麼總是不肯讓世人公平一點？」

他這番說話，聽來有點語焉不詳，但盛存義却已知道了其中大概情況。

只聽得盛子儀接着說：「天麟的娘親叫孫玉晶，她也和你一樣，雖然加盟在一個可怕的組織裏，但其後却又不顧一切要擺脫它，可是，天魔堂的人不肯放過玉晶，一定要把她抓回去加以懲罰，她不想我知道，也不想給我任何負累，就悄悄地不辭而別。」

盛存義道：「她能够擺脫得了天魔堂嗎？」

盛子儀沉聲道：「她只能擺脫天魔堂兩個月，終於還是給天魔堂的總堂主抓了回去。」

盛存義道：「她遭遇到甚麼懲罰？」

盛子儀道：「他們向她逼供，要她供出一個男人的名字。」

盛存義道：「她肯不肯說？」

盛子儀長長的嘆息一聲，道：「她不肯。」

盛存義緩慢地吸了口氣，道：「那個男人是誰？」

盛子儀道：「是我。」

盛存義略爲呆了一呆，半响才問道：「天魔堂的人爲甚麼要知道她和你之間的事？」

盛子儀緩緩道：「因爲他們認爲，孫玉晶背叛天魔堂，是給一個男人唆擺的，但他們却不知道那個人的名字，所以把孫玉晶抓回去之後，就想盡辦法要知道是誰令到孫玉晶叛變！」

盛存義咬着牙：「他們太殘酷了！」

盛子儀苦笑了一下，道：「但在他們來說，這其實也不能算是甚麼，在他們的刑堂裏，不知幾許無辜冤魂，他們臨死前所受到的痛楚，絕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盛存義道：「後來又怎樣子？」

盛子儀喘了一口氣，才道：「我把她從天魔堂的刑堂裏救了出來。」

盛存義目光一陣閃爍：「就只是你自己一個人？」

盛子儀搖搖頭，道：「不是一個，而是十九個。」

盛存義吸了口氣：「其餘十八人個是誰？」

盛子儀道：「青城八義，還有靈州六友和蓬萊四怪。」

盛存義臉上陡地現出了肅然起敬的神情。這十八個人，都是江湖上的好漢子，好男兒，若說到名氣，他們每一個人都比盛子儀响亮得多。

說到這裏，盛子儀的神情更是沉痛萬分：「本來，我是準備獨個兒夜闖天魔堂的，但他們却不知從那裏聽到這個消息，先後找上了門，說無論如何也要同心協力，一起對付天魔堂，最使我爲難的，是蓬萊四怪，他們聲言，我若不答應和大家在一起，他們就服毒自盡！」

盛存義皺眉，道：「這四個怪人，說得出一定做得到，可不是唬嚇人的。」

盛子儀嘆了口氣，道：「當時，我再也沒有選擇餘地了，只好讓他們也掉進這趟渾水裏。」

盛存義面露激動之色：「老奴當時若在場，也絕對少不了一份兒！」

盛子儀悽然地一笑：「誰說世間人情如紙薄，盛某就只怕欠下別人太多的情義，今生今世再也償還不了。」

「不要這麼說，」盛存義忙道：「你老爺子是個眞正的大善人，就算曾經欠下別人的恩惠，也巳代替他們還在別人的身上了。」

盛子儀嘆說：「但你可知道，我欠下別人的是甚麼東西？」

盛存義道：「朋友的情義。」

「不單只是情義，還有他們的性命。」盛子儀的神情忽然激動起來，「那十八個人，一定要陪着我闖龍潭，入虎穴，但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够活着出來！」

盛存義聽到這裏，不禁有着一種窒息的感覺。

盛子儀忽然吐出了一口血。

血在白雪上，立刻就凝結成一塊，那種色澤是奪目的，也是淒厲可怕的。

盛存義忙道：「老爺子，你不要再說了……」

「不！我要說下去，現在還不說，以後就再也沒有這麼機會了！」盛子儀一面說，一面嗆咳，聲音越來越是微弱。

「不！老爺，你現在必需要好好的休息，你最少還可以再活五十年！」

「別再騙我！」盛子儀臉上忽然露出了怒容：「盛某可不是個貪生怕死之徒，我知道，就算華陀復生，也絕對治不好我這種傷勢！」

盛存義陡地吸了口涼氣，半晌還說不出話來。

盛子儀也要休息了好一會，才能接着說下去：「那一天晚上，咱們都蒙着臉孔，潛入天魔堂的總壇，那是一個異常隱蔽的地方，若不是玉晶曾經對我說過，別人是很難找到那裏的，我還記得，當夜下着滂沱大雨，我們都濕了身子，不到一頓飯時光，十九個人都巳潛進了天魔堂的重要腹地。

「那刑堂設置在一座機關重重的樓閣中，青城八義裏的老四曾金指是這方面的大行家，憑着他的經驗和奇異的技能，我們總算找到了孫玉晶。

「但來時容易，走却艱難極了，天魔堂羣魔，早巳在刑堂外佈下天羅地網，那天魔堂的總堂主說：『不論死活，全都給我留下來！』咱們聽見這種說話都很氣憤，心想對方雖然人多勢衆，而且不乏黑道上頂尖兒的高手，但咱們十九個人，又豈是膿包貨色？而且，這一戰原本就巳在大家意料之中，倘若打不起來，那才是件奇事……」

說到這裏，盛子儀又不斷的嗆咳起來，他似乎再也接續不下去了，甚至連一雙眼睛也巳發白得就像是死魚一般難看。

但他還是不肯停頓下來，彷彿只要一停下來，心裏的話就永遠無法說出來了。

他從懷裏掏出一瓶藥，然後把整瓶藥一口氣吞掉。

這藥並不能使他起死回生，但却可以讓他再多活片刻。

他只是停頓了一會，又接着說：「當時，我們以爲衆人齊心合力，最少有一半人可以衝出天魔堂外，可是，天魔堂的潛力，着實遠遠超乎我們想像之外，尤其是天魔堂的總堂主，他用一把魔刀，竟然在三十招內，就把蓬萊四怪全都殺了。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我才能帶着玉晶離開天魔堂，那也全憑青城八義剩下來的三個人苦苦死纏着天魔堂總堂主，我們才能突圍而出，但自此之後，十八個甘冒奇險，一定要陪我闖進天魔堂的人，就再也無影無踪了。」盛子儀越往下說，心頭就越是沉痛得難以形容。

盛存義沒有說話，只是聽得身子不斷地發抖。

盛子儀又說：「他們付出了這樣慘痛的代價，可是，我們救回來的，只是一個瘋子！」

盛存義聽得爲之心中發毛：「他們把她迫瘋了？」

盛子儀點點頭，氣力又巳開始漸漸衰竭：「他們在玉晶身上用盡了酷刑，甚至用藥物來擾亂她的神智，可是，他們還是白費心機，她始終還是沒有說出我的名字，到後來，她再也無法抵受得住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忽然的瘋了。」

盛存義咬牙道：「天魔堂的人，簡直全是禽獸……」說到這裏，倏地想起孫玉晶也是天魔堂中人，不禁立刻住嘴。

這時候，盛子儀的臉不再蒼白，但却泛起了一層金紙般的顏色，聲音也變得十分怪異，聽來尖銳得有點像是一個女人：「後來，我把他帶回這裏，把她關在那座房子裏，初時，我還希望她很快就可以回復正常，但用盡了方法，還是未能把她的神智回復正常過來，過了不久，她的肚皮脹起了，那是我們的孩子……

「她把孩子生了下來，是個男的，他就是天麟，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是誰，不是我不想他倆母子團聚，而是她實在瘋得很可怕，有一次，我抱着天麟去見她，她竟然大罵自己的兒子是個妖精，甚至拚命地撲向天麟，說要殺了他，爲民除害！」

盛存義終於知道那個女人的秘密了，那眞是一件可怕的人間悲劇。

只聽得盛子儀又接着說：「經過那一次以後，我再也不敢讓天麟去見自己的娘親，除非玉晶的神智清醒過來，那才可以讓他倆母子團聚，可是，她這個病不但沒有好轉，而且還越來越變本加厲，初時，她還有時候認得出我就是盛子儀，但到了後來，她甚麼都不認得，甚麼都記不起來了。

「到了最近個把月，她甚至不肯吃東西，無論給她甚麼食物，她都說是有毒的，她再也不肯相信任何人，寧願挨餓。

「就是這樣，她自己餓死了自己，上天爲麼甚對她這樣殘酷？我們到底曾經犯過甚麼過錯？

「三天之前，我靜靜地把她埋葬了，接着就去找天魔堂的總堂主，我要找他決戰！」

盛存義吸了口涼氣：「老爺子找到了，這惡魔沒有？」

「找不着，」盛子儀搖了搖頭：「我甚至找不着天魔堂的總壇，他們早巳另覓址，因爲他們都是見不得光的東西，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一切都要儘量保持秘密。」

「但老爺子的傷……」

「雖然找不着天魔堂的總壇，但我却給天魔堂中人注意了。他們初時只當我是個草包，以爲隨便派一兩個人就可以把我幹掉，但等到他們一連折損了十六名好手之後，這些惡魔就對我刮目相看了，最後，天魔堂的總堂主終於親自來找我。」

「他是個怎樣的人？」

「容貌極醜陋，但却是因爲曾經易容！」盛子儀說：「他也許一點也不醜陋，甚至可能是個女子，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的武功，實在厲害得驚人。」

「你們交手了？」

「不錯，他就用我現在手裏的這把刀，和我決一死戰！」

「老爺子武藝超羣，這一戰……」

「這一戰我還是敗了，一山還有一山高，我還不是這個人的對手，」盛子儀長長的嘆息一聲，然後才接道：「那時候，我以爲自己必死無疑，他每一刀都彷彿有着鬼魅般的奇異力量，隨時可以讓我身上每一處地方受傷，流血，他在玩弄我，只是讓我受創，而不肯讓我立刻死掉。可是，就在他最得意洋洋的時候，一個滿臉大鬍子似的漢子走了上來，對他說『總堂主，讓我也來整治整治他。』天魔堂總堂主怪笑一下，說道：『好極了，你用血魂手對付他，讓他知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那大鬍子陰森地一點，一雙手掌心變成了血紅般的顏色，突然就拍出了一掌！」

「他是甚麼人？」盛存義驚怒交集：「老奴會記着他對老爺子這一掌之仇！」

「不必記仇，倒不妨記恩，」盛子儀苦笑了一下，道：「若不是他這一掌，我現在巳沒有機會和你談話了。」

盛存義奇道：「却是何故？」

盛子儀道：「那人叫宋深，是天魔堂的第二分堂主，他武功極高，城府也極深沉，但當時，我也沒有想到，宋深竟然會揀在那種時候，突然出手暗算天魔堂總堂主！」

盛存儀怔住：「他們忽然窩裏反？」

盛子儀道：「冰凍三尺，自非一日之寒，那宋深想殺總堂主，恐怕早巳有了預謀，而他所等待的，只是一個最適當的機會。」

盛存義道：「他終於覷準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了？」

盛子儀道：「不錯，當總堂主最得意之際，也就是他最疏忽的時候，他並不是沒有看見宋深巳運凝起血魂手，但却做夢也想不到，宋深運凝起血魂掌這種極毒的毒掌力，並不是用來對付我，而是要對付他這位總堂主。」

盛存義道：「宋深眞的得手了？」

盛子儀道：「他是處心積慮，務求一擊即中，天魔堂總堂主却是不虞有此一着，自然是大大的吃虧。」

盛存義說：「好厲害的宋深！」

盛子儀道：「宋深固然厲害，一出招就暗算了天魔堂總堂主，但這位總堂主也眞有一手，雖然背上捱了宋深一掌，但立刻就揮刀反擊宋深。

「他們忽然間打了起來，天魔堂的形勢立刻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堂主的心腹手下，人人都拚命地向宋深圍攻，可是，宋深是早有預謀，這種情況巳在他意料之中，總堂主的心腹手下才動手，巳有十幾個戴着面具的高手突然從外面殺進來。

「這十幾個戴着面具的高手，個個身手不凡，而且出手極其毒辣，天魔堂總堂主的心腹，很快就被他們一一消滅。

「天魔堂總堂主知道這一次勢難倖免，因爲血魂手的掌毒巳在他體內逐漸發作，而宋深又一直穩守着，絕不與他硬碰，這樣，接戰的時間越長久，對宋深就越是有利，當時，我也想離開那裏，忽然看見天魔堂總堂主把手裏的刀拋了過來，說『這把刀送給你，快，逃！』

「宋深大怒，喝令我不要動，還要我把刀放下，我不聽從，拚盡氣力，把這把刀帶走，那十幾個戴着面具的高手窮追不捨，當時，我眞想放棄了這把刀，它反正並不是屬於我的。

「可是，我曾經在玉晶口中，知道這把刀叫天魔之刀，是天魔堂的最高令符，宋深要獨攬天魔堂大權，這把刀他是志在必得的，本來宋深救了我的性命，這把刀是應該交給他的，但當時我也恨透了整個天魔堂，只希望天魔堂完全瓦解，怎能讓宋深取得這一把刀，使天魔堂局勢穩定下來？

「想到這一點，我就決定，這把天魔之刀萬萬不能落在天魔堂的人手裏。」

盛存義抽了口冷氣，道：「老爺子若堅守着這把刀，他們豈甘罷休？」

盛子儀道：「他們當然不肯罷休，當時宋深和總堂主苦戰，雖然終於殺了總堂主，但他也受了創傷，所以沒有親自追上來，經過一連串奔波追逐，宋深的手下現在無法找到我了……至於這把天魔之刀，我現在就托付到你手裏，記着，千萬不能讓宋深得到這把刀……千萬不能讓天魔堂再度五堂合一，除非是宋懿前來求取此刀，否則你絕不能把刀輕易交托到別人的手

上！」

「宋懿？誰是宋懿？」

「他是宋深的死對頭，這兩人雖然都姓宋，但彼此間絕對沒有任何血統上的關係，兼且宋深是北方人，而宋懿却是來自南方，以是在天魔堂中，他們兩人被稱爲『南北二宋』。」

「宋懿也是天魔堂中人？」

「不錯，但宋深是魔中之魔，宋懿却是亦魔亦俠。」

「何謂亦魔亦俠？」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常殺人，也常救人，有時候跟朝廷中人作對，但有時候却又會反其道而行之，帮着六扇門的捕頭到處追捕惡匪，總之很少人能相信這種人，即使是他自己有時候也不肯相信自己。」

「但是這種人又何以能在天魔堂中立足？」

盛子儀道：「這是人結人緣，據玉晶說，宋懿備受總堂主寵信的程度，尤過於宋深。」

盛存義恍然大悟：「是以宋深一直視宋懿爲眼中釘？」

盛子儀點點頭，道：「宋深城府深沉，但心胸却也很狹窄，不能容人容物，宋懿對他來說，簡直就是個死對頭！」

盛存義道：「如今天魔堂總堂主巳死了，這南北二宋會不會立刻展開火併？」

盛子儀搖搖頭：道「這很難說，你也不要再問啦……」

「老爺子！」盛存義的臉色忽然刷地蒼白，連聲音也顫抖起來。

他的主人巳忽然垂下了臉，連嘴唇也巳僵硬。他再也不會回答任何問題，甚至沒有餘力再看自己的兒子一眼。

風眞冷！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盛存義聽見了盛天麟的笑聲傳了過來。

「爹！你瞧，雪人站起來了，快過來！快過來嘛！」他一面笑，一面拍掌。

盛子儀若還有一口氣，他就算爬着也要爬過去，可是，他這時候却巳連動也不能再動了。

盛存義神情呆滯，抱起了盛子儀的屍體，眼眶裏巳滿是淚水。

那一天眞冷，連淚也彷彿很快就結成了冰。那是冰一般的世界，溫暖巳不再存在，只有死寂的氣氛籠罩着一切。

亦魔亦俠顯神威

過了一天，盛存義忽然發現，天麟所砌起的雪人碎掉了，天麟也不知所踪。

天氣還是那麼嚴寒，但盛存義體內的血液却彷彿巳被燃燒了起來。

他好像一頭瘋犬般，到處亂鑽，凡是有可能藏着一個三歲小孩的地方都找遍過了。

五天後，他才找到了一隻襪子，天麟的襪子。

而這一隻襪子，竟然被放在盛子儀靈位之後。

盛存義又從襪裏找到了一張條子，上面寫着八個極是潦草的大字：「稍安毋躁，請等一等。」

等一等？等到甚麼時候？這張條子是甚麼人寫的？這算是甚麼意思？

盛存義若知道盛天麟在甚麼地方，那麼就算遠在萬里，他也必定馬上啓程，無論怎樣艱險也非要找到他不可。

可是，他却根本無從知道，天麟被擄走到甚麼地方去。

他只有等，無可奈何而又焦灼地等。

這一等，等了整整三個月，天氣漸漸回暖了，但他的心却是越來越冷。

但事情既然到了這種地步，就算要他等三十年，他也只好一直等下去。

他一直等到三月，終於等到天麟回來了。

天麟失踪的時候了無聲息，但回來的時候却是令人爲之側目。

他坐在一輛富麗堂皇之極的馬車上，在他的身旁，有個白白胖胖的婦人，不斷地逗着他說笑，又給他吃最甜美的果子，蜜餞，無論他要甚麼，這白白胖胖的婦人都不會讓他失望。

但趕車的人，却是像個癆病鬼一般，令人看來極不舒服。

盛存義驟見少主人回來，既是喜悅，又是憤怒。

一個人在同一時間之內，又會喜悅又會憤怒，這種心情也着實古怪得很。

他憤怒的，是這癆病鬼般的漢子把少主人擄走了三個月，直到現在才帶回來。

「你是甚麼人？爲甚麼帶走了咱們的少爺？」盛存義怒氣冲冲質問那個趕車的漢子。

那人陰森地一笑，然後才慢條斯理地說道：「在下姓宋。」

「宋深？你就是宋深？」盛存義的臉色變了。

「在下不錯姓宋，但你瞧我像是宋深嗎？」那人乾笑着。

盛存義道：「你若不是宋深，又還有甚麼人會擄走少爺？」

那人道：「你沒見過宋深，自然不知道，他是個大鬍子，但我現在臉上却是連一根鬍子也沒有。」

盛存義道：「你可以把它刮掉。」

那人嘆了口氣，道：「你對宋深的爲人，可說是一無所知。」

盛存義冷冷一笑：「我根本就不認識這種人。」

那人道：「但在下却對宋深的爲人十分清楚，有一次，他花了五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又暗中幹掉了三個花花公子和小白臉，然後才把江南著名的詩妓石奇花弄上了手，但到了最後關頭，石奇花却提出了一個條件，一定要宋深把臉上的鬍子刮掉，結果……嘿嘿……」

盛存義冷冷道：「甚麼叫做『結果嘿嘿』？」

那人又再嘿嘿的笑了笑，才道：「結果宋深挖掉了她的一雙眼珠子，然後才先姦後殺！」

盛存義道：「殺得好！」

那人一怔：「閣下何出此言？」

盛存義冷冷道：「這婆娘貪圖財帛，侍候虎狼，最後死於野獸爪牙之下，也不必怨天尤人了！」

那人想了想，不由撫掌大笑：「有理！有理！刀呢？」

盛存義臉色一寒：「你又在放甚麼屁？甚麼叫『有理有理刀呢』？」

那人樂樂一笑，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在宋某面前，你最好少裝蒜！」

「好一句明人面前不說暗話，老奴也想知道，尊駕何以擄走我家少主人！」盛存義沉聲說。

那人說：「別說得這麼難聽，我只是帶着盛天麟到江南遊玩遊玩而巳。」

盛存義怒道：「這分明是一派胡言，你當老奴也只有三歲麼？」

那人聳肩一笑，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我一點也不在乎你是否相信我的說話。」

盛存義沉默了半晌，忽然說：「你莫非就是宋懿？」

「區區賤名，你倒也識得。」那人淡淡地一笑，道：「不錯，我就是宋懿，也是人稱『南北二宋』的宋半魔。」

「宋半魔！」盛存義冷冷一笑：「你敢說自己眞的是半魔半俠嗎？」

「半魔是肯定錯不了，另外一半，是俠也好，是混蛋是個屁也好，我可不在乎。」宋懿怪笑一聲，接道：「而且，無論我是俠是魔，是人是鬼，你都管不着宋某的事情。」

「你恃甚麼如此放肆！」盛存義絕不屈服。

「那太簡單了。」宋懿悠悠地笑着說：「第一、我的武功比你高，第二、就算你武功比我强；你還是不敢輕易動手，須知盛子儀的遺孤還在宋某手上，我若要這小子變成小鬼，那實在比吹一聲口哨子還更容易！」

「你敢？」盛存義睚眦欲裂。

宋懿道：「爲甚麼不敢？」

盛存義略呆一呆，半晌才道：「你敢動我家少主人一根毫髮，老奴發誓你這一輩子永遠也見不着天魔之刀！」

宋懿呵呵地笑了起來：「這才够意思，你現在總算是承認把刀藏起來了！」

盛存義道：「但你想要刀，那也是做夢。」

宋懿笑了笑：「宋某也並不是非要這把刀不可，你不給我刀，我就叫翠娘把那小子的脖子揑斷了，此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從此大家兩不相欠，你認爲怎樣？」

盛存義又驚又怒：「我認爲你是個瘋子！」

宋懿哈哈一笑：「武林中本來就是瘋子的天下，古往今來，那一個創大業，成大功的人不是瘋子？正是那句老話——一將功成萬骨枯，若不讓別人的屍體來墊着自己兩條腿，又怎能高高在上，出人頭地呢？」

盛存義神情駭然，叠聲說：「荒謬！荒謬！」

宋懿道：「天下萬物，最荒謬的本來就是人類，世間上若沒有人，只有野獸飛禽，也許會平靜得多。」

盛存義道：「這把刀不能給你，絕不能給你！」

宋懿道：「你佔着這刀又有何用？」

盛存義道：「毫無半點用處。」

宋懿道：「既然無用，何苦如此執着呢？」

盛存義吸了口氣，道：「我家主人生前曾說，萬萬不能讓天魔堂五堂再度合一，否則，江湖上勢必出現大災刦！」

宋懿道：「那倒要看看，是誰執掌天魔堂！」

盛存義道：「你是個瘋子！老奴不敢冒這個險！」

宋懿道：「比起宋深，在下自信還很有點人性。」

盛存義冷笑一聲道：「那是五十步笑百步耳。」

宋懿面色一沉：「你是堅決不肯把刀交出來？」

盛存義道：「寧死不從！」

宋懿道：「只怕你還未死，你家少主人巳腦肝塗地！」

盛存義的臉色陡地變得一片灰白，顫聲道：「姓宋的，你莫欺人太甚！」

宋懿嘿嘿一笑：「臭老兒，你以爲宋某捨不得宰了那個小鬼？嘿嘿……」

宋懿一面說，一面移近盛天麟身旁，用手掌按住了他的天靈。

盛天麟却哈哈一笑：「乾爹，這是甚麼玩意？」

宋懿扳着臉孔，冷冷道：「我要震碎你的天靈！」

他雖然兇巴巴的樣子，盛天麟却一點也不害怕，居然還說：「好啊！快點動手，震碎天靈一定是很好玩的！」

宋懿呆了一呆，咳嗽了兩聲，却再也說不出甚麼話來。

當然，他可以更兇一點，甚至可以馬上讓這個不懂事的小孩童吃點苦頭，但却沒有這樣做。

盛天麟却又在催促：「乾爹，快動手啊！」

「住嘴！」盛存義怒道：「是誰教你叫他做乾爹的？」

盛天麟眨了眨烏黑的眼睛，伸手指了指那個白白胖胖的女人：「是翠娘。」

盛存義「呸」了一聲：「好不要臉，誰是這癆病鬼的乾兒子？」

宋懿的臉色忽然一變，也怒聲道：「你敢說我不配做他的乾爹？」

「當然不配！你是個吃人不吐骨的惡魔……」盛存義本來想一直罵下去，但盛天麟的性命正在宋懿掌下，他只是罵了兩句，就倏然住口，恐怕宋懿會老羞成怒，殺了盛天麟洩憤。

這時候，那個叫翠娘的女人忽然吃吃一笑，道：「罵呀！怎麼不再罵下去？難道是忽然害怕起來了？」

盛存義道：「老奴天不怕地不怕，豈會怕了這個姓宋的東西！」

翠娘笑道：「賤妾也看得出，你是個胆色過人的好漢，但你也不必躭心宋半魔會殺了天麟，老實說……」

「說甚麼？住嘴！」宋懿罵了一聲，但聲音却不怎麼兇厲。

但翠娘却反而凶了起來，只見她雙手叉着腰肢，瞪着眼睛對宋懿說：「你少放屁才是眞的！」

宋懿臉色一變，咳着說道：「妳說甚麼？」

翠娘冷冷一笑：「老娘叫你少放屁，

兇巴巴的，若嚇壞了麟兒，老娘不剝掉你這一身皮肉才怪！」

宋懿的神情更是難看，想說話，但却是欲言又止。

翠娘哼了一聲，又喝了一聲道：「你老是按着麟兒的腦袋，是不是眞的要幹掉他？」

宋懿又咳了兩聲，道：「那可不是，有妳在這裏，我怎麼敢動他一根汗毛？」

翠娘「呵呵」的笑了一笑，道：「是不是我若死了，你就可以殺了麟兒啦？」

宋懿的神情越來越是尷尬，盛存義也是越來越覺得稀奇。

宋懿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但對着「翠娘」這個女人，却是拿不出半點威風來。

只聽得翠娘又冷冷的笑道：「爲甚麼不回答老娘？你是不是眞的對麟兒動了殺機？」

「當然不是……」宋懿一急之下，就說漏了嘴，他不期然地望了望盛存義，盛存義也正在用奇怪的目光盯着他。

宋懿不由嘆了口氣，連連頓足，不斷地搖着頭說：「唉！女人眞壞事！」

翠娘冷哼一聲，道：「你們男人的事，老娘才沒這個勁兒去管上一管，就只是看不過眼，堂堂大丈夫，竟然要用一個黃毛娃娃來向別人討價還價，眞不要臉！」

宋懿嘆息一聲，道：「算是我倒霉，今生遇上了妳這種要命的婆娘。」

翠娘「哦」的一聲，冷笑道：「現在你是不是後悔和老娘在一起？這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你也不撤泡尿瞧瞧自己這副三分像猴，兩分似貓，五分像鬼的臉，你若有甚麼好主意，不妨說出來，老娘不依你的就是個母狗！」

宋懿給她這麼一數說，連聲音也軟弱下來，忙道：「何必這麼認眞嘛，都是我這個痨病鬼不識大體，氣壞了娘子，該打！該打！」

翠娘冷冷的盯着他：「老不死，你還不縮開自己的龜手？粗手粗脚的，可不要嚇壞了麟兒。」

宋懿的威風已完全不見了，他面上露出了無可奈何的神悖，終於縮開了手。

盛存義呆住了。

只聽翠娘輕輕地嘆了口氣，道：「老不死，你現在已掉進了黃毛娃娃的網兒裏，就算我不管這樁事，你這個乾爹也絕對下不了手，甚麼天魔之刀，呸！有甚麼值得稀罕？那裏比得上麟兒吹的一口氣！」

宋懿嘆息一聲，望着盛存義：「你現在是不是認爲咱們在演戲？」

盛存義呆了一呆，才緩緩地搖頭道：「你們看來不像是在演戲。」

翠娘又嘆了一聲，但是，她立即又笑了起來，道：「老不死若叫宋一魔，那麼這人必然是壞透了，甚至可以說是人性滅絕，但他却不叫一魔，而是半魔，所以，他也未嘗不可以成爲麟兒的乾爹。」

盛存義心中一片茫然，兩眼直望着盛天麟！

他忽然走了過去，說：「這三個月以來，你去了甚麼地方？」

盛天麟神氣地在車廂裏站了起來，手舞足蹈的說：「我們遊江南。」

盛存義微笑道：「江南是怎樣的？」

盛天麟想了想，才說：「江南的肉包子很好吃，就是找不着羊奶吃。」

盛存義一呆，翠娘却忍不住「嗤」的笑了起來，道：「傻孩子，誰說江南沒有羊奶？」

盛天麟眨動着清澈明亮的眼睛，「嘎」了一聲：「那麼妳和乾爹爲甚麼不給我天天吃羊奶？」

翠娘笑道：「麟兒長大了嘛，可以吃饅頭，可以吃肉包子，也可以吃飯，吃不吃羊奶沒關係。」

盛天麟皺着眉兒，忽然望着翠娘的胸脯，說：「我知道妳也有奶，而且一定比羊奶好吃。」

翠娘笑罵起來：「傻小子，誰說我有奶的？」

盛天麟道：「女人都有奶，江南的女人都餵小寶寶吃她們的奶。」

翠娘的臉終於紅了，她抱起了盛天麟，說：「小孩子不要胡說八道，我給你吃蜜桃兒！」

宋懿忽然笑了笑，眼中再也沒有半點殺機。

盛存義呆在那裏，一直過了很久很久，才對宋懿說：「他是個很乖的小寶寶，只有滅絕人性的人，才下得了手殺他。」

宋懿道：「你看我像不像那種人？」

盛存義道：「有時候很像，但有時候却一點也不像。」

宋懿嘆了口氣，緩緩地說：「現在，我再也不必講甚麼假話，我和翠娘都很喜歡天麟。」

盛存義的身子陡地一震：「你們想怎樣了？」

宋懿道：「帶他走。」

盛存義臉色一變：「不！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宋懿道：「我們會好好照顧他，也會傳授他上乘的武功！」

盛存義不斷的搖着頭：「少爺不能練你們的邪門武功，他要學盛家的劍法和掌法！」

宋懿臉色陡地一沉：「甚麼邪門武功？你不懂就少開口！」

盛存義道：「你是天魔堂中人難道會修習各門正派的武功？」

宋懿冷冷一笑，道：「宋某源出於何門何派，你可知道？」

盛存義搖搖頭，道：「總不會是武當，少林！」

宋懿雙眉一揚，忽然一拳向西方打出，西方有樹，樹高凡二丈餘，粗約一人環抱左右！

這棵大樹冬天無葉，到了春天，已是綠葉滿枝，長得十分茁壯。

宋懿凌空打了一拳，那棵大樹看來完全沒有半點變化！

但盛存義的臉色却已變了，他吸了口涼氣，緩緩地走到那棵大樹旁邊，看了一會，然後伸手輕輕向那大樹一推。

大樹立倒，被擊之處木質全已化爲粉末！

盛存義的身子略震了一震，道：「這……這不是少林寺的無影神拳嗎？」

宋懿搖搖頭，道：「你只說對了一半，這的確是少林寺的拳法，但却不是無影神拳，而是無量九重天！」

「無量九重天？」

「不錯，這是東渡禪師潛修六十年才研創成功的武學，只要練成了它，就算不能算是金剛不壞之身，恐怕也已相差無幾了。」

「你是少林弟子？」

「可算是，也可算不是。」

「此話怎講？」

「宋某師父，乃少林南支高僧半悲大師，他在少林有狂僧之稱，有一次，先師喝醉了酒，在少林南支寺院中殺了兩個老和尚，而這兩個老和尚的輩份，都比半悲更高一輩，此事一經鬧開，先師再也無法在少林寺內立足，只好遠走天涯，過着閒雲野鶴般的日子。」

盛存義嘆道：「酒能誤事，半悲大師固然是自毀前程，却也連累了兩位高僧無辜飲恨，掉進枉死城中。」

宋懿搖了搖頭，說道：「這話却是不對。」

盛存義一怔：「難道你師父醉酒殺人，也是情有可原嗎？」

宋懿道：「先師若不是喝醉了，的確不會去殺那兩個老和尚，因爲他們都是先師的師叔伯，少林寺中輩份界限極嚴，先師以下犯上，已是不對，動手殺人，更是罪名不輕，可是，這兩個老和尚其實却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的老淫魔。」

「老和尚是老淫魔？」盛存義聽得不由一怔。

「這有甚麼稀奇？這兩個老和尚外表看來道貌岸然，其實却是喪心病狂的東西，他們每逢月圓之夜，就悄悄的離開了寺院，到外面幹禽獸的勾當，遇害者却被先姦後殺，這種事已連續發生了多次，害得附近良家婦女胆顫心驚，但誰也想不到，這種事竟然是少林寺高僧所幹的。」宋懿說！

盛存義道：「你師父知道了？」

宋懿點點頭，道：「不錯。」

盛存義道：「他爲甚麼不直接向少林方丈揭發這種事？」

宋懿道：「方丈大師不相信，反而痛斥先師造謠生事。」

盛存義我冷冷一笑：「出家人，原來也有不少一塌糊塗的事。」

宋懿道：「出家人也是人，除了絕少部份眞正能够屏除七情六慾的得道高僧，又有誰能完全沒有情慾？」

盛存義說道：「但那兩個老和尚用這種方法來滿足自己的獸性，眞是禽獸不還如。」

宋懿道：「方丈大師並不是存心偏袒，但要他相信先師的說話，那必須要有確鑿的證據。」

盛存義道：「半悲大師沒有證據？」

宋懿道：「沒有，他只好抱着一肚子寃屈之氣，躲在寺裏喝酒。」

盛存義道：「哦？在佛門清靜之地喝酒？」

宋懿道：「先師本來就有佛門狂僧之稱，他可不怕犯甚麼清規。」

盛存義道：「一醉解千愁，這本來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宋懿道：「但他喝得太多了，滿肚子寃屈之氣不但不能消散，反而更燃燒起一股不能抑制的狂燄。」

盛存義道：「於是，他立刻就去找那兩個老和尚算帳？」

宋懿道：「不，他沒有立刻去找那兩個老和尚，而是再次去找方丈大師。」

盛存義陡地一呆。

「方丈大師已不肯相信他的說話，他再去找方丈又有甚麼用？」

「先師是個狂僧，他要方丈大師相信自己絕對沒有說謊。」

「他用甚麼法子令方丈大師相信他的說話？」

「他用的是個笨法子。」

「用笨法子？那是甚麼笨法子？有用嗎？」

「對那些冥頑不靈的老頑固，用越笨的法子，往往越是有效。」

盛存義道：「半悲大師到底怎樣對方丈大師說？」

宋懿道：「他一看見方丈大師，甚麼話也沒有說，就把自己的右臂齊肩砍了下來！」

盛存義臉色一變：「是血諫？」

宋懿道：「像先師那種脾性的人，即使是死諫也能幹得出來。」

盛存義抽了口冷氣，說道：「但爲了兩個老淫僧而自斷一臂，他這種做法值得嗎？」

宋懿道：「你錯了，先師這樣做，並不是爲了那兩個老淫僧，而是爲了要向方丈大師證明，自己並不是在造謠，不是含血噴人！」

盛存義道：「這回方丈大師終於相信了？」

宋懿嘆了口氣，道：「方丈大師雖然相信了，但他還是不願意追究下去，他說先師根本沒有任何眞實的證據，可以證明一切！」

盛皆存義道：「如此說來，半悲大師到底還是白費心機，也白白斷送了一條手臂了。」

宋懿說道：「先師雖然自斷一臂，但酒意仍在，怒氣未除，縱然方丈大師不理此事，先師却再無法忍耐下去，當他離開方丈室之後，立刻就去找那兩個老淫僧算帳！」

盛存義皺眉道：「令師自斷一臂，重傷未癒就向寺中前輩高手宣戰，這未免是太衝動一點了罷？」

宋懿道：「先師若不是這樣的人，也不會有狂僧之稱了。」

盛存義道：「那兩個老淫僧的武功如何？」

宋懿道：「比起方丈大師，稍有不逮，但兩人聯手，則高出兩籌以上。」

盛存義道：「令師處境豈非不妙？」

宋懿道：「兩淫僧向來自恃功力深厚，連掌門大師也從不賣帳，先師輩份較低，又不知如何斷了一臂，那兩個老禿顱自然不把先師放在眼內，可是，那時候先師已把無量九重天這套絕藝練至第七重境界，雖然身負重傷，但仍然咬緊牙關，全力施展所學，終於在八十招內，把這兩個老淫僧雙雙擊殺！」

「殺得好！」

「殺是殺得好了，但先師再也無法在少林寺內躭下去。」

「這未免可惜。」

「可惜的其實不是先師，而是少林派！」宋懿忽然冷冷一笑，道：「雖然，那時候在少林寺中，論名氣先師並不怎樣响亮，但若論到眞實的武功，先師最少可以在南北兩支數千僧侶中，排名前五名之內，他被逼離開少林，實際上是少林派的最大損失。」

盛存義沉吟半响，道：「況且，令師以下犯上，其實也只不過是爲無數被姦殺的艮家婦女伸冤雪恨，佛門雖戒殺，但以殺止殺，却也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宋懿冷冷一笑：「但先師却是無法拿出確切的證據來，所以，他只好脫離少林，單人獨臂，遨遊於大山名川之間。」

盛存義道：「這麼說，半悲大師早已被逐出少林寺門外？」

宋懿點點頭，道：「不錯，先師早已不是少林僧侶，但他練的，仍然是少林派的武功，後來，在下偶得機緣，拜他爲師，是以一身所學，自然也是少林派的武藝了。」

盛存義道：「那無量九重天的拳法，你已完全練成了？」

宋懿嘆了口氣：「昔年拜師之日，先師曾對弟子說：汝資質頗佳，若持之以恒，終須有日可練至第九重境界！」

「無量九重天的第九重境界！」盛存義長長的吸了口氣，目光已漸漸變得有點痴呆起來。

他是個武林人，這種反應，可說是十分自然而然的！

宋懿却又再嘆了口氣，道：「以先師那樣的練武奇才，本來是最有機會可以把這套武學練到第九重境界的，可惜爲了兩大淫僧之事，他自斷一臂而洩了眞元，終於無法再把功力再向上推，只能停留在第七重境界之上。」

盛存義嘆道：「眞是可惜！那兩個老淫僧着實害人不淺！」

宋懿道：「但據先師說，即使他沒有斷掉右臂，以他的脾性，也很難把這套武學練至第九重境界，最多只可練到第八重左右而已！」

盛存義道：「是不是因爲他脾性太急燥？」

宋懿道：「先師練功，每有雜念，而雜念不除，無論練任何上乘武功，俱是難有大成的希望。」

盛存義道：「這也許是令師當時尚在壯年，是故難求內心清靜。」

宋懿道：「這絕不是年歲上的問題，而是天性。」

盛存義道：「老奴愚拙，對於這種高深的武學，實難明瞭其中一二。」

宋懿道：「百餘年來，能够把無量九重天練到第九重境界的人，就只有東渡禪師。」

盛存義道：「尊駕又如何？」

宋懿嘆了口氣，道：「先師臨終之時，還對弟子抱着極大的信心，認爲我這個弟子將來必然可以把無量九重天練到第九重境界，誰知他老人家圓寂後，我就染了一場大病，雖然僥倖得以不死，却已元氣大傷，再也無法可以達成願望。」

盛存義嘆道：「禍福難料，要成大業也好，練就不世驚人絕學也好，往往都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誰也無法勉强得來，這是天意也。」

宋懿道：「在下何嘗不想扭轉乾坤，但經過再三失敗，也就只好認命了。」

盛存義道：「但以尊駕目前功力，江湖上已鮮有高手可與匹敵。」

宋懿道：「那可不然，最少，若要對付宋深，在下就全無半點把握。」

盛存義道：「我家主人也曾提及宋深，這人眞的很可惡？」

宋懿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說。」

盛存義奇道：「爲甚麼不能說？」

宋懿道：「他是北宋，我是南宋，世人每每把南北二宋相提並論，我若把他說得一文不值，卑鄙下流，那麼，宋懿這個名字也會變得同樣骯髒不堪了！」

盛存義瞧着他，良久才說：「宋半魔，你果然是個很奇怪的漢子。」

宋懿道：「別人叫我半魔，這已經是一件稀奇古怪頂透的事。」

這時候，翠娘把頭兒從車廂裏鑽了出來，不耐煩地說：「你們談够了沒有？」

宋懿皺眉道：「妳急甚麼？」

翠娘還沒有說話，盛天麟也已鑽出頭兒來，說：「她一定是喝水太多，所以急死啦！」

宋懿初時還是弄不清楚這小娃娃的意思，後來再想一想，他才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翠娘的臉又是一紅，不怕她是個「老娘前老娘後」的女人，只要對着盛天麟，她就沒有幾種法子可以治得了他。

盛存義心中充滿了矛盾。

他是捨不得讓盛天麟離開自己的，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本領實在極其有限，這孩子若跟着自己，他日長大之後，恐怕也不會有甚麼太大的成就。

但他又怎能讓盛天麟跟着宋懿和翠娘呢？

可是，他經過再三考慮之下，終於還是答應了宋懿。

「你只能教他武功，至於教導他如何處世待人，就由翠娘負責！」

「好！我答應你便是！」宋懿說：「但等到盛天麟過了二十歲，你就得把天魔之刀交出來！」

這時盛存義無奈嘆了口氣，道：「那時候老奴會把天魔之刀拿出來，但却不會雙手奉送，還得要你費點功夫，先把老奴殺了才行！」

宋懿一笑：「看來，你也是個挺够奇怪的人。」

就是這樣，盛天麟離開了盛家！

盛家不再有歡樂，最後只剩下了盛存義這個寂寞的老人。

他寂寞得連螞蟻也當作是朋友，甚至有蚊子叮咬他，他也捨不得把蚊子趕走！

但他反而更不想接近人！

最後，他養了一隻黃狗，這隻黃狗已經成爲了他暮年最忠實，也是最可靠的朋友……

（下期續完）

紫丁香

（本文承自第34頁）

丁玫道：「很可惜，關於這一方面，紅娘子也不知道……」

一連串震耳金鐵交鳴聲和叱喝聲，打斷了他們的對話。接着傳出馬嘯天的笑聲道：「很可惜，諸兄太急燥了一點……」

諸光斗的語聲道：「是的，很抱歉，本來是可以一舉制住這兩個小輩的……」

杜介夫的語聲冷笑道：「如果『鴛鴦雙煞』這麼容易受到暗算，還配爲大悲門下嗎……」

宋玲玲嬌叱一聲：「鼠輩無恥！」

馬勝男的話聲笑道：「杜大嫂，失禮，失禮……」

情況很明顯，是馬嘯天父女和諸光斗三人聯手向杜介夫夫婦偷襲。

但，「鴛鴦雙煞」是何許人，即使諸光斗方才不急燥，他們受制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的。

杜介夫的語聲促聲問道：「玲玲，沒事吧？」

宋玲玲的語聲嬌笑道：「你忘了，『鴛鴦雙煞』這金字招牌，是咱們夫妻倆共有的……」她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我這麼容易『有事』，還配稱爲『鴛鴦雙煞』之一嗎！」

多自負的語氣！多豪壯的語氣！

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不遠處傳來丁玫嬌笑聲道：「豪邁不亞鬚眉，杜大嫂果然是巾幗中的英雄。」

丁玫已正在趕過來途中。

丁玫既已聞聲趕來，丁爲元與朱烈二人必然也會同時趕過來。

而且，石洞入口方向，已隱約地傳來嘈雜的人語聲，和雜沓的脚步聲。

這是說，由於諸光斗的撤退，強攻登山小徑的大內高手，已成功了。

× × ×

那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聲，忽地戛然而止。

只聽杜介夫大聲道：「留下命來！」

很顯然，馬嘯天是眞的死了心，不得不脚底揩油——溜了！

杜介夫夫婦雖然跟踪追趕，但很快就失去了對方三人的踪影！

由於現場中一片漆黑，而在洞中岔道又多，要追，眞有無從着手之感。

杜介夫夫婦猶豫着相視苦笑間，背後火光一閃，並傳來丁爲元的語聲道：「老弟台，窮寇莫追，算了。」

杜介夫苦笑道：「可是……這實在太便宜了他們。」

丁爲元持着一支重新點燃的火把，快步行來，後面緊隨着朱烈、丁玫二人，再後面，則是錦衣衛指揮使王倫，東廠二檔頭朱自立。

丁爲元邊走邊輕嘆着道：「咱們的主要任務，是追回那四大箱珠寶，以便向官家有個交代，至於那刦寶的人，能抓到固然是好，抓不到，也就算了。」

宋玲玲嘟着小咀道：「可是，抓不到人，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丁爲元又嘆了一聲道：「大妹子，十全十美的事，世間本來就不多哦，談到不舒服，馬嘯天那批人，必然比妳更嚴重得多哩！」

× × ×

那盛裝元廷寶藏的四隻大鐵箱，一經打開，一片耀眼光華，令人目眩神迷。

首次大開眼界的王倫，朱自立二人，爲之目瞪口呆，半晌沒作聲。

丁爲元重新蓋好鐵箱，並加上封條。

王倫這才回過神來，輕吁一聲，道：「老天 這麼多珠寶，如果折成銀子，不知是多少？」

「誰知道哩！」丁爲元目光一掠朱、王二人道：「二位大人，珠寶已收回，咱們這些草民的責任已了，嫌疑已消，從現在起，這千斤重担就交與二位大人了。」

「這個……」兩位大人都是一副手足無措狀，納納地接不上腔。

丁爲元含笑問道：「二位大人有何指教？」

二位大人互望了一眼之後，才由王倫苦笑着說道：「丁大俠，你是說，這押運的事，諸位大俠都……都不管了？」

丁爲元慢應道：「是哦……」

王倫急得雙手互搓着道：「丁大俠，押運的事，沒有諸位大俠不行哦……」

朱自立也附和着道：「丁大俠，有道是：送佛送到西天……」

丁爲元擺手截斷對方的話道：「二位大人，咱們這批小百姓，一不吃糧，二不當差，有甚麼理由要送佛送到西天？」

宋玲玲也含笑接道：「二位大人，你們早就認爲咱們『鴛鴦雙煞』是叛逆，也是監守自盜的強盜，要這樣的人去帮你們押運，不是太危險了嗎？」

王倫哭喪臉着，道：「杜夫人，下官知錯了，大人不記小人過，你就饒了我們吧！」

宋玲玲嬌笑道：「王大人言重了，咱們這些小百姓，實在担當不起哦……」

朱自立却向丁爲元苦笑道：「丁大俠，你要是再不答應，我們兩個，只好跪下來了。」

這批珠寶價値太大，目標也太大，此去京城，迢迢千里，這任務，實在太重，也太艱鉅了！

何況，刦寶案的主兇又逃掉了，很可能又會在半途中故技重施。

像這情形，光憑這批大內高手，又如何能壓得住陣脚。所以，也難怪王倫和朱自立二人都急得快要跪了下來。

其實，以丁爲元爲首的羣俠，本來就不會打算撒手不管，其所以這麼「故意刁難」，無非是心憤對方平時的作威作福，藉機殺殺對方的威風而已。

現在，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自是見好就收，順風扯帆地答應下來。

當丁爲元代表羣俠答應協助押運時，樂得那二位大人連連打拱作揖，道：「謝謝丁大俠，謝謝諸位大俠……」

丁爲元輕輕一嘆之後，又唱將起來：

幾時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全文完）

女虎將故事

力保黃牛山

文心·文
可飛·圖

將樂縣城早起的人，發現一個人，血流滿臉，躺臥在大街上。他一條腿，已斷，他在那裏呻吟不已．身旁，有一個小袋子。

人越聚越多，都是來着熱鬧的。

有人把他身旁的那個小袋子拿起來看，向大家說：「這是銀子。」

「給他醫傷的。」有人接口道。

然後，一陣短暫的沉寂，人人在想着一件事，接着，爆出一陣大笑，人人在笑，人人知道，這人爲什麽會受傷，誰把他打成這樣子。

「你是什麽人？」有人問。

「趙大爺。」

「你是從黃牛山來的，對不對？」

「黃牛山的人行兇，打傷我，我要進城來告狀。」

「黃牛山離城四十餘里，你傷成這個樣子．不能走來，誰送你來？」

「兩個好心人。」

「不知他姓什麽。」

「我告訴你，那兩人不是送你來告狀，黃牛山的人，把你打傷，是因爲你去惹事生非．打傷你，送你到城裏來『示衆』，告訴別人，不要再去黃牛山，讓山上的人生氣。」

「我要告狀。」

「你告狀，當心人家告你大鬧黃牛山，非賊即盜，吃不了兜着走。」

「拿這袋銀子去醫傷，夫人慈悲，留下你一條命，」另一個人接口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你們與黃牛山私通，」趙大爺道：「不然怎麽會知道？」

將樂縣的人私通黃牛山？沒有。不過，黃牛山的事情，城裏的人大多知道。不祇是百姓知道，縣宰黃埒和城中有頭有臉的王萬全大爺、王倫大爺也都知道。對黃牛山，從黃埒到王萬全、王倫以及一般市井小民，都有一份尊敬。像趙大爺的故事，已不是第一次。

以前有兩次，均有人身受重傷，躺在城中要道上。問起來，在黃牛山吃了大虧。爲什麽會落得這樣，他們不說，帶着黃牛山送給他們的銀子，去找人醫傷。

事情畢竟瞞不久，黃牛山的人，也把話傳出來。

黃牛山中的女主人，姓曾名晏，有一個兒子，丈夫已經去世。曾晏年紀輕輕，人長得十分俏麗，這個年輕輕的俏寡婦，使許多人垂涎。還有，她有大批財產。在寧化，有財產，在將樂也有財產，在黃牛山，向下看，肥沃田疇，均是她的財產。

如果把那個女人弄到手，人財兩得．江湖上的人物，個個懷有這個念頭。可是，不敢去捋虎鬚。曾晏，還有一身的功夫。有些人仗着會一些拳脚，登山求親，結果頭破血流。曾晏爲了使人知道，她不會改嫁，她要守着那個孩子，把受傷的人，抬到城中來，使人人知道這件事，也向人警告，不要對黃牛山的美人和財產動歪腦筋。

黃牛山，在將樂城西，不要一個時辰，就可到達。

那山，形勢險要，通往山上之路，處處是懸崖，如果有人防守在那裏，眞是一夫當關，萬人莫敵。而在山上，宛如世外桃源，不僅處處人家，且是有田有水，種山種田，不與山下人來往，也可過活。

曾晏派人防守每一道關口，不使人上山，從山上，看山下，一塊一塊田地，變得如同豆腐乾一樣大小。

曾晏待人寬厚，佃戶們都樂意種她的田，遇有天乾蟲害，他們會受到夫人的照顧，不僅不必上租，吃用和來年的種穀，夫人也會給他們。

曾晏，好名聲在外傳播。

秋初的一天午前．曾晏正在黃牛山沉思，下面有人來報，「黃老爺來黃牛山，要見夫人。」

曾晏聽說縣宰要來會見，並不驚訝，她知道他爲什麽事而來，因爲，她所沉思的，就是此事。

黃埒被引往山下一幢富麗堂皇大屋子裏坐下，獻上茶，不久曾晏下山來。

「老爺，你是位愛民如子的忙人，抽身不開，」曾晏道，「如有何事吩咐，派個人來，一傳就到，怎敢勞你大駕。」

「夫人，事情緊急，我不得不親自到各處走走，希望能做到保境安民。」

「老爺來此，是要商議『地滾星』的事！」

「正是，夫人已經知道。」

「我聽說過，」曾晏微笑道：「我相信老爺不是爲了黃牛山一再傷人，而前來問罪的。」

「那些人，不知厲害，不知夫人賢德，教訓救訓也好，不然，縣衙門也得對他們查問查問。」

「老爺，『地滾星』現在情形到底如何？」

「汀州寧化，已落在他手中。」黃埒臉色沉重。

曾晏聞知寧化落在「地滾星」手中，臉色一暗。她在寧化有財產不說，她是寧化人，在寧化有親戚、有朋友。「地滾星」是一股勢力強大的賊人，屢擾各地，曾晏聽說，正向將樂這方向進逼。如果賊人入境，將樂縣城及四鄉，將難以避免受到蹂躪，曾晏沉思，如何對抗。

「夫人，有人向我說，可以來黃牛山避難，夫人不會不納，」縣宰道：「這是個貪生怕死之計，本官未曾採納。」

「老爺在事急時，如果來黃牛山，我當開砦相迎。」

「本官是將樂縣宰，可以死在將樂城中，不能離開一步，請夫人勿誤會本官是來尋找庇護之所。」

「不知老爺有何妙計？」

這位縣宰，是一位清官，也是一位好官，他要與將樂共存亡。他來訪黃牛山，是對曾晏有所求。他知道，曾晏不只有功夫，並且，有一些田丁，也從其學藝，人人都有一身功夫。如果把這些田丁團結在一起．將是一股強大力量。

黃埒說，假使「地滾星」來攻黃牛山，城中兵丁，便來赴援，如「地滾星」攻擊縣城將樂，也請曾晏赴援。他們對賊人展開夾擊，可以獲勝。

另外，離黃牛山不遠，還有一些山砦．那是王萬全、王倫所有，在將樂，他們是有名的紳士，也與他們相約，互相支援。這樣，賊人一旦攻來，吃了大虧，以後，不敢再犯，可保將樂全境平安。

「老爺辛勤爲民，」曾晏道：「一切遵照老爺吩咐。」她滿口答應。

三天後，「地滾星」率領股賊進入將樂境內。

賊人知道，將樂城防堅固，沒有敢去攻擊，一些小砦一個一個被他吃掉。當黃牛山在嚴密戒備時，「地滾星」來到。他讓一名「七煞」來見曾晏。

「你來，有話何說？」

「大爺吩咐，如能交出一百名女子，五千兩銀子，這個黃牛山，我們不動它一根汗毛。」

「回去告訴『地滾星』，敢動黃牛山一草一木，我要他有來無回。」

「地滾星」一個賊酋，怎能忍受，立即率衆來攻。

曾晏並不仰求外援，山下、山上田丁，互相支援，她自己親率婢女十餘人，一個個舞動大刀，殺入賊陣之中，那一羣烏合之衆，怎抵擋得住，敗逃而去。

「地滾星」親自來攻，又告受挫。曾晏並不輕輕放過，追逐三十里方始回來。

「這回，賊人喪胆。」黃牛山山上山下的人，個個祝賀，「再也不敢小視黃牛山。」

豈料，曾晏傳下話來：「賊人敗逃，惱羞成怒，必然會全力來攻擊黃牛山，一個個提高警覺。」

當曾晏在準備與賊人相拚時，大批難民，逃來黃牛山。別的地方不平安，賊人說來便來，許多人被搶、被殺、婦人被辱。耳聞黃牛山是個鐵砦，賊人無法攻入，他們便來到這裏，尋找安樂之地。

「留下他們。」曾晏吩咐。

人，如潮水一樣湧來。曾晏從不拒絕，妥加安排。

年老和婦女、小孩，一律上山，賊人無法攻擊。年輕健壯，均留在山下，並且立即開始操練武藝，準備與賊人相拚。不練武，即參加生產。所有存糧，一律開放供應給沒有食物的難民。

數月之間，聚集萬數人。

在縣宰黃埒安排下，與王萬全、王倫，縣城聯防，一地有事，其他三地互相應援。

「地滾星」一直不服，他曾多次來攻，均敗走。可是，也不遠走高飛，在十里路外，虎視眈眈。他要趁他們不防，進行偷襲。

曾晏防範嚴密。

這事，南劍州知州陳韓聞報，至爲驚嘆，派人送來大批金帛獎賞。曾晏並未入私，散給田丁，所有聯防各砦，均分得一份。於是，士氣更振。

那時是紹定年間，理宗皇帝當政，皇上聞奏，封曾晏爲恭人，賜冠帔。她的兒子，補承信郎。這些並不使她快樂，賊人未去，民不聊生。

「地滾星」經常派賊人來偷襲。

由於地方大，難以全面防阻，有時，別砦被他偷入，搶刦殺人而去。

有一天，黃牛山的義丁——由田丁改稱，捉住五個賊人。曾晏腦筋一動，她有一個妙計。不過，要冒很大的危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她決定試一試。

「地滾星」攻將樂不成，取黃牛山失利，膠着數月，心中格外惱火。他發誓，非取黃牛山不可。他派出探馬。他要找一個防守虛弱之地，率賊攻入。

深夜中，他的手下稟報，派出的探馬回來，還捉來一名女子。那名女子一語不發．可能是曾晏。

「地滾星」一聽，心中大喜。他把探馬叫上前來問。如何捉到那女子 探馬說，他們進一幢大房子裏，看見一些男女，在商議什麽，便把那些人殺退，捉住一名女子。「地滾星」傳那女子來。

那女子被兩名探馬挾持上前，「地滾星」問：「妳是誰？」

「曾晏，曾夫人。」

那五名探馬，只有兩名是「地滾星」的人，但已投效曾晏，其餘三人，都是武藝高強，在黃牛山是頂尖人物，他們由兩名探馬領路，混入賊營。

如今，「地滾星」在眼前，那容許他走，就在「地滾星」一怔之間，曾晏一劍刺去，亡命劍下。

在一些賊人驚愕不已時，六人殺出營外，趁黑逸去。未及一里路，黃牛山援應的義丁趕到，這一批人馬有兩百多人，個個都是好漢。他們一聲呼喊，殺入賊營。

這一仗，全勝。天亮時，賊人屍橫遍野。縣宰黃埒率軍趕來助陣，賊人又被砍殺一陣，無人指揮，大敗而去。從此將樂、黃牛山等地，不見賊人蹤影。

當曾晏進城慶功時，萬民齊集道路兩旁相迎，他們的熱忱、欽仰，流露在臉上，一片歡呼之聲，此落彼起。　（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飛打發兩撥人馬出發搜索司馬縱橫的踪跡，接到信鴿傳遞的消息，知道霹靂堂兩個退休的老師父在京師被司馬縱橫擄走 另被盜去一座廢炮，他和香芸商議，省起了皇陵之前西望日落之處，古名太陽谷，莫非天地會他們就在這裏發難，决定採取措施，連忙派人追截常護花和火狐兩撥人馬改道向京師出發，自己和香芸亦趕道囘京師，常護花等人亦依時趕到，距離皇帝祭祖的時間只有五天，連忙展開搜索，但沒有發現他們藏火炮的地方，而事實上司馬縱橫和歐陽絕的確選擇在太陽谷附近的山坡峭壁中佈置火炮發射地點，而且在皇陵埋藏了炸藥……

峭壁大混戰　殲滅天地會（大結局）

在歐陽絕接近還有半丈距離，白痴巳經有反應，轉身望着歐陽絕。

以歐陽絕的見識，那剎那竟然又不禁由心一寒，這種感覺就是面對司馬縱橫也沒有。

司馬縱橫武功不錯更高強，却是一個正常人，有強烈的判斷能力，知道對方是善意抑或惡意，這個白痴却顯然不理會這一點，只要接近司馬縱橫而司馬縱橫又沒有明顯的表示便會出擊。

那種眼神甚至有一種全力出擊的意味，歐陽絕完全沒信心接下他的全力一擊。

他脚步不由停下，司馬縱橫即時囘過身來，道：「他們的人來了。」

歐陽絕「哦」一聲，身形移前，從洞口往外望，只見常護花一夥飛騎奔到皇陵的前面。

相距那麽遠，當然不容易分辨得出來的是什麽人，歐陽絕笑笑接道：「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是先派人視察周圍環境。」

司馬縱橫說道：「從裝束看來，爲首的幾個應該是江湖人，常護花火狐也在其中。」

這兩個人的裝束都很容易辨認。

歐陽絕笑笑。「常護花那個小子也可謂胆大包天，可惜皇帝未到來，否則正好趁這個機會將他們轟殺。」

司馬縱橫道：「的確可惜，這個人我一樣沒多大的好感，早巳想將他除掉。」

歐陽絕道：「總有機會的，我們無妨等等。」

司馬縱橫道：「只要解决了龍飛，其他人根本無須顧慮。」

歐陽絕打了一個「哈哈」。「之前龍飛巳做足預防工作，若是皇帝死在這裏，就失職一罪，巳足以令他失勢。」

司馬縱橫沉吟道：「這要他看的爲人以及勢力，以目前他的勢力要謀朝篡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可見他到底是一個非常講原則的人，引咎退隱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司馬縱橫道：「在某些環境這個人的確非常講原則，但很多事情她都是一意孤行，認爲怎樣做便怎樣做，絕對不在乎什麽原則。」

歐陽絕道：「連祖先定下來的規則也一樣？」

司馬縱橫沉吟道：「應該就是了，正如白馬寺原是國寶，他却敢胆將之闢爲戰場，藏經閣改來藏放名人譜。」

歐陽絕道：「那是說，朝廷中，眞的有羣起而攻之，他難保把心一橫，自己做皇帝，將反對他的人一網打盡的了。」

司馬縱橫道：「絕對有這種可能，當然，朝廷中反對他的人若是聯合起來對付他，也够他應付的。」

歐陽絕接問：「他們現在巳經聯合起來了。」

司馬縱橫道：「這個可不大清楚。」

歐陽絕一怔，問道：「你沒有與他們取得聯絡，作好準備，在皇帝死後，如何對付龍飛？」

司馬縱橫道：「沒有，之前與我有聯絡的七王爺一夥巳被肅清，朝廷中到底還有什麽人與龍飛作對，問我也不清楚。」

歐陽絕怔在那裏，司馬縱橫接道：「龍飛若是在皇帝身旁，必定難逃一死，只要他死了，事情便變得簡單。」

歐陽絕目注司馬縱橫，道：「到時你便可以重新招兵買馬，再組天地會。」

司馬縱橫道：「應該會。」

歐陽絕歎了一口氣。「我以爲你巳與朝廷中反對的一方取得聯系，有一個完整的計劃。」

司馬縱橫道：「他們當中權勢最大的就是七王爺，結果却功虧一簣，其他的就是有他那個胆量，看見他這件事成功之後，會主動與我合作。」

歐陽絕又歎了一口氣。「除非是後繼無人，天下混亂，否則朝廷中人相信都寧願以自己的方式解决。」

司馬縱橫笑了笑。「我這種方式其實並無什麽不妥，只是危險了一些。」

歐陽絕再上下打量了司馬縱橫一遍，搖搖頭。「我現在才明白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司馬縱橫道：「野心大……」

歐陽絕搖頭截道：「你只是惟恐天下不亂。」

司馬縱橫一怔，大笑。「現在也許是的。」

歐陽絕道：「也許你巳經沒有了鬥志信心，之前失敗得實在太慘——」

話說到一半突然住口，司馬縱橫看着他，笑笑。「原來你也有衝動的時候。」

歐陽絕歎息說道：「每一個人都會有的。」

司馬縱橫搖搖頭。「我完全明白你現在的心情，只是希望你不會因此而影响工作。」

歐陽絕苦笑。「你這一次舉竟只是存心搗亂，並沒有什麽目的。」

「沒有目的不等於沒有意義。」

歐陽絕怔怔的着着司馬縱橫，突然放聲大笑。「這倒是不錯，就是事後難逃一死，只要成功，亦足以揚名天下。」

「絕對可以。」司馬縱橫笑笑。「好像這種機會，到底不多。」

歐陽絕頷首。「不錯，我現在需要關心的只是這件事能否成功。」

司馬縱橫說道：「成功的機會應該很大。」

「當然了，有誰會想到火炮是藏在這面峭壁之內。」歐陽絕得意大笑。

司馬縱橫亦大笑，才笑了三聲，突然斷去，目光亦凝結，歐陽絕看在眼內，不由探頭循司馬縱橫的目光望去，這一望之下，亦不由一怔。

司馬縱橫即時一聲歎息。「我們成功的機會其實並不大。」

歐陽絕目光一轉。「他們也許只是偶然向這邊望來，其實並無發現。」

司馬縱橫道：「我也希望是，可惜看情形他們顯然是發現了什麽。」

「不會的。」歐陽絕不由自主的搖頭。「他們怎可能發現其中秘密？」

司馬縱橫歎了一口氣。「我也不相信，但他們甚至巳向這邊走來。」

歐陽絕脫口叫道：「一定有奸細。」

司馬縱橫道：「若是有奸細，龍飛早巳千軍萬馬包圍這裏。」

歐陽絕往峭壁外再一看，嘟喃道：「他們眞的是向這邊走來，連我們都看不出有破綻，他們竟然會看出來，不可能。」

司馬縱橫沉吟道：「我看其中必然出了什麽漏子，引起了龍飛他們的注意。」

歐陽絕仍然是連聲的：「不可能！」

司馬縱橫又歎了一口氣。「什麽地方出漏子也好，我們都是來不及補救了。」

歐陽絕顯得有些徬徨。「那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撤退？」

司馬縱橫搖頭。「不能撤退。」

歐陽絕道：「那怎樣應付才……」

司馬縱橫道：「我與我的人下去，看怎樣將他們誘開，皇帝一定要來的。」

歐陽絕道：「我們則是守在這裏，按照原定的計劃襲擊皇帝？」

司馬縱橫囘身輕撫着那具火炮，說道：「這具火炮不發射，大家都會覺得很不開心。」

歐陽絕想想，頷首。司馬縱橫接道：「若是我們不能將他們誘開，你便看情形發射火炮，殺得多少人便多少人好了。」

歐陽絕道：「常護花火狐若是眞的在那當中，我倒想現在便施放火炮。」

司馬縱橫道：「這不是解决私仇的時候，以大事爲重，就是只得一分機會，也要抓住。」

歐陽絕反問：「若是趕不及轟殺皇帝

，龍飛又正好在射程中？」

「殺龍飛！」司馬縱橫斬釘截鐵的。

歐陽絕笑問：「這算不算是私仇？」

司馬縱橫冷應道：「龍飛與皇帝同樣重要，嚴格來說，皇帝不過是一個傀儡，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有皇帝存在，要眞的轟動天下，只有殺皇帝。」

歐陽絕接問：「殺龍飛又有什麽影響呢？」

司馬縱橫歎了一口氣。「就像殺你一樣。」

歐陽絕笑道：「蛇無頭不行，追隨我的人將會解散，你眞正的敵人其實是龍飛，除掉了龍飛，還有什麽人能够與你一較高下？」

司馬縱橫說道：「你是說我本末倒置了。」

歐陽絕道：「也許你非常不高興我這樣說，這似乎是事實。」

「本來是的。」司馬縱橫道：「當年有七王爺爲後盾，殺龍飛七王爺即可代之而起　推翻朝政　現在朝中却沒有人支持我，龍飛雖死，並不會製造出很大的混亂，而皇帝亦有足够的時間將局勢平復，另覓適當的人，鎭壓有企圖的朝廷中人。」

歐陽絕道：「那樣的人並不難找。」

司馬縱橫道：「他的人現在已非常團結，無論那一個統率，一樣發揮威力。」

歐陽絕大笑，道：「現在我總算完全明白。」

司馬縱橫冷冷道：「不管你明白不明白，這件事一定要做好。」

歐陽絕搖頭。「不管怎樣我都會全力盡心去做，這個時候難道我還有選擇的餘地？」

司馬縱橫目光一轉，手一抖披風，就像一團風也似奔出去，白痴亦步亦趨。

歐陽絕目送司馬縱橫消失不見，轉同洞那邊，居高臨下，他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常護花等人已經非常接近，但仍然在火炮的射程內。

他若是射程從皇陵那邊移開，絕對可以向常護花他們發出一擊，却也當然沒有那麽凌厲的威力。

剩餘的火藥都埋在皇陵下，他們事實也沒有考慮到常護花等會向這邊奔來。

火炮威力不錯很大，但常護花等已分散，馬又快，一擊之下，只怕也傷不了多少個。

歐陽絕當然壓抑得住這股衝動，只看着皇陵那邊，靜待龍飛或者皇帝的出現。

他當然也明白，一切都要看司馬縱橫的行動，若是引不開常護花等人，只要常護花等人爬上這座峭壁，很容易便發覺其中的秘密。

司馬縱橫若是肯眞的面對常護花等人，常護花等人應該會上當，而司馬縱橫追去，到他們省覺的時候，龍飛或皇帝應已在射程內。

這是惟一的機會，司馬縱橫必須這樣做。

歐陽絕心念一動，身形疾轉，向司馬縱橫離開的方向掠去。

那邊有一條半人工半天然的山溝，還有一些特別設計的滑板，以方便滑下去，是迅速離開這座峭壁的方法。

歐陽絕掠到山溝邊緣，只見司馬縱橫踏着一塊滑板一隻飛鳥般疾滑了下去，那個白痴却呆立在山溝的旁邊，呆看着司馬縱橫。

歐陽絕不由脫口叫一聲：「白痴！」

白痴霍地轉過身來，瞪着歐陽絕，露出森森白齒，發出狗吠也似的聲音來。

歐陽絕一怔，仍然走近一半，道：「你怎麽不走？」

白痴吠得更響亮，一串串白沫從齒縫冒出來，眼神也變得兇殘。

兇殘而混濁，歐陽絕從來沒有過這麽恐怖的眼神，腦際間突然靈光一閃。

「你其實眞的是一個白痴，」歐陽絕叫出來，聲音恐怖而驚訝，還有憤怒。

白痴給他這一叫，竟然露出恐懼的神色，歐陽絕冷笑接道：「受保護的其實是你，並不是司馬縱橫，司馬縱橫不在旁邊你便兇不了起來。」

他說着又迫前一步，白痴倒退，舉起雙手，握着拳頭，看似便要揍歐陽絕，可是那神情却告訴歐陽絕他根本不敢動手。

歐陽絕不退反而招手。「來，讓我看你有多少本領。」

白痴整個身子都在發抖，到歐陽絕將袖子捲起，竟然跪倒在地上，眼淚迸流。

歐陽絕沒有迫前去，也沒有再呼喝，搖頭大笑，轉身，這一次，他是笑自己的幼稚，竟然連這樣的一個白痴也看不透。

他事實看不透，就在他轉身同時，白痴突然又好像一條惡狗也似疾撲了上前，撲向他後背。

這一撲既快且狠，只是撲擊的位置並非要害。

歐陽絕身形一偏，便避開，白痴撲倒在地上，撲了一臉的沙土。

他隨即爬起來，伸手抹去臉上的砂土，歐陽絕若是這個時候出手，要殺他當眞易如反掌。

歐陽絕却只是負手踱了開去。

白痴看看歐陽絕，突然放聲哭起來，接追上前去，扭打着撲上。

歐陽絕再閃開，厲叱道：「住手！」

白痴給喝得一怔，但隨又撲前，歐陽絕終於出手，並指如劍，疾點向白痴。

接連三下都是點在要害上，白痴的身子倒飛，眼耳口鼻突然鮮血狂湧，只有完全沒有練過內功的人才會有這種反應，歐陽絕也這才肯定這個白痴眞的只懂得裝模作樣。

這樣的一個白痴由司馬縱橫來擺佈竟然變成了一個高手，這當然是因爲任何人都絕不會相信司馬縱橫會容許一個白痴做他的手下，侍候他身旁。

追隨司馬縱橫的其他人是否也都是這樣或者接近白痴的人？歐陽絕不敢想像，一直以來他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他就像江湖上其他人一樣，相信司馬縱橫的勢力。

事實在這之前司馬縱橫的天地會非獨勢力龐大，而且做過好些驚天動地的事情，雖然事與願違，連番失敗，但誰都相信他一定會將精銳保留，準備作最後一擊，在他左右的應該都是高手，就是白痴，也應該是身懷某種絕技，有高度殺傷力的那種白痴。

歐陽絕其實也早就看出這個白痴有問題，却是只考慮到危險性方面。

司馬縱橫用到這種白痴是否就表示他已經沒有可用的人，歐陽絕不由再往下望去。

白痴也正就倒跌在那條山溝下，百數十個他的手下隨即紛紛從藏身的地方竄出來，他們原是負責峭壁下的安全，這時候當然已接得司馬縱橫的暗號。

他們都準備了馬匹，也隨即在隱蔽的地方將馬匹拉出來，跳上鞍。

司馬縱橫也上了一匹馬，然後若有所覺的向上望來，白痴的屍體正好滑到他身旁。

他沒有看着那個白痴，目光落在歐陽絕身上，相距太遠，歐陽絕只是寸許大小，根本看不到歐陽絕的神情變化，司馬縱橫也只是伸手往面上一抹，抹下了一層薄薄的面皮來。

這層面皮剝下，他便不太像司馬縱橫。最低限度他沒有司馬縱橫那股霸氣，但無論如何，動作語聲他都已學得很像，甚至具備差不多的分析能力，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做得到，他追隨司馬縱橫絕無疑問已經有相當時候。

抹上了那層面皮，他與司馬縱橫唯一有分別的應該就是武功，也應該就是這個原因，司馬縱橫安排一個那樣的白痴在他身旁。

那樣一個白痴一方面拉遠了別人與他的距離，也有一種轉移別人注意的作用。

司馬縱橫在這個替身上顯然已下了不少苦心，也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這個替身也顯然有相當的權力，再將面皮抹上，手一揮，與那百數十個天地會的人飛騎奔了出去。

歐陽絕雖然居高臨下，但這邊背着陽光，以他目光的銳利，看得並不大清楚，可是從那個抹下面皮的動作他已經知道是什麽同事。

他不由放聲大笑起來，當然來是苦笑。當日他以替身逃過了一刦，却是想不到司馬縱橫也有此一着，而他竟然一直都看不出來。

司馬縱橫到底什麽時候換過這個替身他也一些記憶都沒有，他甚至懷疑由開始他所接觸的就已是一個替身。

司馬縱橫座下不乏能人異士，化身千百應該絕不是一件難事，他完全瞧不出來也不足爲怪，現在他笑的也只是一直以爲自己眞的是那麽重要，司馬縱橫少不了他的助刀。

他總算明白他只是司馬縱橫若干佈局中的一着，雖重要，就是失敗也不要緊。

只要司馬縱橫不死，這種佈局就能够繼續下去，最重要的只是司馬縱橫本人。

他佩服的也只是司馬縱橫那種方法，不管成功與失敗都盡力盡心的去做。

那個替身現在去做的也應該就是誘開常護花等人的注意，以便他能够完成那一擊。

現在他要做的也就是看穩那具火炮的操作及至火炮發射。

他若是不在，他的人必然懷疑，只要信心動搖，不難會散開逃命，這個計劃便完全崩潰。

這樣逃命就是逃得了，也沒有意思，歐陽絕終於還是一咬牙，同去秘洞。

他這種反應當然又已在司馬縱橫意料之中。

×　×　×

常護花等數百騎這時候已非常接近。

他們最初懷疑火炮可能藏在皇陵內，但在金不換與天雷曹霸的推斷下，還是否定了這種可能，轉而懷疑到那邊的峭壁。

也經過一番考慮，認爲周圍的地方沒有比那邊的峭壁更值得懷疑，他們才集中向那邊趕去。

一路奔來，一些反應也沒有，他們的心意難免亦有些動搖，要知道這時候他們絕不能出錯，一出錯便無從補救的了，所以聽到那一陣馬蹄聲，他們都不由大感興奮。

那一陣馬蹄聲，也就是司馬縱橫的替身以及天地會那一夥弄出來，他們也很快出現在常護花等人眼前，却不是向常護花等人攻擊，而是逃開去。

司馬縱橫那個替身差不多走在最後，常護花一眼瞥見，不覺叫出來：「司馬縱橫！」

旁邊金不換不由一怔。「在那兒？」

香芸手指着。「那個不就是了。」

火狐立即道：「我們將他拿下來！」

宗薩巴第一個有反應，催騎便欲追出，常護花急忙叫住：「別追！」

宗薩巴道：「擒賊擒王，司馬縱橫可是天地會主，將他拿住，還有什麽解決不來？」

常護花道：「就是這樣，他更加不會在我們眼前出現，沒有理由不知道自己的重要。」

宗薩巴道：「你是懷疑那並非眞正的司馬縱橫？」

金不換插口道：「歐陽絕也有假的，司馬縱橫就是有假的也不足爲怪。」

常護花接道：「就是眞的，也不會這樣離開，這分明就是誘我們追上去。」

香芸點頭道：「也是要我們放棄這座峭壁。」

金不換道：「那我們更加要徹底搜查這座峭壁。」

常護花隨即揮手，三支烟花火炮接在那些御用殺手中射出，在空中爆出了血紅色的三團。

宗薩巴一見，奇怪道：「這是什麽訊號？」

常護花道：「通知附近的御用殺手去截擊司馬縱橫一夥。」

香芸接道：「這周圍百里我們已佈下了無數關卡，截查所有進出的人。」

金不換笑道：「所以截查不着司馬縱橫他們當然是因爲他們早已作好了安排，但現在他們這樣離開，要不被發現，那除非都已睡着。」

常護花道：「他們若是眞的要離開，我們的人未必能够發現他們。」

香芸道：「這附近都是山野，他們若是化整爲零，絕不難由山野間逃去。」

常護花接道：「但他們的目的若是在誘我們離開這座峭壁，看見我們不肯追上去，一定會回頭來騷擾我們的行動。」

香芸恍然道：「那三支烟花火炮主要

的目的其實在擾亂他們的注意。」

常護花點頭道：「我們大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在這裏設伏，阻止他們反撲。」

說話間，他們已來到峭壁下，常護花滾鞍下馬，隨即吩咐一半的御用殺手在峭壁下佈防，由香菱金不換指揮，其餘一半則由他與火狐宗薩巴曹霸帶着，往峭壁上攀去。

曹霸在皇陵那邊已算準了角度距離，來到了峭壁下，金不換亦立即指出峭壁上那部份適合開挖地道。

他們也就是以此爲目標，沒有發現才向其餘的地方搜索。

歐陽絕他們的藏身所在也就在曹霸、金不換意料之中，他們所以在那兒開鑿地洞，當然是依照火炮圖樣與那兩個老匠人的意見。

那兩個老匠人到底是曹霸的下屬，他們計算得到的曹霸又怎會計算不到？

金不換在土木建築方面的成就絕不在歐陽絕之下，在曹霸的指點下當然能夠將範圍收縮至極限。

峭壁如削，常護花與那些御用殺手都經過特殊訓練，藉着繩鈎的帮助，迅逐往上攀登。

歐陽絕回到洞內，從壁上開的洞往外望，看見常護花等人在峭壁上散開，却因爲角度問題，看不見他們攀上峭壁來，却想像得到。

他的心情很複雜，也前所未有的緊張，目光轉向皇陵那邊，只希望目標快些出現，讓他能夠發出那一擊。

聚在火炮旁邊其他的人目光都集中在他的面上，那無形中也給他很大的壓力。

龍飛一夥終於在他的視綫中出現，大羣人浩浩蕩蕩的，歐陽絕不知道皇帝是否在其中，却默算着不向這羣人發射火炮，是沒有機會的了。

他立即大喝一聲：「小心——」

火炮兩旁的人隨即作好準備，兩支火把已經燃亮，只等一聲令下，便將藥引子燃着，發射火炮。

在火炮的旁邊有好些木架，都是用以固定火炮，以便那一擊能够正中目標，留在洞中的人主要的作用也是固定那些木架，他們現在都已緊靠在木架上。

龍飛那一夥當然已發現這邊的情形，都停下向這邊望來，歐陽絕看在眼內，心底咒駡，既急且怒。

眼看着，兩隊御用殺手由那邊分出，向峭壁這邊奔來，龍飛與其餘的也這才轉身，繼續向皇陵進發。

歐陽絕緊咬牙齦，準備發出發射的命令，也就在這時候，他突然看見了一雙眼睛。那雙眼睛是在洞穴外出現，絕無疑問是常護花的人已攀上來，在洞穴外竊望。

歐陽絕當然知道是什麽回事，那刹那仍然不由嚇一跳，他的劍立即刺出，穿過洞壁，刺了出去。

那個御用殺手也是有所發現，喜出望外，一聲：「在這裏！」出口，發覺危險要閃避的時候，劍已經穿壁而過，穿進了他的要害！

他慘叫，一個身子從峭壁上飛墮下去，沒有人來得及搶救，連常護花也不能。

他就在旁邊丈許，立即大叫「小心」，將幾顆霹靂子抛向那邊的峭壁，那都是曹霸製煉的火藥暗器，一顆撞上一顆，爆炸開來。

洞壁原就很薄，不過經過藥物特別處理，歐陽絕那一劍刺出，已震動了其中部份，再被火藥爆炸震盪，一大幅洞壁立時崩潰剝落。

歐陽絕再也忍不住，嘶聲大叫：「發射！」

藥引子立即被燃着，一個拿火把的已經被驚呆，但另一個雖受影响，還有勇氣點燃藥引子。

火狐即時懸着鈎繩飛進，梭子般的暗器先射進去，驚心動魄的破空聲响中，射倒了擋在面前的幾個歐陽絕的人，宗薩巴也跟着撲入，鬼劍動處，又刺倒了幾個，常護花並不慢，一入劍即刺向歐陽絕，一面大呼：「小心火炮！」

天雷曹霸跟着掠進來，應聲一蓬霹靂子扔進火炮的炮管內。

霹靂子爆炸同時，火炮亦發射，當眞是與天崩地裂一樣，一團火球在霹靂轟鳴中射了出去。

那些霹靂子與之比較，簡直小巫見大巫，可是霹靂子那樣一爆，到底將炮管震偏了半尺。

若是那些歐陽絕的人抓穩木架子，炮管未必受影响，問題是火狐宗薩巴暗器兵器齊施擊倒了前面一排，其餘的驚嚇下忙着找兵器對付，大受影响，忘記了固定那些木架的重要，終於影响到炮管的穩定。

那雖然相差半尺距離，到火球落下，與原定的目標相差已經有數丈。

火球落下立即爆開，距離目標因有數丈，並未能够引發埋藏的火藥，那附近的御用殺手看見火球飛來，雖然都急忙策騎避開，仍然有十多個被波及，人仰馬翻。

龍飛距離火球落下的地方亦不過二十來丈，只看得魄動心驚，隨即揮手，所有御用殺手立即飛騎向那邊奔去，龍飛與其餘義子女亦動身。

千百飛騎掀起漫天塵土，聲勢奪人。

× × ×

司馬縱橫那個替身看見常護花等人不追來，奔出了數十丈便勒轉馬頭囘奔，他們的目的在誘開常護花等人，好讓火炮能够達到預定的作用。

他們還未衝到常護花指派那些御用殺手的防綫前，火炮已經射出。

霹靂那一聲令他們不由都一呆，坐騎却仍然奔前，那些御用殺手同時發動攻勢，長矛暗器飛投，緊接策騎奔出，衝殺前去。

殺聲震天，天地會那些人看見火藥爆炸已以爲目的到達，自然無心戀戰，長矛暗器傷亡了數十人，更就大受影响，紛紛勒轉馬頭逃命。

司馬縱橫那個替身也不例外，他原要喝止天地會一衆，好替他擋住追兵，但看見這種情形，如何再喝得出口，急忙策騎開溜。御用殺手沒追殺，只是飛騎兩側衝上，到底養精蓄銳，胯下的又都是快馬，迅速將天地會一夥追過，然後勒轉坐騎反擊。

天地會的人不戰自亂，很快便給截下來，龍飛那邊亦迅速接近。

只看那聲勢他們便已經心驚胆戰，前無退路，後有追兵，那還不爲之大亂。

那個替身嘶聲大喝：「殺掉他們……」下面的話尚未接上，七八個御用殺手便向他衝來，天地會一夥亦同時被其餘御用殺手衝散。

一場混戰立即展開，天地會一夥完全沒有還手之力，事實御用殺手的數目亦數十倍他們！

這一戰很快便結束。洞內的一戰更簡單，歐陽絕手下那些匠人如何是御用殺手的對手，何況還有宗薩巴火狐這種高手。

支持得最久的也就只有一個歐陽絕，他要比常護花在那座護院中找到的他那個替身強多了，可惜他遇到的非獨是御用殺手中最強的一個，還是江湖上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

他很想將常護花迫下峭壁，可是常護花身手靈活，很快便翻到他身後，反將他迫到峭壁的邊緣。

「姓歐陽的，將劍抛下算了。」常護花劍勢一緩，說出了這句話。

歐陽絕冷笑。「你要我棄劍投降？」

常護花道：「以你的武功絕不是我的對手。」

歐陽絕道：「弒君大罪，你以爲我棄劍投降，從輕發落，又會怎樣？」

常護花道：「不清楚，但一定會給你一個公道。」

歐陽絕大笑。「我這種人就是囚上三天也受不了，而你們一定不會只將我囚上三天。」

常護花笑了，歐陽絕目光往峭壁下一看，道：「我看你還是將我迫下去，好像你這種御用殺手，難道還狠不下心腸？」

常護花方要答話，歐陽絕突然怪叫一聲，翻身疾往峭壁下撲落。

龍飛一騎正停在峭壁下，衣飾有異一般，歐陽絕雖然不認識他，也知道他身份有異其他人，說不定非常重要，甚至有一種說不定就是龍飛的感覺。

他的對象也就是龍飛，一隻飛鳥也似的頭下脚上飛撲而下，劍取龍飛的腦袋。

峭壁高逾百丈，歐陽絕那樣飛撲而下當眞是飛鳥一樣，那刹那的刺激使他不由自主的放聲叫出來。

常護花目光及處，不由歎了一口氣，他當然看出歐陽絕的企圖，可是這種高度，如何能够一劍擊中的？

龍飛在峭壁下正仰首上望，看見歐陽絕這樣衝刺下來，才只是一聲歎息：「瘋子——」

歐陽絕這一着也的確接近瘋狂，他却沒有這種感受，只覺得前所未有的刺激。

他的眼睛已因爲逆風刺痛，然後他突然感覺一個身子亦被風吹偏了開去，他的劍仍然指着龍飛，到他再突然發覺，劍尖所指的方向並非身子飛投的方向，距離地面已沒有多遠。跟着他發現自己正向一堆亂石撞去，身形却已經完全不受控制，不由自主的發出撕心裂肺的狂叫，也就在狂叫聲中一頭撞在亂石上，粉身碎骨。

龍飛一騎在亂石一側丈外，看得很清楚，又是一聲：「瘋狂——」

然後，很突然的，峭壁上下龍飛的所屬與宗薩巴火狐等一齊發出了一聲歡呼，响徹雲霄。

龍飛沒有呼叫，只是放聲笑出來　由心裏笑出來，到現在他才放下那一塊心頭大石。

所有人也顯然有這種感覺。

× × ×

「那個只是司馬縱橫的替身，司馬縱橫所以用這個替身，絕無疑問對這一次行動不太看好，並沒有一定成功的把握。」說這番話的時候，已經是祭祀之後，龍飛非常輕鬆的坐在府中大堂上。

盛筵擺開，興高采烈，每個人都開懷暢飲，這一次有驚無險，他們當然都開心得很。

龍飛歎了一口氣，接道：「但亦不無可能他已經完全失却信心。」

常護花道：「就是成功他亦沒有足够的力量進一步推翻朝廷。這一點相信他早已明白。」

龍飛點頭道：「他現在做的無疑是一種搗亂的行爲，不計較後果收獲。再這樣下去，我看他不難成爲一個瘋子。」

常護花道：「這一次的行動已接近瘋狂的了，不知下一次又會鬧出什麽禍。」

龍飛大笑道：「不管怎樣，今夜我們都不醉無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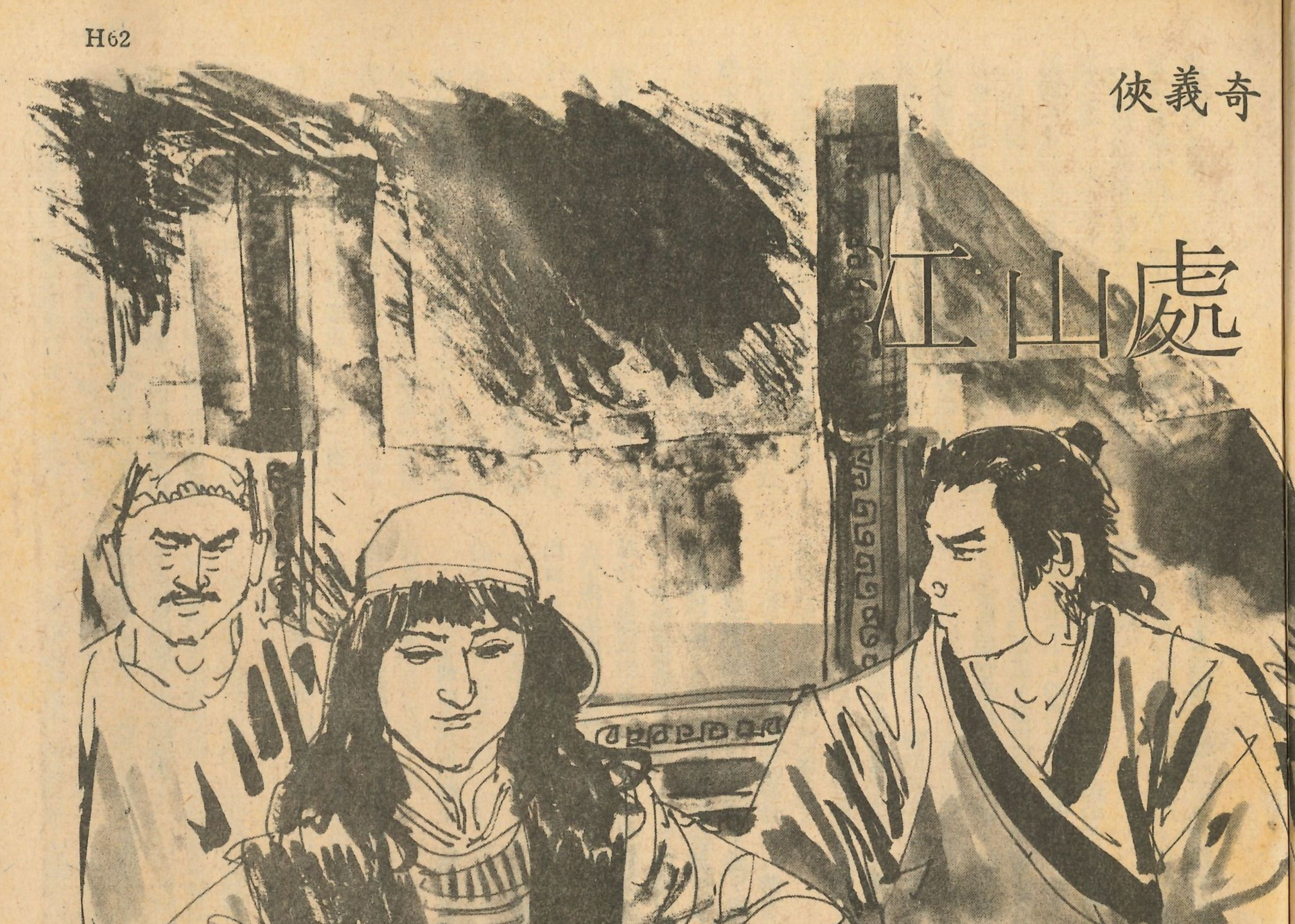
衆人轟然齊應，千杯共舉盡情暢飲。能够開懷盡歡的時候他們便開懷盡歡，面臨困難要悉力以赴的時候他們亦悉力以赴。他們當然也希望這已是最後的一戰，也當然不是。最後的一戰，又將在什麽時候降臨？

（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江山處處哀鴻（大結局）

文·皐飛
圖·高可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日飛爲祝角王子組成一支軍隊，可以作正規戰亦可以作游擊戰，這項戰略十分成功 維吾爾族首度出師便得到空前的戰果，元騎屍横遍野，無一倖存。在慶功宴上，何日飛受到極度的崇敬，醉後胡裏胡塗被王子妃誘姦，醒來知道上當，被她挾持，收她爲弟，過從甚密．衆俠看不對勁，怕惹事端，急爲他撮合，使秋紅和何日飛結爲夫婦，二人結　往山下探軍情，王子妃也暗中跟踪而去，將秋紅擄走，何日飛大驚，找到她婢子吉布妲，探知王子妃是本教人物，在當地有相當勢力，秋紅被她擄去大戈壁沙漠，何日飛請吉布妲帶他一同去尋覓……

奸詐郡主　慘淡收場

店家指着何日飛道：「成大爺這小倆口也要進大漠，你們何不結個伴兒？」

黃衣老者雙目一揚，向何日飛及吉布妲打量道：「兩位要進大漠？有事？」

吉布妲道：「咱們要到沙雅城裏探親，成大爺如果認爲同行不便，咱們也不勉強。」

黃衣老者道：「兩位進過大漠？」

吉布妲道：「沒有。」

黃衣老者道：「大漠中的怪事很多，還有白騎不時出沒……」

吉布妲道：「這些咱們都知道。」

黃衣老者道：「咱們僱請了三名武林高手，兩位要跟咱們同行，必須付出一點酬勞。」

何日飛道：「可以，應該攤多少咱們照付。」

黃衣老者道：「老夫成壽山，是這一行的領隊，同行的任何一個隊友，都要聽從老夫的指揮。」

何日飛道：「成大爺放心，咱們絕對遵守規定。」

成壽山道：「那好，你們先交二十兩銀子。」

何日飛如數繳交二十兩銀子，成壽山道：「一個時辰之後，咱們在北門外聚齊，過時不候，告辭。」

不到一個時辰，何日飛與吉布妲已經來到北門，他們有兩匹長程健馬，一匹專馱東西的騾子，乾糧食水準備的很多，吉布妲購了一柄柳葉單刀，何日飛購了一把長劍，作爲防身的兵器。

不久同行者陸續到達，連同三名武林高手共爲二十三人，但牲口比人多了兩倍，因爲他們是一個販賣私鹽的集團。

這般人個個都携帶着兵刄，想必全都會個三招兩式，這就難怪他們敢冒白騎搶刦之險了。

他們出城一直北上，待落日含山之際，才到達沙漠的邊沿，當晚他們就在這兒住了下來。此地有不少野店，食宿也方便，次日進入沙漠，情形就大爲不同了。

萬里一碧，烈日當空，强烈的陽光將沙漠烘得像一團火，人體內的水份幾乎都要烤乾了。

晚間他們在一個有水草的地方住宿，使牲口獲得充份的飲食，然後撑起帳幕，準備歇息。

日間熱得叫人喘不過氣來，一到天黑溫度驟降，如非身陷其境之人，絕對不會相信日夜的溫度差別如此之大。

何日飛與吉布妲同宿在一個帳篷之內，由於對沙漠的新奇，兩人都無法入睡，因而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

「帮主……」

「什麼事？」

「那三位武林高手游氏兄弟，聽說是崑崙派的，咱們住在崑崙山上，怎麼沒有聽說山上有這麼三位高人？」

「這個麼？我想崑崙派的門下，不一定要住在崑崙山上，妳沒有聽過算不了甚麼，不過我猜這三位高人的武功不會太高，在妳的柳葉刀下，不見得討得好去。」

「帮主只怕看走了眼了，我只是跟着王子妃習得一點粗淺的刀法，怎能跟人家高人相比！」

「也許我當眞看走了眼，哦，吉布妲，王子妃是不是習過法術？」

「習過，帮主是怎樣瞧出來的？」

「不是瞧，是試出來的，那天我將她逼近牆根，縱然是功力高過她的，也無法逃過我那一抓，結果她不僅避過了，而且還失去踪跡……」

「這沒有什麼稀罕，因爲她爺爺是大漠蠱王。」

「甚麼，她爺爺是大漠蠱王？」

「是呀，否則她爲甚麼逃往沙漠？」

「哎，吉布妲，妳不是說沙漠跟拜月教有關麼？怎麼又扯出一個蠱王來？」

「這有什麼不對？蠱王就不能參加拜月教麼？」

「當然可以，不過拜月教能够網羅蠱王這等人物，那麼教主必然是一個絕世高人了，妳可知道他是誰？」

「小婢只是一個下人，怎能知道教主是誰？其實連王子妃都不知道教主是何許人物，小婢更不必說了。」

「這果然是一個神秘的組織，咱們……咳……」

「不要担心，帮主，咱們找不到拜月教，王子妃會來找咱們的。」

「妳怎麼知道她會來找咱們？」

「這是小婢的想法，對不對就不敢說了。」

不管她是甚麼想法，這種可能不是沒有，那麼在形式上是我明敵暗，沙漠裏的環境又是如此的陌生和神秘，未來的處境，實在不敢樂觀，不過這些不利的因素，並不能影响他營救秋紅的決心，只要一息尚存，他就得奮鬪下去。

於是他嘆息一聲道：「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時間已晚，睡吧。」

此後逐漸深入，但見黃沙漫漫，無邊無岸，似乎一生一世都走不出沙漠似的，如非同行者還有這麼多的人，何日飛對此次大漠之行，幾乎失去信心。

這天烏雲薇空，氣候十分惡劣，狂風捲起細沙撲面而來，連呼吸都感到不易，行程自然頗爲困難了。

情非得巳，他們只得提早紮營，在一個前靠沙丘，後臨水池之處歇了下來。

入夜風沙稍息，但寒氣却特別的凌厲，而且異聲四起，人們像置身於寒冰地獄一般。

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原巳疲乏的人馬，更增加了幾分勞累，誰知在這個時候瞭望者竟然傳來警訊。

領隊成壽山奔上沙丘，向右側衝天的塵上瞧了一陣道：「是白騎，各位準備戰鬥。」

這般人雖是混身勞累，行動倒也不慢，成壽山將隊員編作兩組，分別伏於沙丘後的左右兩側，左側由他與游老大領頭，右側是游老二及老三帶隊，何日飛與吉布妲是分派在游老二這一組。

來騎逐漸接近，約莫五十餘人，在人數上他們多了一倍，自然佔了絕對的上風了。

距離沙丘兩丈之外，他們忽然停止了前進，一股雄渾的語聲隨風傳送過來，道：「在下柯老大，朋友請出來答話。」

成壽山原想以伏兵奇襲，給白騎冷不提防一個打擊，現在人家不上當，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只好先出去再作打算。

雙方相隔丈許，成壽山雙拳一抱道：「柯老大，咱們都是老朋友了！希望你能網開一面，留給咱們一條生路。」

柯老大名叫柯斐雄，是白騎的首領，他手下有五十多名健兒，個個都具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尤以左右雙將涂龍涂虎最爲出色。

此人縱横大戈壁，威震天山南北兩路

，十餘年來從未遇過對手。

虎目一瞪，柯斐雄仰天一陣大笑道：「姓成的，販賣私鹽，就是蔑視國法，你還想放你們一條生路？嘿嘿，柯某早想抓住你這條老狐狸，今天不期而遇，你就認了命吧！」

成壽山怒哼一聲道：「柯老大，只要你不依多爲勝，咱們並不怕你。」

柯斐雄道：「就這麼說，咱們一對一絕不佔你的便宜。」

成壽山對崑崙高手游老大雙拳一抱道：「游大俠……辛苦賢昆仲一下，對這般人不必慈悲。」

游老二摘下肩頭的長刀，奔出幾步道：「崑崙門下游老二在此候教。」

白騎的左將涂龍道：「大哥，讓小弟去會會這位崑崙門下。」

柯斐雄道：「好的。」

涂龍躍下坐騎將慣用的「虎尾鞭」往懷中一抱道：「在下涂龍，游大俠請。」

游老二哼了一聲，似乎並未將涂龍放在眼裏，右臂一陣伸縮，便見刀光如雪，指顧之間已經一連攻出了三招。

崑崙門下果然不凡，這三刀雖是攻向三個不同部位，刀鋒却是同時到達，在涂龍的感覺上，像是三個人同時向他攻擊，致使全身要害都受到極大的壓力。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涂龍遇到的是前所未見的强敵，他自然不敢絲毫大意。

點足彈身，連退三尺，總算將這三刀避讓過去，然後一聲清嘯，掄起虎尾鞭展開反擊。

涂氏兄弟內力頗爲深厚，掌中一條虎尾鞭也有極爲可觀的造詣，只不過他們的鞭法並不完整，其中疏漏之處頗多，致使虎尾鞭的威力大爲減弱。

他們在拚鬥之際，有時像是神來之筆！有時候又粗俗不堪，令人無法摸清他們的底細。

游老二有幾次險堪堪的傷在虎尾鞭下，便又立刻拔回頹勢，取得先機，他剛待施展煞手，却被幾招奇詭莫測的鞭法，震得手忙脚亂。

「這是他娘的什麼鞭法，爲甚麼會這般古怪？」

游老二的心中在咒罵，他却無暇說它出口，因爲涂龍久戰不下，業已打出了眞火，虎尾鞭招招灌注了强勁的內力，一鞭揮出，勁風四溢，震得游老二連連倒退。

涂龍不再講求招式，一味的拚鬥內力，幾鞭下來，游老二便已險象環生了。

游老大游老三一見大事不妙，雙雙撲了出來，涂虎縱身攔下游老大，游老三則趁機帮助游老二雙鬥涂龍。

現在場中是五個人分兩起拚鬥，但崑崙高手游氏兄弟依然落了下風，他們的內力沒有對方深厚，時間一長必然會凶多吉少。

吉布妲也看出形勢不妙，扭頭對何日飛道：「帮主，游氏兄弟只怕連十招都支持不下去了，咱們要不要帮帮他們？」

何日飛道：「不必担心，到時候我會帮他們的。」

帮助別人也是一項學問，帮得不是時候人家不會感激，說不定還會怪你多事，所以何日飛暗凝功力，在一旁靜靜等待。

場中的情況沒有改變，只是游氏兄弟的危機更外加深了，甚至以兩搏一依然支持不住。

涂氏兄弟招沉力猛，虎尾鞭一招揮出，有如疾雷撼山之勢，游氏兄弟根本就招架不住。

他們像走馬燈似的，圍着鬥場打轉，游氏兄弟頭髮飛揚，汗濡重衫，形勢狼狽以極。

縱然是趕鷄趕鴨也該有個盡頭，涂氏兄弟自然不願跟他們磨菇下去。

機會終於來了，涂龍一記神來之鞭，逼得游氏兄弟非得招架不可，這一架可就勝負立判了。

兩柄長刀飛上了天，兩條人影像滾地葫蘆般的摔了出去，游氏兄弟口吐鮮血，他們全被內力震傷，可能已經失去再戰之力。

涂龍哈哈一聲長笑，彈身一躍，掄鞭急揮，他不願放過失去抵抗之力的敵人，想要他們永遠躺在這裏。

但青衫急盪，人影掠空，涂龍只覺得手腕一緊，竟然被人凌空抓住摔了出去。

以他那身强悍的內力，竟禁不住這凌空一摔，身下雖然是軟綿綿的沙子，他却半晌爬不起來。

這出手的青衫人自然是何日飛了，除了他，在場的敵我雙方，誰能具有如此驚人的功力？

他摔倒了涂龍，身形一幌之間，便已到達涂虎的身前，那份輕捷當眞像魅影一般。

游老大已然身負幾處創傷，可說是到了生死關頭，此時忽然來了救星，他還能不趁機逃跑？

涂虎功敗垂成，這口怨氣自然要出在何日飛的身上，口中一聲暴喝，虎尾鞭已全力揮出。

這一鞭他是含怒出手，如果擊中鐵人，只怕也會支離破碎。

何日飛不是鐵人，他却一把抓住了鞭梢，涂虎盡平生之力一奪，結果是青蜓撼石柱，除了鬆手棄鞭，他似乎別無選擇。

棄鞭就是投降，這個臉涂氏兄弟丟不起，因而仍然手握鞭柄，全力搶奪。

這是個極不平衡的局面，因爲奪鞭雙方的功力相差懸殊，何日飛只要內勁一吐，涂虎縱然不死，也會身負嚴重的內傷。

但……

「朋友，請手下留情。」

何日飛原本不願傷人，既然有人出面，他立即鬆開鞭梢，側躍五尺，然後扭頭向發話之人瞧去。

他是白騎的首領柯斐雄，一個年約四旬，長像文雅的中年漢子，雙拳一抱，柯斐雄向何日飛行了一禮道：「少俠好功力，倒叫兄弟開了一次眼界，在下是白騎的老大柯斐雄，請教……」

何日飛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在下何日飛，莊稼把式只怕難入大當家的法眼。」

柯斐雄忽然雙目暴睜，向何日飛打量一陣，道：「少俠就是名震八荒的洗劍帮主？」

何日飛道：「名震八荒不敢當，洗劍

帮主正是在下。」

柯斐雄道：「帮主揚威貴陽，使得虜廷朝野爲之震顫，咱們這般亡命邊陲的孤臣孽子，却與奮莫名，希望一覩帮主的丰采，今日有幸會見帮主，是柯某畢生難得的光榮……」

何日飛連連搖手道：「胡虜肆虐，河山蒙羞，在下只不過盡一點炎黄子孫的責任，算不了甚麼，柯兄如此謬讚，在下實在愧不敢當，我看這樣吧，咱們先處理完了眼前之事再作長談，柯兄認爲如何？」

柯斐雄道：「好，這般私鹽販子並不是好人，帮主看要不要留下他們？」

何日飛道：「不，同是炎黄子孫，何忍煮豆燃萁，自相殘殺，讓他們去吧。」

柯斐雄道：「遵命！」身形一轉，對所屬揮揮手道：「不要難爲他們，讓他們走吧。」

白騎一聲暴諾，迅速向兩側一分讓出一條道路，鹽販的領隊成壽山不勝感激的抱拳一揖道：「老朽有生之年，不會忘記帮主成全之德的，今後帮主如有所命，咱們兄弟當全力以赴。」

何日飛道：「好說，時間已經不早了，各位快上路吧。」

成壽山道：「老朽告辭，請帮主多加珍重。」

當這般私鹽販子上路之際，崑崙高手游老大却提出了異議，爲了感謝救命之恩，他們兄弟願意追隨何日飛，爲民族盡點心力，何日飛推辭不得，只好將他們留了下來。

待販鹽的去遠，柯斐雄雙拳一抱道：「帮主要去那兒？咱們兄弟送你去。」

何日飛道：「我沒有一定的去處，只是找人。」

柯斐雄道：「帮主要找的人是到沙漠裏來了？」

何日飛道：「拙荊被王子妃所擄，可能來了沙漠。」

柯斐雄道：「帮主說的是培菁麼？」

何日飛道：「正是。」

柯斐雄道：「是她就不會錯了，不過這件事急不得，下處距離此地不遠，帮主先歇下來咱們再從長計議。」

何日飛道：「好吧。」

柯斐雄向所屬打了一個手勢，八匹開道的白騎，立即撥轉馬頭，揚起一片黃沙，餘騎擁着何日飛，向西北急馳而去。

他們在途中曾作三次歇息，直待夕陽西斜，才到達一幢廟宇。

這是一幢規模不大的廟宇，座落在一片綠洲之上，綠洲之旁是一條流水潺潺的小河，兩岸青葱翠綠，充滿着無限的生機，在極目千里，漫漫黃沙之中，這塊地方，堪稱是一個奇蹟。

廟宇只有兩層，正殿供的却是一條栩栩如生的猛虎，前殿及兩廊沒有神像，白騎將它當作養馬的馬廐。

何日飛由柯斐雄陪着經前殿進入後殿，他瞧出這幢虎神廟的確是白騎的窩，却瞧不出他們這幾十口子住在那裏。

柯斐雄也不解釋，只是走上神壇，伸手一按虎目，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蹟終於發生了。

敢情虎目是一個開關，只要用力一按，虎身便自動向旁移開，現出一個洞口。

他們拾級而下，兩壁嵌着不少發光的寶石，照得階梯頗爲清晰。

下降約莫十丈，接連着三條甬道，柯斐雄帶他們走進靠右邊的一條。

走完十餘丈甬道，何日飛突然感到眼前一亮，敢情他們已經進入一座大廳，但見雕樑畫棟，美奐美侖，陳設之美，絕不下於皇宮大內。

此時由一道側門走出四名健婢，捧來精美茶點，獻給每一位客人。

柯斐雄見何日飛滿面訝異之色，遂微微一笑道：「帮主可知道這幢虎神宮的由來？」

何日飛道：「在下正要請教。」

柯斐雄道：「這座虎神宮是唐代的產物，相傳爲『焉耆國』龍虎大王所建，他在大戈壁的東部建有一座龍神殿，西部就是這幢虎神宮了。」

何日飛道：「新疆疆域廣大，他爲甚麼要將宮殿建在大戈壁的沙漠之下？」

柯斐雄道：「沙漠風雲莫測，古人以爲這是神跡，龍虎大王好大喜功，勛業彪炳，他自認是神，將宮殿建於沙漠，只是自高身價而已。」

何日飛道：「原來如此。」

柯斐雄道：「多日長途跋涉，帮主只怕累了，請先清洗一下好好的歇一晚，援救夫人之事，咱們明天再作詳談。」

何日飛道：「好的，不過咱們一來就打擾大當家的，內心有些不安。」

柯斐雄道：「別這麼說，帮主，能够替你服務，在下感到無比的光榮。」

說話之間，侍女已經擺好一桌酒席，柯斐雄邀請何日飛、吉布妲、崑崙游氏兄弟，左右雙將涂氏兄弟，及他自己共坐一席開懷暢飲起來。

飯後，侍女已經備好蘭湯，服侍何日飛入浴，然後引導他進入一間華麗無比的臥室，享用之豐不亞王侯。

翌晨早餐之後，柯斐雄將何日飛請至大廳，見面時雙拳一抱道：「帮主早，昨晚睡得可好？」

何日飛道：「太好了，在下從來沒有這麼享受過。」

柯斐雄道：「一代梟雄，千百年後，遺澤仍存人間，當年龍虎大王生活的奢侈就不必說了，哦，帮主，你確定尊夫人是被培菁王妃所擄？」

何日飛道：「這一點絕不會錯，但拙荊是否被擄來沙漠，咱們只是猜測。」

柯斐雄說道：「帮主沒有猜錯，因爲培菁的祖父蠱王法德，就是龍神殿的主持人。」

何日飛精神一振道：「柯兄可知道龍神殿的位置？」

柯斐雄道：「知道，只不過蠱王法德的妖術十分厲害，咱們只怕鬥他不過。」

何日飛淡淡道：「柯兄不必担憂，只要將它的地點告訴在下，其他的你就不必管了。」

柯斐雄道：「這麼說帮主是將柯斐雄當做外人了，爲朋友兩肋插刀，這件事兄弟怎能置身事外？我所顧慮的是，咱們縱使能够找到龍神殿，只怕也會不得其門而入。」

何日飛道：「哦，那是爲了甚麼？」

柯斐雄道：「三年之前，龍神殿一帶出現一種怪異的旋風，不久殿宇突然消失，那一帶也變爲流沙，無論人畜，只要踏上那片流沙必然難以倖免！」

何日飛愕然道：「會有這種事？那蠱王法德豈不也葬身在那流沙之下了。」

柯斐雄道：「不，去年底法德蠱王還在天山脚下出現過，這個妖人也許有法子克服流沙。」

何日飛道：「所謂流沙，或者只是蠱王的障眼法兒，不管怎樣咱們都得前去試試。」

柯斐雄道：「帮主準備何時前往？」

何日飛道：「現在。」

柯斐雄道：「帮主不多休息幾天？」

何日飛道：「我担心拙荊的安危，實在靜不下心來，何况昨晚一夜好睡，已經疲乏盡除了。」

柯斐雄道：「帮主要帶多少人去？」

何日飛道：「不必太多，我想只帶吉布妲及游氏兄弟就可以了。」

柯斐雄道：「好，在下帶十名部屬爲帮主領路。」

何日飛不便推辭，只好道了一聲「多謝」。

× × ×

一張雕鏤精細的象牙床上，躺着一名容顏如玉的姑娘，她是何日飛失踪的妻子秋紅，那張清麗的粉頰，較往昔似乎瘦了幾分。

床側一張錦櫈之上，坐着一位長髮披肩的青衣丫環，她似乎已有睡意，仍然不時的向秋紅投下一瞥。

最後秋紅終於醒來了，她睜開失神的雙眼，撑起軟綿綿的嬌軀，滿面訝異之色的啊了一聲道：「姑娘，這是那裏？」

青衣丫環跳起身來道：「啊，妳醒來了？妳先歇着，我給妳去拿吃的。」

秋紅道：「別忙，妹子，我不餓，請妳先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

青衣丫環道：「這裏是龍神殿。」

秋紅道：「龍神殿是一個廟宇麼？」

青衣丫環道：「不是，咳，這教我怎麼說呢？反正龍神殿是在大漠裏面，別的我也說不上來。」

秋紅已經起身，除了感到有些疲憊就是有點饑腸轆轆，不過她必須將自己的處境弄個明白，雖然飢餓也顧不得那麼多。

及聽見她現在是置身沙漠之中，不禁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妹子，咱們是在大漠之中？」

青衣丫環道：「不錯，沙漠雖是荒涼一點，龍神殿的生活倒蠻舒適的。」

秋紅道：「妹子，妳叫甚麼名字？」

青衣丫環道：「我叫秀姑，是侍候教主的。」

秋紅道：「教主是誰？」

秀姑道：「妳這人問得眞怪，教主不就是教主嗎？」

秋紅道：「我是問妳們教主的名號，他的姓名該不會是教主吧？」

秀姑說道：「那當然，不過沒有人知道教主的姓名，我只知道他是拜月教的教主。」

秋紅道：「那麼這龍神殿必然是拜月教的總壇了？」

秀姑說道：「差不多，就我所知，龍神殿的主人是法德蠱王，但蠱王要聽教主的。」

秋紅一怔道：「蠱王？貴教能有這樣的人物，必然是一個了不起的組織。」

「有見識，中原武林第一高人的女兒果然不凡，嘿嘿……」

隨着話聲，走進來一個一領青衫、面頰削瘦的老人，秋紅只向他瞧了一眼，便覺毛髮悚然，汗毛根根直豎，她並不是一個胆小的人，此時却害怕得低下頭去。

原來此人面頰扁平，顏色灰暗，這顆人頭好像放在石灰中醃過似的，這已經够難看的了，偏偏他生就一張血盆大口，還露出一嘴森森的獠牙，如果說他是殭屍絕不爲過，或許他比殭屍更恐怖幾分。

秀姑對此人的畏懼更甚於秋紅，她不僅深深的垂着頭，而且全身都在不停的顫抖。

秋紅畢竟不是平常的女人，她明白害怕的結果只有把事弄糟，因而抬起頭來，目光直視青衫人道：「閣下是誰？」

青衫人雙目一揚，兩縷碧綠陰森的冷焰，罩向秋紅的全身，他那扁平灰暗的面頰，很難瞧出情緒上的變化，雖然他的嘴角輕輕牽動了幾下，但沒有人能够猜出那是何種情緒的表現。

最後他跨前兩步，使他與秋紅的距離又縮近了幾尺，然後嘿嘿一聲道：「好好，陌生人敢於對老夫瞠目直視的，以秋女俠爲第一人，咱們交個朋友妳看可好？」

秋紅道：「好！閣下究竟是誰？」

青衫人嘿嘿一笑道：「其實姑娘應該知道老夫是誰了，妳們適才不是還在談論老夫麼？」

秋紅心頭一懍，立即暗凝功力，準備作嚴密戒備，但她這一提眞氣，竟然面色大變。

敢情她不僅無法凝聚眞力，而且胸腹之間還會隱隱作痛，這使她想起她被擄之時的情況來了，她是嗅到一股淡淡的香味，才渾然失去知覺的。

莫非是中了毒，還是中了蠱？

不管是那一種，她中了暗算失去功力是不錯的，那麼面對絕代妖人，她如何能够自救？

看來秋紅是陷於絕境了，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怎能不聽憑人家的宰割！

不過秋紅出身忠義之家，父母都是赤胆忠心，義薄雲天的絕世高人，平時在耳染目濡之下，已養成她無視生死，守正不阿的性格，雖然武功已失，變作一個不禁風霜的弱女子，却也激起她的剛烈性格。

因而她目如冷電，毫不怯懼的逼視着青衫人，一股磅礡之氣同時奔放而出。

青衫人神色一呆，禁不住一連後退幾步，半晌他才哼了一聲道：「姑娘原來是習過天心正法的佛門高弟，老夫倒是失敬了。」

秋紅淡淡道：「我沒有習過天心禪功，不過天心就是人心，忠臣烈士自有一股萬邪不侵的浩然之氣，閣下可以毁掉我的肉體，但無法使我的意志屈從。」

青衫愕然半晌，忽然冷哼一道：「很好，老夫聽說中原有一個文丞相，發明一

種浩然眞氣，妳既已習得這門絕學，老夫倒要好好的領教一下，帶走。」

門外應聲奔入兩名青衣丫環，每人挽着秋紅的一條臂膀，將她帶出這間斗室。

秋紅無力拒抗，只好由她們架住走，不過她們心如皎月，神情安定，雖然置身於驚濤駭浪之中，並無半點慌亂的表情。

經過不少房廊，她被架進一間寬大華麗，而陳設詭異的大殿之上，青衫人盤膝坐上一張掛滿骷髏的大床，秋紅被安置於大床對面的太師椅中，床前一隻長桌，上面烟霧繚繞，鼎爐傳香，氣氛顯得極端詭異。

桌上除了香爐，還有木斗木箭，幾個眼射綠芒的骷髏，及掛着許多符籙。

最怪異的是一隻盛着清水的大碗，清水未加任何熱力，它竟然在不斷的冒出蒸氣，氣體散播於空間之後，竟然變作七八種彩色，而且急劇的流轉，滿空飛舞，令人目眩神搖，眼花撩亂。

更令人驚悸的還是那些骷髏，它們的眼中全都射出陰森恐怖的綠芒，好像是些活生生的妖物，此時更發出各種怪異之聲，每一種都足可奪魂掠魄，令人喪胆。

如果是一個平常的人，只要進入這間殿宇，只怕早已魂胆皆喪，嚇個半死了。

秋紅不是常人，而且心存忠憤，氣貫日月，生死等閒視之，自然不在乎什麼妖魔鬼怪。

青衫人就是法德蠱王，此人是魔道中第一高手，他會魔法，會放蠱，會使毒，武功之高，也很少遇到對手。

他已經年愈五十，由於醉心於他的成就，因而迄未娶妻，如今功成名就，自然興起了成家的念頭。

不過他眼界極高，雖然遇到過幾位色藝雙絕的姑娘，却無法引起他心湖上的震盪。

現在他巧遇秋紅，第一眼瞧出，他就有如驟遇知音，情難自已，否則以他動輒殺人的兇殘性格，他決不會讓一個頂撞他的女人活下去的。

他使的是魔道中最厲害的「攝魂大法」，他能攝去人們的魂魄，予以役使，再將軀體鍊爲「活殭屍」，變作無敵殺手。

對秋紅，他當然不會這樣，只不過要獲得她的芳心，一切聽憑他的擺佈而已。

魔法在密鑼緊鼓的繼續着，鬼哭神嚎，如果說它是人間地獄決不爲過。

秋紅的意志如鋼鐵，但肉體却無法再支持下去，她已是汗濡重衣，面色慘白，體力已到崩潰的邊沿了。

忽然一縷黑影，由殿外像颷風般的捲了進來，掌中長鞭一抖，掃飛長桌上的水碗，殿中流虹及鬼聲，在吧的一聲脆响之後，頓然一起消失。

法德蠱王大吃一驚的跳了起來，雙目圓睜瞪着一名黑衣蒙面人道：「教主，妳這是作甚麼？」

黑衣蒙面人原來是拜月教的教主，勿怪她會不懼魔法，而氣勢又這般凌人了。

一聲冷哼，拜月教主道：「我正要問你呢，你這是在做甚麼？」

法德蠱王一呆道：「沒有甚麼，老夫只是喜歡這個女娃兒。」

拜月教主冷冷道：「喜歡她？嘿嘿，喜歡她就用攝魂大法整治她，要是不喜歡呢？豈不要碎屍萬段了！」

法德蠱王道：「不，教主，只因這女娃兒的性格剛烈無比，老夫只是要磨煉她一下罷了。」

拜月教主道：「哦，你這樣做是爲了甚麼？」

法德蠱王咳了一聲道：「這個……咳，老夫五十出頭了嘛……」

拜月教主撇撇嘴道：「好主意，你知道她是誰？」

法德蠱王道：「中原第一高人的千金，老夫大漠蠱王難道配她不上？」

拜月教主道：「她是中原武林第一高人的千金，也是洗劍帮主何日飛的夫人，名花已然有主，你配得上她又能怎樣？」

法德蠱王呆了一陣道：「我不管這些，無論她是誰的女人，老夫看上了就得跟我。」

拜月教主面色一沉道：「不行，本教準備網羅何日飛夫婦，你最好打消這個主意。」

法德蠱王哼了一聲，他沒有說話，臉色却顯得十分難看。

拜月教主面色一霽道：「別這樣，蠱王，君子不奪人所愛，何况天下何處無芳草，本座保證替你物色一位讓你滿意的就是。」

法德蠱王沉默半晌，忽然目光一抬道：「教主，老夫有一項請求。」

拜月教主道：「好，你說。」

法德蠱王道：「如果老夫跟何日飛公平競爭，希望教主不要插手。」

拜月教主道：「一言爲定，只要你是公平競爭，本座決不過問。」

法德蠱王雙拳一抱道：「謝教主。」

拜月教主擺擺手，立命兩名侍婢將秋紅扶到另一間華麗的臥室。

經過適才一陣折磨，秋紅的精神及肉體都受到不算太輕的創傷，雖經秀姑餵以拜月教主所賜的靈丹，仍然休養兩天精神才逐漸恢復。

這天傍晚時分，一名侍婢前來相請道：「何夫人，咱們教主有請。」

秋紅道：「好，姑娘請帶路。」

她被帶到一間古色古香的廳堂之上，拜月教主立起身來道：「對不起，何夫人，法德蠱王個性偏激，開罪之處，請何夫人多多鑒諒。」

秋紅淡淡道：「教主言重了，日前承蒙援手，秋紅感激不盡。」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道：「好說，這是應該的。」

一頓接道：「賢夫婦是人間龍鳳，武林奇葩，本座一向十分仰慕，不知何夫人願不願不棄菲薄，折節下交？」

秋紅仍然語氣生硬的道：「秋紅只是一個階下之囚罷了，實在高攀不上！」

拜月教主道：「實在抱歉，希望何夫人能够包涵，當日咱們爲了請來賢夫婦，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但絕無以囚犯相待之意，何夫人如果不信，不妨運功試試。」

秋紅暗中運功一試，果然眞氣流轉，百脈皆暢，毫無不適的現象，遂起身抱拳一揖道：「教主隆情高誼，何氏夫婦當圖後報，告辭。」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道：「急不得，何夫人，拜月教的大漠總壇，如果叫人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拜月教就不值一笑了！」

秋紅冷道：「那妳就划下道來吧。」

拜月教主搖搖頭道：「妳誤會了，何夫人，本座是說這座龍神殿的出口，是以機關控制的，如非持有本教的飛龍令，任何人也無法出關，再說，龍神殿的四週，由蠱王設下了一道流沙陣，任是輕功絕世的人，也無法通過這遼闊數十丈的流沙陣法。」

秋紅呆了一呆道：「這麼說我還是在妳們的掌握之中了，有甚麼條件，開出來吧！」

拜月教主道：「請不要衝動，何夫人，咱們並無半點惡意……」

秋紅面色一正道：「閣下這種善意，請恕秋紅無法接受，如果閣下不願放我離開，咱們可以放手一搏。」

拜月教主略作沉吟道：「秋門浮雲劍法與雷音指是武林絕响，能夠領教一下，倒也不虛此生，何夫人請。」

廳堂十分廣大，兩人搏殺的空間綽綽有餘，但當雙方對陣之後，首先挑戰的秋紅倒不敢輕易出手了。

這原因很簡單，如果你能瞧出你的對手是一位絕世高人，具有深不可測的武功，在出手之際你也會慎重的。

拜月教主聲音甜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女人，但她却黑衣蒙面，一副神秘奇詭的裝束。

她的身材並非高頭大馬，却生得纖細瘦長，比秋紅高了一肩，如非罩着一身寬大的黑衣，必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好姑娘。

但當她往秋紅身前八尺之處一站，一股迫人的威勢立即放射而出。

秋紅一身造詣，在當代武林不易多見，她自然瞧得出這位拜月教主是一位難以揣測的武林高人。

不過她雖然慎重，並非胆怯，而且生出一股旺盛的戰鬥意志。

待雙方默立一盞熱茶之後，秋紅終於出手了。

秋門浮雲劍法，的確不愧爲當代第一劍法，一劍揮出，風雲驟變，天地都幾乎爲之失色。

拜月教主是一位罕見的高手，但她仍然連續使出三招流雲飛袖，而且後退兩步，才接下秋紅的兩記劍招。

她立定身形之後，接着哈哈一笑道：「浮雲劍法果然盛名不虛，妳也接我兩招試試。」

雙袖一抛，勢如狂飇驟起，兩股無與倫比的暗勁，以疾雷撼山之勢，撞向秋紅的胸腹。

就秋紅所知，在當代武林之中，除了老一輩的幾位絕頂高手，沒有人具有像拜月教主如此深厚的內力，浮雲劍法雖然玄奧莫測，在流雲飛袖之下就相形見拙了。

這並不是浮雲劍法不如流雲飛袖，而是秋紅的內力敵不過拜月教主。

一袖抛出，罡風急湧，秋紅幾乎連身形都站立不住，如何能够發揮劍術的精妙招式？

這情形對秋紅是不利的，至少她已經落在下風，不過落在下風並不等於落敗，在秋紅來說，她還有反擊之力。

當拜月教主再度雙袖交拂之際，秋紅藉袖力躍了起來，身在空中，她忽然發出一聲嬌叱，一記雷音指急點而出。

指帶雷鳴，勁風震耳，勢如彈丸般的指力，凌空向拜月教主當胸擊去。

此等指力當得是無堅不摧，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但指力才吐，便巳失去拜月教主的踪跡，同時脅下一麻，她勁力頓失，竟一頭向地上栽去。

這當眞是棋差一着，縛手縛脚，她的雷音指沒有傷到對方，反而着了別人的道兒。

待她由空中摔下來的時候，拜月教主忽然伸手將她接着，她不僅沒有受傷，脅下受制的穴道也同時解除。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道：「好厲害的雷音指，姊姊若非逃得够快，這條老命就要被妳擱在這裏了，走，妹子，咱們不打不相識，跟我進去好好的聊聊。」

秋紅技不如人，巳經栽到家了，拜月教主沒有傷害她，也沒有給她半點凌辱，而且待以姊妹，殷殷懇談，人心是肉長的，秋紅還能不乖乖的跟她進去？

雙方就座之後，侍婢獻上香茗，拜月教主的目光透過幪面黑紗，靜靜的瞧着秋紅，說道：「妹子，願不願交姊姊這個朋友？」

秋紅淡淡道：「願，不過道不同不相爲謀，教主何必自找痛苦？」

拜月教主道：「咱們怎樣道不同了？妹子，妳說說看。」

秋紅道：「咱們的立場不同，目標互異，自然是道不同了。」

拜月教主哈哈一笑道：「我認爲這只是觀念問題，主觀不能一成不變，應該與客觀所形成的條件配合，譬如妳今天出門遠行，當時是個大晴天，但天有不測風雲，在半道上竟然來了一場傾盆大雨，下雨是事實，你不能認爲它還是大晴天。」

秋紅冷冷道：「好比喻，可惜我是死心眼，聽不懂這些。」

拜月教主呆了一呆道：「好吧，咱們先不談這些，尊夫何大俠就要到了，我不想讓他傷在流沙陣裏，咱們出去接他，妳可願意？」

秋紅面現驚喜之色的一躍而起道：「多謝教主，秋紅遵命。」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回頭對一名侍婢交待了幾句，然後身形一轉道：「妹子，咱們走。」

這座龍神殿建築得像迷宮一般，不要說關卡重重了，如非有人帶路，外人很難走得出去。

出殿之後，極目千里，仍然是一片漫漫黃沙，拜月教主忽然取出一條手帕，丢向丈外的細沙之上。

秋紅不明白拜月教主在作甚麼，正心存疑問之際，怪事忽然發生了，那條輕柔的手帕，好像是丢在水面之上，此時正緩緩的向細沙裏沉去，片刻之後，便巳踪影全無了。

拜月教主向面現驚詫之色的秋紅道：「瞧到了麼？這就是流沙陣，只要踏在沙上，縱使輕功絕世也難以倖免！」

秋紅道：「那……咱們……」

拜月教主伸手一按出口處的一個紅色按鈕，一條長達數十丈的鐵橋，像巨龍一般緩緩由沙中升了起來，待她們通過流沙，鐵橋又自動的沉了下去。

秋紅搖搖頭道：「好厲害，這等險惡的設置，只怕沒有人能越雷池半步！」

拜月教主傲然說道：「本教奇材異能之士極多，這點置設算不了甚麼，咱們走吧。」

這一行人是向西北走，待到達一個沙丘，她們停止了前進，拜月教主帶來兩名侍婢及二十名部屬，立即在沙丘之旁架起五座帳篷，兩個大的，三個小的，排得星羅棋佈，好像軍營一般。

秋紅不解的道：「教主，要這麼多的帳篷做甚麼？」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道：「妳忘記咱們是等候尊夫何帮主了，他們一行還有十六個人呢。」

秋紅呆了一呆道：「教主對拙夫的一切瞭若指掌，這……實在教人佩服。」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道：「是麼，不認爲我太可怕？」

秋紅道：「這個麼，教主佔盡了天時地利，能够做到這一點，應該不會太過困難。」

拜月教主哈哈一笑道：「說得好，小妹子，看來可怕的應該是妳了。」

她語音甫落，沙丘上的瞭望者忽然叫了起來：「禀教主，他們來了。」

拜月教主與秋紅等奔上沙丘，但見西方塵土沖天，十餘騎怒馬，像一條暗黃色的土龍，貼在地面飛馳，速度快捷無比，眨眼之間，便巳現出人馬的形像。

領頭的瘦高個子是白騎的老大柯斐雄，跟在他後面的正是洗劍帮主何日飛。

別後重逢，喜過望外，秋紅再也忍耐不住，口中在呼叫着「相公」，同時點足彈身，向沙丘之前奔了過去。

何日飛自然也瞧到了秋紅，他只是向柯斐雄打了一聲招呼「是拙荊」，立即用蹬飄身，便與秋紅擁在一起了。

良久……

「紅妹子，妳受了委屈了……」

「我很好，來，我來替你介紹一個友人。」

何日飛原想問她是怎樣脫困的？王子妃培菁那兒去了？立在沙丘上的是些甚麼人？秋紅既然要替他介紹，只好把要問的話嚥了回去。

他們併肩走上沙丘，秋紅指着幪面女郎道：「這位是拜月教主，一位深不可測的絕頂高人……」

不待她把話說完，拜月教主巳抱拳一禮道：「何帮主辛苦了，你可別聽紅妹子的，我那裏敢稱高人！」

語音一頓，接道：「各位先到帳篷歇息一下，待會咱們再作長談。」

何日飛夫婦被領進一個較小的帳篷，他們走進去一瞧，不禁神色一呆。

這個臨時搭建的帳篷，竟然珠光寶氣，豪華得有點驚人。

紅色的波斯地氈，紅色的錦緞壐屏，摺叠式的床榻桌椅，無一不是精美絕倫。

何日飛流目一瞥之後，牽着秋紅的玉手，坐到地氈之上，然後環臂一摟，兩人就滾倒在地氈之上了。

良久，秋紅枕在何日飛的臂彎之中，輕輕吁出一口長氣道：「相公，你好像有很多疑問……」

何日飛道：「不錯，妳是被培菁擄來的麼？她人呢？」

秋紅道：「我是被王妃擄來的，却沒有瞧到他的人影，不過你不必担憂，待會我去告訴拜月教主，請她讓培菁來陪你就是。」

何日飛臂彎一收，嘖的一聲在秋紅的櫻唇上親了一下，道：「妳再胡說，看我饒妳不！」

秋紅一頭鑽到他的懷裏，道：「你就會欺負我，我不依……」

這是一對恩愛逾恆的小夫妻，刦後重逢，是應該親熱一番的，不過由於時地不宜，他們都極力的尅制着。

現在，他們在互相敍述着，待說完了雙方的遭遇，何日飛面色一正道：「妹子，中原各大武林門派之中，似乎沒有聽說這麼一個拜月教……」

秋紅道：「它的總壇設在大漠，中原自然沒有人知道了。」

何日飛道：「拜月教也許是一個新興的門派，由於行動隱秘，所以未爲人知，依我看拜月教主志在天下，總壇設在大漠，只是一種臨時的措施。」

秋紅道：「哦，你瞧出了甚麼？」

何日飛道：「妳沒有想過她爲甚麼擄妳？」

秋紅道：「這……我原先以爲她是元虜的狗腿子。」

何日飛說道：「現在呢？妳有甚麼想法？」

秋紅道：「可能你說對了，她是志在天下。」

何日飛道：「妳認爲她爲甚麼會找上咱們？貴陽一戰，顯示了咱們的實力，拜月教如果能够網羅咱們，豈不有如猛虎添翼？」

秋紅點點頭道：「看來是這樣的了，待會你怎樣答覆她？」

何日飛道：「我不想跟不明底細的人合作，待會看她怎麼說再作決定吧。」

秋紅還待問他甚麼，帳篷之外忽然响起吉布妲的聲音道：「禀帮主，夫人，拜月教主有請。」

何日飛道：「好的。」

他們起身整了一下衣衫，出帳跟着一名侍婢來到另外一個稍大的帳篷。

這裏面的陳設相差不多，只是一片銀色，使人覺得耳目一新。

帳篷的中央擺着一桌頗爲豐盛的酒席，在這種極目千里，一片黃沙的大漠之中，居然能够吃到這等美好的菜餚，這就不能不使何日飛大爲欽佩了。

拜月教主邀客入席，客人是何日飛夫婦，主人只有拜月教主一個，當酒過三巡之後，他們的談話由大漠的風土人情，逐漸引入了正題。

拜月教主首先咳了一聲道：「敝教此次冒犯何夫人，實在是情非得巳，還望兩位多多鑒諒。」

何日飛道：「好說，請恕在下放肆，但不知這情非得巳如何解釋？」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道：「一般人常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本座以爲必須先有某種時勢，才能創出另一種局面，所以我認爲只有時勢造英雄這句話才是正確的，何帮主以爲如何？」

何日飛淡淡道：「教主所見甚是，不過人各有志……」

拜月教主道：「好一個人各有志，明知不可爲而爲，此等節操實在叫人佩服，不過帮主有沒有替貴屬下想上一想？」

何日飛道：「此話怎講？」

拜月教主道：「貴陽一戰，固然能使元人喪胆，但何兄究竟得到了甚麼？虛名麼？我想你絕對不在乎這個，代價呢？那就太過慘重了，你可知道在那一役之中，造成了多少寡婦與孤兒？」

何日飛呆了一呆道：「這個……」

拜月教主道：「怎麼，不相信我說的嗎？」

何日飛長長一嘆道：「事實如此，在下怎能不信，只是國仇家恨，不共戴天，何某只要還有三寸氣在，就無法放棄驅逐元虜的工作，至於成敗利鈍，就顧不了那麼多了。」

拜月教主道：「沒有人要你放棄抗元工作，但改變一下方式倒無不可！」

何日飛道：「哦，請教……」

拜月教主道：「元人氣焰正盛，軍力之強，沒有一個國家堪與比擬，帮主以不足萬數的義軍與元人抗衡，只要大擧出擊，必定是一個悲慘的下場，至於新疆之行麼，也是徒勞往返，維吾爾以擧族之力，也不足與元人相抗，祝角王子不過五千之衆，他能有什麼作爲！」

何日飛嘆息一聲道：「在下被妳瞧透了，教主，那妳說我該怎麼辦？」

拜月教主道：「激勵民心，散播革命的種子，發掘英才，集結志同道合之士，雖是寄身草莽，却能心存故國，雖然生死以之，但成功不必在我。」

何日飛哈哈一笑道：「這當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在下原本就沒有成功在我的打算。」

拜月教主道：「那咱們合作吧，草莽之中未嘗不能有一番利國利民的作爲。」

何日飛道：「如何合作，請明示。」

拜月教主道：「拜月教雖然只是一個新興的門派，但本教所網羅的奇材異能之士，不是任何一個門派能够相比的，咱們佔據一兩處名山大川開山立寨，然後逐鹿中原，在武林中建立起領袖羣倫的地位，同時培育英才，扶植反元勢力，一旦時機成熟，只要登高一呼，不難天下景從，在大勢所趨之下，還怕不能還我河山？」

何日飛點點頭道：「這果然是一個好主意，只可惜在下無能爲力。」

拜月教主愕然道：「爲甚麼？何帮主，你不相信我說的話？」

何日飛道：「相信，但相信有甚麼用？何日飛是逆黨，是反叛，無論走到那裏，元人都不會放過我，如若在下跟貴教合作，勢必連累貴教！」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道：「我如果連這一點都沒有想到，怎敢輕言跟你合作。」

她說話之間，一名侍婢已送上一只錦盒，拜月教主打開盒蓋，推到何日飛的面前道：「你瞧瞧，利用這個能不能解決問題？」

何日飛向盒裏一瞧，敢情是十幾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

拜月教主道：「第一二張是賢夫婦的，以下是貴帮五大護法，三大特使，最後還剩下兩張，賢夫婦可以留作備用。」

何日飛由衷的讚譽道：「事無巨細都能顧慮得如此週到，教主果然是一個非常之人。」

拜月教主笑笑道：「好說，其實這算不了甚麼，只要多花點腦筋，任何人都可以辦到。」

何日飛沉吟半晌道：「在下願意跟教主合作，但必須先到大雪山一行。」

拜月教主道：「是不放心你那些伙伴？別担憂，銀龍谷安全得很，本派創教伊始，百廢待興，你不能浪費時日，這樣吧，你修書兩封，分別給大雪山的葉護法，及崑崙山的秋護法，說明邊區事不可爲，咱們要返中原另圖發展，信寫好了我會派人連同面罩兼程送去。」

秋紅道：「教主，妳要咱們夫妻作甚麼？」

拜月教主道：「我要借重何兄的長才，希望何兄委屈一點，接受二教主的職位，妳麼，自然是二教主夫人了。」

何日飛道：「不敢，在下寸功未立，怎敢接受如此崇高的職位？」

拜月教主微微一笑道：「有道是三軍易得，一將難求，當年登台拜將的韓信又何曾立過寸功？不必客套了，何兄，咱們來白方長。」一頓接道：「本教總壇設在江西九嶺山的銅鼓縣城以南，何兄先到銅鼓縣城南門崔家老店，自然有人接待，你們啓程後，我會以飛鴿傳書通知總壇的。」

何日飛道：「教主不回總壇？」

拜月教主道：「我還有點事要去天山北路，你們先去吧。」

秋紅道：「咱們何時啓程？」

拜月教主道：「現在吧，今晚有月色，沙漠走夜路比較涼爽，哦，柯斐雄我已經打發他們回去了，咱們的事還不宜讓他們知道。」

何日飛道：「既是如此，愚夫婦就此告辭。」

他們收好四副人皮面具，將其餘的交還拜月教主，夫妻倆捲起包裹，帶着游氏兄弟及吉布妲，逕向南方縱騎馳去。

臨行之際，拜月教主叫他們夫妻戴上人皮面具，因爲從現在開始，他們就要以這副面貌行道江湖，再說，大漠裏雖然很少遇到旅客，但也不能說絕對沒有，爲了愼重起見，及早掩去本來面目是對的。

× × ×

繁星滿天，夜涼如水，沙漠裏的夜色是清新而孤寂的。

何日飛一行急馳二十餘里，速度才緩了下來，但誰也沒有料到，在這陣急馳之後，竟然發生驚人的意外。

「相公，我有些不太舒適……」

秋紅的一身功力，已達一流的境地，不要說急馳二十里，就算二百里她也不會在乎。

然而她却說不太舒適，似乎已無力支

持下去了。

何日飛勒住韁繩，道：「妹子，是不是戴面具不太習慣？那就摘下來吧。」

秋紅依言摘下人皮面具，何日飛就星月之光向她臉上一瞧，不禁大吃一驚道：「不好，妳中了毒！」

她的確是中了毒，原本美如芙蓉的粉頰，此時竟然蒙上一層黑氣，一望而知這是中毒的現象。

這毒氣是那兒來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人皮面具了，因而何日飛也將面具扯了下來。

吉布妲原是盯着何日飛的，因而第一個叫了起來，道：「不好，帮主，你的臉上也有黑氣。」

何日飛由懷裏取出一隻瓷瓶，倒出六粒香味撲鼻的丸藥道：「這是辛師姊給的療毒靈丹，妹子，咱們一人吃三粒再運功祛毒。」

他們吞服解藥之後，再躍下坐騎運功祛毒，護法之事就交給游氏兄弟以及吉布妲。

蛇魔一派的療毒靈丹，應該是可療百毒，靈驗無比的，但以何日飛夫婦一身超凡的內功，運功頓飯時間，一點效用也沒有。

此時黃沙冲天，蹄聲震耳，一隊鐵騎向何日飛夫婦祛毒之處急馳而來。

游老大吃了一驚道：「來人多半是衝着咱們來的，吉姑娘，請妳保護帮主夫婦，來人由咱們兄弟打發。」

吉布妲道：「遵命。」

他們說話之間，來騎已經到達，領頭的竟然是黑衣蒙面的拜月教主。

游老大大喜道：「稟教主，二教主夫婦不知怎的竟然身中奇毒……」

拜月教主冷冷道：「甚麼二教主，他只是一個叛逆罷了，吉布妲，給我殺！」

吉布妲應了一聲「遵命」，拔出一柄單刀，猛向秋紅的胸前扎去。

游老大大吃一驚，口中一聲暴吼，縱身向前急撲，他是想搶救帮主夫人秋紅，但以相距較遠，一時搶救不及，待他縱身撲到，吉布妲的單刀已經插進秋紅的心窩了。

游老大瞧得熱血沸騰，口中大喝一聲，長刀盡平生之力揮了出去。

這急如閃電的一刀，帶起了吉布妲的頭顱，激洒的鮮血，染紅了好大一片黃沙，情景悽厲已極。

此時，游家的老二老三也已陷入重圍，另有三名彪形大漢正奔向何日飛調息之處。

何日飛臉上的黑色稍稍淡了一點，但却汗濡重衣，雙目緊閉，兩縷血絲由嘴角流了出來，他雖然還不知道愛妻秋紅已經遇害，却已查覺跟前的形勢萬分危殆，如今運功受到干擾，內臟受到重傷，生命已如累卵一般，怎能承當三名大漢的攻擊！

游老大狂呼着撲了上去，他擱住了敵人，展開一場亡命的搏鬥。

這三名忠肝義胆的游氏兄弟，在一陣狠拚之後，終因寡不敵衆，在漫漫黃沙之間，洒下了他們的滿腔碧血。

現在只剩下一個半死不活的何日飛了，他緩緩睜開雙眼，向迎面走來的拜月教主冷冷道：「妳是誰？」

拜月教主停下脚步，哈哈一陣長笑道：「死不瞑目，是麼？好吧，本郡主就發個善心，讓你瞧瞧……」

她伸手摘下面具，現出一張美艷冷酷的面頰。

何日飛啊了一聲道：「啊，玉樓郡主，我早該想到是妳的！」

玉樓郡主道：「可惜你現在才想到，所以你非死不可，葉寄萍，給我剁下這名叛逆的人頭！」

葉寄萍屈節事敵，原是跟隨玉樓郡主的，此時她出現並不算出奇，玉樓郡主叫她剁下何日飛的人頭，那也算不得怎樣意外。

令人意外的是，葉寄萍應聲出手，一劍穿心，她竟然殺了玉樓郡主，然後返臂一揮，她自己也抹了脖子。

× × ×

烏雲蔽空，狂風驟起，在大漠，此種現象平常得很，但是令人感到不平常的是，當風沙平靜之後，却已失去何日飛的踪跡。

莫非他被什麼世外異人所救？

× × ×

三十年後安徽鳳陽縣的皇覺寺，出現一位佛法高深的方丈日非禪師，他在默默的培育英才，爲延續大漠民族的命脈而默默的耕耘着，它終於開了花，結了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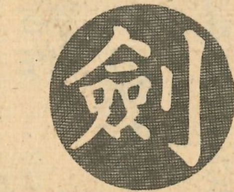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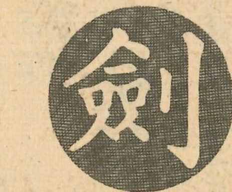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啓岳盟主率領幾個門派來到五雲門的江南分壇，破門而入，裏面無人，只見十幾個人倒臥在血泊裏，面上都戴着紫色面具，一望便知是五雲門的人，正在搜索，他們不知不覺中了沾衣毒，幸好帶了金不換花粉解毒藥由萬少岳一一救起，衆俠見一個黃蠟面道人施放這種毒藥，他見毒不到衆俠，長笑一聲召來幾個蒙面黑衣人，雙方混戰一場，衆俠發覺他們出手都是少林招式，知道他們不是五雲門的人，見他們逃走亦不追趕 混戰就此結束，五雲門的分壇算是挑了……這邊方如蘋和十五號見分壇被人砸了，只好趕去五雲門向師尊訴說……

喜獲靈丹 神志清爽

白衣仙子目光不覺從十五號的臉上又轉到了方如蘋的臉上，眼前這一對青年男女，男的英俊之中，另有一股颯然英氣，女的嬌美如花，艷光照人，眞是一對人間龍鳳！

方如蘋發現師父的眼光忽然朝自己看來，心頭不禁咚的一跳，粉臉緋紅，不覺低下頭去。

白衣仙子徐徐道：「你叫十五號？」

十五號應了聲「是」。

白衣仙子又道：「你想得起想不起來，你以前叫什麼名字？」

十五號答道：「屬下的名字就是十五號。」

白衣仙子道：「你師傅叫什麼名？」

十五號道：「不知道。」

白衣仙子道：「你會些什麼武功？」

十五號道：「劍法。」

白衣仙子道：「還有呢？」

十五號道：「屬下還會使扇。」

白衣仙子道：「江湖上使扇的人倒是不多，你是跟誰學的？」

十五號答道：「屬下不知道。」

白衣仙子道：「你會使扇，身邊一定也帶着扇了，使幾招給我瞧瞧。」

十五號道：「屬下扇是有一柄，只是……只是……」

他忽然轉臉朝方如蘋望來，那是含有詢問之意，仙子要自己使扇，自己要不要使？

方如蘋忙道：「仙子要你使幾招，你自然要使幾招給仙子瞧瞧了。」

十五號點頭道：「屬下那就使幾招……」伸手從懷中取出一柄兩尺來長的烏木摺扇，又望着方如蘋道：「屬下就在這裏使嗎？」

白衣仙子目光和他手中烏木摺扇乍然一接，臉上神情不禁爲之一變，連身軀都起了一陣輕顫。這情形方如蘋站在一旁，自然看到了，心頭不禁也暗暗震動，師父看到他手中摺扇，臉色有異，莫非師父已經看出他的來歷，他師門和師父有仇？一時後悔自己不該帶他來見師父的。

白衣仙子只是一時神情震動，自然很快就平復過來，說道：「你這柄扇子拿來給我瞧瞧。」

十五號遲疑的道：「這……」

方如蘋忙道：「仙子要看看你的扇子，還不快呈上去？」

十五號應了聲「是」，雙手把烏木摺扇呈到白衣仙子面前。

白衣仙子伸手接過，這一瞬間，她臉上忽然流露出黯然神色，隨即豁的一聲打開扇子，輕輕搧了兩搧，才緩緩摺好，遞還給十五號，就在遞給之時，突然出手如電，駢起食中兩指朝十五號胸口「鎖心穴」上劃去。

這一招猝然出手，令人防不勝防，方如蘋看得心頭猛凜，驚駭的大聲叫道：「師……」

她「父」字還沒出口，十五號却在此時毫不思索的右手倏然抬起，在胸前劃了一個小圈，正好把白衣仙子劃去的食中二指摒出門外。

白衣仙子一身武功已臻化境，雖然隨手劃出，還是用上了兩三成力道。

十五號心神已經清爽了大半，但總是還有一半沒有清爽，驟覩白衣仙子出手襲擊，他練成了達摩「洗髓經」，一身眞氣，隨意一動，便自貫注，手勢一圈，眞氣隨手而生，白衣仙子但覺自己手指碰上他掌緣，就被一股極大的內力震得手腕爲之一麻，若非自己及時卸去內力，幾乎被他連人一起摔了出去，心頭暗暗驚異，他不過二十出頭，那來如此深厚的內力？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白衣仙子望着站在面前的十五號，微微點頭，說道：「你年紀不大，內力修爲果然不弱，倒是難得見到！」

方如蘋一顆心好像湧上喉嚨，幾乎快要從口腔裏跳出來，直到此時，聽了師父這句話，才算放下了心，師父原來只是試試他內力的。

白衣仙子忽然抬臉朝門外叫道：「春雲。」

青衣小鬟立即躬身道：「小婢在。」

白衣仙子道：「快去叫田總管來。」

青衣小鬟應了一聲是，飛快的閃出身去。

十五號望望方如蘋，說道：「屬下這就練扇招了。」

白衣仙子一擺手道：「不用了，等田總管來了再說。」

方如蘋心中暗道：「莫非師父要田嬷嬷來是給他解藥？這眞是太好了，啊，師父行事一向令人莫測，不知是吉是凶？」

不多一回，就任總管臭花娘田嬷嬷已經急步走入，朝白衣仙子一福到地，口中說道：「屬下叩見仙子。」

白衣仙子道：「田總管不用多禮。」

田嬷嬷道：「仙子見召，不知有什麼吩咐？」

白衣仙子一指十五號，說道：「妳去看看，此子需要幾顆解藥，才能够恢復清醒。」

原來服了「忘我丹」解藥的人，因人身體格不一，服後反應各異，有的人神志全失，行動有如白痴，有的人較輕，只是

半迷半醒，解藥的份量，必須適乎其中，藥量太重或太輕，過猶不及，都會留下後遺症，因此必須先替迷失神志的人作了檢查，才能下藥。

方如蘋聽了師父這話，才證實師父眞的要給十五號解藥了，這一瞬間，她心頭這份高興和對師父的感激，當眞要跪下來給師父叩上幾個頭。

田嬷嬷答應一聲，朝十五號道：「你坐下來，讓老婆子給你查一查看。」

方如蘋立即接口道：「田嬷嬷叫你坐下來，你快到椅上去坐下來。」

十五號果然依言在下首一張椅子坐下，田嬷嬷走到他面前，伸手翻開他眼睛看了一回，又在他脈腕上切了一陣，口中咦道：「奇怪。」

白衣仙子問道：「他怎麽了？」

田嬷嬷道：「這人身上忘我丹的藥力，好像消失了很多，如果再有幾個月，就會完全消失，服了忘我丹的人，終生有效，沒有咱們的獨門解藥，無藥可解，此人吃了什麽東西呢？」

達摩洗髓經功能洗清一切穢惡，留在體內的忘我丹藥力，自然也會慢慢洗刷乾淨，只是十五號功行尚淺未能完全祛去。

田嬷嬷自然不知道他練的是「洗髓經」，（她可能連聽都沒有聽說過）是以只當他服了什麽靈藥仙草了。

白衣仙子問道：「那麽依妳看，要喂他服幾顆解藥呢？」

田嬷嬷道：「他是所有服過忘我丹的人中，最輕的一個，只要給他一顆解藥，就可以清醒過來。」

白衣仙子道：「好，妳就給他服一顆解藥。」

田嬷嬷從懷中取出一個翠綠的藥瓶，拔開瓶塞，傾出一顆烏黑的藥丸，遞給十五號，說道：「你快呑下去！」

十五號接過藥丸，還有些猶豫。

方如蘋忙道：「你快呑下去了，就會恢復神智了。」

十五號依言把藥丸納入口中，呑了下去。

白衣仙子問道：「他服下解藥，要多少時間，才會清醒過來了？」

田嬷嬷道：「屬下聽逢姑婆說過，服下解藥，尚需半個時辰昏睡，等到醒來，就完全清爽了。」

白衣仙子點了點頭，揮手道：「妳去吧。」

田嬷嬷連連躬身道：「屬下告退。」一面又朝方如蘋躬着身，退了出去。

白衣仙子目光一抬，說道：「徒兒，妳也出去，此人清醒之後，爲師還有話要問他。」

方如蘋雖然不放心，但看師父要田嬷嬷給他解藥，顯然沒有惡意了，這就躬身道：「弟子遵命。」也退了出來。

× × ×

十五號從昏睡中醒過來了。

這如果換了旁人，那應該是如夢初醒，把迷失神志的一段，就像春夢一般，了無痕跡，只是依稀可記，但十五號不同，他練習達摩「洗髓經」，內功精進，本來被迷失的神志，已經恢復十之五六，此次服下解藥，只是幫助他把沒有恢復的四五成記憶，使他完全清爽，如此而已，那麽他所經歷之事自然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這時他睜開眼來，發現自己就坐在白衣仙子的起居室中，白衣仙子也依然坐在她張高背錦椅之上，她敢情在自己服藥昏睡的一段時間中，一直坐在這裏守着自己，她雙目也一直一霎不霎的望着自己，目光之中流露出慈藹的關切，對自己有着一種親切之感了。

白衣仙子看他醒來，頷首微笑道：「你現在是否完全清醒了？」

十五號點頭道：「是的，在下完全清醒了。」

白衣仙子問道：「從前的事，也都可以想起來了？」

十五號道：「想起來了。」

「那好，」白衣仙子道：「你叫什麽名字？」

十五號道：「在下丁劍南。」

白衣仙子又問道：「你師父叫什麽名字？」

丁劍南（十五號）道：「家師道號，在下不清楚，他老人家是一位道人。」

白衣仙子口中唔了一聲，又道：「你不知道尊師道號，但他生得怎樣一個人，你總記得？」

丁劍南看她一直追問師父，心中一動，暗道：「莫非她和師父原是熟人？」一面說道：「家師年約六旬，修眉朗目，黑鬚飄胸，貌如古月，身材修偉，終年穿一件藍色道袍，就是這樣子了，仙子可是認識家師嗎？」

白衣仙子道：「你師父有沒有告訴過你，是五行門的人了？」

丁劍南道：「在下是五行門下。」

白衣仙子點頭道：「你師父把五行神扇都傳給你了，你自然是師父的衣鉢傳人，不知你一共有幾個同門師兄弟？」

丁劍南聽她叫出五行神扇，心中又是驚奇，望着她問道：「仙子究是何人？」

白衣仙子微笑道：「你不要問我是誰，先答我所問。」

丁劍南道：「家師門下只有在下一個弟子。」

白衣仙子道：「家裏還有什麽人？」

丁劍南道：「在下是孤兒，從小由家師扶養長大的。」

白衣仙子微微閉了下眼睛，問道：「你今年二十三歲，對不對？」

丁劍南奇道：「仙子如何知道的？」

白衣仙子凄然一笑道：「因爲我就是你的師叔。」

這眞是太出意外了！

丁劍南驚愕的道：「妳老人家會是師叔？」

白衣仙子微微一笑道：「怎麽？你可是不相信麽？」

丁劍南心中還是不敢相信，但又覺得這位白衣仙子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慈祥可親之處，只是她何以要另創五雲門，使用迷藥，迷失許多人的心志，這種行逕，又豈是正派中人？他內心深感迷惘，不覺點頭道：「在下確是深感意外。」

白衣仙子也點着頭，徐徐說道：「在你想來，你師父是五行門的掌門人，五行門在武林中一向列名九大門派，是名門正

派，師叔既是五行門的人，何以要另創五雲門，尤其是五雲門創立之始就成立了江南分壇，以迷神藥物迷失了許多人的神志，這種種事實，使你覺得師叔所作所爲，完全是邪派中人，所以你心中就不無懷疑，以爲我自稱是你師叔，是在騙你了。」

丁劍南道：「在下……」

白衣仙子續道：「但你也不想想，師叔如果不是看到你手中五行神扇，又試了一招『五行排雲』，證實你是五行門的人，才給你解藥，好問問清楚，否則就讓你迷失神志好了，與我何關？」

原來她方才駢指襲向丁劍南「鎖心穴」，名爲「烏龍鎖心」，五行門的手法中，只有「五行排雲」可解。

丁劍南道：「在下確實有這樣想法，仙子那爲什麽要這樣做呢？」

白衣仙子突然間臉色一寒，切齒道：「我要報仇！」

這句話聲音說得十分冷厲，雙目之中也隨着射出兩縷森冷如劍的寒芒，令人不可逼視。

但她話聲出口，神色又漸漸和緩下來，輕輕歎了口氣道：「師叔這樣做法，你日後自知，現在還不能和你說。」

話聲一落，又道：「你這次別師下山，你師父是不是交你了件一件任務？」

丁劍南臉有現出驚奇之色，說道：「仙子……」

白衣仙子不待他說下去，接着道：「是不是要你找尋師叔來的？」

丁劍南道：「仙子怎麽會知道呢？」

白衣仙子笑道：「因爲我就是你的師叔，才會知道，你師父怕師叔看到了你認不得，才把這柄五行神扇也給了你，而且還要你一直拿在手裏，師叔使的那記『烏龍鎖心』，原是五行神扇的扇招，你應該看出來了。」

至此，丁劍南完全相信了，不覺雙膝一屈，跪了下去，說道：「師叔在上，請恕弟子不知不罪。」

白衣仙子伸手扶來，說道：「孩子，起來，師叔怎麽會怪你……」

丁劍南忽然聽到白衣仙子聲音有些哽咽，站起身來，抬目看去，她眼中隱含淚水，師叔居然哭了。

白衣仙子笑道：「師叔太高興了，大師兄終於有了傳人，五行門後繼有人！」

她擺擺手，說道：「你坐下來，師叔還有話和你說。」

丁劍南依言退到下首椅上坐下。

白衣仙子望着他，說道：「你練的不是五行眞氣？」

丁劍南臉上一紅，說道：「是的，弟子已練了十三年，聽師父說，大概還只有四五成火候。」

白衣仙子微微搖頭道：「不對，你方才化解師叔一記『烏龍鎖心』，如果只有四成火候，只能在手法上堪堪可以化解，但師叔方才差點被你拂出去，光憑這一點，你就是有十成火候 也未必辦得到，而且你使的手法雖然不錯，但使的內勁，却並非『五行神功』，因爲『五行神功』必須先凝聚功力，才能應用，你倉猝出手，就眞氣拂拂，莫非這些年你師父獲得本門以外的玄門護身罡氣一類功夫不成？」

丁劍南被問得臉上不禁一紅，他從小受師父薰陶，從沒說過謊言，這就俯首道：「弟子不該瞞着師叔，弟子是在百丈峯一處石窟中無意中發現一位前輩高僧留下的達摩洗髓經，內功增進了很多，連弟子服了『忘我丹』迷失的神志，也恢復了大半……」

白衣仙子神情一動，說道：「如蘋呢？她也練了？」

丁劍南只好點點頭。

白衣仙子道：「這就難怪，我第一眼就看出這丫頭重傷之後，內功反而增進了甚多，她居然敢瞞着我……」

丁劍南忙道：「師叔不能怪壇主，因爲……因爲這是弟子發現的，那時壇主傷得很重……」

他就把當時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白衣仙子聽得只是點頭，抬頭叫道：「春雲。」

門外青衣小鬟立即走了進來，躬身道：「小婢在。」

白衣仙子道：「去叫如蘋來。」

春雲答應一聲，匆匆退出。

不多一回，方如蘋急步走入，看到丁劍南坐在師父下首一張椅上，她當然不敢朝他看上一眼，忙趕到白衣仙子面前，才躬身道：「師父召喚弟子，不知有什麽吩咐？」

白衣仙子哼了一聲道：「如蘋，妳好大的胆子，連爲師都敢隱瞞不說……」

方如蘋身軀猛然一震，她不知道十五號在師父面前說出了些什麽，一時花容失色，噗的跪倒在師父面前，吶吶說道：「弟子……」

白衣仙子溫和的道：「起來，不是劍南這孩子跟爲師說出你們練成了佛門神功，爲師還一無所知。」

方如蘋跟隨師父多年，師父的口氣，那會聽不出來，她老人家除了方才哼了一聲之外，語氣竟然十分溫和！

師父對門下弟子一向十分嚴峻，言出法隨，今天怎會如此好說話呢？

她依言站起，垂着雙手，垂首站立。

白衣仙子看了她一眼，問道：「如蘋，妳知道他是誰嗎？」

他，當然是指十五號了。

方如蘋俯首道：「弟子不知道。」

白衣仙子含笑道：「他是爲師的師侄丁劍南，唔，他二十三，妳比他小兩歲，妳該稱他一聲師兄。」一面朝丁劍南道：「她是師叔的二弟子方如蘋，你叫她二師妹就好。」

方如蘋聽得心頭暗暗一喜，忖道：「他會是師父的師侄，看來師父今天好像很高興。」

她目光一抬，不禁粉臉發赧，靦覥的叫了聲：「丁師兄。」

丁劍南當着師叔，同樣俊臉一紅，向她叫了聲：「二師妹。」

白衣仙子臉含微笑，說道：「如蘋，妳也坐下來，爲師有話和你們說。」

方如蘋自從懂事開始，從來也沒有在師父面前坐過，心頭不禁又是一跳，「師父有話和你們說」，這「你們」自然是他和自己兩人，又要自己坐下來，莫非師父已經知道兩人的事？

她一想到這裏，一張本來已經嬌紅的臉上，更是熱烘烘的發燒，只是站着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白衣仙子道：「咦，如蘋妳怎麽啦，爲師要妳也坐下來，妳怎麽不坐？」

方如蘋應了聲「是」，退後幾步，在下首一張椅子上坐了半邊屁股。

白衣仙子道：「爲師從前曾聽先師說過，達摩祖師曾手著了兩部武學寶典，就是洗髓、易筋二經，洗髓經做的是先天功夫，易筋經是後天功夫，自唐以後，洗髓經已失傳，少林寺留傳下來的只有一部易筋經，已是少林七十二藝之冠，少林武學，幾乎全是從易筋經中而來，你們兩人有此曠世奇遇，習成洗髓經，眞是千載難逢的機緣，爲師茹苦含辛二十年的一件心願，也許就會在你們兩人手中完成，爲師焉得不喜？」

丁劍南道：「師叔有什麽心願呢？」

白衣仙子從來不許門人多問，但今天却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毫不動怒，只是輕輕嘆了口氣道：「你們縱有奇遇，功力尚淺，師叔這件心願，實在……太難了，唉，目前你們還是不知道的好，但你們既有這千載難逢的機遇，至少可以幫師叔一個大忙了……」

丁劍南仰臉問道：「師叔，妳老人家有一個很厲害的仇人嗎？」

白衣仙子看了他一眼，說道：「他也是你師父的對頭……」

丁劍南聽得大奇，自己從小由師父扶養長大，何以從未聽師父說過？

白衣仙子看他神色，自然知道丁劍南心中有些不大相信，這就說道：「孩子，你可知道你師父會不會武功？」

丁劍南越聽越奇，師父是五行門的掌門人，怎麽會不會武功？

白衣仙子不待他開口，接着道：「你想想看，你師父傳你武功，多半都是用口說的，教你怎麽做，你做了，他再不厭其煩的給你糾正，對不？」

丁劍南點點頭。

白衣仙子道：「師父傳徒弟武功，至少要一招一式給你示範，你師父除了口述和糾正你的動作之外，從未向你做過示範，你道爲了什麽？」

丁劍南身軀一震，矍然道：「莫非師父失去了武功？」

白衣仙子點點頭道：「不錯，不但你師父失去一身功力，師叔若非當年蒙一位前輩高人賜了一顆靈丹，不但失去武功，幾乎連命都保不住了……」

丁劍南俊目射光，急急問道：「師叔，這賊人是誰？」

白衣仙子道：「師叔方才不是說過了嗎？目前爲時尚早，你們還是不知道的好，你師父不是一點都不讓你知道嗎？到了該告訴你們的時候，師叔自然會告訴你的，你既然到了這裏，又和如蘋一同練成了洗髓經，這是最好也沒有了，師叔會的一套『五雲劍法』，就是那位前輩高人所傳，威力極強，這套劍法，一共有二十五招，我門下幾個弟子，都只學了一十三招，江南分壇成立之初，也教了你們五招，從明天起，你跟如蘋兩人，先把這套劍法練熟了，你們就可以出山去，給師叔辦一件事。」

方如蘋聽得喜不自勝，只是師父平日嚴峻慣了，她在師父面前，不敢表露出來，只是唯唯應「是」。

白衣仙子又道：「今天我和你們兩人說的話，只許放在心裏，對任何人都不可吐露隻字。好了，如蘋，妳要田嬤嬤給劍南安排住處，從明天起，妳先把前面十三招劍法傳給他，等他學會了，爲師再傳你們後面幾招，你們可以去了。」

方如蘋又應了聲是，才站起身道：「丁師兄請隨小妹來。」

丁劍南向師叔辭出，跟着方如蘋走下石級，方如蘋低聲道：「丁師兄，方才好險，我還當你在師父面前全說出來了。」

丁劍南也低聲道：「不該說的話，我怎麽會說呢？」

方如蘋臉上一紅，啐道：「原來你也不老實。」

丁劍南心頭一蕩，低笑道：「師妹的意思是要我全說出來才老實嗎？」

方如蘋道：「我不和你說啦！」

走完石級，只見田嬤嬤已經站在穿堂門口，迎着陪笑道：「壇主……」

方如蘋沒待她說完，就含笑道：「田嬤嬤，我給妳引見，這位是丁劍南丁少俠，還是師父的師侄。」一面又向丁劍南道：「丁師兄，這位是田嬤嬤，是這裏的總管。」

丁劍南抱拳道：「在下多蒙田嬤嬤賜的解藥，才恢復了神志，在下正要向田嬤嬤道謝呢！」

田嬤嬤沒待他說完，就連忙陪笑道：「丁少俠這麽說，老婆子怎麽敢當？老婆子只是爛芋頭，充個數罷了，老婆子早就看出來了，只有你丁少俠這樣的人品武功，才配當仙子的師侄。」

方如蘋輕笑道：「當師父的師侄，還有配不配嗎？」

田嬤嬤正容道：「這個自然，仙子門下，個個如花如玉，仙子的師侄，自然也要才郎女貌才是！」

她沒念過書，能說出濫竽充數，郎才女貌，自然也是十分難得，是以說錯了也沒人會笑她，但她這句「才郎女貌」，聽到方如蘋耳朵裏，粉臉不禁爲之一紅。

田嬤嬤巴結的道：「丁少俠，壇主姑娘，先到老婆子那裏去歇一歇。」

方如蘋道：「不用了，方才我也不知道十五號還是我的師兄，所以我說：他可以住在我樓下……」

田嬤嬤沒待她說完，忙道：「是，是，老婆子還沒向壇主報告，妳住的樓宇和樓下那一間房，老婆子已經要她們收拾好了。」

方如蘋道：「不，方才師父要我交代田嬤嬤，另外給丁師兄安排住處，而且要清靜一點的地方。」

田嬤嬤連聲應「是」，說道：「是，是，那……」

她望望方如蘋說道：「壇主妳看，東首香雪村有一幢單獨的樓宇，合不合適？那裏和壇主住的九畹村，也並不遠……」

方如蘋點點頭道：「不錯，那裏很清靜，哦，師父方才還交代妳，丁師兄在這裏住的時間不會太長，田嬤嬤對任何人都

不准透露。」

田嬤嬤笑道：「就是壇主不交代，老婆子也不會說的。」

她似乎對丁劍南顯得特別巴結，接着說道：「那幢樓宇，原是給貴賓準備的，咱們這裏雖然幾年也難得來上一個貴賓，但樓宇却天天都要打掃，老婆子這就帶丁少俠過去瞧瞧，還缺些東西，立時可以送去。」一面抬手道：「丁少俠請。」

方如蘋笑道：「田嬤嬤，妳不用客氣，只管走在前面好了。」

「是，是。」田嬤嬤道：「老婆子那就給丁少俠帶路。」她果然蹶着屁股走在前面。

從山麓折而向東，穿走在花林之間，但覺曲徑通幽，花林茂密，看不到林外的景物。

方如蘋和他並肩而行，一面說道：「這裏的一草一木，都經過精心設計，據說還出之於一位前輩高人之手，按五行奇門數理佈置的，如果是外來的人，你走上三天，也轉不出去，這些花林中間，還有許多樓舍，但你不走到近前，根本就看不見房子。」

丁劍南道：「這就是了，方才我們進來之時，明明看到花林間有許多屋宇，但進入花林，走了一段路，一幢房屋也沒有看到，這位前輩設計精巧，當眞有神機莫測之妙！」

方如蘋笑道：「你說對了，他就叫神機子，據說他還精於機關消息之學，經他設計的機關，更是巧奪天工。」

丁劍南道：「這麽說，這裏也有機關消息了？」

「沒有。」方如蘋搖搖頭道：「師父不喜歡機關消息，曾說安了機關消息，就顯得小家氣了，所以神機子特別給師父設計了一片花林，聽說光是這片花林，就整整化了十年時間。」

丁劍南點頭道：「十年樹人，沒有十年時間，花林那會有這般茂盛？」

兩人一路行來，只顧說話，田嬤嬤一雙大脚，走得極快，早已不見她的影子。花林間的白石小徑盡頭，前面出現了一片草坪，圍以白石欄杆，中間一幢精緻的樓宇，樓前石階左右兩邊，放了兩排細瓷花盆，種着五色繽紛的奇花異草。

田嬤嬤就站在階前等候着兩人。她身邊還有一個青衣小婢，垂手而立，看到兩人走近，立即屈膝道：「小婢寒蓼叩見丁少俠，二姑娘。」

丁劍南忙道：「姑娘請起。」

田嬤嬤道：「丁少俠，她就是這裏伺候貴賓的丫頭，少俠有什麽需要只管吩咐她就是了。」說着又抬抬手道：「丁少俠請。」她陪同丁劍南、方如蘋進入屋中。

這幢樓宇，佔地不大，却佈置得十分精雅，樓下是一間小客室，和一個書房，後面一間是使女住的房間，屋後圍着短垣，是一個小院子，也只有六七丈見方，可供一人練武之用。

樓上是一間起居室，和兩間臥室，不但收拾得纖塵不染，看去連被褥枕頭都是新的。

方如蘋偏着頭問道：「丁師兄，這裏還好嗎？」

丁劍南道：「太好了，不但精雅，而且清靜得很。」

田嬤嬤陪着笑道：「丁少俠中意就好，老婆子也放心了。」

丁劍南抱抱拳道：「眞要多謝田嬤嬤了。」

田嬤嬤道：「丁少俠是仙子的師侄少爺，咱們就是自己人，丁少俠以後千萬別再說謝了。」

接着陪笑道：「老婆子還有事去，壇主請坐一回，老婆子要先行告退了。」

丁劍南道：「田嬤嬤只管請便。」

田嬤嬤就匆匆下樓而去。

兩人就在起居間坐下。

方如蘋含笑道：「丁師兄要不要憩一回？」

丁劍南走近過去，握住她柔荑，低低的道：「如蘋，妳想不到我們會成了師兄妹吧？」

方如蘋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赧然一笑道：「難道你想得到？」

丁劍南道：「我自然也想不到，師父要我到江湖上來找尋師叔，怎知師叔竟會是妳的師父。」

方如蘋嗤的笑道：「要不是我帶你進來，你一輩子也休想找得到師叔。」

丁劍南低低的說道：「所以我要謝謝妳……」

他乘機又握住了她另一隻手，輕輕把她拉了起來。

方如蘋嬌軀不由一顫，吃驚道：「你……要做什麽？」

她話聲未落，丁劍南已經把她拉到了面前，四目相對，方如蘋脹紅了臉，輕輕一掙，顫聲道：「你快放手，這裏不可如此，別要給人家瞧見了！」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樓梯聲傳了上來，丁劍南急忙放開了手，方如蘋嬌嗔的白了他一眼，兩人迅快的回到椅上坐下。

只見寒蓼端着兩盞香茗送上樓來，放到几上，說道：「丁少俠、二姑娘，請用茶。」

丁劍南含笑道：「謝謝妳。」

寒蓼靦覥的低下頭道：「少俠不用客氣。」很快退了下去。

方如蘋拿起茶盞，輕聲道：「丁師兄，請用茶呀！」

丁劍南笑道：「二師妹這麽客氣，當眞相敬如賓。」

方如蘋啐道：「你再這樣胡說，我要走了。」她站起身，作出要走的模樣。

丁劍南急忙攔着作了一揖，道：「喏、喏、二師妹，小兄這廂給妳賠禮了。」

方如蘋輕嗔道：「少討厭了。」

丁劍南痴痴的望着她，說道：「二師妹，妳眞美！」

方如蘋避開他貪婪的目光，說道：「你好好休息一回，從明天起，就要專心練劍，我眞的要走了。」

「啊，不……」丁劍南跨上一步，囁嚅的道：「二師妹，如蘋，妳讓我仔細看看好嗎？」

方如蘋怯生生的退後一步，說道：「你……」

丁劍南迅快的又跨上一步，把她擁入懷裏。

方如蘋紅暈雙頰，嗔道：「我有什麼好看的。」

「有！」丁劍南緩緩托起她的臉龐，她目光無處躲避，羞澀的閉上眼睛。

丁劍南面頰滾燙，一下低下頭去，兩片燙熱的嘴唇，在她額上、眼睛、臉頰、一路吻了下去，最後停在她櫻唇之上，緊緊的吻住了。

方如蘋感到窒息、甜蜜，嬌軀輕輕顫動，雙臂極自然的環抱住他壯健的身子。

這一刹那，兩個人心靈交溶，忘記了一切，過了好長的一回工夫，他才稍稍鬆開了些，她嬌喘着舒了口氣，輕輕把他推開。

丁劍南如飲醇醪，一張俊臉紅得像塗了一層胭脂，星目蕩漾，低低的叫道：「二師妹。」

方如蘋急急退後一步，嬌嗔道：「你越來越壞了，這是什麼地方，你不能這樣，萬一……給師父瞧到了……」

丁劍南慌忙賠禮道：「如蘋，好師妹，小生以後不敢了。」

方如蘋舉手掠掠鬢髮，說道：「我眞的要走了，明天一早，我們就在這裏後院練劍。」

接着低聲道：「不過你的言談舉動，都得小心，不可再這樣了，師父是個極峻嚴的人，一旦給她老人家知道，你沒關係，我會受到最嚴厲處分，你記住了。」

丁劍南正容道：「師妹只管放心，我豈是輕薄的人？」

方如蘋點着頭，幽幽的道：「我相信你，我是怕你無意中流露出來，從明天起，雖然師父不親來指點，只有我們兩個人練劍，但她老人家很可能會來暗中察看，你小心些就是了。」說完，翩然朝樓梯走去。

丁劍南跟着她走下樓梯。只見寒蕁提着食盒走入，看到方如蘋、丁劍南下來，急忙躬身道：「二姑娘，方才總管因丁少俠、二姑娘從山下來，現在已快是未時了，想必尚未用膳，特地要小婢去關照廚下，做了兩式點心送來，丁少俠，二姑娘請用點心了。」

方如蘋含笑說道：「田嬤嬤想得眞週到。」

寒蕁已迅快的在一張小圓桌上擺好碗筷，然後從食盒中取出一籠蕎麥蒸餃，一籠蝦肉燒賣，四碟小菜，又替兩人裝了兩碗小米稀飯。

方如蘋看了丁劍南一眼，說道：「丁師兄，請坐呀！」

丁劍南笑道：「我住在這裏，我就是主人，二師妹該是我的客人，怎麼和我客氣起來了？」

方如蘋道：「不對，丁師兄是客，小妹才是主人。」

寒蕁抿抿嘴道：「丁少俠，二姑娘請坐吧，點心涼了就不好吃了。」

「正是，正是。」丁劍南道：「咱們快些坐下來吃吧，不看到食物還好，一看到桌上點心，肚子已經等不及了。」

方如蘋道：「那你就快些吃吧，不要再說話了。」

兩人對面坐下，方如蘋只吃了一個蒸餃，就喝着稀飯。

丁劍南腹中饑餓，把一籠蕎麥餃都吃了下去，連聲說好。

方如蘋笑着道：「這兩式點心，都是師父最喜歡吃的，所以廚房裏有現成的，不是田嬤嬤關照下去，愚姐妹也休想吃得到。」

丁劍南道：「那妳怎麼不吃了？」

方如蘋道：「我够了。」

丁劍南舉筷夾了一個燒賣，放到她面前碟子裏，說道：「那妳再吃一個。」

方如蘋道：「你肚子餓了，就多吃些吧！」

丁劍南又吃了幾個燒賣，把一碗稀飯喝下，笑道：「這一頓吃得好飽。」

方如蘋也把一碗稀飯喝了。寒蕁給兩人送上面巾。

方如蘋輕輕抹了抹嘴，起身道：「我要走了。」舉步往外走去。

丁劍南跟着走出，目送她倩影在花林中消失，他還站在階上怔怔出神。這一趟到懷玉山來，自己神志還只有一半清醒，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麼順利，就解去了忘我丹，更想不到的是五雲門的仙子竟會是自己師叔。

聽她口氣，好像師父和師叔，有一個極厲害的對頭，師叔創立五雲門，就是爲了對付這人的。

這些事情，師父一直沒有告訴自己，敢情也是因爲對方太厲害了的緣故，所以到臨行時只交代自己行走江湖，要找尋師叔的下落，却又沒有告訴自己師叔是誰？甚至連師父的道號自己都不知道。

師父、師叔的對頭會是什麼人呢？

只聽身邊响起寒蕁的聲音叫道：「丁少俠，小婢給你沏了茶，要不要端出來喝一口？」

丁劍南口中「啊」了一聲，忙道：「謝謝妳，妳放着就好。」

寒蕁低着頭道：「小婢不敢當。」

丁劍南問道：「姑娘到山上來，有多少年了？」

寒蕁答道：「小婢從小就在山上長大的。」

丁劍南又道：「姑娘練過武嗎？」

寒蕁依然低垂粉頸，低低的道：「小婢練過幾年，只是沒練好，丁少俠千萬不可這樣稱呼，叫小婢名字就好。」

她似是不敢和丁劍南多說，躬躬身道：「丁少俠沒什麼吩咐，小婢告退了。」

丁劍南見她怯生生的模樣，含笑道：「姑娘請便。」

寒蕁迅快的回入屋去。

丁劍南看她身法輕捷，敢情武功還不含糊。當下也就回身走入，跨進右首書房，居然擺設雅潔，一排書橱，玉軸牙籤，放着經史子集，窗前一張長案，文房四寶，也極精緻。

師叔手創五雲門，只是一個江湖門派，賓舍中居然還有如此書香氣息的書房。這就隨手取了一册抱朴子，走到窗下一張椅上坐下，翻閱了幾頁，發現行句之間，有許多細字硃批，細看筆迹，極似師父所書寫，再翻了幾頁，覺得越看越像，確是師父的手迹。

再翻到第一頁，只見寫着：「太岳山人硃批」字樣，心中暗道：「莫非師父道

號就是太岳山人了？」

天色漸漸昏暗，寒蕁掌上燈來，接着又送來了晚餐，丁劍南剛食用完畢。

只聽門外响起一個嬌脆聲音叫道：「寒蕁，總管來了。」

寒蕁急忙迎了出去，說道：「小婢叩見總管。」

臭花娘田嬤嬤的聲音問道：「丁少俠呢？」

寒蕁道：「丁少俠剛用過晚餐，現在書房裏。」

「好。」田嬤嬤道：「晴烟，妳把衣衫都交給寒蕁，由她送上去好了。」

跟隨田嬤嬤來的晴烟把手中捧着的一個包袱遞給了寒蕁，寒蕁雙手接過。

田嬤嬤吩咐道：「妳送到丁少俠房中去。」

寒蕁答應一聲，捧着包袱上樓而去。

田嬤嬤堆起一臉笑容，顛着屁股走進書房，就諂笑道：「丁少俠，你還住得慣吧？」

丁劍南慌忙站起，拱拱手道：「原來是總管來了，這裏一切都要總管費神，眞是多謝了。」

田嬤嬤呷呷笑道：「丁少俠又客氣了，老婆子才當了幾天總管，什麼都不懂，這是仙子看得起我老婆子，大小事兒，替仙子跑跑腿罷了，丁少俠不是外人，但總是這裏的嬌客，老婆子就是担心你吃不慣，住不慣，老婆子就担當不起了。」

她拚命的跟丁劍南討好，那是因爲丁劍半是仙子的師侄？

她雖然沒念過書，江湖是够老了，那會看不出來，仙子對這位師侄少爺，可關心得很，吩咐要自己給他趕製衣衫，連仙子吃的點心，都交代自己給他送來。

仙子對他特別關愛，她做總管的焉得不特別去巴結，所以連「嬌客」也說出來了。

在她想來，「嬌客」自然是嬌生慣養的客人了，這兩個字她自己還覺得得很得意呢？

丁劍南道：「總管這般說法，在下如何敢當，啊，總管請坐。」

田嬤嬤笑道：「丁少俠不用客氣了，老婆子坐不住的，這回是給你丁少俠送衣衫來的，方才丁少俠一走，仙子就要春雲姑娘來交代老婆子，替你丁少俠趕製幾套衣衫，老婆子親自盯着五個裁縫趕製出的，丁少俠一表人材，衣衫自然馬虎不得，一針一綫都得手工精細，老婆子不盯着他們，就會縫製偷工減料，剛才已經要寒蕁送到丁少俠房中去了，待回丁少俠穿上試試合不合身，不合身的話，只管叫寒蕁拿去要他們改。」

丁劍南道：「多謝總管費心。」

田嬤嬤笑道：「丁少俠不用謝我老婆子，這是仙子交代的，丁少俠要謝去謝仙子好了。」

丁劍南道：「師叔她老人家只吩咐了一句，做就要總管去做了，所以在下自然也要謝謝總管了。」

田嬤嬤聽得尖笑不止，說道：「丁少俠眞是少年老成，這話說得一點沒錯，有時仙子只交代一句，老婆子就要忙得團團轉，幸虧老婆子和逢姑婆，都是跟了仙子二十多年的老人，仙子的脾氣都摸透了，要是換了個新手，眞還伺候不過來呢？」

寒蕁托着茶盤，送上茶來，說道：「總管請用茶。」

田嬤嬤口中「啊」了一聲，說道：「不用了，老婆子該走啦，哦，寒蕁，待會讓丁少俠試試看，衣衫如果不合身，妳拿去要他們改好了。」

寒蕁躬身應是。

田嬤嬤道：「丁少俠，老婆子失陪了，你跑了一早晨山路，也該早些休息了。」說完，匆匆往外就走。

寒蕁躬身道：「丁少俠，小婢已把衣衫放在房中了，你要不要上去試試？」

丁劍南這套衣衫，還是江南分壇發的，三個月來，雖然洗過兩次，但只此一套，自然已經髒了，這就點頭道：「好。」

寒蕁取過燈盞，走在前面，登上樓梯，進入房中，寒蕁把燈盞放到几上，過去解開包袱，裏面是一襲天藍長衫，兩套內衣，和一套天藍勁裝，還有襪子，薄底粉靴，一一放好，才退出房去。

丁劍南脫下身上的紫色勁裝，換好內衣，再穿上長衫，覺得甚是合身。

寒蕁才走了進來，看他這一換了新衣，當眞像玉樹臨風，風度翩翩的美少年，不由看得粉臉驀地一紅，低低的道：「丁少俠換上長衫，眞像是一位讀書相公，好生英俊，不知穿得還合身嗎？」

丁劍南道：「合身極了，這裏的裁縫師傅手藝眞不錯，沒有量身，就做得這樣合身。」

寒蕁道：「這裏有幾位師傅，都是一流的，你只要告訴他人有多高，是瘦是胖，他們就可以縫製得出來。」

接着道：「丁少俠如果沒有什麼吩咐，小婢就告退了。」

丁劍南道：「沒事了妳去休息吧。」

寒蕁收過換下的衣衫，躬身一禮，便自退出，隨手替他帶上了房門。

一宵過去，第二天一早，丁劍南剛一起身，寒蕁已經捧着臉水盆走入，她等丁劍南盥洗完畢，就讓丁劍南坐下，替他打開髮辮，梳編好了，就轉身退出。

一回工夫，又走上樓來，在門口說道：「丁少俠請用早點。」

丁劍南走下樓去，剛用畢早點，只見從門外走進一個紫絹包頭，一身紫色勁裝的少女來。

那正是方如蘋，她一直穿着男裝，如今回到山上，才改穿了女裝，這下直看得丁劍南只覺眼前一亮，她本來嬌艷如花的臉上，更平添了幾分嬌媚，當眞眉不畫而黛，唇不點而朱，一雙黑白分明，清澈明亮的眼睛，更是盈盈如水，脈脈含情，看去清麗絕俗，不着半點人間烟火！

方如蘋也是一怔，丁劍南和她相處三月，一擧一動，她都極熟，但今天這一換上藍衫，更是玉面朱唇，丰儀俊逸之中，還另有一種風流蘊藉之美！

四目相投，方如蘋臉上不禁一紅，忙道：「丁師兄今天換了衣衫，小妹差點認不得了。」

丁劍南笑道：「二師妹今天換了女裝，我不是認不得了？這衣衫是昨晚田總管送來的，說是師叔交代她趕製的。」

方如蘋嫣然一笑道：「我聽田嬤嬤說過了，連昨天的點心，都是師父交代她送來的，師父對妳眞好。」

師父對他好，她自然高興，自己兩人的事，師父就不會反對了。

丁劍南道：「妳用過早點了嗎？」

方如蘋點點頭，笑道：「我很早就起來，自然吃過了，丁師兄，那就該去練劍了。」

丁劍南脫下長衫，寒蕚伸手接過。

方如蘋朝她吩咐道：「妳留在這裏，我陪丁師兄到後院去練劍，不准任何人走進來。」

寒蕚道：「小婢知道。」

丁劍南、方如蘋來至後院。

方如蘋先要他把前面五招「五雲劍法」演練一遍，接着就給他解釋第六招和第七招劍法，一面隨着話聲，舉劍比劃發劍的姿勢。

丁劍南一身武功，已得五行門眞傳，在劍法上，早有極深根底，對「五雲劍法」前面五招基本劍法，也早就練得極熟，再經方如蘋詳爲解說，自然一練就會。

一個早晨就把兩招劍法學會了，下午方如蘋又教了他八九兩招。

他們早就心心相印，一個把劍法傳給情郎，自然是解說詳盡，一個傳授劍法的是自己愛侶，自然聽得心領神悟。

八招劍法，只化了兩天工夫，就全學會了，方如蘋還怕師父說他會而不精，第三天又要他反覆勤練了半天，直到丁劍南練得純熟自如，下午又和他互相喂招，一直練到天黑，才行休息。

第三天早晨，方如蘋領着丁劍南去晉見師父覆命。

兩人剛走近樓前，春雲已經從裏面走出，沒待兩人開口，就躬身道：「仙子請丁少俠、二姑娘進去。」

丁劍南心中暗道：「師叔怎麼知道兩人來了？」一面和方如蘋同聲應着是，舉步走上，跨進起居室。

白衣仙子看到兩人並肩走上，眼中閃着慈藹的光輝，頷首道：「劍南，十三招劍法都練熟了嗎？」

丁劍南，方如蘋趕緊走上幾步，屈膝拜了下去，同聲道：「弟子丁劍南，叩見師叔。」

「弟子方如蘋，叩見師父。」

白衣仙子道：「你們起來。」

兩人站起身，丁劍南躬着身道：「啓稟師叔，十三招劍法弟子已經練熟了。」

白衣仙子望着他藹然笑道：「五雲劍法精奧難學，八招劍法，你只學了三天時間，就能練熟，就算你天資穎悟，師叔也有些不大相信。」

丁劍南道：「弟子眞的練熟了。」

白衣仙子向方如蘋問道：「如蘋，妳說呢？」

方如蘋躬身道：「啓稟師父，丁師兄其實兩天功夫，就把八招劍法練會了，昨天又整整練了一天……」

白衣仙子看了她一眼，含笑點頭道：「妳也這麼說，可見劍南倒是眞的練熟了，好，你們隨我來。」說着，站起身子，領着兩人往裏走去。

方如蘋跟在師父後面，心中暗暗奇怪，師父爲人，一向十分冷峻，不說自己師姐妹了，連逢姑婆，田嬤嬤跟了師父二十幾年的人，見到師父都連大氣也不敢透。

但昨天師父見到他之後，就像變了一個人一般，就辭色溫和，不但對他十分關切，臉上也綻出了和藹可親的笑容，方才看到自己兩人進來，目光之中流露出來的慈祥神色，自己幾乎從沒見過！

這是白衣仙子平日練功的靜室，上面是一張紫檀錦榻，壁上還掛着一柄形式古拙的長劍，榻前地方相當寬敞，敢情她就是在室中練劍的。

師父的練功室，方如蘋還是第一次進來。

白衣仙子朝榻上坐下，說道：「劍南，你去把學會的十三式劍法，練一遍給師叔瞧瞧。」

方如蘋就在師父右首站定。

丁劍南答應了一聲，他連長衫也不脫，就手持長劍，走到下首站定，右手緩緩掣出長劍，抱劍卓立，朝師叔行了一禮，就展開劍法，從第一式開始，一招一式地練下去。

「五雲劍法」招招奇詭，奇險，如春雲乍展，如夏雲奇峯，一招之中，變化奧衍，本以輕快勝；但丁劍南先練「五雲劍法」，已有極深的根基，又練成「洗髓經」，因此他把這一十三招劍法使得極爲沉穩，每一劍上都在無意之中貫注了眞力，劍招出手，劍氣嘶然，使來不徐不疾，恰到好處！

白衣仙子先則面有訝然之色，旣而目露驚喜，只看得不住的點頭，大有嘉許之意。

丁劍南把十三式劍招練完之後，收起長劍，躬身道：「師叔，不知弟子練得如何？」

白衣仙子藹然笑道：「我知道你從前練過五行劍法，在劍術上已經有了良好根基，却沒有想到你練了洗髓經，內功會有如此強勁，已能運用到劍上，故而這十三式劍法也使得很出色。」

她口氣微頓，接着說道：「只是五雲劍法有許多精奧的變化，你還是沒有完全領悟，這就是你對這十三式劍法沒有練得十分純熟之故，只有練熟了才能生巧。」

丁劍南被她說得俊臉微微一紅，躬身道：「師叔教訓得極是。」

白衣仙子轉臉道：「如蘋，妳也下去練給爲師看看。」

如蘋躬身道：「弟子遵命。」隨即走到下首，掣出長劍，把十三式劍法，從頭到尾練了一遍。

她剛才聽師傅說過丁劍南，因此運劍之時，儘量避免使氣；但妳練成了「洗髓經」上的內功，一舉一動之間，眞氣自然流露，不自覺的從劍上發揮出來，每一劍還是劍氣嘶嘶，隨劍而生。

不過她從小練的就是「五雲劍法」，業精於專，這套劍法，她自然比丁劍南純熟得多了。

方如蘋練完一十三式招劍法，就返劍入鞘，朝師傅躬身一禮，她可不敢像丁劍南一樣，問自己練得如何。

（未完．十二）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初涉江湖，已遇過了高手能人不少，在開封客棧中又見過北嶽叟朱堯、天南帮主陶冠常、金陵神君的入室弟子沈弱，九玄門的白衣少女秦珮，謝家堡的謝珀，都是特級身手，離開客棧上路，見東島三傑刺傷一少女，連忙解圍，追查起因。原來這少女謝瑛用五毒魔針傷了他們恩師黃秋，要向她索取解藥，謝瑛趁機逃脫，劉稼知道謝瑛就是謝文龍的女兒，便向潼關謝家堡奔去，向謝文龍的兒子謝智索取解藥，謝智帶他入九曲橋的書房內，原來此地是八卦圖陣，劉稼正想闖出去，被謝珀用掌擊回陣內，此時秦珮出現，說他來這裏是找死。

相約尋眞經　誤入旋風洞

劉稼不禁羞慚起來，雖然他在武功上，的確是無法比得上謝珀，可是，謝珀無緣無故的打他一記耳光，這實在是丟他的臉。

當下劉稼說道：「姑娘說得不錯，我劉某的本領實在太不濟，因此便得給人打一記耳光。但是，這並不是我犯了什麼過失，實在不應受此懲罰。」

他雖然這樣自圓其說，但是，白衣少女却並不放鬆，淡然說道：「這都只能說你自己不好，本領學不成便出道，在江湖上有甚麼意思？我以爲一個人的本領如果是不濟的話，最好還是面壁十年，潛修武功，等到武功有成才出道江湖也不遲。」

劉稼越聽越覺得心中難過，他眞想發作，向謝珀打一記耳光，來挽回自己的聲譽，只是，他明白自己目前的處境，而且也不知道這個白衣少女的心意如何，所以，只得啞忍着，垂頭沉吟半晌。

白衣少女盈盈的走近他身前，嘻嘻的笑道：「你是不是在生氣？一記耳光就生氣麼？一個闖江湖的人，是得要忍耐一點的。」

劉稼抬起頭來呆呆的望着這個俏生生而帶神秘的白衣少女。

劉稼又轉頭望望謝珀，只見謝珀臉色如霜，似乎有着無限怒意。他實在不明白，自己究竟有什麼過失，使她如此嬌嗔？

但，他却不願意去問她，因此，三人便默然無語，只是，白衣少女却洋洋若無其事。

謝珀被這白衣少女如此一說，粉臉之上不由紅暈乍現，爲之旣慚且愧。

劉稼心下則是更爲詫異，明明自己向謝珀說的是句句眞話，怎的她硬指自己打誑，心中雖感憤恨，可是仍舊竭力忍耐，當下向着謝珀就問：「在下從不打誑，乃是確情，怎的你乘我不備，陡然出手，若非我不看你是女流之輩，管教要你出醜眼前。」

謝珀原本滿頰怒容，聽了劉稼之語，忍不住笑了出來，說道：「你也配！」

白衣少女也忍不住笑了起來，明眸朝着劉稼一轉，輕道：「你有多大的能耐，能在這如龍潭虎穴中逞強，我巳對你明告，這一掌姑且記下，來日方長，你總有一天能報此一掌之恥，如今還是隨我離此而去，休得白白送掉了性命，連一掌之恥都不能還報。」

白衣少女說話甚是輕鬆，劉稼聽來，不由憤怒莫名，冷笑了一聲道：「你自身也難保，還要助他人，這豈不是成了天下的大笑話？」

白衣少女依舊笑容滿頰，搖了搖頭，輕輕然道：「未必！」祇見她在袖中取出了一條長約五尺的白色緞帶，將一頭朝劉稼抛了過去，道：「你若要走出這謝家堡，千祈抓緊這條綵帶，倘若有什麽人上來阻攔，我自會打發。」

劉稼不由自主將綵帶一端接着，緊緊握在手中，正在此時，那八個素衣小僮又竄步圍了起來，陡聞巽門窗外一聲輕笑：「賽臥龍」謝智竟巳回到軒中，見得白衣少女與劉稼以緞帶相握，笑道：「敢情謝某慢客，劉兄竟然忘了來意與她同去？」

白衣少女好像全沒見到謝智來到，雙眸朝着劉稼一瞪，問道：「你究竟打定了主意沒有？倘若你要躭留此間，我也不再勸你，放下這緞帶，我就自去。」

劉稼心中嘀咕，見得謝智經巳回來，立刻想起那解藥之事，便道：「既然你要自去，劉某不便阻撓。」

劉稼說着，竟然鬆手放脫所提那端緞帶，就向謝智作了一揖，問道：「謝兄可曾轉稟令尊？這解藥可曾取來？」

謝智含笑朝他點了點頭，白衣少女也是莞爾一笑，半字不出，輕輕收回了那條緞帶，將它又納回袖中，轉身輕移蓮步，朝着軒外走了出去。

八名素衣小僮正欲阻攔，謝智喝了一聲：「閃開，讓她去吧。」白衣少女却頭也不回，緩步走上曲橋去。

劉稼心中猶疑，轉身朝着白衣少女望去，祇見她走得甚是緩慢，好似全不把這暗藏圖陣的九曲橋放在眼裏，蓮步輕移，走得緩慢，那裏像是遍曉武藝的樣子，倒十足似一個步不出閣的深閨千金般。

休說劉稼深表詫異，就是謝珀也緊皺雙眉，不知乃兄為何將她輕易放去。

那白衣少女剛轉了一個彎，驀地嬌軀扭轉了回來，抬頭朝着軒中望了一眼，竟然又折了回來。

謝智見得她去而復返，臉上頓時露出一股焦憂之色，劉稼則更驚異，雙目凝視着她，姍姍又朝軒中走了回來。

白衣少女走回軒中，却不朝劉稼觀望，祇是對着謝智說道：「既然一個願打，一個願拚，也不關我的事兒，不過這個傻小子的這份俠義之心却是可嘉，倘若他不幸命喪此間，豈非死得寃枉，那黃老頭兒的性命，就是將他救活之後也活不了多久，可是這傻小子的這份仁心，却隨着他這條性命長埋黃土，故而我忽然想到一個絕好的辦法，你且將解藥給我，待我送去東島，這豈不是各適其所，讓他死也死得甘心。」

謝智聽得白衣少女如此言道，心下暗忖：「就算誠如近來江湖傳聞，武林之中出了一個藝冠天下的九玄門，難道眞的門她不過？適才與劉稼飲酒之時，得到父親謝文龍之傳，進去懷仁堂見他，何況又見父親破例放她而去，無非不願與九玄門結下仇恨，而她又來至這高臥軒，一再滋擾，自己也盡了最大的忍耐，如今又見她折了回來，言語之中不甚謙遜，由此可見，萬萬再不能委屈求全。」謝智想到此間，當下就沉臉說道：「如此看來，你定要在此尋釁不成！」

謝珀早巳怒滿胸膛，見得乃兄反唇相譏，她就杏眼怒瞪叱道：「如此輕易讓你出得咱們的謝家堡，理該心滿意足，怎的你不識好歹，猶在此胡鬧，敢情你看中了咱們謝家堡的風水，要葬身此間不成？」

白衣少女始終笑容可掬，聽了謝智謝珀兄妹之言，微微一笑說道：「你們兄妹兩人都巳不打自招，也不必我多費口舌，我且再問你們一聲，到底給我解藥呢？還是要見識我九玄門的絕學？可是我言明在先，倘若你們定要見識我九玄門的絕學，我也不會出手。翠菊何在？」

白衣少女輕喚一聲：「翠菊何在？」陡見綠影一幌，突然軒瓦之上飄落了下來，劉稼定目一看，果然是這白衣少女的婢女翠菊。

謝智饒他有恃無恐，也不由臉色陡變，自問聽聽不弱，怎的連軒瓦之上早巳有人埋伏也不察覺，知道白衣少女極是難惹，可是自己身為少堡主，當着劉稼之面，一時也難以下台，雙目一轉，計上心來，笑道：「九玄門果然了得，可是謝家堡也非任人欺凌之輩，謝某縱然不學無術，倒也要領教幾招九玄門的絕學。」說着，將身後退七步，雙手一撥，竟然蓄勢待發！

白衣少女見得謝智暗踏七星罡步，八名素衣小僮也俱圍了上來，陣列八卦，就向翠菊說道：「翠菊，既然謝家堡少堡主定要看我們九玄門的絕學，你且先將這八卦圖陣破去，再拆他的七星罡步。」

謝智聽她非但將自己這八名素衣小僮的圖陣道破，而且連自己甫踏的七星罡步也說穿，不由心中一震，可是臉上依舊神色自若，又朝後退七步，站在軒壁一角，暗下另圖應變。

翠菊既奉白衣少女之命，巳然蓄勢待發，乍見八名素衣小僮圍了上來，「象形四式」，頓時展出，將身一幌，東取乾兌，南奔離震，西攪巽坎，北奔艮坤，剎那之間，祇見綠影閃閃，那八名素衣小僮竟然圍得水洩不通。

正在此時，劉稼陡覺手腕之上一陣痲辣，腕上脈穴巳被人扣住，急忙回頭一看，却見一個瘦小的老叟，不知在什麽時候來到，非但扣住了自己的脈穴，而且滿頰驚慌的樣子，說道：「劉氏門中祇有你這一脈單傳，敢情你要橫死此間不成？」

老叟來得神奇，非但劉稼未曾察覺，就是那白衣少女也聽了他說話，始知又有人來，嬌頰之上又添幾分驚異，此時謝智見得老叟，滿面露出恐懼之色，急忙喝退了正與翠菊過招的八名素衣小僮，一邊搶上幾步，恭身作了一揖道：「秦伯父何時來到，小侄有失遠迎，萬望海涵。」

這姓秦的老叟冷漠一笑，擺了擺手，却不答話，祇是側轉頭來，對着劉稼說道：「我受智通長老飛鴿傳書，說你是淮南大俠劉褒的後裔，我與令尊昔日携手共走江湖，情逾骨肉，劉氏伉儷，不幸命喪鄂北，虧得智達長老及時將你救至少林，將你托付智通長老，十載苦習放你下山，智通長老之意是使你閱歷江湖，尋訪仇家，怎的你仇家不覓，却到此地胡鬧，倘非我及時趕至，休說你這些末學之技，就是我秦子祺也難在這謝家堡全身而退。」

劉稼聽罷，不由汗流夾背，這老叟竟是名滿天下，貴為武林盟主的「金陵神君」秦子祺，一時驚愕得無語以對。

白衣少女却是微微一笑說道：「原來你是秦子祺，我找得你好苦，人言宇內首推你武藝最強，貴為武林盟主，前幾天我在客棧之中遇見你那個酸氣刺鼻的徒兒，武藝却是拙劣得緊，因此，我祇遣丫環翠菊與他交手，一招之下就將他敗下，如今來了他的師傅，翠菊諒必難以討好，你要救這傻小子離此謝家堡不關我的事兒，可是離堡之前却要與我走上幾招，為的是普天之下唯有你一人始配與我動手過招！」

金陵神君聽得白衣少女之語，不由大表驚愕，原來這白衣少女就是遣婢將自己愛徒沈羽一招敗下的九玄門人物，蒼老臉上立刻平添皺容，當下就道：「原來你就是九玄門的傳人，我也找得你好苦，可是，現在必須待我將他送出謝家堡之後始能領教幾招九玄門的絕學。」

白衣少女笑道：「如此說來，你可是也怕了咱們九玄門不成？」

饒這金陵神君秦子祺涵養再好，聽得白衣少女竟出此言，自己畢竟是武林盟主的身份，那裏再肯相讓，當下微聲冷笑，說道：「如此說來恭敬不如從命，我就借此高臥軒中領教幾招九玄門的絕學了。」

秦子祺說至此間，鬆開了抓住劉稼脈穴的右手，向他微微一笑道：「稼兒，你且站邊一旁，留神提防。」

劉稼正欲應聲，陡見軒瓦之上飄落下來一條人影，直入軒中，陡朝劉稼撲了過去，面貌猶未看得清楚，即巳將劉稼一把提起，又朝軒外翻躍了出去，身形之快端的是世上罕見，別說金陵神君秦子祺見了大驚失色，就算這高傲自驕的白衣少女也不禁皺眉「咦」地一聲，眼見這來人的身形輕捷較之自己的九玄門中輕功竟有過之而無不及。

劉稼陡覺身子懸空，正欲呼喚，又覺痲啞兩穴一痲，非但說不出話來，而且四肢軟痲，頓時昏了過去。

待他甦醒過來，却見自己躺在一個石洞之內，洞中光綫甚是黯淡，祇從洞頂縫隙之中透入一道光綫，劉稼急忙覽目四望，祇見洞壁一角石床之上盤坐着一個白髮白髯的老叟，而在洞壁另一角的地下却盤坐着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見她身上穿着一套破爛的衫裙，蓬頭垢面甚是齷齪，雙目烱烱也對自己覽望，見着自己甦醒張目，竟然微微一笑，垢面之上竟然微凹雙渦，露出編貝似的一副皓齒，劉稼不由驚上加異，忖道：「這蓬頭垢面的少女如果好好地梳洗打扮，與那九玄門的白衣少女也不遑多讓，怎的她竟如此齷齪？」

劉稼心中嘀咕，這破衫少女却從地上站立了起來，走到劉稼面前笑問：「你可是餓了？」

劉稼被她一提，頓覺腹中空空，果然甚是飢餓，可是自己從謝家堡高臥軒中被人携至此間，不知是禍是福，當下就問：「未知在下怎的身在此間？而這裏究竟是什麽所在？萬望小姐明示。」

這破衫少女莞爾一笑，說道：「你答非所問，這些事我都不知，待我徒兒行功完畢之後，讓他說給你聽。」

劉稼甚是驚愕，想不到這年紀輕輕的少女竟然還有徒兒，就問：「未知令高足如今何在？」

那破衫少女微微一笑，就朝石床上的白髮白鬚老叟指了一指。

劉稼見得這破衫少女指向盤坐在這石床上的老叟，示意是她的徒兒，不由驚異萬分，心中嘀咕，却是不敢再問下去。

破衫少女見得劉稼愕然無言，又是莞爾一笑問道：「我且問你，你可是姓劉名稼字務農？」

劉稼聽她將自己的姓名都說了出來，當下點了點頭，道：「在下正是劉稼字務農，敢問小姐尊姓芳名？」

破衫少女微微一笑，說道：「我姓什麽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名字當然也不曉得了，可是凡是個人總該有個名稱，我徒兒替我取了個名字喚作：鳳生。」

劉稼更感驚異，世上祇有師傅替徒兒取名字，怎的徒兒反而替師傅取名，何況這個盤坐在石床上行功的老頭兒少說也能做這少女的祖父，怎地這老頭兒反稱少女為師？

劉稼越聽越疑，反將自己忽地來此也都忘了詢問，這破衣少女見得劉稼默不出聲，微微一笑問道：「你在想些什麽？是否不信我的說話？」

劉稼忙不迭搖了搖頭，說道：「在下並非不信小姐之言，為的是我自己怎會來到此間？」

破衣少女又是莞爾一笑，說道：「我徒兒為你虧去許多眞元，累他打坐了三宵猶未醒來，你還說不知，敢情你眞是在我面前裝傻扮蠢不成？」

劉稼忙道：「在下眞的不知……」說到此間，劉稼不免暗叫一聲慚愧，憶及在謝家堡高臥軒中，陡覺被人點中了痲啞兩穴，非但立刻昏了過去，而且連這點穴人是怎樣面貌也未得知，如今聽她所說，方始知道原來是被這老叟携來此間。

破衣少女却又笑吟吟地說道：「我這徒兒平日甚是聽我的說話，可是那天接到了一隻白鴿前來傳書，却好似逃命那般匆匆離去，連我問他何去也不答話，隔了十天，始見他背着你同來，就爬到這石床上盤坐行功了起來。」

劉稼聽罷，不由更為驚疑，正想打聽，突聞老叟開口說道：「原來你竟先我醒了過來，智通長老這十年的工夫總算沒有白花。」

劉稼聽他提出智通長老，忙問：「老前輩可識智通長老？」

老叟冷冷一笑，說道：「倘若我不識智通長老，如今你早巳在高臥軒中做了孤魂之鬼。」

劉稼疑道：「謝家堡並未有害我之心，老前輩何出此語？」

老叟又是一聲冷笑，說道：「我得智通長老白鴿傳書，求我前往謝家堡救你出險，並在此間授你一招武藝，明日起我求恩師將這一招絕學授你，練成之後速速離此他去。」

劉稼聽得這老叟說是得自智通禪師白鴿傳書將自己在那謝家堡中救了出來，也不說出爲了什麽原因，又稱要請求這破衫少女教授一招絕學，不禁奇上加驚，就道：「在下既蒙老前輩援手相救，此恩此德當永銘心胸，可是在下尚有個不情之請，這一招賜授還是免了罷。」

老叟甚爲驚愕，怔呆呆朝着劉稼看了幾眼，說道：「我不管你學不學，可是我現受智通長老之托，這一招定要授你，如今待我去煮些米飯來給你裹腹，讓你吃一個飽，暢睡一宵，以便明日讓我恩師授你這一招絕學。」

劉稼見得這老叟甚是固執，不由側轉頭去對這破衫少女望了一眼，瞧她對着自己微微而笑，回頭再對那老叟望去，祇見他已走入洞裏而去。

這破衫少女見得劉稼驚愕的樣子。笑着問道：「你知天下武功那一門最高？」

劉稼不加思索朗聲答道：「天下武功以九玄門最高。」

破衫少女搖了搖頭，劉稼驀地記憶叢林之中聽得白衣少女與翠菊在說，天下有一本十全秘笈，如果得到了這本秘笈，可以冠甲天下，於是就道：「如此說來，假使學會了十全秘笈中的武藝，可以稱得內外功唯我獨尊了。」

可是破衫少女却搖了搖頭說：「天下武藝萬宗歸元，這十全秘笈怎能稱得獨尊，如果與我們萬元歸一的天元門來比，十全秘笈簡直成了兒戲。」

劉稼聽得又驚又疑，暗忖：「如果這破衫少女的話確實，則天下武藝算她這天元門最強的了。」

破衫少女突然又是一笑，說道：「敢情你不相信我的說話？可是我也不管你信與不信，我這徒兒與我有個協定，不許我將天元門的絕藝，授導任何一個外人，今日他既反求我教你一招我們天元門的絕學，眞是算你造化，可是我天元門武藝分門別類，招招不同，式式有異，他既祇許授你一招，我也祇得授你一招，可是我可以講給你聽一個秘密，天下武功萬元歸一推我們天元門最高，我們天元門武功中首推這招：『萬元歸宗』最是厲害，既用於掌拳，又能化於刀劍之上，能攻能守端是天下最強的一個招式，明天你如果肯學，那麽我就將這招『萬元歸宗』相授於你。」

劉稼端是聞所未聞，與這破衫少女談了一會，老叟却捧了一隻大盤，盤中除了一鍋噴香白米飯之外，居然還有一碟爊獐腿，聞到飯菜香味，劉稼也不再客氣，狼吞虎嚥竟將一大鍋白飯一大碟爊獐腿吃得清光，吃畢始見這老叟與破衫少女坐在一旁却是粒米未動，不由頓覺汗顏起來，一時窘得雙頰發紅，甚是侷促不安的樣子。

老叟却是笑容滿頰，拍拍劉稼肩膊說道：「什麽話，我都言明在先，明天你得好好用心學這一招，如果錯過機會，就算智通長老惱我，這也是怪你自己不好。」

事已至此，劉稼唯有道謝，可是心下依舊感到詫異，對這一對年紀倒懸的師徒究竟是什麽底細；於是，就朝老叟作了一揖道：「敢問老前輩尊姓大名。」

老叟皺了皺眉，陡地又哈哈笑了一聲說道：「什麽老前輩小前輩，你以後休得如此稱呼，我們天元門既授你一招絕學，你也少不得算是我們天元門的門下，我恩師祇收我這個門徒，如今你也算是我們天元門的弟子，我與你師兄弟相稱，至於我的姓名，連我自己都遺忘了，當然一個人總該有名稱，在名份之上就叫我一聲師兄，如果你要對人提起，就稱我一聲天元老人就是。」

劉稼忙不迭向天元老人稱了一聲師兄，可是天元老人却又笑道：「天下那有先拜師兄的道理。」

劉稼側首朝着坐在一旁的鳳生望了一眼，見她抿着嘴在那裏微微發笑，祇感自己臉上一陣熱臊，於是，就朝她一揖說道：「弟子劉稼這廂……」

鳳生不待劉稼說畢，笑道：「這樣焉像拜師，你師兄曾經對我行過三跪九叩的大禮，這才算拜師的禮法。」

劉稼不由更覺蹩扭，心中雖不情願，可是又覺不得不爾，正欲起身恭拜，天元老人却又笑道：「你行了這三跪九叩的大禮，管教普天之下無人敢欺侮於你，拜與不拜，你自己主張了吧。」

劉稼雖覺窘甚，想起自己下得嵩山，迭見武林中個個武藝高強，休說對自己所負血海深仇難以得報，就是撞見了黑道上的歹徒也不能應付，於是將牙一咬，雙膝下跪，口稱：「恩師在上，弟子劉稼叩禮了。」說着三跪九叩行了一個拜師大禮。

鳳生倒也老實不客氣，笑吟吟地受了這個拜師大禮，等待劉稼拜畢，就道：「先進師門名大，你理該向師兄拜禮。」

劉稼既朝鳳生行了這個大禮，聽得她又叫自己向天元老人拜禮，當然遵命，當下又回轉身來，又朝天元老人跪下，拜了三拜，恭道：「師兄在上，小弟這廂叩禮了。」

天元老人連稱：「不敢。」雙手忙將劉稼扶起，正在此時，劉稼陡覺面前一幌，天元老人右手一揮，竟然塞了一樣東西在自己嘴裏，劉稼驚詫未已，又覺腰間微微一痲，不自禁嚥了一口氣，竟將天元老人塞在自己嘴裏的這粒既香又澀的東西嚥下肚去，陡覺一陣清涼直貫丹田，正欲相詢，祇聞天元老人笑道：「這顆天元丹就算見面之禮！」

劉稼吞下天元老人這粒作爲見面禮的天元丹，鳳生却面露驚愕之色，驚問：「你怎的將這顆天元丹給了他？」

天元老人一聲苦笑，嘆道：「十九年前，我曾受少林智達長老之恩，智達長老早已圓寂，如今他師弟智通長老飛鴿傳書，喚我助一臂之力，言下之意是喚我傳授武藝於劉稼，可是，我不能越破門規，故而懇求恩師授他一招絕學，並將這顆天元丹給他服用，以報十九年以前少林相救之恩。」

劉稼聽得甚是詫異，不知十九年前少林智達長老，對這天元老人究竟有什麽大恩大德，問又問不得，祇得忍住默然無語，此時，陡覺那顆天元丹在自己肚裏迅速

地起了變化，一陣子清涼，一陣子炎熱，冷冷熱熱變化甚快，變到後來，冷更澈骨，熱更難當，正欲相詢，又覺頭昏欲裂，竟然一陣昏迷，失去了知覺。等待劉稼甦醒過來之時，已是來朝清晨，只見自己盤坐在石床之上，天元老人面對着自己雙掌相貼，自己手掌之中，傳來陣陣溫馨無比的熱力，心胸之中已然暢通，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暢，百脈各穴更感暢通。

天元老人見得劉稼醒了過來，蒼老的臉上頓時露出了一層歡喜之色，說道：「少林易筋法果然獨具絕學，智通長老在這十年之中也虧他將你調理到如此堅硬的筋骨，這顆天元丹方始能有此事半功倍的效能，故能使你在一夜之間將任督兩脈打通，生死玄關打開。」

劉稼忙不迭深吸一口丹田之氣，頓覺有一股奇熱無比之氣，提自丹田，迅轉百脈，果然暢順無阻，全身筋脈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舒暢，非但精神爲之大振，而且耳目視覺也覺格外清晰。這一喜，劉稼端的非同小可，祇覺自己心頭突地滋生一種感動莫名的感受，情不自禁，眼眶之中蒙下了一層淚水，顫聲說道：「師兄對我恩重如山，小弟有生之日當永銘心胸。」

天元老人陡地雙眉一皺，像有無比焦慮，嘆聲說道：「如今你既打通任督兩脈，衝破生死玄關，再加上天元門這一招絕學，雖然不能說已冠甲天下，可是在當今武林之中難有幾個人能與你比擬，可是，我猶替你担憂，恐怕你的仇人的武藝也今非昔比，而且更較十五年前毒辣兇惡。」

劉稼陡聞天元老人提起了自己的仇人，頓時忘掉了欣喜，面色驟變，躍身翻下石床，凝目望着天元老人驚問：「敢問師兄，小弟仇人究竟是誰？」

天元老人却是神色自若，伸手在袖中取出了一隻翡翠玉鐲，遞給了劉稼說道：「這翡翠玉鐲本是一對，喚作龍鳳玉鐲，乃是先帝在位之時欽賜給你父親的，如今祇剩下一隻彫龍的，另外一隻彫鳳的玉鐲，却被你的仇家拿了去，你若要找這仇人，祇消見得那隻彫鳳的玉鐲，就可追查得到。」

劉稼憤懣胸膛，雙手接過這隻玉鐲，不禁掉下兩行熱淚，怔怔的凝望着這隻玉鐲，不勝悲戚。

正在此時，鳳生却從洞外走了進來，見得劉稼雙手捧住玉鐲，兩行淚水沿頰流下，不由一驚，踏前數步，朝着他驚問：「你怎地哭了起來，可是想起了家？」

劉稼忙不迭抹去淚水，苦笑了一下說道：「徒兒並未想起家而流淚，實因……」劉稼說到此間，悲從中來，又感眼眶發酸，漸漸掉下淚來。

鳳生更是驚異，天元老人則嘆道：「好在如今你任督兩脈已通，生死玄關亦破，快快隨我師傅出洞，讓我師傅傳授你這一招絕學，日後遇見了你這仇家，定可報此血海深仇。」

鳳生聽得天元老人之言，方始知道劉稼是爲了血海深仇而掉淚，便道：「天元說得甚是，你欲報此血海深仇，快快隨我出洞學此一招天元絕學。」

劉稼轉拜過天元老人，又朝鳳生恭道：「稼兒身受天元門如此恩待，有生之日定永銘胸腑。」

說畢，就隨着鳳生走出洞去。

劉稼出得洞口，覽目一望，祇見這個山洞竟在山頂之上，頂際偌大一片平地，脚下却是浮雲片片，朝下望去，却見一片朦朧，可見此山甚高。

鳳生見得劉稼面露驚奇之色，便道：「咱們這裏，從未有過生人上來，你休害怕。」

劉稼忙道：「並非徒兒害怕，實不知道高山是什麽所在？」

鳳生笑道：「這座山是天元帶我來的，連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麽山名，可是年前我替它取了名兒，就喚作天元嶺。」

劉稼心下雖感驚異，可是又不能多問，此時又聞鳳生說道：「如今待我將這一招萬元歸宗傳授於你。」

劉稼忙摒除雜念，聚神凝觀，祇見鳳生雙手微微朝兩旁一擺，又道：「這招萬元歸宗分化兩式，左右不同，一喚：心猿已動，一喚：意馬未馳，前者是實招，後者是虛招，兩式齊發，以虛爲實，以實作虛，發招全憑意境所至你且仔細觀看。」

鳳生說至此間，隨地雙掌翻出，右手五指直豎，左手五指屈握，發至半途，陡地左右變化，身子隨着一幌，突然雙手合併一處，從胸推出。

劉稼祇感一陣眼花撩亂，急忙定神望去，却見鳳生已然翩然而至，朝着劉稼吟吟而笑。

劉稼知道這招「萬元歸宗」確是幻變萬千，暗藏無比巧妙，可惜使得太過迅速，自己不能得睹全豹，不由心下焦急，不知鳳生能否將之教導。

鳳生果然先亮這招「萬元歸宗」的迅捷幻變巧妙，然後再仔細解述這招如何發出？怎地變幻？巧妙究竟何在？

這一日自朝練到日落西山，劉稼連肚餓都忘懷了，要不是天元老人煮熟飯菜出來呼喚，劉稼還獨自細辨這招中的變幻。

用過晚膳，劉稼又再要求鳳生再發威力，將這招「萬元歸宗」施出來，讓自己仔細參練，好在洞外浮雲已散，偌大一輪皓月高掛天空，鳳生施了一遍，又細細地將這一招「萬元歸宗」的「心猿未動，意馬已馳」，兩式分化用在劍上的演變也告訴了劉稼，並且在地下拾起了一枝枯樹枝，折成劍狀，持在手中又授了一招。

劉稼經過一日窮思細測，已參悟了這招「萬元歸宗」四五成模樣，鳳生在一旁也仔細觀察，見他錯的時候，立刻喚他糾正，練到深夜，劉稼已漸感乏力，遂向鳳生說道：「這招式端的巧妙得緊，可惜耗力太甚。」

鳳生抿嘴而笑，露出一派天眞，說道：「你幸得服了天元給你的那顆天元丹，並且替你打通了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倘若換了你剛上山那時的功夫，休說練這麽多時候，就練施一次，也管教你損傷五臟，口吐鮮血而亡。」

劉稼聽說不由滿頰驚容地問道：「敢情這一招『萬元歸宗』發自眞元之力。」

鳳生微微一笑，點點頭說：「如今你祇學會了四五成光景，你將這招『萬元歸宗』運用在這支小樹枝上，朝前面丈外的那顆老松樹擊去，瞧瞧它有什麽功力？」

給她如此一說，劉稼不由蠢然欲試，當下握緊了手中這支樹枝，陡地連身拔起，提了一口丹田之氣，直將它迫出，貫輸在右手之中，猛朝丈外那棵老松樹撲了過去，右手隨之一抖，先出「心猿未動」，距離老松樹猶在五尺之時，乍地變式而出「意馬巳馳」，手中那指樹枝，竟然導着身子化成朵朵黑影，直朝老松樹上劈去。

兩招一前一後，變幻僅在刹那間，劉稼心恐這棵老松樹太過巨大，手中的樹枝又過細脆，忙不迭收斂了三分眞力，正在此時，陡聞「砰」的一聲巨響，急忙運氣凝住身子飄落下地，抬頭一望，這棵粗可環抱的老松樹竟巳連根拔起摔出丈外，再朝手中這支樹枝一看，却是連樹皮都未損一塊，劉稼頓時驚得目瞪口呆！

劉稼確實想不到這招「萬元歸宗」竟有如此巨大無比的威力，雖則飄落下地，甚覺乏力，可是興奮得幾乎爲之狂喊。

鳳生見得劉稼擊倒老松樹，就走了過去，將他手中那支樹枝拿起來一看，祇見樹枝皮雖則無損，可是，枝頭之上却削損了一塊，不由皺了皺眉道：「眞是可惜得緊，照理這一招施展出去，這樹桿枝頭不會削損，諒是你學不專心之故。」

劉稼知道自己尚未參透這招「萬元歸宗」，雖則巳有四五成上下成就，可是這招「萬元歸宗」另具巧妙，多一分成就，也添一分威力，於是就朝鳳生作了一揖道：「稼兒愚笨得緊，而這招萬元歸宗又是幻變萬千的奇妙招式，稼兒尚待假以時日，再予參悟。」

鳳生聽了，微微一笑說道：「你若要將這招萬元歸宗學成十足，少說也要十個寒暑。」

劉稼不由大驚，忙問：「適才說我巳學了四五成光景，怎麼其餘的需要十個寒暑？」

鳳生說道：「這招萬元歸宗，乃是集諸家之長融於一爐，其中變化萬千，雖則如今你巳有四五成的光景，可是越朝深練越覺辛苦，這招萬元歸宗普天下祇有我練成十足，就是天元，他練到今日，也不過八成的功夫。」

劉稼驚愕之餘，感到心灰意懶，便道：「如此說來，稼兒要在此躭留十年，方始能學成而去。」

鳳生聽罷微微一笑說道：「你不必在此躭留十年，明天你就可以下山而去。」

劉稼忙說道：「如此說來，稼兒祇能略識這招萬元歸宗的皮毛，而無法十足的了。」

鳳生又是微笑說道：「你自己可以細細琢磨，如你專心自練，說不定不必十年工夫就能學成。」

劉稼却不以爲然，問道：「我連其中變化都未知曉，焉能自練成功？」

鳳生說道：「如果你不明白，我當然會指點你聽。」

劉稼不由一怔，就問：「稼兒明日下山而去，怎能得到指點！」

鳳生笑道：「明日我與你一起下山，這豈不是能指點於你了嗎？」

劉稼聞言，端的又驚又喜，忙問：「恩師與稼兒一起下山，未知何去？」

鳳生說道：「我去奉天掃祭祖墓，如果你喜歡，就隨我一起前去。」劉稼猶疑說道：「原來恩師下山去掃祭祖墓，稼兒理當隨同前去拜祭。」

鳳生點了點頭，陡地雙眉一皺，說道：「你隨我而去，定要依我三件事兒。」

劉稼說道：「休說三件，就是三千件，稼兒理當從命。」

鳳生眉尖更皺，臉頰之上露出一脈愁情，目光之中却憤怒異常，嘆了一聲就問：「你可知道我是誰？」

劉稼不由驚奇萬分，吶吶說道：「恩師是天元門的……」

鳳生搖搖頭苦笑一聲，說道：「我也不必對你說這些廢話，如今我且將三個條件說與你聽，這第一件，你隨我下山，在人前我們師徒相稱，可是在無人之時我們各喚姓名，休得師傅、徒兒這種稱呼。」

劉稼不由一驚，說道：「稼兒巳行了拜師大禮，怎能欺師如此？」

鳳生笑了笑說：「原來你第一件就辦不到。」

劉稼喃喃一陣，說道：「這麼……稼兒就斗胆遵命了。」

鳳生微微一笑，點點頭說道：「第二件，一路之上如有爭端，不論對方是那一門派，咱們不能相讓。」

劉稼說道：「這理所當然。」

鳳生說到這裏，陡地牙齒一咬，又說道：「這第三件！你需陪我去尋找一幅古畫。」

劉稼心中想這第三件定是難題，聽到鳳生說是去找一幅古畫却不由笑了出來，說道：「一幅古畫有什麽出奇，稼兒當然陪同恩師前去尋找就是。」

可是，鳳生却雙眉緊皺說道：「這幅古畫並非我一人欲找，天下武林高手，皆欲得之而甘心。」

劉稼忙問：「未知這幅古畫與武林又有什麽淵源？」

鳳生說道：「這幅古畫出自達摩手蹟，名喚金匱眞經，乃是武學中最深奧的一本珍書，這本金匱眞經，如果給旁人得了而去，咱們天元門就難以冠蓋天下了。」

劉稼聽得甚覺驚愕，可是轉念一忖，這達摩乃是嵩山少林的創始，當下便道：「達摩乃是少林祖師，怎地這本眞經會失落在外？」

鳳生說道：「達摩當年創建少林，這本金匱眞經原本藏在少林當地藏經閣中，可惜少林第二十一代掌門將它失落了，故而一直未見這本眞經。」

劉稼聽了更覺費解，遂問：「既然未見這本眞經，我們到何處去找尋？」

鳳生說道：「當年抱你上少林的智達長老，就是在藏經閣偷取這本金匱眞經之人。」

劉稼聽了爲之驚愕不巳，忙道：「智達長老乃是得道的高僧，仁義爲懷，他怎的會偷取這本眞經，何況他送我上少林，如果這本眞經是他所取，定然藝冠天下，何必又上少林請罪？」

鳳生微微一笑道：「其中底蘊唯有少林掌門知道，我也不明，可是這本金匱眞經如今的確流失在外。」

劉稼既聞這本達摩祖師的金匱眞經失落在外，知道此乃少林的鎭寺瑰寳，理該讓少林所得，於是便向鳳生問道：「這本金匱眞經既是少林失物，理應少林所得，如果恩師一旦將這本眞經找到，未知可是歸回少林？」

鳳生微微一笑說道：「如果我得了這本金匱眞經，先將經中的偈解參透，然後我自有主張將這本眞經如何處置。」

劉稼聽她答非所問，不敢再追詢下去，當下就向她道：「時間不早，恩師可先回洞中就寢。」

鳳生問道：「你不進洞去睡一會嗎？明天一早我們就要下山去的。」

劉稼道：「恩師先請回洞休息一陣，我並不疲倦，乘着今晚皓月當空，在此再練幾遍。」

鳳生陡地將臉一沉，說道：「我喚你在祇有我們兩人之時，休得稱我師傅，怎地你又忘了。」

劉稼聽得心頭一沉，頓時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湧塞心頭，遂道：「我下次知道了。」

鳳生也笑一笑，轉身朝着石洞中走了進去。

劉稼仰頭對着一輪皓月凝望了一陣，祇覺心胸之間，有一種甚是奇異的感覺，想起父母被殺，迄今休說未曾報仇，就是仇人究竟是誰都未得知！

劉稼越想越感自己身世悲慘，情不自禁巳淌下了兩行淚來，正在此時，陡聞一聲怪叫，有一隻遍身白毛，猶如一團白雪一般的野兎從自己身旁擦過，後面却跟了一隻野狼，像是追逐噬嚼的樣子。

劉稼不由俠義之心大發，忙將手中樹枝一揮，朝準這頭大得出奇的野狼背後就施出這招「萬元歸宗」，連枝帶人揮了過去。

說也奇怪，敢情這頭野狼也自通曉武藝，不待劉稼樹枝揮到，陡地後足一蹬，頓時竄出丈外。

劉稼不由心中一氣，雙足甫落地上，又是一蹬，身子也竄出一丈有餘，又是揮枝朝野狼刺去。

野狼端是狡猾異常，竄出丈外之時，又是一蹬，劉稼不由更是忿怒，心想：「敢情我打通了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並且又將這招武林之中獨一無二的『萬元歸宗』練成了五成光景，竟然連這頭畜牲都擊不中，以後如何闖蕩江湖？」劉稼忖到此間，越感忿怒，野狼邊逃，他就邊追，竟然一前一後追了盞茶工夫猶未將這頭野狼追到。劉稼氣得幾乎昏倒，不知不覺巳然翻過幾個山頭，來到一個小峯之前，那頭野狼陡地朝旁一閃，劉稼正追得力竭，焉知這頭野狼突然朝旁閃開，身子頓時站立不穩就朝這峯洞之中，跌了進去。

劉稼跌向洞中，陡覺這石洞中，有一股力勁無比的旋風朝自己身上捲了過來。

這股旋風之中竟含芬芳之氣，劉稼急忙摒息後退，焉知陡又覺得這股旋風越來越勁，好似洞中有一股其大無比的吸力一般。

這股吸力甫歛，劉稼陡覺身子一沉，竟然隨着這股旋風被攝入洞中，一個踰跟，却巳跌倒石地，急忙撐身躍起，祇見山洞頂上另有一個洞窿，離地約有二十餘丈，從這窿中，射入一道月光，說也奇異，這窿壁四週竟然長滿了一片青綠的小草，適才從洞中所聞的那股芬芳之氣，就是從這小草裏所發出。

劉稼正藉此一道月光，細察洞中情況，陡聞一聲狂笑，四壁頓時響起了一陣宏盪的迴聲，劉稼不由大驚，想不到這洞中居然有人居住，當下也顧不得是凶是吉，便說道：「劉稼誤入寶洞，萬望洞主人恕罪。」

劉稼說着，急忙將身閃過一旁，隨聞洞內發出一股宏亮的聲音道：「你既知此處乃是寶洞，那麽爲何明知故犯撞入？難道你不怕死嗎？」

劉稼聽得這說話之人就在咫尺，可是却無從看出他藏身所在，當下便道：「劉某因追一頭野狼，來至洞口，被一股勁風所拂，故而誤入寶洞。」

那宏亮的聲音說：「你分明是在說謊，這西嶽乃是人跡不到的地方，休說走獸沒有，週圍草木不生，就算你身負絕學，也難以在此久留，如今瞧你面色紅潤，中氣充沛，顯然巳吃飽睡足，由此可見你是有備而來。」

劉稼不由一怔，心忖：「這個人的目光竟然如此勁厲，倘若自己將天元老人與鳳生的事坦告，未知這個人究竟是好人抑或是萬惡之徒？」於是，唯有避重就輕的說道：「劉某實因誤撞而入，萬望主人原宥。」

劉稼語甫言畢，陡見黑影一幌，自己所站之處却出現了一個瘦小的老叟，見他白髮蒼蒼，鬚長及膝，蓬頭垢面，山上這麽寒冷的天氣，却是祇穿了一件羽布草袍，巳經破爛不堪，情況甚是可怕。

這老叟幌身出現，來到劉稼面前，也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眼，不由在他皺紋密佈的臉上又增添了幾條皺紋，又是凝望了劉稼一陣，始一聲嘆息搖頭蹙容說道：「眞是可惜呀！可惜！瞧你年紀輕輕，也紮下了些武學根基，如今却要步我後塵，終老在這無名洞中。」

劉稼聽得老叟之言，甚覺驚訝，未知語意如何，當下作了一揖，忙問：「敢向老前輩請益，乞道其詳。」

這老叟冷笑一聲說道：「早年我曾經闖蕩江湖，那時候諒必連你祖父也未曾出世，論武藝，相信普天之下也難再找出一個強過我的人來，可是我徒有蓋世武學，如此被困在這無名洞中，至於這洞爲何稱作無名洞？你日後當會知道其中緣故。」

劉稼聽得這老叟說出這番話來，不由份外驚異正欲再問，這老叟道：「這洞上的頂窿是這西嶽中間盤地中的一座巨巖，乃是嶽風滙集之處，故而暗生潛吸之力，凡是行入洞口，定遭這潛吸之力捲入洞內，我在這洞內巳困了一百二十七年，幾經靜練苦修，可是依舊無法闖出這山洞。」

劉稼聽罷，頓時爲之大驚失色，正在此時，祇見這老叟皺紋密佈的蒼老臉上，隨現喜色，「咦」了一聲，喃喃說道：「敢情一定要我聊盡地主之誼不成？」老叟語猶未了，見他身子一幌，朝着洞徑那邊撲了過去。

劉稼不禁循目望去，祇見老叟雙手一接，瞬巳將洞徑之外被那陣旋風吸進來的一隻野狼提在手中，滿頰喜色地朝着劉稼

走了過來，笑道：「你果然未曾詐騙於我，確是追逐這隻野猿，撞入此洞，如今物證已在，我就將牠聊充接風之饌。」老叟說到這裏，明幌幌的雙眸突然一轉，瞬又沉下臉色道：「不過，我今日用此野猿替你接風倒也不成問題，可是爲着日長之計，以後你就什麼都沒有吃了。」

劉稼不由頓感大驚，心忖：「這豈不是要我活活餓死在這洞中不成？」可是自己擅闖進洞，原是自己不對，倘若堅持不食，非但在情理上講不下去，而且也沒有這喧賓奪主的道理，於是就道：「晚輩擅入寶洞，得蒙收容已屬隆情恩待，焉能得寸進尺，就算老前輩今日所謂這接風之賜，晚輩也不敢相擾，但不過未知寶洞之中有否旁的食物可作充飢，晚輩祇求半飽已然深感老前輩恩待了。」

老叟臉上驚容更厲，忙道：「你休得老前輩長，老前輩短，我根本不是你的什麼老前輩，你也休要以爲我人老心軟，會誤中你這甜言蜜語之計，從今以後，肚餓之時，祇限你在這洞壁之上採摘十片青葉裹腹，從明日開始，不准與我交談一字，倘若你有違我這個初衷，管教你要立斃我雙掌之下！」

劉稼聽他說得聲色俱厲，甚爲驚愕，想不到這老叟的脾氣突然如此暴戾固執，這老叟大概也看出了劉稼的心意，便道：「你怪我也罷，恨我也好，總而言之，我已堅意不移，任你以後用什麼花言巧語，也不會打動我心絲毫。」

劉稼既聞這老叟說得斬釘截鐵，於是也不再饒舌，當下祇是唯唯稱諾，老叟忽地將手中所提野猿撕成兩片，扔給了劉稼說道：「我既言明在先，這半片野猿就算接風之待，你且拿去受用了吧。」

劉稼接過這半片血淋淋的野猿，祇聞到血腥刺鼻，但，又不敢有拂老叟這場所謂「接風之待」，於是就問：「稼兒有謝老前輩恩賜隆待，可是借問這半片野猿用什麼來煮烤？」

老叟哈哈一聲大笑，將提在自己手裏這半片野猿湊在嘴邊大嚼，邊道：「敢情你將這無名洞當作了大縣名府中的菜館酒樓不成？」

劉稼見他竟將這半片野猿，連皮帶肉而食，顯得如嚐山珍海饈那般津津有味，竟然半點不嫌腥澀，邊嚼邊朝劉稼睨視，見他捧着半片野猿猶在怔怔發呆，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再不乘肉熱血燙之時就吃，冷了之後越發腥澀難吃了。」

劉稼聞着這股既腥又澀的味兒，非但未能下嚥，差一點反將肚裏的東西嘔了出來，既見老叟嚼得津津有味，棄之可惜，當下就踏上一步，雙手將這半片野猿捧遞給老叟，說道：「老前輩既吃得如此有味，這半片且奉回老前輩受用了吧。」

老叟居然毫不客氣，自己的半片剛已吃完，扔下皮骨，就將劉稼這半片接了過來，說道：「你既嫌腥澀，休道我這接風之待不週，棄之當然可惜，還是讓我來吃吧，可是我言明在先，躭一會你肚餓之時，休得怨我。」

劉稼連稱：「不敢！」老叟遂就張嘴大嚼，片刻工夫又將這半片野猿吃了個精光，用那既破又髒的袍袖抹去了嘴邊的血漬，顯得回味甚是無窮的樣子，向劉稼笑了笑道：「你且坐下一旁，我吃了這頓濶別十多年的佳餚，精神陡增，定要乘此機會練功，你休驚吵於我。」

劉稼頷首稱是，急忙退後幾步，來至洞壁一旁，隨目望去，祇見老叟身子一幌，手舞足蹈，就在對準這山洞頂窿地上，在那月光之下練起武來。

劉稼凝神望去，見他東飄西幌，手舞足蹈，那裏是像練武的樣子，看來雖感雜亂無章，可是身手非但怪異至極，一招一式尤爲玄妙異常。

老叟練了足足一個時辰，始見他停止，竟然一聲不響走向洞壁一角坐地行功起來。

劉稼既然聽到老叟言明在先，也不驚吵，自管坐地，閉目凝氣行功，腦中則思索着，如何逃出這石洞？

未幾漸覺天色發亮，已然來朝，劉稼急忙張目望那老叟昨宵打坐之處望去，祇見他額上冒出層層熱氣，不由大驚。

劉稼見得老叟額上冒出層層熱氣，不由大訝，心忖：「由此可見，這老頭兒的內功已臻化境！休說超出自己不知多少，就算天元門也難追及。」

此時，老叟也張開雙目，朝着劉稼觀看，雙目烱烱，額上熱氣是層層冒出。

劉稼看得爲之目瞪口呆，心下越想越奇，忖道：「這老叟的武藝已臻化境，怎的還被困在這洞中，敢情這石洞猶比銅製鋼鑄尤爲堅固不成？」忖至此間，劉稼便道：「敢問老前輩，這無名洞爲何不能越出？」

老叟瞪目怒視，遂道：「你既要出洞而去，不妨儘管去試，問我作甚？」

劉稼心忖，自己服了天元丹，又受天元老人眞元內功貫通了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這區區一個石洞又無什麼阻攔，既然能進來，當然也能出去。忖到此間，當下也不再講話，忙從地上站定了起來，一個箭步，就朝昨夜被那股旋風捲吸進來的洞口衝了過去。

劉稼甫近洞徑，只覺有一股力大無比的旋風疾捲而來，急忙提氣又朝前衝了一步，突覺這股旋風猶如排山倒海那般分從四面八方襲來，頓時吹到身子被捲拂而起，突地被這股力大無比的旋風，又從洞徑那邊擊回洞中。至此劉稼方知這股旋風力道甚是驚人，身子剛被這股勁厲旋風擊回洞中，陡覺胸口血氣翻冒，喉間一癢，頓時噴出一大口鮮血來，眼前一陣天轉地旋，雙足軟綿，不由知覺齊失，昏倒在地。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但覺喉口有一股清凉之氣貫入，漸漸恢復了知覺，急忙張目一望，始見自己盤坐石洞壁一角，嘴裏却塞了幾根青草，那老叟還是坐在原處，雙目烱烱地盯着自己凝望。

劉稼知道，自己咀裏這幾根青草，是這老叟從那窿壁上採摘塞在自己嘴裏，而被勁風擊昏倒地也是老叟所扶，當下嚥嚼下這幾根青草之後，就向那老叟作了一恭，說道：「多蒙老前輩相助，稼兒這裏有禮了。」

那老叟的脾氣端是古怪得緊，見得劉稼作恭道謝，竟然怒容滿頰，叱道：「誰要你什麼禮與不禮，我不是存心救你，爲

着不讓你死在這洞中，免屍腐肉蝕的時候使我難聞其臭！」

劉稼聽着雖感不快，可是既被他相救，何況這老叟的古怪自己既已知曉，心下打定主意，萬事就讓他三分，當下也就不聲不響，自管打坐行功。

劉稼正閉住雙目，陡聞一陣微風拂來，忙不迭張目觀看，卻見老叟竟然躍身撲至，雙手翻出，揮掌朝着自己擊來！不由大驚失色。

劉稼忍耐再好，也不禁勃然而怒，心忖：「你這個老頭兒怎的這樣不講道理，我執禮恭敬，怎地非但不答，而且揮掌打來。」於是將心一橫，猛咬牙關，提氣運力，亦將雙掌翻出，非但不閃不避，竟然朝這老叟擋去。

論功力，劉稼就算任督兩脈已通，生死玄關已破，亦絕非老叟敵手，可是，這老叟雖則揮掌擊來，不知劉稼竟然會得還手招擋，兩掌相撞，只見老叟向後倒退三步，劉稼則被擊倒在地。

老叟被擊後退，不由怒極陡出毒手，雙掌再揮，縱身朝上撲下，竟然用了八成功夫朝準劉稼躺倒之處擊去。

劉稼內傷甫愈，卻遭老叟擊倒，祇覺胸口一沉，血氣又翻，忙不迭提氣運神，正在此時，卻見老叟揮掌擊來，雙掌剛起，掌風已來，等待身子下撲，頓覺有一股很厚勁力襲至，劉稼不由大驚，暗忖：「這老叟竟然如此殘忍，想不到竟然出此毒手，自己怎能抵擋？」念至此間，萬念俱灰，唯有將牙一咬，閉上雙目拚着一死受他來掌。

老叟盛怒之下，揮掌擊去，焉知劉稼此番非但不擋不閃，而且閉目而待，不由大表驚異，腦中突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猶如電光火石那般一掠而過，忙不迭收斂了一半勁力。

雖則老叟已收斂了一半眞力，擊在劉稼身上，祇見劉稼身子被擊翻起五尺有餘，一聲慘叫，口中吐出一口鮮血，臉色猶如紙般蒼白，雙目已閉，氣息亦停。

老叟饒他手毒心兇，見得劉稼竟不還手，拚着一死受下自己這掌，心中也感不忍，祇見他皺紋滿佈的臉上堆起了一層愁容，忙不迭倒下身子朝劉稼胸口一探，祇覺心猶微跳，不禁愁容頓歛，雙手忙將劉稼抱起，放在自己打坐之處，雙手按在他心胸之間，運用自己眞元，爲劉稼療傷。

剎那之間，老叟額上又是冒出層層熱氣，雙頰猶如染了赤血一般，漲得火那般紅，顯然不惜自己眞元，替劉稼輸運。

隔了三個時辰，老叟額上熱氣漸低，臉上血紅亦減，按在劉稼雙胸之上的手肢也在微抖，鼻息之間尤感喘哮，顯然眞元大損，已然力竭的樣子。

可是劉稼的臉色卻漸轉紅潤，鼻中已能呼吸，老叟雙目凝望着劉稼，陡地一聲高嚷，雙手緊緊一捺，竟然頓時昏眩倒在劉稼身旁。

洞中日月，全憑這洞窿頂外可見，老叟與劉稼雙雙倒在地上，已易了三個太陽，那天東旭初昇之時，劉稼陡地從地上一躍而起，見得老叟竟然橫倒自己身旁，不覺大感驚異。

劉稼記得明明自己昏倒之前，毫不抵抗，怎的非但未被老叟這深厚掌力擊斃，而且，這老叟却也昏倒在地，不由更覺驚異。

此時洞中陽光漸從窿中透人，恰巧照在老叟臉上，祇見這老叟臉上的皺紋，幾乎深入肉中，原來的白髮白鬚，如今却猶如染上了銀色一般，竟然又老了幾十年那般。

劉稼不由更覺驚異，心忖：「這老叟敢情也受了內傷不成，情雖兇殘成性，大概被困洞中已久，故而性情變得如此暴戾，不如運用自己眞元之氣，助他一次。」

忖到此間，劉稼忙不迭扶起老叟，擧起了他的雙手，盤坐在他的面前，手心對準手心，提了一口丹田之氣，助他元氣恢復。

隔了三個多時辰，果見這老叟鼻息微微作響，漸漸匀融，劉稼不由暗下歡喜，知這老叟得救了。

又隔了一個時辰，老叟陡地張開雙眼，見得劉稼盤坐在自己對面，自己雙手的手心貼着劉稼的手心，感到有一股熱氣傳來，知道他運用眞元相救，不由爲之又驚又氣，當下推出雙掌，將劉稼推倒塵埃，叱道：「誰要你討好，就算我今日死在這洞中，我已活了這麼久也算不得短命！」

劉稼見得老叟一張開雙目，竟然出言責罵自己，不由憤然，心忖：「你這老頭兒倒是不講道理得緊，我確是出於一番惻忍之心，怎的這老頭兒如此不識好歹，非但不向自己道謝一聲，而且將自己推倒下地，還要出言責罵，敢情這老頭兒受了內傷，連腦都被震傷不成？」

劉稼忖至此間，一邊忙從地上撐立了起來，一邊却目露猶疑之色，對着這老叟凝望。

老叟此時也從地上站立了起來，不問根由，揮手一掌就朝劉稼擊去，邊道：「你可是心有不甘，我非但要罵你，打你又怎樣？」

劉稼急忙後退三步，避去了老叟這一掌，不由更憤，說道：「老前輩，我乃一片好心，見你昏倒在地，傷勢不輕，故而不惜自己眞元相救於你，怎的你竟以怨報德，如果你再動手，休怪我手下不再留情了。」

老叟聽了劉稼之語，更是憤怒，雙手齊翻，竟然躍身連人帶掌一齊而來，其勢竟然拚着兩敗俱傷的模樣，不由驚得劉稼忙不迭躍身避退。

老叟一招剛發，二招又起，劉稼朝那裏避，老叟就朝那裏追，人掌混一，依舊拚着兩敗俱傷的狠辣打法，嘴裏却大聲喝叫道：「分明是我動了惻忍之心，不惜自己久修眞元將你救活，原來你是一個忘恩負義之人，反說你助救於我，眞是豈有此理！」

老叟邊罵邊打，罵得劉稼如夢初醒，不勝汗顏，打得劉稼疲於閃避，一邊又忖：「原來自己是被這老頭兒用了久修的眞元相救，怪不得他變得如此蒼老，此恩怎能忘負？」忖至此間，劉稼雖見老叟越來越怒，雙掌揮來其力甚是深厚，可是却將自己生命置之度外，雙膝下跪，竟然對着老叟摑來之掌，來一個不避不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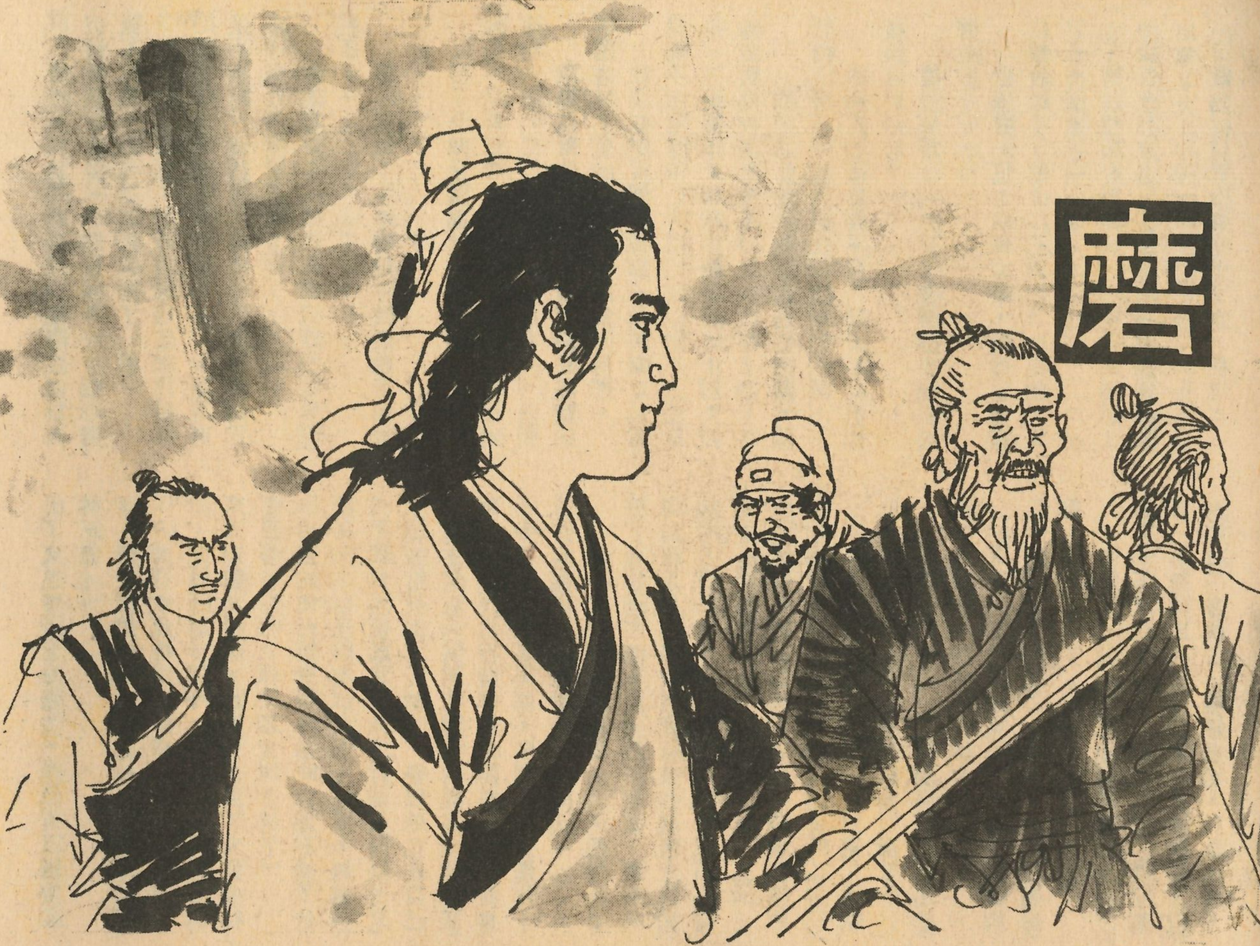
（未完・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抱月、抱風、薛文鴻、楚峻在諸葛莊中遭遇圍攻，正在寡不敵衆，危急之際，江北四大劍客「鐵掌鎮三江」彭滔，「中州大俠」石九斗，「神槍大俠」郭尚義，「賽孟嘗」李懷仙及時趕到，暫解了抱月等人的危機，雙方經過一番搏鬥，終於寡不敵衆，只好伺機逃出諸葛莊，而「鐵掌鎮三江」彭滔不幸戰死陣地……羣豪分手後，抱月等四人直上少林寺，少林寺掌門正在面壁，四人只得待在客房內等候……慧根一眼看出抱月等四人是易容而來，心中起了疑問，特意讓小沙彌引他們走入少林禁地，四人正覺有疑時，已有人高呼他們擅入禁地……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磨劍江湖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正邪決鬥 浴血少林

抱月等人大吃一驚，這才知道薛文鴻之懷疑並非無理，當下都沒了主意。

薛文鴻一怔之下，隨即大笑起來，道：「想不到堂堂的少林派也沾上三教九流的習氣？」

那二十多個和尚眨眼即衝至抱月等人跟前，把他們四人團團圍住，為首一人正是慧根，只見他鐵青着臉，道：「道長難道不知道此是本派的禁地麽？」

薛文鴻道：「如何不知？吶，那裏不是有一塊石碑麽？」

慧根轉頭問那小沙彌：「覺因，你剛才叫嚷什麽？」

小沙彌覺因道：「是這樣的，剛才弟子在塔林內打掃樹葉，無意中發現這四個道人跑入禁地，他們一見到弟子，便退了出去，所以弟子便叫了起來……」

抱風急怒攻心，一張臉早已漲紅了，氣得說不出話來，抱月忙稽首道：「無量壽佛，小師傅顛倒黑白，難道不怕將來要下阿鼻地獄麽？」

覺因道：「此乃小僧親眼目擊，道長為何要陷我於不義？」

抱風怒道：「豈有此理，咱們是你帶來的，你為何反來誣告貧道等！」

慧根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道兄們既然知道此處是本寺的禁地，不論是擅自闖入的，還是有人帶你們進去的，總之都是犯了本寺的戒規，請跟貧僧同寺領罰吧？」

抱風道：「若是貴寺的人帶咱們入禁地，難道貧道等也有罪？」

慧根道：「道兄難道不知他只是個小沙彌麽？難道他可以代表本寺請你們進去嗎？」

抱風不由語塞，薛文鴻道：「不理是誰帶貧道來的，總之事實上便是咱們尚未進入禁地，大師拿什麽罰咱們？」

慧根目光一閃，冷冷地道：「可是有人親眼目擊你們曾經進入？」

薛文鴻微微一哂道：「你是指這個小沙彌麽？難道大師竟然不知道他只是個小沙彌，不足以代表貴寺？」

抱風說道：「不錯，正是如此？」

慧根臉色鐵青，薛文鴻又道：「小沙彌說去塔林內打掃樹葉，怎地不見有掃帚以及箕斗？難道是用手檢拾的？他若有心要陷害咱們，大師難道也不分皂白？」

慧根冷冷地道：「覺因與諸位素不相識，怎會害你們？再說他若要陷害你們，根本無須帶你們來此，就算你們坐在靜室內，也可以說你們曾經偷偷來過？」

抱風大怒：「你……你們少林寺欺人太甚……」

抱月也氣得說不出話來，楚峻冷笑道：「大師不認為這是莫須有麽？」

慧根哈哈一笑，道：「既有人證，怎能說莫須有，你們要自縛雙手，還是貧僧動手，只是一動手，少林與武當歷代的交情便付諸流水了！」

抱月道：「無量壽佛，貧道等的確是冤枉的，難道貧道敢拿貴我兩派的交情開玩笑？」

慧根道：「道兄自然不是開玩笑！正因不是開玩笑才更加嚴重。」

抱月道：「大師既然咄咄迫人，貧道並無話可說，唯待方丈出關，再請他來定奪了！」

「敝方丈醉心佛理，寺內的事務都是由敝師兄慧德主持的，何況他是執法堂的主持，此事交由他定奪，最是合適！」

薛文鴻等人不由暗暗叫苦，心想慧德與慧根是一丘之貉，交給誰都是一樣，奈何己方人孤勢單，又有何法可為？只得乖乖跟着他們出寺。

正走着，只見慧心快步走了過來，問

道：「師兄，這是何事？」

慧根道：「師弟，你來的正好，這四個自稱是武當派的，擅自闖入塔林禁地，愚兄正要帶他們去執法堂，由慧德師兄處理！」

慧心道：「道兄們不是這種人？」

慧根冷笑一聲：「此事有覺因親眼所見，難道有假？」

慧心點點頭，道：「這就奇怪了，剛才小弟恰好經過後山，正好看到覺因帶他們去塔林，小弟十分奇怪，雖然急着去前殿迎接賓客，也忍不住住下脚來看看，但四位道兄只站在禁地之外，指指點點，並無進去，進去的只是覺因而已！」

這一席話，使得慧根與覺因臉色都是一變，刹那間，慧根心念電轉，又不知自己帶人埋伏之事，慧心是否看見，當下沉着臉問道：「師弟，你說的可是眞的？」

「自然是眞的，小弟若有打誑，死後必落阿鼻地獄？」

「這你就不是了，因何覺因大叫捉拿擅闖禁地者，你不出來說明一下？」慧根道：「這叫愚兄如何下台？又怎能向道兄們交代？」

慧心道：「小弟一來不知道有此場誤會，二來又趕着去接見貴賓，所以……」

「如今叫愚兄怎樣解釋……」慧根道：「覺因，你當眞該死！快把他帶去執法堂領罰！」

薛文鴻明知慧根有心陷害，覺因不過是馬前卒而已，但又知道再追究下去，不但沒有好處，反而要再度引起對方的殺機，當下道：「大師不必難過，既然是誤會，自有冰釋之機，現在眞相大白，也就無事了！」言畢轉頭向抱月打了個眼色。

抱月忙道：「不錯，既然是一場誤會，自然無損貴我兩派之交情！」

抱風忍不住輕輕譏諷道：「大師認為是一場誤會，不知貧道等仍否需要去執法堂？」

慧根乾笑一聲：「自然不必？」合什行了一禮。「剛才有所得罪，尚盼四位道兄見諒。」

抱月淡淡地道：「不敢。」

慧根道：「貧僧尚需領此孽徒去執法堂領罰，請恕失陪了，師弟，你替愚兄招呼他們吧？」言畢帶着一千和尚去了。

慧心合什道：「本寺不愼累得諸位道兄受氣，貧僧謹代表本寺向諸位致歉！」

抱月含笑道：「幸虧大師仗義明言，否則貧道可是有口難辯？」

慧心輕嘆一聲，道：「快晚飯了，諸位請跟貧僧到客廳小坐片刻吧。」

四人跟着慧心而行，薛文鴻快步與慧心並肩而行，問道：「大師，小道有句話請問您，不知大師剛才迎接的是那一位貴客？」

慧心道：「是丐帮的飛鴿堂主歐陽施主！」

楚峻忍不住問道：「他來做什麽？」

「也是要來找掌門師兄，說是受祖帮主之託而來的。」

說着已至一間小客廳，廳內佈置甚是簡單，却打掃得一塵不染，靠牆放了一列椅几，果見坐在中間的那個乞丐，正是歐陽虹！」

楚峻有滿腔的話要想向歐陽虹傾訴，但碍於慧心在旁，不敢暴露身份，慧心爲雙方介紹一番，雙方又客套了一番。

「歐陽施主，抱月道兄也是來見敝掌門師兄的！施主若有重要的事非與敝兄商量不可的，便請在本寺住幾天吧，敝師兄料一兩日內便可啓關？」

歐陽虹道：「如此晚輩只好白吃幾天飯了。」

慧心笑道：「敝寺還不致於請不起施主你。」

說了一陣子閑話，小沙彌便送上齋菜米飯，慧心招呼他們吃了飯，便送他們到客房。

歐陽虹就住在楚峻與薛文鴻的隔壁，天黑之後，楚峻便去拍歐陽虹的房門。

歐陽虹開了門，微感一怔，道：「道長尚不休息？」

楚峻笑道：「只因睡不着，所以來找施主秉燭夜談？」

「歡迎之至？」歐陽虹連忙閃開，讓楚峻入房。楚峻入房之後隨即把門關上。

歐陽虹心頭驚異不定，問道：「不知道長有何指教？」

楚峻笑道：「大哥，你認不出小弟的聲音麽？」

歐陽虹一怔，隨即大喜，衝前緊緊握住楚峻的手，道：「三弟你怎地在此，又怎會出了家？」

楚峻想起好事難成，心中不由暗道：「我反正有意退出江湖，何不索性到武當出家？」

歐陽虹只覺他眞的出了家，便道：「出了家也可以下山報仇，亦仍可以維護武林正義。」

楚峻苦笑一聲，道：「小弟並未出家……大哥來此是爲了何事？」

歐陽虹略一沉吟，道：「家師派愚兄來通知慧光禪師，聽說五行盟將來犯少林！三弟，你呢？你又怎會到少林？」

楚峻便把無意中得知武當抱石擄了自己師父，自己因救師父上玉虛宮，無意中救了武當，使武當免爲五行盟所控制，又怎樣去追殺青木狂神時，發現他竟是自己的親生父親，父親在臨死前吐露少林出了叛徒，以及五行盟準備內應外合，攻打少林寺等仔細述了一遍，中間只略去遭祖十三打落懸崖及與郭慧蘭邂逅兩節。

歐陽虹聽得目呆口瞪，久久都作不得聲。他性子爽直，對友肝胆相照，那裏料得到有人會不惜殺害妻兒來換取性命與武功的，以己及人，不用想也知道義弟心情必定十分惡劣。

良久，他才長嘆一聲：「無論這件事眞相如何，總之三弟你都沒錯。」

楚峻亦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如今小弟也不知該如何辦？」

歐陽虹笑道：「武林邪惡既然多不勝數，三弟又何懼無事可做？」

這兩句話說得豪氣干雲，楚峻精神稍爲一振，忽然問道：「大哥，你看二哥的爲人如何？」

歐陽虹一怔，深覺他問得有點奇怪，想了一下才道：「老二有點浮滑，性子高傲，不過他出身富豪之家，這也難怪，但總算有一身俠骨，雖好揚名，只是小瑕，否則愚兄也不會與他結義！三弟，你爲何有此一問？」

楚峻搖搖頭，道：「沒什麽，小弟只是隨口問問而已！」

歐陽虹見他神態有異，只道是因爲他發現家內的仇人，竟是自己的父親而造成的，有心排解他，岔開話題，問道：「三弟，那慧根與慧德兩個賊禿，你可曾見過麽？」

楚峻忙把剛才那件事說了一遍，歐陽虹手掌在大腿上一拍，道：「錯不了，這兩個賊禿必非善類！唔，他爲何要設計陷害你們？」

不錯，這個問題頗値得深思。楚峻腦海中靈光一閃，道：「一定是五行盟舉事之期，就在眼前，他不想多幾個敵人！」

歐陽虹目光一亮。「他是怕咱們會助少林，壞了他們的好事！」

楚峻道：「偏生方丈又坐關未出！」

歐陽虹身子一抖，道：「不好！慧心說方丈日內便會啓關，慧根賊禿自然不會不知，若我是他，必會在方丈出關之前動手！」

楚峻脫口道：「險哉！說不定今明夜內，五行盟便會來攻！」

歐陽虹道：「數十年前，九大門派與『白衣神魔』袁項初一場決鬪，最後雖然得勝，但元氣大傷，否則五行盟也不敢如此猖狂！」

楚峻心頭極是沉重，袁項初是他師祖，昔日是邪派第一高手，今日父親又曾是五行盟的首腦人物，眞敎他愧對義兄。

想到此，楚峻忙道：「大哥，實不相瞞，家師的武功一半得自武當，一半得自袁師祖……至於家父……咳咳，這些事，請大哥勿告訴別人，否則小弟何來顏面在江湖上行走？」

歐陽虹道：「袁項初是袁項初，青木狂神是青木狂神，你是你！所謂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只要你行得正，坐得正，何懼因親友之錯而影响自己！」

楚峻眼皮一垂，忖道：「假如大哥知道祖十三是個邪惡無比的老人，他不知會有何感想？」

只聽歐陽虹道：「愚兄最痛恨這種世俗眼光，什麽父是英雄子好漢，當眞笑話！若是如此，正派之中，豈有敗類？父親是狀元，難道他兒子若考不到狀元，也該榜眼探花？父親是個大奸雄，兒子便是個梟雄？」

楚峻急道：「多謝大哥勸解，請輕聲一點！」

歐陽虹苦笑一聲：「愚兄粗聲粗氣慣了！」

楚峻忽問道：「令師知否你與小弟結義之事？」

歐陽虹笑道：「六年前愚兄便告訴他老人家了，他並不反對！」

楚峻暗嘆一聲。又問：「最近你有否與他提起小弟來？」

歐陽虹笑道：「家師復出之後，反先問愚兄有關你的事，他老人家還叫愚兄勞你去見他哩！」

楚峻心頭一沉，毫不思索地道：「他這次來不來？」

歐陽虹道：「此事家師沒有提及，不過愚兄估計他必會來！」

「大哥見到他老人家之時，千萬勿在他臉前提及小弟，就算他問及，也不要說在此處見到小弟！」

歐陽虹雙眼一睜，訝然問道：「三弟，你這話愚兄不明白！」

楚峻喃喃地道：「你不必明白，只記住小弟之言便是……」

歐陽虹雙臂一長，十隻手指緊緊抓住楚峻的手臂。

楚峻彷似沒有感覺般，只痛苦地說：「請相信小弟這樣做沒有惡意！」

「但我一定要知道原因！」歐陽虹道：「莫非你做出對不住家師的事？唔，不會……家師根本未曾與你見過面！」

「小弟絕對沒有做出對令師不住之事，大哥放心！請你相信我，小弟確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也許將來你會明白！」

歐陽虹嘆了一口氣，鬆開雙手，只聽楚峻長嘆一聲：「小弟出道雖不久，但得到的敎訓實在太大，受的打擊也太大了……也許小弟無法適應江湖生活！」

× × ×

七月初三，眉月在雲中若隱若現，古樹參天的五乳峯，顯得更加黑暗。

在山門外巡山的少林弟子並不多 因爲有一部分弟子是藏在樹上及草叢中。

二更未盡，三更將至，月兒躲在烏雲之後，大地更形黑暗，就在此刻，山風中忽然傳來「嘡」的一聲鑼响，緊接着樹上及草叢中，不斷傳來慘叫聲。

叫聲傳至少林寺內，尚未知發生了何事，只見一大羣黑衣人，自四面八方，奔向少林寺。

直至第一批黑衣漢子躍入圍牆內，寺內才响起「嘡嘡嘡」的鐘聲！

沉重响亮的鐘聲，隨風飄送，驚醒起了夢中的僧侶，也爲同伴敲起了喪鐘！

鐘聲嘡嘡中，不斷傳着尖銳凄厲的慘叫聲……

× × ×

歐陽虹與楚峻的談話，也爲鐘聲打斷。歐陽虹如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叫道：「直娘賊，九成是五行盟來了！」

楚峻道：「來得好快！」連忙衝前拉開房門只見師父與抱月抱風也出房查看。

抱月唸了一聲：「無量壽佛，佛門乃清修之地，怎地傳來打鬪之聲？」

薛文鴻嘆息道：「少林危矣！偏生方丈又在坐關 咱們只能見機行事！」

話音未落，鐘聲越來越急，打鬪聲也越來越近！「嘡——」鐘聲忽然中斷，也不知是不是打鐘的僧人，已遭不測。

歐陽虹道：「少林是白道的代表，也是九大門派的代表，今日有難，咱們自當鼎力相助！」

薛文鴻道：「不，這不是義氣用事之際，若是少林已無可挽救，多咱們幾個也無濟於事，反倒累了性命，何不伺機再消滅他們！」

歐陽虹大聲道：「若人人學你如此，則人人均袖手旁觀，靜觀事態，則自然無可挽救！少林若栽在五行盟手中，只能坐長五行盟的氣焰，將來要想消滅他們，便更加困難了！」

這席話，大義凜凜，聽得薛文鴻臉上發熱，久久也說不出話來。

抱月稽首道：「歐陽施主說得有理，不如咱們先出去看看如何？」

楚峻道：「不錯，對方已發動攻勢，自然是有備而來，咱們就算要置身事外，也未必能下得了五乳峯！」

歐陽虹道：「事不宜遲，這就去！」

五人奔出客房，只見少林和尚一片慌亂，有的更是衣履不整，或拿戒刀，或提長棒，四處奔走！

歐陽虹大聲道：「敵人在那裏？」

一個和尚叫道：「到處都有！」

「你們由誰指揮？」

「本寺慧字輩的師傅，不見一人！」

歐陽虹大聲叫道：「不要慌亂，先找人點些火把！」說罷飛身躍上殿脊，放眼望去，只見打鬪塲所多及數十處，由於少林弟子倉猝應戰，因此倒地的大多都是和尚！

薛文鴻也躍上殿頂，看了幾眼，心中倒抽一口冷氣，道：「怎地慧字輩的和尚不見一個？又怎不見圓字輩的長老？」

歐陽虹道：「咱們下去厮殺吧，好歹也得殺幾個洩洩氣！」

「慢！」薛文鴻喝道：「慧德既然想做少林掌門，他必不會讓少林弟子死傷太多！最重要的是阻止他的陰謀！」

歐陽虹急問：「那麽咱們該怎辦？」

薛文鴻目光一亮，沉聲道：「若我無估計錯誤的話，對方的主力一定是去攻打初祖庵，因爲慧光在那裏坐關！」

歐陽虹大叫一聲：「不錯！咱們便去初祖庵吧！」

薛文鴻道：「跟我來！」飛身躍落地上，抱月等四人立即跟在他後面，向後殿飛去！

× × ×

眉月又自雲塊後露出來，大地登時一亮，對打鬪中的雙方都方便不少。

初祖庵附近樹木稀疏，光綫便更亮了，只見庵外是一層和尚，外面却是一大羣黑衣漢子，雙方劍拔弩張。

薛文鴻等人能料到五行盟必會先對付慧光方丈，慧心自亦知道，當他聽見前殿的喊殺聲，便立即抄起方便鏟，奔向初祖庵。

料不到藏經閣主持慧方及兩位圓字輩的長老已先他趕到。

此刻後山已出現不少黑影，慧方忙道：「師弟，賊人猖狂，快帶人來 絕不能讓他們攻入庵內！」

慧心一個倒飛，召了數十個悟字輩的弟子，現在的少林和尚以圓．慧、悟、覺排列，這數十個悟字輩的弟子，都是少林的中堅份子，把初祖庵團團圍住。

刹那間，那些黑衣漢子經已衝了過來雙方一經接觸．慧心便知單憑武功、絕對護不住初祖庵、因爲對方武功之高出乎意料。

只聽圓通喝道：「佈小羅漢陣！」

本來少林的羅漢陣最是嚴密，一百零八個緊密配合，儼似銅牆鐵壁，可是此際人數不足，只能抽出三十六個，佈下小羅漢陣！

小羅漢陣佈在初祖庵正面，慧心與慧方領着三個悟字輩的弟子守在庵後。

圓通指揮羅漢陣，圓玄躍上屋頂居高臨下，其他的十餘個和尚則散在四周。

雙方剛殺了一陣，薛文鴻等五人便已趕到。薛文鴻看了戰場幾眼，便道：「此處全是五行盟的精英，峻兒，你與歐陽堂主去庵後助慧心防守，兩位道長請跟在下一道，咱們三人劍意相通，自成一組，不論對方人多人少，都聯劍禦敵！」

抱月與抱風齊聲道：「貧道甚少下山，這種事但憑施主主意！」

薛文鴻道：「在下的身份，仍望兩位勿在人前提及！」

歐陽虹則道：「道長，此刻是少林生死存亡之際，兩位千萬勿因是出家人，便心存慈悲！」

抱風道：「這個貧道自然省得！」

當下五人立即分成兩組，投入場中。

只聽一個粗豪的聲音喝道：「武當的牛鼻子，你們已經自顧不暇，還敢來淌渾水，眞是不知自量！」

另一個道：「這豈不更好？省得咱們去武當找他們！」

薛文鴻、歐陽虹與楚峻均認出第一個說話的，正是五行盟黃金堂堂主，化名「金面甲神」的「九轉老魔」計周天，第二個則是烈火堂主「雷火邪神」南宮炎！

這兩人是五行盟的首腦之一，任何一個放在江湖上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因此薛文鴻立即提醒圓通等人。

且說慧心與慧方正在吃緊，陡得歐陽虹與楚峻之助，都是精神一振奮力抵擋。

慧方與慧心武功雖然高強，然對方不但人多，而且武功又非泛泛，往往要經過千辛萬苦，才可以傷到或殺死一敵。而由後山爬上來的黑衣漢子也越來越多。

楚峻見勢危急，忙道：「大師，快發嘯求援！」

圓玄大師在屋頂道：「再求援只有把敵人全部吸引到這邊來而已！」

楚峻雖然覺得他說得有理，但眼看對方人數越來越多，後果實在堪慮，不由担憂不已！

歐陽虹道：「不必多說，殺人才能保住初祖庵！」

楚峻心想這話不錯，大發神威，左掌右劍，絕招乍現，便連創兩敵！他右手長劍使的全是「無量劍法」中，殺傷力最強的招數，一連幾招，又斃了兩個，傷了三個，庵後的形勢才稍稍穩定下來。

慧方與慧心心中均是暗忖道：「這武當派的晚輩，怎地武功如此高強？以此及之，抱字輩的道人，武功豈非更加深不可測？」

儘管少林和尚心頭詫異，但此人既然是友，自然高興，都是精神一振，連忙搶佔了有利的地位，歐陽虹在後面見狀亦忍不住讚道：「三弟，你的武功怎地突然精進了？」

他情急之下，忘了楚峻的告誡，呼他三弟。楚峻也不應他，一味苦戰。

那邊的五行盟白水堂堂主見庵後一個道人武功高絕，喃喃地道：「此人到底是誰？武當派可沒這樣的人！」心念一落，陡地高聲叫道：「兒郎們，準備噴筒！」

一羣黑衣人立即抛下身上的黑袍，取出一管尺半長短的竹管來，向庵後奔去！

歐陽虹及楚峻領教過白水堂的厲害，急忙叫道：「小心，他們要噴毒水！」

慧方道：「趕緊纏住對方，讓他們無法下手！」

衆人立即與對方展開貼身肉搏，那些白水堂弟子，見狀都不敢輕舉妄動。

白水堂堂主「東海水怪」白沙連忙走了過去，道：「拿一管給本座！」

一個手上立即遞上一管裝滿了毒水的竹管，「東海水怪」白沙嘿嘿冷笑：「今日不讓你們嚐嚐厲害，可要辜負本座搜羅製毒藥方的一番心血了！」

羣僧見他走了過來，都甚是緊張。只見白沙身子如穿花蝴蝶般，在人叢中飛轉。羣僧見他走近，都連忙避開，或分心戒備，如此一來便有幾個和尚被殺死殺傷。

白沙哈哈一笑，雙脚一錯，身子陡地欺前八尺，右手一按，一股黑黝黝的毒水便自竹管中射出，腥風撲鼻之下，只見一個和尚閃避不及！頭上給毒水噴及，立即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接着顧不得應敵，抛下戒刀，雙手抱頭，在地上打滾！

白沙哈哈大笑，又撲向另一個和尚，那個和尚見狀，忙不迭縮退，白沙毒水一噴，他閃身避過，不料那竹管所藏之毒水，足够噴射四五次，和尚閃得了第一次，閃不了第二次，剎那，又撲落地上，慘呼起來，雙手不斷向頭臉上抓去！

這和尚甚是驃悍，在地上滾了一陣，倏地向白沙直滾過去，雙臂暴長，望白沙雙脚抓去！

白沙輕哼一聲，躍高三尺，手掌在噴筒上一按，又一股毒水射出！

和尚在地上難以閃避，臉上被噴個正着，只見他臉上肌肉立即潰爛，五官扭在一起，難以分辨，嘶叫了一陣，便不能動彈了！

羣僧看得又怒又驚，只聽白沙長笑一聲，道：「再抛一隻過來！」

一個手下立即把竹管抛了過去！楚峻正好在附近，看得眞切，一掌震開一個五行盟弟子，身子自空隙中閃出，飛奔兩步，雙脚一蹬，拔空而起，左掌五指如鈎，望那竹管抓去！

白沙長笑一聲，身子飛前，手中竹管一舉，一股毒水望楚峻噴去！

歐陽虹大驚，叫道：「小心！」要想施救，又因相隔甚遠，鞭長莫及！

眼看那股毒水即將射中楚峻，千鈞一髮之際，只見楚峻雙臂凌空一劃，左脚尖在右脚面一點，身子剛浮升時，雙脚便向上一縮！

「刷」的一聲，那股毒水在他脚下半尺之處飛過，反噴到一個五行盟的弟子！

白沙再度按動噴筒，這次由於管內的毒水所剩極少，只射了三四尺遠，他大吼一聲，把竹管抛掉，飛身望楚峻撲去！

楚峻離地三尺，雖說任督兩脈已通，但急切間也來不及換氣飄身，只得覷準來勢，舉劍刺向對方！

白沙嘯聲不絕，來至楚峻跟前，右手一撥，彈開劍刃，楚峻雙脚剛落地，右掌一吐，白沙左掌跟着拍出！

楚峻提氣護住心頭，左掌一吐即縮，藉着白沙的掌風，向後暴退！

一個白水堂弟子見狀，立即按動噴筒

，一股毒水自側向楚峻射去！

楚峻要想閃避已來不及，急切之間，左臂暴長，冒險穿入刀網之中，抓住一個黑衣漢子，順勢把他向毒水抛去！

那黑衣漢子猶似在夢中，待到毒水射至身上，才大叫起來。

白沙大怒，抽出一柄長劍來，轉頭對手下喝道：「你像木頭似的，站在那裏幹甚麼？」一語未畢，已衝至楚峻身前，喝叫道：「小牛鼻子，明年今日便是你的死忌！」

楚峻正想殺個好手，煞煞五行盟的氣燄，見他仗劍衝至，求之不得，長劍一圈，劍尖乍吐，急刺對方的胸膛！

白沙長劍剛一橫，楚峻劍法已變，只見他手腕一沉，改刺對方下腹！

白沙能够坐上五行盟的白水堂堂主之位，自有過人之能，喝了聲好，右手一落，食指一曲一彈，把楚峻的劍彈開，右手同時一圈，劍刃反向對手臂絞去！

楚峻輕吸了一口氣，一招「大巧若拙」，連消帶打。

白沙也想在手下面前樹立威信，存心盡速把楚峻斃於劍下，因此以快打快，與楚峻互爭先機。雙方眨眼間已互換了二十多招！

× × ×

薛文鴻，抱月與抱風三人一組，使的同樣是「無量劍法」，由於對方不知他們會三劍合璧，開始時，被他們連創三敵，可是後來五行盟弟子越來越多　迅即陷於重圍。

薛文鴻左臂刀傷未曾全愈，發不得力，因此功力大打折扣，幸而他早年闖盪江湖，爲求立萬，專找成名的高手求鬥，是以反應、眼光以及臨場的經驗，都比抱月抱風高上幾籌，他邊鬥邊提場，抱月與抱風在他提點下，劍上的威力大增。

其實抱月除了因「無量劍法」最後四式的口訣剛到手不久，未能熟習之外，其他的都不比薛文鴻遜色，否則又如何能當上九大門派之一的掌門，其欠缺的正是經驗，一如楚峻初出江湖的情況。

經過幾次搏鬥，以及薛文鴻的指點，臨場表現比前大進，加上自幼出家，初次厮殺時，難免手軟，或者有一絲猶疑，此刻殺紅了眼，心中無顧忌，潛力得以發揮，與在諸葛莊外時，已大不相同。

也因此，敵人逐漸增援，危勢雖然不妙，倒也未至岌岌可危之境。

初祖庵外的小羅漢陣，果然發揮了極大的功效，使得五行盟的人，難越雷池半步！

計周天見己方雖然大佔上風，對方傷亡人數也不斷在增加中，可是生恐夜長夢多，是故叫道：「南宮兄，現在要看你的了！」

雷火邪神倏地叫道：「退出來！」左手一揚，抛出一把丸子，那些丸子落地立即裂開，露出一些黑色的粉末，却無聲無火。但五行盟主的弟子，都捨棄對手而退下。

圓通也忙道：「小心，快離開那些東西！」

那三十六個和尚立即散開，說時遲，那時快，又有幾顆丸子飛了過來！

丸子落地，發出一聲聲的輕响，爆出一團火花，火花燃及地上那些黑色的粉末，立即「蓬」的一聲，飛起兩三尺高的火燄！

兩個和尚，走避稍慢，被火舌捲及，僧袍立即焚燒。

「雷火邪神」南宮炎哈哈大笑聲中，左右雙掌連揚，丸子四處飛射，引起無數的火燄！

圓通雖不時發掌，把丸子掃開，但初祖庵前已是火頭處處，再也沒法佈陣！

這剎那，只見庵頂已沒了圓玄的踪影，過了一忽，才見他托開天窗，自庵內躍了上來，手上是多了兩隻木桶，他把水桶提前，在屋瓦上一潑，預防南宮炎會放火燒屋。

初祖庵前形勢一片凌亂，計周天長嘯一聲，下令手下全力攻擊。

圓通急令弟子佈陣，可是這次由於地上火燄處處，和尚走動不便，羅漢陣轉動不靈，威力大減，雖然如此，少林和尚知道自己的責任，死命守着，不退半步，一人倒地，另一人便補了上來，到最後，連圓通也抄起一根鐵鏟，殺將起來。

他內力深厚無比，那根鐵鏟在他手中，猶如無物，揮動間迅疾無比，不消片刻，已有好幾個五行盟的弟子倒在他脚下！

計周天提着銀鐧銅錘，衝了過來。「老禿驢，有胆的便跟你家計爺爺大戰三百回合。」

圓通道：「阿彌陀佛，老衲正想效佛祖降魔伏妖！」方便鏟如一條黑龍般，破雲而出，把計周天圈住！

雙方殺至此刻，連吆喝聲也沒了，只聞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刄碰擊聲，以及兵刄着肉的聲音，戰況更加慘烈！

就在此刻，殿宇內忽然飛起兩道灰影，灰影如電，迅即來至初祖庵外。只聞一聲暴喝：「少林慧德、慧根在此，何方惡魔竟敢來犯！」

一個悟字輩的僧人抬頭一望，見慧德與慧根滿身血跡，僧袍不全，料是在前殿與敵厮殺趕來，忙叫道：「師伯快來。」

慧德手執一對戒刀，慧根則赤着雙掌，如兩頭猛虎，殺將過來，五行盟的弟子碰着他們，紛紛閃開！

× × ×

初祖庵後面，由於人數懸殊，少林和尚抵擋了一陣之後，死傷漸重，加上白水堂弟子，不時抽機發射毒水，形勢更加惡劣，這時候，除了楚峻，歐陽虹，慧方與慧心之外，只餘三五個悟字輩的弟子，猶作困獸之鬥。

抱月三人受七八個五行盟弟子圍住，只能自保，根本無法馳援。

楚峻與白沙以快鬥快，過了七十招後，楚峻逐漸佔了上風，可是兩個白水堂弟子立即抽出噴筒，在旁虎視眈眈，楚峻心懷顧忌，幾番欲下殺手，都因沒有把握，在殺死白沙之後，再避過毒水的夾攻而放棄。

形勢膠着了一陣，又過了五六十招，楚峻的長力與耐力逐漸發揮威力，左掌拍出罡風，時常令對方的長劍不能成招。

白沙又驚又怒，急道：「直娘賊的，你們還不上來！」

旁邊兩個白水堂弟子立即揮刀上前助陣，三人如走馬燈似的，把楚峻團團地圍住。

楚峻見狀不但不憂反而大喜，因爲這樣一來，在旁高舉噴筒的那兩個惡賊，反而心有顧忌，不敢輕妄發射毒水了！

激戰中，左首那柄鬼頭刀橫劈而至，白沙長劍「嘶」的一聲輕響，配合刀勢，直刺過去，楚峻左掌無法全力招呼白沙一人，白沙壓力減輕，長劍的威力便顯露起來了。

楚峻長劍一橫，挑開白沙的長劍，左掌如刀，疾如星火地切在那漢子的背上，鬼頭刀登時砍在地上！

可是右後方那個漢子的雁翎刀也扎了過來。

好個楚峻，只見他身子一偏，上身向後一仰，讓過雁翎刀，左掌一圈，已在那漢子的臂後，倏地發力在其臂上一拍！

這一掌，用的是巧勁，那漢子雖不覺痛，但拿不住樁子，向前飛去！

這刹那，白沙的第二劍剛好盡力刺出，只聞「噗」的一聲，劍刄刺入他手下的胸膛！那個持鬼頭刀的剛被他倆擋住，刀子欲發不能！

白沙經驗老到，知道危險，連忙抬脚把那手下踢開，劍刄尚未離腔，楚峻單脚一旋，劍刄一圈，「噗」的一聲，已截斷白沙一條腿！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都在一瞬之間發生的！

直到此時，旁邊那兩個白水堂弟子才按動噴筒，兩股毒水如箭一般射出，飛向楚峻後背。

楚峻背後雖然沒有長着眼睛，但毒水腥風撲鼻，不用看也知道毒水已至，他毫不猶豫地向旁一掠，目光一及，見白沙因斷了一脚，血如泉湧，正作單脚跳地向後退。

楚峻長劍一圈，在半空劃了半個弧圈，向白沙攔腰削去！

白沙單脚立定，長劍橫格，不料楚峻左手快如鬼魅般，自劍底探進，抓住白沙的手腕，同時沉腰運勁，揮臂一拋！

白沙單足立地，沒法抗拒，黃牛般大小的軀體，被拋飛一丈。「絲！」那兩股毒水恰好射在他頭臉及身上！

楚峻雖然使了一招「借刀殺人」，讓白沙自吃惡果，但他知道危機未過，雙脚一閃，身子如穿花蝴蝶般，在五行盟弟子叢中進退！

白水堂弟子幾番冒險噴射毒水，反而傷了同伴。

就在此刻，慧德與慧根與衝至初祖庵外，圓通道：「兩位師侄來得正好！」身子略退幾步，手握鐵鏟，立在庵門外。

慧根與慧德來至場上，立即找人厮殺，慧根雙掌應付，計周天頗感有點吃力，緩緩後退，慧德以一敵二，則殺了一個平手。

薛文鴻隔遠望見慧根與慧德，正想發言提醒圓通，可是又見他倆如此賣力，要想說的話立即嚥了囘去，心中詫異不已。

抱月與抱風則是忖道：「莫非這姓薛的胡說，寃枉好人？」

慧根邊戰邊退，眨眼間，已來至圓通身前，而慧德則在圓通左側八九尺遠，這時候，少林羣僧都已殺紅了眼，那裏尚有人留意這邊的情況？

就在此刻，慧根忽然一個轉身，手上已多了一柄戒刀，霍地一刀望圓通頭頂砍下。

這一刀來得毫沒預兆，如同電閃雷打，快得難以形容！

但圓通不愧是少林寺數一數二的高手，反應也極快，雙手及時一舉，只聞「噹」的一聲，刀刄砍在鐵鏟的鐵桿上，濺起一蓬火星子！

幾乎與此同時，慧德也突然轉過身，左手一揚，三把飛刀脫手飛出！

圓通恰好舉起鐵鏟，脅下空門盡形暴露，加上慧德與慧根配合得天衣無縫，那三柄飛刀，全皆插下圓通脅下！

圓通身子一縮，大叫一聲，撲落在地上！

慧根標前一步，戒刀舉起，正想劈下，猛聽頭頂上，圓玄喝道：「慧根，你在幹什麽？」

慧根吃了一驚，那一刀再也砍不下去！只一呆，計周天已飛起一脚，蹬在慧根的後臂，慧根的身子，倏地飛前！

「蓬！」他高大的軀體撞及庵門，那木扉應聲倒下，慧根身子一縮，乘那力道滾了進去！

說時遲，那時快，圓玄已自屋頂躍下，雙掌如刀，急攻計周天！

計周天見慧根已進入庵內，心頭狂喜，他本怕圓玄會入庵追打慧根，見他向自己攻來，正中下懷，左鐧右錘，反迎向圓玄，刹那間，兩人已殺在一起。

「老賊禿，慧光遲早沒命，乖乖的便投降吧！」

圓玄大怒：「惡賊放肆，先留下命來吧！」

他運起八成眞力，罡風不斷自掌底湧出，饒得計周天武功高強，乃黑道上有數的高手，也絲毫不敢大意，連忙沉下了氣來，力貫四肢，一招一式的與圓玄對打起來。

混戰之中，少林弟子死傷極大，只剩下寥寥的幾個，猶作困獸之鬥。

忽見五行盟弟子之中，閃出一個黑袍幪面人來，喝道：「快自屋頂攻進去看一看！」

一個黑衣蒙臉漢與一個紅衣幪面漢，立即自人叢中撲起，飛向初祖庵上。

薛文鴻心知此兩人必是諸葛錦暉與南宮炎，更知慧光禪師必無倖理，當下嘶聲叫道：「諸葛錦暉，你有胆的便下來跟我決一死戰吧！」

血戰了半個更次，薛文鴻與抱月抱風，早已傷痕累累，長衫皆爲血水所濕，眼看奸徒毒計得逞，三個人都有點心灰意冷了！

諸葛錦暉與南宮炎，根本沒有理會薛文鴻的叫喊，兩人躍上庵頂，雙雙把脚一頓，「蓬蓬」兩聲，庵頂裂開一個大洞，兩人的身影同時消失！

圓玄大聲叫道：「慧根與慧德是叛徒，勾結外人殘害同門，又要殺害方丈，不可輕饒他們！」

那些未死的少林和尚，聞言齊時發出

一聲怒吼，拚命向慧德那處迫去！

憤怒往往能發揮一個人的潛力，那一道怒吼，聽了當眞令人有風雲變色之感，慧德心頭大寒，連忙叫道：「各代弟子聽說，本寺滅亡在即，諸位若不想數百年的基業毀於一旦，現在立即抛械投降吧！」

圓玄怒道：「放屁！今日少林之浩刧，全是因你與慧根造成的！」

慧德立即拉上假面具，停下手來，冷笑一聲。「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是投降，二是喪命當場，再無第三條路！」

圓玄道：「少林除你倆之外，再無叛徒！」

這句話雖只有十餘字，但拋地有聲，羣僧齊聲大叫：「願與少林共生死！」

那幪面黑袍人忽然大笑起來：「諸位久在山上，都變成了呆子，你們放下兵刃，只不過是爲了保護貴派的基業而已，並非投降！」

一個悟字輩的弟子叫道：「這是什麽意思？」

「道理很簡單？對貴派來說，只不過掉了一個方丈而已，對你們來說却可以保存生命，而且仍可保少林之名，有利無害，何樂而不爲？」

薛文鴻忖道：「此人是誰？哼，九成便是五行盟的盟主！咦，他聲音怎地有點耳熟？」

圓玄哈哈大笑。「對咱們有利無害，你們爲何肯這般辛苦來策反？」

黑袍人也笑道：「只要對整座武林有利的事，本盟都不惜犧牲一切！」

「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可惜老衲並非樹上的鳥兒，鬼才相信你！」

說話之間，只見寺內湧出一大羣五行盟的弟子來。黑袍人問道：「事情辦得如何？」

一個五行盟弟子答道：「寺內的和尚，若非死傷，便已投降！」

黑袍人哈哈一笑道：「圓玄，只怕你獨力難支吧！」

圓玄彎腰拾起圓通掉在地上的鐵鏟，喝道：「衆弟子停手！」

這一喝，聲如霹靂，少林羣僧立即住手，只聽圓玄道：「施主似是五行盟的魁首？不知有胆與老衲對單對單，決一死戰否？」

黑袍人冷冷地說道：「若在往日自然有興趣，今日勝負已定，本座早已失却與緻！」

計周天大喝一聲：「老禿顱，你若過得我這一關，再說吧！」左手銀鐧挾風望圓玄頭顱砸下！

圓玄大怒，喝道：「那麽老衲便先收拾你吧！」

黑袍人見場內尚有人在決鬥，道：「把那幾個牛鼻子一併收拾掉，囘頭再上武當，省得手脚！」

初祖庵後面，如今只剩下歐陽虹，楚峻與渾身浴血的慧心，慧方，剛才已與敵作同歸于盡，三人背牆而戰，形勢極是惡劣，何況歐陽虹手臂及大腿都已受了傷，跳躍不靈，又要協助重傷的慧心，楚峻更感吃力！

×　　×　　×

諸葛錦暉與南宮炎躍入庵內，落足之處是間雜物室，吃了些食物與食水，兩人向內走去，目光一及，登時怔住！

只見地上一個蒲團上盤膝坐着一個寶相莊嚴的和尚，和尚身前，跪着一個僧人，赫然是慧根，慧根一動不動，如同一尊石像！

這情景實在令諸葛錦暉與南宮炎百思不得其解，慧根已殘害了不少同門，斷沒臨時後悔之理　而蒲團上的那個和尚，分明就是少林寺的方丈慧光禪師，看他臉上忽青忽紫，顯然他練功在最要緊的關頭，此刻就算是一個五歲的小孩，一拳也可致於他死命，更遑論他有能力可以制住慧根了！

他兩人都是武學上的大行家，一眼已看出慧根有異，但仍然忍不住問道：「慧根，你在幹什麽？還不快動手！」

慧根不言不動，南宮炎輕吸一口氣，道：「趁老禿顱練功未畢，咱們自個動手吧！」

話雖如此，一來室內的情景甚是詭異，二來少林方丈慧光是易與之輩，兩人沉吟了一忽，都不敢貿貿然出手。

過了片刻，諸葛錦暉向南宮炎打了個手勢，南宮炎臉上露出一絲喜色，伸手入懷，揣出幾顆雷火神彈，手臂運勁，脫手向慧光拋去。

刹那間，庵內陡地湧起一陣狂飈，那幾顆雷火神彈如碰到一堵無形的牆壁般，倒飛囘來！

諸葛錦暉與南宮炎齊吃一驚，連忙飛身後退！

那幾顆雷火神彈落地之後，立即爆起幾團火燄。

烟消彌漫之中，只見慧光身後閃出一個幪面人來。

這人頭髮如同亂草，但身上却披着一件灰色的僧衣，顯得有點不倫不類，可是他剛才把雷火神彈撞飛那一掌，却絕非不倫不類，諸葛錦暉與南宮炎二人，自然識貨。

當下諸葛錦暉喝道：「你是誰？」

那怪人嘿嘿笑說道：「你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却知道你們一個是新任的黑土堂堂主諸葛錦暉，另一個是烈火堂堂主南宮炎！」

諸葛錦暉與南宮炎心頭又是一沉，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大叫一聲，一齊望那怪人撲去！

南宮炎左拳右掌，諸葛錦暉則是寶劍出鞘！

那怪人夷然不懼，略退兩步，仍然護在慧光之前，右掌猛發一掌，把諸葛錦暉的長劍震歪，左掌硬生生把南宮炎的一拳一掌接下。

南宮炎與諸葛錦暉一招不中，第二招又生，那怪人不退不進，招招硬接，眨眼間已換了八九招，仍然不分勝負！

南宮炎道：「諸葛兄，咱們分開進攻！」說着向他打了個眼色。

諸葛錦暉知道他的意思，忙向橫退開，慢慢繞至那怪人的身邊，南宮炎則拚盡全力，急攻起來，只見他拳掌如同雨點向怪人洒去！

怪人左臂動作疾如閃電，不擋不架，專找隙抵瑕，反擊南宮炎的破綻，連消帶

打！

諸葛錦暉繞至怪人的身後，長劍驀地刺出，劍尖並非指向怪人，而是削向慧光的脖子，這一招異常毒辣！

萬萬料想不到，那怪人反應極快，頭也不同，右手在身後一翻，已多了一根碧綠色的竹棒，手腕一抖，竹棒已把長劍挑開！

這刹那，諸葛錦暉腦海內靈光一閃，想起一人來，失聲大叫，道：「你是祖十三？」

那怪人哈哈大笑，伸手在臉上一扯，罩巾落地，可不正是丐帮第七十二代帮主祖十三？

南宮炎一怔，萬料不到，祖十三會隱身在初祖庵內。當下吸了一口氣，冷冷地道：「這事與丐帮無關，老要飯的，何必強出頭？」

「少林即使與丐帮無關係，但假如少林亡了，我丐帮又豈能保存？」祖十三雙眼神光烱烱，沉聲道：「何况這是正邪生死之戰，祖十三又怎能袖手旁觀！」

諸葛錦暉冷笑一聲。「你勾引屬下的老婆，一身臭屎難聞，還敢奢談什麽正邪，逞什麽英雄？」

祖十三臉色一變，目光閃過一絲殺機，冷聲道：「祖某不理外人的評價，只知事有大小輕重，更知什麽事該做，什麽事不該做！」

南宮炎道：「祖帮主若肯與敝盟合作，何懼不能縱橫江湖？本盟副盟主之席，虛位以待呢！」

祖十三哈哈笑道：「祖十三如今不能縱橫湖海乎？」

諸葛錦暉喝道：「你敬酒不吃，硬要吃罰酒，可勿後悔！」

祖十三厲聲道：「祖十三做事從不後悔，有本事的放馬過來吧！」

南宮炎趁諸葛錦暉與祖十三說話之時，身子忽然退後，轉身伸指向地上的慧根戮去！假如慧根的穴道讓他解開，則任祖十三有三頭六臂也不懼矣！

豈料他一動，祖十三的打狗棒也動，倏地向南宮炎後背戮去！這一棒力蘊千鈞，空氣被激得「嘶」地一响！

南宮炎不敢怠慢，上身向下一俯，左脚飛起，輕輕把慧根踢開六尺。

與此同時，諸葛錦暉長劍也如毒蛇出洞般，直刺祖十三的脅下。

祖十三左臂在右脅下一橫一格，只聞「篤」的一聲，諸葛錦暉長劍刺在他左臂上，竟然不損分毫，他一驚之下，突然發出一道長嘯！

嘯聲如同裂帛，在庵內迴鳴，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亂响，慧光禪師臉上突現痛苦之色，額角汗跡隱見。

祖十三眼角瞥及，知道不妙，打狗棒一囘，一連三招，把諸葛錦暉迫退一步，左手配合打狗棒攻勢，一口氣發了七拳，這十招當眞急如暴風雨，諸葛錦暉獨力難支，嘯聲再也發不出來！

驚恐間，忙道：「南宮兄，快！」

南宮炎彎腰在慧根身上戮了幾指，都未能解開其痳穴及啞穴，知道祖十三使的是獨門點穴手法，又見諸葛錦暉危急，只得轉過身來。

目光一掠，見祖十三已離開慧光，立即摸出幾顆雷火神彈以及藥引彈子，脫手望慧光拋去！

祖十三眼看四面，耳聽八方，突然撤招，倒退兩步，左臂如風車般一轉，那幾顆彈子不是被格開，便是落在祖十三身前，爆起火燄！

祖十三若以一敵二，三五百招之內，要鬥個平手，自無問題，但又要分神兼顧不能動彈，甚至不能受騷擾的慧光，便頗感吃力了。

諸葛錦暉揮劍急攻，道：「南宮兄，加一把勁，殺了任何一人，大局便可已定了！」

南宮炎如何不知？當下拚盡全力，連攻七八招，又不時偷襲慧光，形勢甚是惡劣，更兼不能退後，不久，他肩上便着了一劍，所幸傷勢不重，但形勢便更加吃緊的了！

饒得他素來心高氣傲，也免不住叫道：「圓通大師，快來快來，老叫化守不住啦！」

話音一落，南宮炎又發出一聲尖嘯，嘯聲二長兩短，接着庵外也傳來一道如雷般的嘯聲。

嘯聲震耳，如萬馬奔騰般，來得極快，只一忽，便聞「蓬」的一聲，初祖庵的一堵磚牆，已被人撞破一個大洞來，接着一人飛了進來，正是那個黑袍蒙面客！

只見他欺身一步，喝道：「祖十三讓開！」一掌望祖十三擊去，掌至中途，忽然一偏，望慧光掃去！

（未完・廿四）

司馬洛傳奇故事

喪屍山莊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化工業鉅子葛烈勞因兒子遇害，而親自用自己的飛機載囘屍體，起飛後，受喪屍襲擊，機毀人亡，司馬洛和莫先生研究喪屍在機上行兇之事，懷疑是殯儀館化粧師華達士做的手脚，二人去找華達士，發現他也是一具喪屍，已被人用無綫電遙控，他們想盡辦法亦無法得知操縱喪屍的人，在另一條街道上同樣發生了喪屍跟踪行兇，終被人及時毀掉，不致傷亡，司馬洛正想找那個破壞喪屍的人，那人也及時來到華達士的住所，亦能將他控制住，司馬洛和莫先生暗中監視，看他對喪屍怎樣處置……

棄暗投明

因爲，華達士家中的電話當然是已經被搭了綫，而有人負責在偷聽着的。一把聲音從無綫電中傳出來回答司馬洛的問題，說：「他是打電話到一間美斯餐廳去，他說對不起搭錯綫，但是我們剛剛查過了，那裏的確是美斯餐廳。而——他現在還沒有收綫！」

「他究竟是正在弄什麽把戲呢？」司馬洛莫明其妙。

「我不知道……」那人說。

這時，那人却不耐煩地對電話裏說：

「你們一定有人搭了綫在這電話上的，找個人跟我講話呀！我祇有用這個辦法能夠跟你們聯絡到！」

揭穿內幕

他這話亦轉達了給司馬洛。司馬洛說：「那很好，既然他想談，那我跟他談好了！」

於是電話就通過無綫電而轉駁到司馬洛的車子來。這是一個科學發達的時代，這樣做是並不困難的。司馬洛說：「喂？你是誰？」

「我叫高華，」那人說，「我在不久之前給兩個這種沒有腦子的怪物追殺，我逃脫了。現在，我已經捉到了一個。你們派人來跟我談談如何？我相信你們對這東西一定是很感興趣的！」

「你知道這東西是會爆炸的嗎？」司馬洛問。

「現在這個不會了，」高華說，「這個是眞的已經死了！」

「你是在玩什麽把戲？」司馬洛問。

「你來我講給你聽好了。」高華說。

「一定要我來嗎？」司馬洛問。

「你？」高華說，「我不知你是誰，但是總之你派人來跟我談談好了。最好是比較懂事的人。」

「好吧，」司馬洛說，「我來了！」

這件事情，他再與莫先生商量了一次，莫先生亦並不反對，於是司馬洛就開了車子到華達士的屋子去。雖然他與莫先生都認爲，是値得與這個高華談談的，起碼高華不會是一具喪屍，因爲喪屍是不會講話的。

司馬洛進入屋中，高華還是悠閒地靠在沙發上。拿着那瓶酒。他喝了一口，說：「你要不要？也來一點吧！」

「不必了，多謝，」司馬洛說，「我也眞佩服你，在這樣的氣味之中也喝得下什麽！」

高華微笑：「這一個已經不算是臭的了。你是誰呢？」

「我叫司馬洛。」

「哦，」高華點點頭，「我也久聞大名了，你來是正好的！」

「你是幹什麽的呢？」司馬洛問。

「這些怪物在追殺我，」高華說，「他們顯然也是在追殺你。但是我有本事收服他們，因此我認爲我和你是値得談一談的！」

「你用什麽辦法收服他們呢？」司馬洛問。他可以看到，這個高華並不是空言，而是有事實證明的。現在的華達士似乎

是已經眞正地變成了一具死屍，他癱軟地靠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眼睛張得大大的，也是一動也不動，加上那臭氣，他看來就像是一具死在那裏巳經很久的死屍，難以想像他在不久之前還是曾經起身拿着槍出去企圖殺人的。高華指指胸前懸掛着的那隻照相機似的東西說：「秘訣就是在這裏。我巳經把他的活動能力取消了，你們的人可以把他任意解剖開來研究！」

「這件是什麽東西？」司馬洛問道。

「我來，當然是有些交換條件的，」高華說，「一個跟你們過不去的人，假如幫了你們這個忙，你們能不究既往嗎？」

「我們剛才也是正在討論這個問題，」司馬洛說，「假如不是太難以饒恕的話，是可以商量的。」

「怎樣才是太難以饒恕？」高華問。

「你犯了甚麽呢？」司馬洛問着，一面打量着他，跟着又說：「唏，我好像在甚麽地方見過你的，似乎有點面善！」

「我們沒有見過面！」高華說。

「你犯了甚麽呢？」司馬洛問。

高華祇是看着他而不做聲。司馬洛又說：「也許，怎樣才是可以饒恕，亦是要看你所提供的情報的價値而定的！」

高華點點頭：「換句話說，就是你要先看過貨辦。這也是可以的。」他把胸前的照相機解下來　交給司馬洛。「看看這個是甚麽？」

司馬洛翻來覆去研究了一遍，搖搖頭：「看不出來。這是一隻電子儀器之類，但是我沒有見過這一種！」

「你沒有見過這一種，那是因爲別人沒有。」高華把那東西拿回過來，伸手一指電視機，說：「你看，那是一副電視遊戲機，你插上了玩玩吧！」

司馬洛不認爲這是一個玩的時候，不過他亦相信高華仍然是話裏有因的。於是他走過去開了電視，電視遊戲的掣插到天綫的掣上選擇了一種遊戲。那是超人捉賊的遊戲，他玩了一陣，忽然「刷」的一聲，電視機上的畫面就沒有了，一片灰色，也只是發出「刷刷」的響聲。司馬洛再弄一下控掣的按鈕，也沒有反應。他看見高華正用那電子儀器對着遊戲機的操縱器。

高華說：「巳經破壞了。這是一隻電腦干擾器，那是一隻電腦，我一弄，就把裏面安排的記憶全部洗去，變成一片空白，就不能用了。」

「你是說，」司馬洛說，「這些喪屍也是用電腦的？」

「不錯，」高華說，「但不是在腦子裏，而是在心臟部份的一隻金屬容器之內。這些怪物並不是由人操縱的，他們是由體內的電腦指揮，事先巳經安排好了，使他們自動會做一些甚麽，以及會如何反應。但是他們祇能做電腦安排好了的事情，別的就不會。就像那電腦遊戲機，你放這一種遊戲的電腦帶進去就可以玩這一遊戲，不能變別種。」

「就是這樣簡單？」司馬洛說，「你把華達士體內的電腦安排都洗去了？」

「其實並不是那麽簡單，」高華說，「祇不過大致上的原理是如此吧了。」

「那即是說，」司馬洛說，「這些喪屍，實在乃是用人體製造的機械人了？」

「是的，」高華說，「而他們也是可以說是頭腦簡單的機械人。他們被派出去做一件任務，電腦中就輸入這件任務，這個環境之中可能遇到的大多數變化的資料，假如忽然之間環境轉換了，與電腦資料中的不同，那他們就會手足無措，甚至不會動了。」

「不是有人用無綫電搖控的？」司馬洛問。

高華搖頭：「不是，要遙控，就要有人跟着，有人代爲觀望。這是自動的，放出來了之後就會完成自己的任務，之後就自我毁滅，不會再回去了！」

「那爲甚麽要用死屍，而不索性用機械人呢？」司馬洛問道。

「別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吧，」高華說，「第一，機械人不能跟人類的樣子相同的，不能混入人羣，一出現就會被看出來了。第二，照我所知，還沒有科學家可以製造出祇用兩脚而能行走奔跑，倒下了又能够爬起身的機械人。祇用兩脚而能平衡的，祇有人類能够做到。即使猩猩，亦是不能常常直立，需要兩隻前脚着地。因此祇有用人工製造不出來的天生人體作爲基礎。」

「華達士的電腦　我猜是爲了我而設的，裏面的資料也是爲了我而安排的，」司馬洛說，「因此當他見到了你，他就不會動了！」

「不是不會動，」高華說，「他會先發制人，把我殺掉，因爲我是一個閒人，可能無意中探出他的秘密，他在未成功之前，不能够讓人知道他的秘密，所以誰人不幸先來找他的，就會給他殺掉。但是我有這個干擾電波的儀器我就不怕他了。」

「你是一個科學家？」司馬洛問。

「是的。」高華點點頭。

「但是華達士的電腦內藏的炸藥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應該也是由電腦操縱的，」高華說，「電腦停了，那些炸藥就不會爆炸。」

「你肯定嗎？」司馬洛問。

「這個不是很大的問題，」高華說，「是有辦法檢驗出來的。事實上他們的電腦也眞了不起，居然能够使一個死去了的人再活起來，指揮這個人的神經。電腦停了人又再死了。値得解剖出來驗一驗。」

「唔，」司馬洛說，「我相信，你所供應的情報，的確是很有價値的。應該可以抵得很多。你究竟犯了甚麽呢？」

「我沒有犯過甚麽，」高華說，「我是要替丹尼絲．史超域講話。」

「她？丹妮絲？」司馬洛驚愕地看着他。對高華的名字，他並沒有印象，但是對這個丹妮絲他則是有的。丹妮絲的紀錄，馬上就顯露在腦海中。

丹妮絲果然不是一個小人物，她也是喜歡做大事的，而且祇做最大的事情，最近的兩次，一次是到一個小國家去做教官，訓練那裏的秘密警察如何用刑，另一次是騎刦了一批用船秘密運載的核子原料，至今仍然不知道這批東西下落如何，顯然在某一個小國家裏，有人正在或者巳造成了一枚核子彈頭，祇等時機成熟，就拿來做一些可怕的用途。莫先生的組織的確是很想捉到此人，制止她再做一些更加難以

收拾的大事的。

高華說：「你就是把我捉住也沒用，我祇是一隻小卒，她才知道得最多的。」

「唔，」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倒是不難商量的。她祇要有肯合作就行了。上一次核子原料那一件事她也可以合作解決，那就不會有大問題了！」

「你的朋友莫先生也是同樣看法嗎？」高華問。

「我看不會有問題，」司馬洛說，「不過我現在先問問他再作實就好一些。」

司馬洛不必打電話，因爲他身上就巳經有一隻無綫電通話器，可以直接與莫先生聯絡的。他與莫先生講話，高華亦可以聽到。果然莫先生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亦是相同的，祇要丹妮絲肯合作，解决以前核子原料那件事情就不會有問題。

司馬洛大致講妥了之後，仍沒有把無綫電關熄，因爲這樣可以繼續與莫先生保持着聯絡。他問高華說：「現在你認爲如何了？」

「很好，」高華說：「很好，我跟丹妮絲談談好了。」

「她現在在甚麽地方呢？」司馬洛問道。

「我不知道，」高華說，「不過我們所講的話，她也是全部都巳聽見了的。」

「甚麽？」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

「你有無綫電聯絡，爲甚麽我不可以有呢？」高華微笑，指指他那隻電腦干擾器。顯然，這東西原來亦是兼有無綫電通話器的效能的。

「哦，」司馬洛說，「你就是用這東西與她通話？」

「是的，」高華說：「目前我也不知道她在哪裏。假如我們談不攏，而你硬把我捉住的話，你們也不能够從我的口中査出她的下落！」

「而且你也可能不會提她了？」司馬洛說。

高華聳聳肩：「這祇是以防萬一的吧了。我們也知道你是一定不會亂來的。你們一定會以很合理的方式處理這件事。」

這時，那隻電腦干擾器裏傳出丹妮絲的聲音，說：「好了，廢話少講了，我們還是找個地方見面吧。」

「在甚麽地方見面呢？」司馬洛問。

「你們那裏就是一個好地方，」丹妮絲說。「我現在馬上就來好了！」

× × ×

丹妮絲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年紀雖然巳經超過了三十歲，仍沒有人老珠黃的初步趨勢。也許，她的充滿成熟的風範補充了她的靑春而有餘了吧。她是一個法國與西班牙的混血兒，混血兒多數都是特別美麗的，而且也多是特別聰明的。也許，有人會奇怪，以她的美麗，爲甚麽她會做出那種事情。但是倒轉過來說，假如她不是那麽美麗，她又未必能够做成她所做的事。有些事情，是需要加入美麗以及靈活的交際手腕才能做得更好的。不過，即使司馬洛看着她，亦是感到奇怪，何以她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也肯動手去把一具喪屍割開來。

是的，丹妮絲就是在華達士的家裏做這件事情。

她實在是一個奇人，雖然沒有做過醫生，然而她對人體的構造却是很淸楚的。她說：「這些都是我自己學的，當然不單是看書就可以學會，有些醫生很合作，給我實習的機會！」

司馬洛祇是感到頭昏眼花。雖然他巳經戴上了一隻口罩，而口罩上是洒了藥液以解除臭氣的，然而死屍的臭氣却是非同小可，簡直是無孔不入的，仍然是一陣一陣襲入鼻端。這就使他苦不堪言。他雖然忍耐力強，也意志力強，可以吃得苦中苦，但這苦仍不是他能够吃的。他奇怪人們怎麽可以學醫，在學醫的過程中是要得經歷過許多這樣的場面的，因爲假如不把屍體剖開來看過，就不可能充份了解人體的組織。醫生一定是天生的另一種人。

那黑色的血滴在地板上，向周圍流開去。這裏不是醫院的手術室，設備不齊全，祇是用廳中的餐枱權充手術桌，簡陋是無可避免的了。

丹妮絲一面指揮着兩個與她合作的人（其中一人是高華，另一人則是莫先生派來的專家），一面還有機會笑着說：「看過我做這件事情的男人，相信一定不會有胃口與我上床了！」

「目前——」司馬洛說，「我担心的是我如何還有胃口吃晚飯！」

「呀，」丹妮絲說，「出來了。」

她的手從華達士的胸內撈出了一件東西。那就像是一隻用金屬製成的大鷄蛋，亮閃閃的，而因爲表面光滑，那些黑血亦不能沾在上面，祇是一滴一滴地分佈。

丹妮絲把這東西放進旁邊一盤消毒藥水中洗了一洗，再舉起來，就很乾淨了。她再舉起來說：「看，這就是喪屍的腦子，也代替了他的心臟。現在，我要把它弄開來了！」

「但是——」莫先生派來的那個專家說，「這裏面的炸藥——」

「你用不着留在這裏的，」丹妮絲說，「爆炸起來的話，我自己炸死好了。誰害怕的請離開，不必難爲情！」

高華在旁邊格格地笑起來。

那位專家是受正統教育和訓練的，學問雖好，但性格並不羅曼蒂克，亦缺乏冒險精神，他並不認爲値得冒這個險，於是他就出去了。

司馬洛則留下來。他雖然也絕無意思讓自己給炸成片片碎，但是他對丹妮絲有信心。丹妮絲自己也不想死的，她肯冒這個險，他也不怕冒了。丹妮絲能够活得這樣久，當然是有她的理由的。

丹妮絲對高華點點頭，說：「酸辣湯拿來吧！」

高華拿起一隻塑膠的罐子，扭開了，把其中的液體傾進一隻塑膠的盤子裏。馬上就有一陣輕烟升起來，而且亦有一陣刺鼻的酸氣飄送過來。這是一瓶強烈腐蝕性的酸液，祇有塑膠不受影响，金屬却是會給蝕壞的。

丹妮絲那戴了膠手套的手就捧着那隻金屬的「心」放進了膠盤中的酸液內。馬上就起了一陣「沙沙」的聲音，好像沸騰起來似的。

丹妮絲轉對　馬洛說：「怎麽？你不過來看看嗎？」

司馬洛無可無不可地站起身來走過去看看。他看見那金屬東西的身上正在不斷生出泡沫，那是因爲酸液正在腐蝕着它，發生着化學變化。本來是光滑閃亮的外表，現在巳經變成粗糙而黯色了。

丹妮絲說：「我們不方便把它鋸開來，就祇有用這辦法，從外表把金屬蝕去，蝕到最薄的時候，就可以動手了。」她一面講，一面則全神貫注地看着，因爲這個方法。講是輕鬆的，實行起來却並不容易，假如蝕去太多了，亦是與鋸開一樣的。

丹妮絲不時會把那東西撈起來，用一隻膠匙把外層積聚着的化合物刮去，以便看清楚一些。

後來，她終於把那東西取了出來，放在桌上。那個金屬的外殼現在顯然是巳經蝕到很薄了，上面出現了一個很小的洞。丹妮絲立即把這東西的外表抹乾了，高華則遞過來一件奇怪的電子儀器，讓她用以在那洞的附近探測。後來她點點頭，高華便交給她另一件工具。那是一條幼幼的桿子，有一根電綫通連，倒有點像是牙醫用以鑽牙的儀器。高華把電綫拉到電視機那裏插上了，丹妮絲則小心地把這桿子的尖端探入洞內。電視機上立刻出現了畫面。

那畫面就是那個洞內的情形，顯然探進去的那東西是還有電眼，可以看到洞內的情形，而將之傳到電視機上放映出來的。司馬洛對此也不由得大爲佩服。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一件不容易製成的儀器。

丹妮絲也凝神看了一遍電視機上所顯示的。

司馬洛可以看到裏面有許多微細的矽板，一如拆開之後的電子計算機中可以看到的。電腦就是蓋電流在這些矽板上流動，矽板本身並不值錢，可貴的是把矽板上的電路安排的方式。喪屍的行動，就是靠矽板上的電路安排的方式。不過現時矽板上的電路顯然是巳經破壞了。

丹妮絲小心地移動着伸進去的桿子，說：「沒有錯，炸藥是有藥引通連在外殼上的，假如鋸開外殼，一牽動，就會爆炸了。你看，這條電綫就是。」

司馬洛這時才冒了一額的冷汗。她深吸着說：「假如你那個洞剛好開在藥引所在的地方呢？」

「這個機會是很微的，」丹妮絲得意地吃吃笑着，「我們要有非常之好——或者非常之壞的運氣才能做到這一點。而且連接電綫的地方一定要燒焊上一塊金屬，那裏必然是較厚的又怎會先被蝕穿呢？」

也許後一個理由才是她所恃的眞正理由吧？

現在，既然看清楚了那東西的內部，丹妮絲亦放心了。她就拿起一把手術刀，把那巳經很脆弱的外殼剖開，然後再用一隻鉗子伸進去弄了一陣，便拑出了一件方型的東西，放在桌上，說：「炸藥就是在這裏，本來不是太强力的，不過因爲是在一個密封的空間裏，壓逼力很大，爆起來炸力就很强了。」

「爲什麼上次那個喪屍跌進了許多層樓下的泳池中亦不爆炸呢？」司馬洛問。

「震動是不足以令這炸藥爆炸的，」丹妮絲說：「一是電腦發出命令，一是觸動引綫。你把喪屍的頭轟掉是一個好主意，頭沒有了，顯然把電腦的訊號擾亂了，不會命令引爆。除此之外，這炸藥亦有時間引爆器，在若干時間之後就會自動爆炸，所以，假如任務還未完成，或被捉到了喪屍的行動，就是靠矽板上安排的電路指揮，就會炸掉。」

「但是，」司馬洛說，「高華遇到的那兩個却炸掉了！」

「高華當時所用的干擾方法不同，」丹妮絲說，「他並不是取消電腦內的安排而是促使其內的安排全部加速應用一次，這樣便一定到引爆的階段於是就爆炸。」

「唔，」司馬洛說，「你對他們的事情倒是很熟的！」

「是呀，」丹妮絲說，「根本有一部份就是我帮助設計的。」

司馬洛一震：「那麼，你對他們的內幕是完全知道了？」

「假如完全知道，」丹妮絲說：「我就不必用如此冒險的方法把這東西剖開來了。但是這個我們遲一些再談淸楚，現在，我們首先離開這裏！」

他們留下了那炸藥及華達士那剖開了的屍體，而帶走了那隻從華達士的體內取出來的電腦。

在離開了一段路之後，他們停車，回頭望着華達士的屋子。那屋子忽然坍倒了，濃烟四射，跟着，「隆」的一聲爆炸聲才傳到來。

丹妮絲是在臨走時在那炸藥上裝了一隻計時引爆器的。她吃吃笑着：「喪屍不會報告遭遇了什麼，他們祇是知道發生了爆炸，假如你躲起來不出現，也許他們會以爲是任務成功，把你也炸死了！」

「也許，」司馬洛說，「就讓他們這樣以爲也是好的。」

× × ×

另一方面，紫蘭還是正在繼續着她的秘密任務，扮演着她的模特兒。她的任務與司馬洛這件事情本來是無關的，她是奉命在這裏搜集另一件案子的資料，不過既然司馬洛來到了那座城市，她就帮他一帮吧了。現在，司馬洛既巳離開了，她就繼續她的任務。她的任務就是要在這座城市中找出來一些「大魚」。這是一座很複雜的城市，有不少大的罪犯都逃到此地來，用他們挾來的資金投資做生意，或是以做生意爲名目而逗留。這座城市很需要外來的資金，而當地的官員可是相當腐敗，利用這些條件，許多漏網的大魚都來了。就像一塊腐肉吸引蛆虫。

他們多數是以上流社會人士的面目出現，而他們認不得紫蘭，紫蘭却認得他們，因爲紫蘭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檔案，對於許多人的面貌及歷史都是心裏有數。

她巳經發現了好幾個他們要追捕的人，但問題是如何動手。這些人在此地巳經有了名譽和社會地位，在拿不出罪證之前是不能碰他們的。比較好的一個辦法就是查清楚了他們的環境之後就把他們引離此地，然後捉住，目前，紫蘭就是正在做這樣的工作。

使她又氣又煩的就是，她却給這個有錢的人纏得透不過氣來。這個人又不是她要對付的對象。這個人叫魯亦文，是一個

富家子弟，數代的祖產，到他這一代，巳經敗得七七八八了，但是還剩下的二二三三仍是數目相當大，起碼要他這一代再加上他的下一代才能敗完，因此他不必担心工作和謀生的問題，祇是一味花錢玩女人。因爲他喜歡玩女人，他也還未娶妻。假如娶了老婆的話，就會阻碍他玩女人這種嗜好了。

這個皮膚白白，圓圓胖胖的魯亦文有的是時間，他就是一天到晚都死跟着紫蘭。這對紫蘭的工作是很不方便的，因爲有一個男人死跟在身邊，她就不方便與別的男人交際。

這天晚上，魯亦文又是像一座佛似的坐在紫蘭的寓所的廳中。紫蘭參加完了一個時裝表演會回來，他把她送回來，硬要入屋，紫蘭到房裏換衣服他就坐在廳中等着。

紫蘭在房中問：「你還沒有走吧？」

「我不想走！」魯亦文說。

「別傻吧，」紫蘭說，「我不是那種女人，你也知道的。」

「我知道，」魯亦文說：「錢也不能買到你，我就祇好用誠意了。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呀！」

「你這樣逼我，」紫蘭說，「我要翻臉把你趕走了！」

「好吧，」魯亦文說，「你別生氣。你跟我一起喝一杯酒，我就走！」

「好，」紫蘭說，，但是一言爲定，不能說了又不算的！」

「一定！一定！」魯亦文說。他站起來走過去打開酒櫃，取出酒來，斟了兩杯，而他的背脊對着門口，就暗暗伸手進入上裝的襟袋裏拈出一顆藥丸，放進右手邊的一杯酒裏。那藥丸進入酒中之後發出氣泡，很快就溶化而不見了。

紫蘭開門出來了，巳經換上了睡衣。魯亦文拿起兩杯酒，轉身，把右手的一杯遞給紫蘭說：「來，我們乾杯！」

紫蘭把酒接了過來，舉杯，沾了一下唇。

「乾杯呀！」魯亦文說，「都喝下去。」他亦呷了一點。

紫蘭接近他，把他手上那隻杯子也拿了過來，說：「我們交換！」

「但是——但是——」魯亦文馬上驚慌失措，臉上亦冒出汗來。因爲他知道一交換之後就變成是他喝下有藥的一杯了。

「你欺負我。」紫蘭說。

「我怎麼欺負你呢？」魯亦文更急。

「你是男人，」紫蘭說，「你應該比我多喝一些呀！」

「哦，這個——我喝兩杯好了！」魯亦文說。

紫蘭搖搖頭：「不必了，我也不想你醉倒的，這樣不就行了嗎？」她說着，就把沒有藥的一杯的一小半傾進有藥的一杯之中，這樣就變成是一杯大一杯小了。她把大的一杯，也即是下了藥的一杯交給魯亦文：「你乾了這個！」

魯亦文既然答應過比她多喝，就無法找到藉口不要這杯而要小的一杯。而且，紫蘭也一口就把那沒有下藥的小的一杯乾了。

「你喝呀！」紫蘭說。

「呃——」魯亦文不知如何是好。

紫蘭捉住他的手，帮助他把杯子舉到唇邊：「怎麼了？難道你是騙我的？」

「不——不是——」魯亦文說，「好吧，我喝，我喝！」他也把那杯酒一飲而盡了。

「你看我對你多好？」紫蘭說，「你要我陪你喝酒，我也陪你喝了。現在，你可以回家了吧？」

「呃——我馬上就走！」魯亦文說，「我也得睡了！」

他盡量快而不顯得匆忙地離開了紫蘭的家，上了他的汽車，開走了。他亦不是把車子開回家，因爲知道路太遠了，他祇是駛入附近一座酒店的付欵停車場，在裏面一個停車位把車停了下來。

他就坐在座位上等着，一面出着汗。他知道自己用的是什麼藥，也知道藥力是很快就會發作的。果然，藥力發作起來了，他感到頭暈目眩，頭也抬不起來，跟着頭往後面靠，便失去了知覺。

他也不知道自己暈了多久，醒來時發覺有人正在搖他。

他在頭痛欲裂之中張開眼睛，發覺他還是睡在車中，這是黑夜，有二個青年人打開了他的車門，還在搜掠他身上的財物，他醒時，他們是正在把他那隻名貴的腕錶脫下來。魯亦文連忙掙扎，抗議地說：

「唏，不要這樣！」

一把刀子「霍」的出現在他的臉前，擱在他的頸上。持刀的青年人兇狂地說：

「你叫吧，掙扎吧！你是不是想連性命也不要了？」

「呃……」魯亦文不敢動，也不敢做聲了。錢財是身外物，保存性命是最重要的。誰叫他暈倒車上呢？

那二個青年人吃吃笑着繼續搜掠，連最小的東西不放過，而且毫無必要地把魯亦文的衣服也割破了？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的心腸，眞是令人戰慄。

跟着，那靜寂的停車場內忽然傳來「閣閣」的皮鞋聲，二個青年人面面相覷，其中一人說：「走！」

他們把魯亦文一推，使魯亦文撞得簡直發暈，便轉身就逃。

魯亦文是沒有能力追的了，但是來的人則是能的。這是一個穿西服戴黑眼鏡的人，他就從很近的兩部車子之間出來，手中出現一把槍，把槍一舉，喝道：「不要走！」

有些人是一見槍就腿子發軟的，但亦有些人是眞正的亡命之徒，看見了槍一樣是要逃走，總之逃得掉就逃。

這兩個青年人就是後者，他們分開兩路，逃得更快。

那個來人也沒有放槍，而他又不能分身，就祇是能够追捕其中一人而巳。

他穿過那些一排一排的汽車，忽然一跳就跳到了其中一人的面前，雙手舉着槍，迎面一指。

那人此時就僵住在那裏不敢動了。一把槍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指着他，很難射不中，而射中了的話也很難會不死的。

那握槍的人冷笑一聲，皮鞋提起來，在那青年人的胯下踢了一脚，那青年痛得彎下身去，他的槍就在那青年的頭臉上亂

鞭。

「你有槍……不算英雄……」那青年祇有機會這樣說，便已經暈過去了，臉上給打得血肉模糊。

兩分鐘之後，那戴黑眼鏡的人來到魯亦文的身邊。

「噢，是你，熊貓！」魯亦文說，「你救了我！」

這個人就是司馬洛他們急於要找到的熊貓，他在汽車墳場殺人埋屍之後，又可能把屍體偷走，原來他却是與魯亦文有聯絡的。

熊貓把一批財物交給魯亦文說：「我看你失去了的東西都在這裏了吧。幸而我截住的一個，也正是攜帶贓物的一個！」

魯亦文點算着那些東西，苦着臉：「這隻錶，錶面的玻璃碎了！」

「這是小事，」熊貓說，「你花得起，再買一隻也無所謂呀。但是，你怎麼睡在這裏？我還以爲你跟那個紫蘭睡在一起了，我一直等你的消息，却找到這裏來才找得到你！」

魯亦文苦笑着：「是我自己不好，那杯下了藥的酒，我自己喝下去了。」

「怎會這樣的？」熊貓問。

魯亦文告訴了熊貓經過的情形，熊貓嘆一口氣：「你這個人，眞是沒用！我以爲這樣可以帮你一個忙，你却弄得一塌糊塗！」

「媽的！」魯亦文咬牙切齒地道：「這個女人，我總是要跟她睡一次的。越難得到的女人，我越想得到，下一次——你再給我一顆藥丸！」

「她已經發覺了你下藥，」熊貓說，「這辦法還可以再用嗎？」

「我看——我看她是不知道的！」魯亦文說，「這祇是我的運氣不好。假如不是拿有藥的一杯給我——不過總之是不行了。她即使是自己要了有藥的一杯，斟一半進我那一杯裏，也還是兩杯都有藥，我喝下去還是要睡着的。但不要緊，她今次肯跟我喝一杯，下一次也一樣肯的，我始終可以……」

「這個女人很厲害，」熊貓說，「我們還是考慮清楚好些。你繼續追求好了，我還是會帮你的，不過也許，我們却是要用另一個辦法了！」他搖搖頭：「你先回家休息吧，看你的樣子，現在也是不能支持的了！」

熊貓走開了，魯亦文用手擦着自己的眼睛。

他還是感覺到很不舒服，因爲到底他還是剛剛從那些藥性的影响之中恢復過來，現在是不適宜開車的，不過，他却是不能不走，因爲剛才發生了一件那樣可怕的事情，就是因爲在這裏逗留下來，所以，他雖然是知道自己不大適宜駕車的，他也還是開車走了。

而在他走了之後，熊貓亦開車走了。

熊貓開着他這部車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兜來兜去，並不是因爲他沒有目的地，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去，但是實在並不是如此，他是害怕他有可能受到跟踪，雖然這個可能性並不大，但仍然是小心一點的好。

後來，熊貓巳經肯定不是沒有被跟踪的可能性的，他便開車走了。

另一方面，魯亦文亦開車回到自己的家中，爲自己放了一大缸熱水，浸進浴缸中，浸了一陣，使自己感覺到稍爲舒服的時候，就在床上睡下來，一面仍然感到不服氣。假如不是運氣不好，他現在應該是仍然與紫蘭睡在一起的。熊貓的義氣，實在是很難得的了，肯帮他這個忙，給他一顆如此有效的藥丸，可惜他自己不爭氣，把事情弄糟了。

他並不知道熊貓是什麼來歷，他祇是在玩樂中的場所中偶然與熊貓結識的，而熊貓說看着他追求了紫蘭這許久都不成功，爲他感到不平，便決定帮他這個忙。熊貓這個忙沒有帮成功，其實算是魯亦文的運氣，因爲熊貓對紫蘭是別有用心的，假如眞的成功地迷倒了紫蘭的話，這亦絕對不是他的運氣。事實上，他還可能因此而送命。

× × ×

熊貓的車子駛進了那座巨大的花園的門口，用電力遙控的門把他放了進去之後，便又自動關上了。熊貓的車子通過花園內的園林，到了屋子的旁邊，駛入車房，車房的電動門在他進去了之後亦自動關上了。

熊貓從一道側門進入屋子，看見有一個穿着白色袍子，好像醫生似的打扮的人正坐在廳中的沙發上等着他。熊貓說：「老板呢？」

「老板正在休息，」那人說，「不好打攪他。你那件事情，進行成怎樣了？告訴我吧。」

熊貓嘆一口氣說：「失敗了，運氣不好！」

「怎樣失敗了呢？」那人問。

熊貓把經過講了出來，那人搖着頭：「這不是運氣不好，而是做得不好！」

熊貓聳聳肩：「我正在考慮好不好再用藥丸，我要向老板講出一下這一點！」

「當然不好再用了，」那人說，「這個紫蘭是一個精明的女人，她一定是發覺了魯亦文向她下藥，所以才採用這種換酒的手段的。假如再拿藥丸去，固然不會再迷倒她，而且還會使他進一步生疑而調查起來。事實上，現在她可能已經在提防了，很可能她會調查魯亦文爲什麼做這件事情！」

「你是說，我們連魯亦文亦要放棄？」熊貓問。

「當然了，」那人說，「我們必須小心。假如她調查魯亦文，她不會查出什麼，祇知道魯亦文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得到她的身體，而事實上魯亦文也的確是如此。魯亦文並不知道我們打算在把她迷倒了之後就整個運回來的。我們很急於得到紫蘭，然而這個計劃失敗了！」

「我們可以另外想一個計劃！」熊貓說。

「是的，」那人說，「而且也應該換一些人做。不能再由你出動了！」

「那眞可惜，」熊貓說，「我是不喜歡失敗的！」

「沒有人喜歡失敗，」那人說，「我們更不喜歡失敗，不過巳經失敗了，也沒有辦法了。現在，我們有一個新的任務給

你，但你的健康——沒有問題吧？」

「我雖然不是彪形大漢，」熊貓說，「但是我的身體還好！」

「來吧，」那人說，「我先替你驗一驗身，這件新的任務，必須要健康上沒有問題才能担任的！」

他把魯亦文領到了地下室，那裏儼然是一間地下醫院。

熊貓奉命把衣服全都脫光了，躺到一座檢驗床上。

「手放好一些，貼着身體，」那人說，「腿子也合併起來。」

熊貓明白。但是忽然之間「喀嚓」一聲，幾個鐵環彈出來，就把熊貓整個箍緊在床上。熊貓　怖地掙扎，但無法動彈。

那人對他微笑。熊貓大爲恐怖，因爲他看得出這是一個不懷好意的微笑。

「唏！」熊貓叫道：「你幹什麼？」

「檢驗身體呀！」那人說。

「你……你先放了我！」熊貓叫道。

「你不懂醫學，」那人說，「你是不能夠亂動的！」

熊貓心知不妙，掙扎大叫起來，但是沒有用處，因爲那個鋼箍顯然乃是特製的，專門用以應付這種場合，用以困人，人困住了就逃不掉，而熊貓亦是知道的。

這時，有二個也是穿着白袍的男性護士也出現了，其中一人拿一隻面罩在熊貓的臉上一罩，熊貓就感到一陣飄飄然，動作也軟弱下來了。

那人把面罩拿開了之後，熊貓就完全不能動彈，亦叫不出聲來了。他的神智，却是仍然保持着部份清醒。他可以看到正在發生着什麼事情。

他看見那二個男護士正在用消毒藥水洗抹他的胸部，抹下去他是完全沒有感覺的，就像他是看見一個別人正在給這樣處置。但是，爲什麼要洗抹他的胸部呢？難道是——難道是——

他沒有猜錯，那個人就是要爲他開刀。爲什麼要爲他開刀？他們在攪什麼呢？他們要幹什麼？

他心裏在叫着這個問題，他要知道是怎麼回事，然而沒有用，他叫不出聲來。

那二個男護士巳經搬來了設備，爲他進行輸血，而那個人則推來了一把奇異的「手術刀」。那東西好像一副到死光儀器似的，推過來，架在他的身子的上面，「死光槍」就對着他的胸部。熊貓知道那人是要用鐳射爲他開刀。這是一種新的方法，不用手術刀，而是用鐳射的光把人的皮肉割開。熊貓知道他們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而且熊貓亦知道，他們事後還可以用鐳射把傷口縫合，好像燒焊似的，比縫針快捷，亦快痊癒得多。

那「死光槍」射出了耀眼的藍光，射在熊貓的胸部，那裏便開了一條縫，鮮血湧出來，男護士立刻動手去抹。

熊貓感到天旋地轉。完了，完了，他們一定是要割取他身上的一些器官。他是死定了……

那座地下手術室的外面，門頂上是亮着紅燈，表示手術室是正在進行之中，不宜胡亂進去，因此，也沒有外面的人知道，裏面究竟是正在進行着什麼手術了。

× × ×

丹妮絲說：「我們的對手，就是阿方素！」

「那個西班牙人？」莫先生皺着眉頭問。此時他們是正在莫先生的辦公室裏開會議，莫先生、司馬洛、丹妮絲及高華四個人。

「是的！」丹妮絲說，「就是他。」

「但是，」莫先生說，「阿方素是你的朋友，你的好搭檔！」他伸手一按桌上的一些按鈕，好像使用打字機似的，打出丹妮絲與阿方素的名字，面前的牆壁上，那隻電腦螢幕上便出現有關丹妮絲與阿方素的資料。兩行資料並排而出，而且每到有關連的地方就會是一條白綫圈住，以吸引注意。這是電腦時代的方便之處，莫先生這儀器實在亦是與那些家庭電腦或商行中用的資料電腦相同的，不過却是更複雜和更昂貴。假如沒有這電腦，用人手去翻紀錄，還要看過之後才作分析和比較，看看有什麼關連的地方，這除了要化不知道多少倍的時間之外，還有可能遺漏，現在則是祇要一按按鈕就行了。幾秒鐘時間，一切資料都出來，快捷而又完整。犯罪的人這個時代巳不再那麼容易瞞人，而查他們的底細也容易得多了。

丹妮絲說：「用不着給我看這些，我並沒有承認他不是我的朋友和搭檔，但那是以前的事情。現在，阿方素要追殺我和高華。」

「你們鬧翻了嗎？」莫先生問。

「這不是很明顯嗎？」丹妮絲說：「我們不像是在玩遊戲。」

「爲什麼你們鬧翻呢？」莫先生問。

「因爲，」丹妮絲說，「阿方素要把我和高華都變成那種喪屍，而我認爲那種生活對我並不是很適合的！」

「爲什麼他要你們也變成喪屍呢？」莫先生問，「以你這樣一個人才，不論他的計劃是什麼，對他都應該有很大的帮助呀！」

「問題是我不贊成他的計劃，」丹妮絲說，「我不肯帮他！」

「他這是一個什麼計劃呢？」莫先生問。

「這他要把A國的總統殺掉！」丹妮絲說。

「老天！」司馬洛說，「爲什麼？」

「因爲A國是世界最富有及最大的强國之一，」丹妮絲說，「總統被謀殺，就引起混亂！」

「上一次總統也被謀殺了！」莫先生說，「並沒有引起什麼混亂。」

「這一次是不同的，」丹妮絲說，「總統死了，副總統頂上，但隨即副總統也要殺掉，任何人繼副總統上台也殺掉，他們忙於找尋繼任總統的人選，而新總統上場還沒有坐穩，又要死了，什麼政策都無法制定推行，自然要大混亂了。」

「製造大混亂又有什麼好處呢？」司馬洛問。

「假如預測到有這種混亂，在許多方面，例如股票市場及黃金市場上之類就可以撈一大筆，先買入黃金而放出股票，世界一亂，黃金寶貴而股票不值錢，趁股票大跌而買入，黃金狂漲賣出。他知道什麼時候停止不再殺，總統不再死，局面穩定

下來時，他又因高價出售了許多黃金，低價得到了許多有實力的股票。有幾個石油國家最歡迎這個計劃，因爲他們有的是多餘的現金和黃金！」

「這……是一個瘋狂的計劃！」莫先生說。他雖然一向都是喜怒不形於色，現在亦顯得震驚了。

「就憑那些喪屍幹這件事？」司馬洛問。

「那些喪屍是前仆後繼，絕不怕死的。」丹妮絲說。

「這的確是一個瘋狂的計劃。」司馬洛說，「不過，這却似乎是一個很適合你的作風的計劃，爲什麼你會反對呢？」

「我不喜歡作太冒險的賭博，」丹妮絲說，「我認爲這的確是會使世界大亂的，但是，是不是停了手之後就會穩定下來呢？我認爲這種混亂是不可收拾的，我們很可能會先餓死或被亂民殺死，手上拿着多少錢都沒有用處了！」

「唔，」莫先生說，「這是一個理智的看法，我也認爲如此。亂的發展是難以預測的。」

「因此，」丹妮絲說，「我認爲必須制止他，也不單單祇是爲了他要殺死我就要報復而已。」

「唔，」莫先生說，「阿方素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假如我知道，」丹妮絲說，「我就用不着與你們見面了。我逃掉了，他一面追殺我，一面怕我報復，亦已改換了藏身之所，你們負責找他好了。不過我相信，那邊那座城市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因爲那裏是克里賓博士死亡的地方，亦是許多喪屍出現的地方。這些喪屍那麼臭，不容易運來運去，他們在那裏一定有一個總部。」

「唔！」莫先生說，「這一點，我們是一直都在留心着的了，但是還沒有什麼發現。不過，告訴我，葛烈勞是不是與這件事情有關連的呢？他的兒子被殺，而他自己亦撞機死去，這顯然是一種滅口的行動。」

「他早期與這件事有關連，」丹妮絲說，「他很感興趣，但是後來他認爲事情會鬧得太大而退出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目前的發展他也許不會知道太多，但是他知道主持的人是阿方素，這已經是足够的理由使阿方素要殺他滅口了。」

「他應該早點講出來！」司馬洛說。

「他當然有他的困難，」丹妮絲說，「他已經是有錢有地位的人，如非必要，他亦不願意承認與這種事情有關係的。」

「還有這個負責向葛烈勞提出購買科學儀器的傅利沙，這個葛烈勞以前的朋友，」莫先生說，「他是在幹什麼呢？」

「這本來是他的主意，」丹妮絲說，「但是他已經死去了，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司馬洛問。

「一具喪屍不能够放得太久，」丹妮絲說，「傅利沙已經腐爛得太厲害了，祇好毀滅掉。傅利沙的收場使我一直提高警惕，阿方素這個人本來就不是一個好合作的人，而在這種事情的上面更不妙。你的利用價值失去了之後，他就會用殘忍的手段把你解決。他這個人是沒有感情，也全無道義的！」

「唔，」司馬洛說，「現在，人一個一個都減去了，剩下來要對付的就是阿方素。」

「和他手下的科學家，」丹妮絲說，「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他本人！」

「爲什麼他對克里賓博士如此重視呢？」司馬洛問。

「這當然是因爲克里賓博士可以帮助他的研究更加完善。」丹妮絲說。「他們需要這個人才！」

「但是，」司馬洛說，「最後他們却是把克里賓博士殺掉了。那一次很明顯並非企圖把他捉走，而是把他殺掉！」

「那是因爲克里賓博士亦知道有這個計劃，」丹妮絲說，「他們這些科學家們早期都有聯絡，以克里賓博士今日的地位，他不願意再率涉進這種事情之中，然而假如不是逼不得已，他又不想承認自己是與這件事情有關的。」

「但是，」莫先生說，「把克里賓博士的屍體丟掉，這又是什麼作用呢？」

「什麼？」丹妮絲錯愕地看着他。

這件事情顯然是發生在丹妮絲脫離之後的，所以丹妮絲並不知道。司馬洛把到墳場去查過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了她。

丹妮絲更加緊皺着眉頭。「我眞不明白。」

「他們把善於用槍的人殺掉了，」莫先生說，「利用他們的屍體成爲喪屍，這些喪屍仍保持着槍法高强的本領。克里賓博士是一個高明的科學家，假如使他成爲喪屍，那麼他就可以——」

「不……不……」丹妮絲搖着頭，「這是不同的。槍法祇是慣性的動作，但是科學知識是在腦子裏的，人一死了，腦子就沒有了！」

「但他們把屍體偸去，一定是有一個作用的，」司馬洛說，「否則何必如此麻煩呢？很明顯地，他們是故意要把克里賓博士變成屍體，變成屍體之後就不再會有人看守了，他們便很容易弄到手。」

「我——我不明白，」丹妮絲說道，「不過，這個可能性却令我害怕，毛骨悚然！」

「我看，」莫先生說，「你對我們的帮助雖然不算小，亦不算大。我們知道了我們要找的人乃是阿方素，但是我們仍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他。」

「繼續找吧，」丹妮絲說，「這件事，用你們的力量去做就比較容易成功。」

「很好，」莫先生說，「你先休息一下吧，我們再計劃。」

丹妮絲起來，司馬洛帶領她與高華到外面去。丹妮絲是一個在逃的人，隨時會有殺身之禍，她與高華，當然祇是給安置在總部的範圍之內，這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而這裏有居住單位，是專門作這種用途的。

司馬洛說：「住在這裏，你想到什麼的話，可以隨時與我們聯絡。這裏面你要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自由，但這也是爲了你們的安全起見吧了。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你們當然亦是不打算出外的了。」

「是的，」丹妮絲說，「假如出去，也是與你一起出去了！」

「這裏，」司馬洛說，「有兩房一廳，你們住在這裏——」

「上面那一層是誰住的呢？」丹妮絲問。

「暫時沒有人住，」司馬洛說，「這個避難的地方，通常是很少客滿的。」

「你給我和高華每人一層吧！」丹妮絲說，「我喜歡每人一個獨立的單位！」

「這也不成問題，」司馬洛說，「我祇是以爲——」

「你以爲錯了，」高華說，「我並不與丹妮絲同床。這個光榮留給你！」

「呃——」司馬洛大爲尷尬，忙說道，「那你們每人要一個單位好了。這裏一層——」

「這一層給高華，」丹妮絲說，「你領我到上面一層去看看！」

他們把高華留在第一層，司馬洛領着丹妮絲到上面的一層去。他也作了同樣的介紹，這裏什麼都有，連衣服也有，有女裝男裝，也有各種尺碼，一個人隻身住進來，不必帶什麼，亦不會缺少什麼，很是方便。

「唔，這裏很好。」丹妮絲說。

「現在你休息一下吧。」司馬洛說。

「你有什麼事情趕着要做的嗎？」丹妮絲問。

「暫時沒有。」司馬洛說。

「那你坐一坐吧，」丹妮絲說，「讓我先去洗一個澡。我要跟你談談。」

司馬洛祇好在廳中等着。跟丹妮絲談一下亦是好的，他們談得還不够，他也希望多談一下，對情形作更進一步的了解。

後來，丹妮絲出來了。她的身上却是祇圍着一條毛巾，這條毛巾祇是把乳房到大腿盡頭遮住了，脚就赤着，踏在地毡上，而可想而知，毛巾的下面是沒有穿什麼的，否則她就不必圍着毛巾，大可以披上一件睡袍之類。她在沙發上一倒，脚擱在茶几上，說：「給我倒一杯凍飲好嗎，威士忌加冰，再加柑檸水。我喜歡苦中帶甜，甜中帶苦。做人，太順境沒有什麼意思，困難太多，亦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司馬洛微笑說：「講得對，人生就是有起落，才有生存的樂趣。但也許就正是爲什麼世界這樣亂，有些人喜歡太大的刺激。」

他斟了兩杯，交給丹妮絲一杯。

丹妮絲呷了一口，長長地嘆一口氣，她的皮膚紅紅的，此時混身都是汗珠，顯然她那個澡是用很熱的水洗的，有些人喜歡這樣，用很熱的水泡自己，好像做蒸汽浴那樣，用這個辦法帮助自己鬆弛下來。

她的毛巾的邊緣本來是摺入的，現在已鬆了一些，假如她的動作稍爲劇烈或者快速，毛巾就隨時會掉下來了。

她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是那種很富於誘惑性，近乎妖艶的美麗，而身上這樣的打扮，誘惑性是更强了。司馬洛又一次奇怪，像她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爲什麼會做她所做的事情，但世界上的怪人多得很，人各有志，也實在是很難講的。

她把酒放下，把毛巾的一部份拉起來吸臉上和額上的汗。假如司馬洛是在她的另一邊，就可以看到到她的整個身體了。

他說：「爲什麼你不穿上一件衣服呢？房間裏有許多可供選擇的！」

她睨他一眼：「你不是在害怕吧？高華不是對你講過了嗎？佈並不與我同床，佈把這個光榮讓給你，事實上，我與佈之間亦不是那種關係，我們祇是朋友，很好的朋友！」

「我也不是不認爲這是一種光榮，」司馬洛說道：「但我們在這裏是談正經事的。」

「我割開死屍的事情仍然使你倒胃？」她微笑。

「不是，」司馬洛說，「你有把印象完全轉過來的條件，不過，正如我所講，我們是要談正經事的。」

丹妮絲把毛巾整條拉了下來，抹着身上的汗，現在雖然是在廳中而不是睡房，場地不大配合，她却仍然能够弄得很有氣氛，而事實上，她亦是有一具非常美麗的身體。司馬洛看着她，並難免感到心動，因爲他到底是一個男人，不過，他也到底是一個很有經經驗的男人，所以他即使心動，不會去採取什麼行動的。

他只是看着丹妮絲，一面覺得，這個女人的確是得天獨厚，做什麼事情都似乎可以做得特別好的。

丹妮也許亦並不是一個很濫交的女人吧，因爲以她這樣的條件，對男人的要求一定很高，不容易找得到一個能使她認爲值得的男人，也許，這就是她的身體能够的保持青春的秘訣了。

丹妮絲自顧自抹着，有時也會對司馬洛瞥一眼，露出一個淡淡的微笑，後來，她已經抹好了，就站起身，婀娜地走進睡房裏，當她再出來的時候，她已經換好了衣服，身上穿上了一套很好看的尼龍質睡袍。

她仍然不去接近，而是在司馬洛的對面坐下來，說：「你對我很感興趣，不過你認爲這不是適合的時間。」

「對了。」司馬洛點點頭。

「我很高興！」丹妮絲說，「我遇到了一個懂得欣賞我，而又能够忍耐的男人，假如你好像餓虎擒羊似地撲過來，那就亦不會覺得有味道了。」

「原來那是一個試驗？」司馬洛微笑道。

「是的，」丹妮絲說：「我永遠都是在試驗，也永遠都是在追求完美！」

「好了，」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可以談了。」

丹妮絲又去斟了一杯酒來，挨在沙發上，顯得很鬆弛與司馬洛談起來，也談得很好，她並非句句都是談正經事，祇是想到了就談，有時也談人生。司馬洛發覺她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女人，也許太精明了，野心太大，所以會做出以往那些事情。

以後又如何呢？她不知道。「也許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失敗了，也許我以後會洗手，退出江湖！」頓一頓，「但這並不是一個允諾，我也沒有把握可以忍得住，我這個人是不甘平淡的，我很懷疑，我很年輕就會死於非命。」

司馬洛沒有做聲，她這雖是悲觀之言，但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是非常堅强，有定力亦有主見的，她不需要他們安慰之辭，他不論說什麼，她都是想得到的。所以，他也不多講了。事實上她這講

法也未必是沒有道理的，像她這樣一個女人，是不甘於過安逸生活的，她會一直胡爲下去，直至到死爲止，而她也當然會是死於非命的了。

丹妮絲說：「我不明白的一點就是，阿方素怎麼可以成功呢？他要殺A國的總統！」

「A國的總統也曾被比阿方素平庸得多的莽夫謀殺成功過了。」司馬洛說，「這未必是難事，而且假如我們現在就通知A國總統——我們不能通知，他們會把我們當傻瓜，會說我們是神經病。」

「第一次是可以成功的，」丹妮絲說：「但是經過了第一次之後，他們就會相信了，那時如何行事呢？那麼多軍隊密探保護着，即使阿方素用喪屍組成一支軍隊，又有多少人呢？」

「但是你相信他會成功，」司馬洛說：「不然你就不會逃走，不會担心在他的成功了之後世界亂到不可收拾了。」

丹妮絲聳聳肩：「我怕的是阿方素，他這個人有一股可怕的蠻勁，他要做的事情，非要做到了不可，我就是怕他會從沒有辦法之中想出一個辦法來。」

「所以，」司馬洛說：「最重要的仍然就找到阿方素這個人。」

「是的，」丹妮絲說：「我們得盡快找到。」

「這却是一個大問題，」司馬洛說：「連你都是沒有辦法找到他。」

「也許我和高華可以再出現。」丹妮絲說。

「假如你肯再出現，」司馬洛說：「你就不會躲在這裏了。」

「那是不同的，」丹妮絲說，「現在我與你們合作了。以前，我沒有你們支持，孤掌難鳴，現在，有了你們這樣一個最好合作的組織，事情的做法就不同。我們可以出現在做餌。」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司馬洛說。

「但是當然，」丹妮絲說，「我可能因此而死。」

司馬洛說：「我們當盡我們的能力保護你的。我們不會把你拿來做犧牲品，而且，你也不是容易殺死的人，否則你也不會活到現在了。」

「我知道。」丹妮絲說。

「現在，」司馬洛說，「你疲倦了沒有？休息一下吧！」

「好，」丹妮絲說：「我休息，實在我已經休息了很久，若是東躲西躲，躲的時候除了睡覺，還有什麼事情好做的。」

她起來送司馬洛到門口，司馬洛一踏出門口的時候，她却迅速把他拉住，一扯扯轉身來，就伸手進他的上裝之內拔他的槍，司馬洛猝不及防，槍柄已給握住了，即使他用手臂把槍緊夾，亦未必是好主意，因爲她沒有把槍拔出來而扳動槍機的話，吃虧的仍然是他。

於是司馬洛的手好像鋼的鷹爪似的在她的手肘處猛的一捏，使她叫一聲，痛得一時痳痺了，手亦失去了活動的能力。司馬洛一隻脚伸到她的脚後，身子向她猛的一撞。

她給撞得倒退向後，本來向後移步就可以平衡，但是腳已經給司馬洛的腳阻住了，便失去了平衡而向後跌去，在地毡上跌了個四脚朝天。

她沒有拿走司馬洛的槍，不過槍亦離開了槍袋，在上裝之內滑落地上。司馬洛連忙一手拾回了。

丹妮絲躺在地毡上，咭咭笑起來。

「你瘋了嗎？」司馬洛說：「你這是幹什麼。」

「找刺激呀，」她說：「我實在悶死了。」

「這不是好玩的事情。」司馬洛說。

她忽然苦着臉：「哎唷，我的手……你把我的骨頭也弄斷了，快替我搓搓！」

這個要求，却是君子所不能拒絕的，司馬洛只好上前一步，她說：「門先關上呀。」

司馬洛用脚把門踢上了，在她身邊跪下來，他剛才很急，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氣力，把她的手臂捏傷了亦是有可能的。她挨在他的懷中，微笑着說：「你知道假如我搶到了你的槍，我會怎樣做嗎？」

「怎樣做呢？」司馬洛問。

「我會命令你把全部衣服脫個精光。」她又咭咭笑着。

司馬洛沒好氣地看着她：「假如你這樣做成功了的話，又有什麼好處呢？祇是失望。」

「失望，」丹妮絲說，「對了，我會很失望，因爲我會發覺，你是又一個我不能够征服的男人，所以，我很高興我沒有成功！」

司馬洛的手從她的手臂滑到她的手上，提起來，把她的手臂擧高，她奇異地看着他，問道：「你要看什麼。」

「沒有什麼，」司馬洛說：「祇是試試你的手還痛不痛，現在顯然是已經不痛了。」

她把這隻手甩開，搭在他的肩上，柔聲地說：「這個地方，有隱藏的電視眼之類監視着我的嗎？」

「沒有，」司馬洛說：「因爲他的情形是不需要的，假如我們要這樣對你，那我開會時，也不會相信你所講的話了。」

「你證明吧。」丹妮絲說。

「證明，」司馬洛說：「假如有，反而容易證明，我祇要指出東西是裝在什麼地方就行了。沒有，我是很難證明的！」

「有一個很容易的方法，」丹妮絲說：「你跟我造愛？」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因爲假如眞是有什麼東西在監視着的話，司馬洛自己就也會怕給人看到了。」

「但是……」司馬洛說。

「還是因爲我剖過死屍而沒有胃口嗎？」她問。

「不。」司馬洛說，忽然，他就輕輕吻在她的咀唇上了，因爲此時變成了很女性化了，而這樣的時候，她的吸引力就更强。

這時，丹妮絲的身子就軟了下來了。司馬洛繼續輕吻着她，後來忽然拿開咀唇，問道：「你可有些什麼詭計呢？」

「什麼詭計，」她幽幽地說：「爲什麼這樣想呢？」

（未完・四）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驤・文
可飛・圖

魔鬼槍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蔡氏父子回家後召集總管事趙堂商議如何對付呂奇，蔡慶國主張聘請魔鬼槍手唐天仇 趙堂主張下毒毒殺 蔡福元採用趙堂之計，收買鳳凰班的紅妓金蘭，在蓮子茶裏下了砒毒，被呂奇發覺，沒有上當，查出是趙堂獻計，呂奇誘他出來拷問，趙堂供出他們父子準備請唐天仇出來解決此事，並將「五福帮」老大薛福成、老三范福壽死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放水」而致死的，並懷疑是薛福成的遺孀方素君放水，目的是接收產業，並說明當時帮內有人想殺死方素君，但蔡福元不同意……呂奇雖不相信他所說的話，但蔡福元不殺方素君就想不通……

各懷心機　巧妙安排

「不要說了！」蔡慶國的吼聲像是打了個悶雷一樣。

嚇得趙堂直發抖，連連分辯說道：「少爺，我事先也沒有想到是呂奇攪的花樣，如果曉得是他在賽馬場等我，我還敢去嗎？」

「姓呂的一根毫毛都沒有傷你就放你回來，他媽的！一定是你這條老狗透露了什麽秘密給他。」

「天地良心！」趙堂指天誓日地說：「少爺去請唐天仇的事我隻字未漏，而且我還向他來了一着反間計。」

一直在旁邊負手踱踱的蔡福元，停下腳步插嘴問道：「你向他說了什麽？」

「我教他不要受方素君的利用，當年薛老大栽在警方手裏，八成是那臭娘們放的水。」

「趙堂！」蔡福元倏地沉下臉。「在我的面前我都不准你提這件事情，你怎麽反而去向一個外人說？」

「蔡爺！」趙堂苦着臉說：「我是灶王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這根本是事實嘛！」

「不許胡說。」

現在，蔡慶國又站到趙堂的一條綫上了，他冷笑着說：「爸！你怎麽老是護着那個臭婊子？」

「慶國，說話怎麽不乾不淨的！」

蔡慶國心想：看樣子你一定和那女人睡過，我罵她幾句你又何必心疼難過？

不過，要他將心裏想的話，當着他老子的面前說出來，他還沒有這份勇氣，只得悻悻地冷哼了一聲。

十年來，趙堂的確爲老五蔡福元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因此在心理上難免就老大自居起來，儘在表面上他是一個一面孔奴顏婢膝之像，而實際上他却知道蔡福元非常器重他，即使說話過了份，也不會將他怎樣。

因此，他仗着胆子說：「蔡爺！你可知道你已經揹了黑鍋？姓呂的那小子就以爲當年薛老大栽在警方手裏，是由你放的

水！」

「別理他！外人誰也管不了咱們『五福幇』的家務事，只要我自己沒有作虧心事就行了。」

「話可不是那樣說 姓呂的那小子說，方素君曾經救他一命。如果姓方的婆娘在他的面前煽煽風火 這小子可能會蠻幹的……」

「噢！」蔡福元雙眼瞪得溜圓・肥胖的身軀顫動了一下。「他和你談起過這件事了？」

「那小子硬說是你放的水。」

「你怎麽說？」

「我說姓方的婆娘大有可能。」

「不許這樣說。」蔡福元叱喝一聲。

「蔡爺！你打算揹黑鍋了？」

「我雖不願揹黑鍋，但硬說是方素君幹的，我們也拿不出憑據來，沒有憑據就不能亂說話。」

「憑良心，蔡爺，」趙堂毫不放鬆地說：「如果你不懷疑她，怎不將薛老大的產業交給她？」

蔡慶國又變了臉色，大罵道：「趙堂，你的胆子眞不小，話裏竟敢藏骨頭，照你說來，我爸爸是蓄意謀奪財產了？」

趙堂苦笑了一聲說：「少爺！連你也不明白蔡爺的苦心，他絕對不是想霸佔財產，只是覺得這筆錢落到姓方的那婆娘手裏有些不甘心。」

「他媽的你是我爸肚内的蛔虫……」

「慶國！」蔡福元低叱一聲，然後聲音沉重地說：「趙堂沒有說錯，這許多年來，塞城黑道上的朋友都以爲我姓蔡的在欺侮寡婦，我是有苦說不出，這筆產業如果眞落到方素君手上，那我才眞正對不起薛大哥的亡魂。」

「爸！聽你的口氣，好像知道了那個臭娘們作了對不起薛大哥的事，那爲什麽不抖露出來？」

「我不願意讓薛大哥死後蒙羞。」

「蔡爺！」趙堂期期艾艾地問道：「你是指那婆娘和范老三……」

蔡福元的眼睛突地一亮 疾聲問道：「你怎麽知道？」

「我知道已不是一天。」

「怎麽沒有聽你提過？」

「不敢提。」

蔡福元突然長嘆了一聲：「唉！你既然知道，我也不用瞞你了。范福壽並沒有拐欵潛逃，他死了，屍首下海餵了魚。」

「蔡爺！我知道。」

蔡福元大大地一怔，目光盯在趙堂身上：「你也知道？」

「唔！而且我還知是方素君幹的。」

「你有憑據？」

「我是憑判斷，方素君既然能出賣床頭人，當然也能够幹掉情夫，青樓出身的女人什麽都幹得出來。」

「你錯了！」蔡福元背過身去，聲音低啞地說：「范福壽是我殺的……」

這個答案異常使趙堂吃驚，不禁張口結舌：「蔡爺……你……」

「我碰見他和素君一齊在一家旅店走出來，我本來想躲，一時來不及還是被他發現了。想不到他竟然想殺我滅口，那個時候我只有殺他以自保，事後我沒有告訴老大，因爲他太愛方素君了。」

「蔡爺！大概那婆娘也知道范老三被殺了！懷疑是薛老大下的毒手，所以，她才忿然向警方告密吧。」

「當時，我殺范福壽的時候是在龍門角海邊，夜靜更深，可說人不知，鬼不覺。趙堂！你是怎麽知道的？」

「說來湊巧，第二天屍首被水警隊在海面撈獲，我去看了一下，范老三的面孔已被魚咬爛了，但是他身上那根鑰匙鍊子，我認得出來，那本來是我的東西，他看見喜歡，向我討了去。」

「趙堂！」蔡福元似笑非笑地說：「你眞沉得住氣，這個秘密竟然放在肚子裏藏了十年！」

趙堂有些得意地乾笑了一聲：「嘿嘿！是非皆因多開口，多聽少講是處世之道。蔡爺！如果你當時知道我也認出了范老三的屍首，你一定會殺死我的。」

「你說對了，我如果十年前知道，你這把骨頭早就爛掉了。」

趙堂又乾笑了一陣，這才一本正經地問道：「蔡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你對范老三都能下得了手，爲什麽不忍心幹掉方素君？」

「因爲大哥也曾交待過我，他死後要好好照顧她。」

「她出賣了薛老大，還要照顧她？」

「沒有憑據。」

「憑據上那兒去找？」

蔡福元神情凝重地說：「如果沒憑據而殺掉她，黑道上的朋友一定以爲我是怕她活着向我要產業，那才眞是揹黑鍋。」

這時，蔡慶國插着口說：「爸！難道我們還怕誰？」

「話不是這樣說，要流氓也要愛惜名譽。」

「爸！」蔡慶國理直氣壯地說：「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我們千方百計要去殺呂奇，也不是什麽光明磊落的事。」

「你懂什麽？」蔡福元擺出一副長輩的面孔：「呂奇與我們毫無關係可言。他既然不懷好意而來，我們當然可以採取嚴厲的方法對付他。方素君就不同了，她曾經是薛大哥的床頭人。」

「爸！我發現你對任何的女人都太寬大。」

「動手殺女人的男人最不值錢。」

這對父子正在抬槓，房門上响起了敲門聲。趙堂走過去打開房門，進來的是范五魁。

范五魁神色有些慌張，一進門就嚷道：「不妙了！不妙了！」

蔡慶國搶着問道：「甚麽事這樣大驚小怪？」

「三點鐘的時候，姓呂的那小子去了機場。」

蔡國慶鬆了一口氣，輕聲叱道：「那有什麽了不起！白剛乘的是兩點十分的班機。」

「可是，那小子查閱了出境旅客登記薄。」

「噢？」蔡國慶不禁又楞住了。「你看仔細了嗎？」

「我遠遠地用望遠鏡向他窺探，見他翻閱到白剛的名字時就停住了，又囉囉嗦

嗦地向服務小姐問東問西。等他走後，我去一打聽，才知道他詢問那班機將在那些地方降落・偏偏那班機是直飛星洲的。」

因爲這個鬼主意是蔡慶國想出來的，因此他特別關心，抿唇思索了一陣，復又問道：「那小子現在何處？」

「回到金鳳凰那兒去了。」

「他到過別的地方去嗎？像電報局什麽的。」

「沒有。」

「他有沒有發覺你在跟踪他？」

「沒有。」

「有把握嗎？」

「他絕對沒有發現。」

「現在還有人守着他嗎？」

「我派了好幾個弟兄化裝以後在『鳳凰女子公寓』的對街，我才趕回來向你報告。」

「快去看着他，有情况就打電話報告我。」

范五魁連連用手拍拍額頭說：「該死！該死！大概是太緊張，竟然連打電話都忘記了。」

范五魁離去後，趙堂冷冷地說：「少爺！你的計劃巳經被對方發現了。」

「趙堂！你是不是想看我的笑話？」

「少爺！這是什麽話？我們都是一家人……」

「少拉關係！趙堂！你等着瞧，三天以後唐天仇就馬上會趕來，到時姓呂的那小子想逃命都逃不掉！」

「少爺！你以爲唐天仇一定能贏姓呂的嗎？」

「誰贏都是一樣。」

蔡福元似乎不明瞭他兒子這句話的意思，忙問：「慶國！你這是什麽意思？」

蔡慶國面有得意地說：「唐天仇贏了，那正是我們的目的；如果他輸了，姓呂的就犯殺人罪，警方就會追緝他。雖然他不至於入獄，最少他在塞城無法立足。」

蔡福元沉吟了一陣說：「看來你的主意不錯，不過，唐天仇你未必請得到。」

「他一定會來！」

趙堂插口問道：「少爺！你出了多少錢？」

「六十萬元美金！」

「那樣高！」蔡福元和趙堂也都不禁大吃了一驚。

「爸！那不是你心裏準備給呂奇的數目嗎？」

「好吧！」蔡福元點了點頭，聲調毫不起勁地說：「只怕你化了錢，却達不到你的目的。」

「哈哈哈……」蔡慶國放聲狂笑：「有錢能使鬼推磨，魔鬼槍手唐天仇一定不會使我們失望。」

× × ×

平靜的三天過去了。

這天黃昏的時候，「鳳凰女子公寓」來了一位女客，這是不常有的事情，傭婦阿桃迎向她，遲疑地問道：「請問妳……來……」

女客不等她說完，就很快地回答說：「我是來找金老闆的。」說着，塞了十元美鈔在阿桃手裏，壓低了聲音說：「生活太難混，家裏人口又多，想來請金老闆提拔……」

阿桃向這位女客一打量；年齡好像巳經三十出頭，但是一張面孔却非常艷麗，一副凹凸分明的好身材更是幹這一行的本錢，聲音也很媚勁・阿桃雖是女人，聽了也覺得舒服。

因此，她立刻堆下了笑臉說：「妳坐一會兒，我就去請她下來。放心吧！有妳這樣好的本錢，保證生意好得敎妳離不開屋子。」

阿桃說完後，又爲女客沏上了茶，然後飛快地往樓上跑。碍於呂奇在旁邊，於是拉着金鳳凰到一邊細聲低語。

金鳳凰不禁皺了皺眉頭，喃喃自語地說：「奇怪！咱們這裏的買賣是秘密的，她怎麽會找上門來了？」

「是不是那位姑娘告訴她的？」

「那也該有人帶着來呀？」

這時呂奇突然插口說：「阿桃！妳先下去，告訴客人坐一會兒，我和金鳳凰說幾句話，她就下來，可別提我在這兒。」

阿桃遵命退去，金鳳凰却想不透何以呂奇會知道有客人在樓下等她。突然，她若有所悟地叫了起來：「呂奇！一定又是你在耍什麽花樣。」

「你猜對，來找妳的人是方素君。」

「啊——那還不快去請她上來？」

呂奇冷靜地搖搖手說：「不忙。」

金鳳凰不明白他的意思，在他身邊坐下，皺着眉頭問道：「怎麽回事？」

「我寫航空信要她從星洲趕來的，我並沒有告訴她我在妳這裏，只是敎她來找你爲她安排一下工作的。」

「甚麽！你要她作妓女？」

呂奇冷冷地說：「如果她願意，也未嘗不可以的。」

「你想試驗她嗎？」

「妳不用過問，下去和她談談，然後爲她安排一間屋子。我會到寶宮大酒店去叫侍者打電話來，妳就敎她去。如果她不肯去，妳就打電話告訴我；如果她願意來，以下妳就不用過問了。」

金鳳凰不太高興地抿起嘴說：「原來你想玩玩她。」

「金鳳凰！女人有吃醋的天性，我不怪妳。只要妳仔細想想，妳就會發覺妳的想法錯誤了。」

金鳳凰也知道呂奇不是這個目的，他去信要她來這裏以作妓女爲掩護，自己又要去酒店叫她陪宿，那成甚麽話？她猜想呂奇必定別具居心。有何用意？她又一時想不通了。

「她和你見面之後，她還要住在這裏嗎？」

「不一定，那要看情况發展。」

「如果住在這裏，那我就要提醒你，蔡福元認識她的，可能會有痲煩。」

「放心！只有蔡福元和趙堂認識她，但是這兩人即使吃了豹子胆、老虎心，他們最近也不敢上這裏來。」

「好！」金鳳凰站起來。「我下去看看她。」

「妳將她安頓好以後，立刻就來告訴我，最主要的是，當我離開這裏時，不能讓她看到。」

「放心！我不會那樣笨。」

過了五分鐘後，金鳳凰回來了，一進門就說：「人長得眞漂亮哩！」

「不漂亮怎能被『五福帮』的老大看上？」

「呂奇！我說句話你可能會洩氣，她是我的同行。」

「妳怎麽知道？」

「幹我們這一行的有許多擧止習慣，一看就知道。」

「現在她在那裏？」

「泡在浴缸裏。」

「好！我就趕快離開。」

金鳳凰突然一張臂抱住了他，霎霎眼睛說：「呂奇！我敢打賭，你一定可以將她弄到手。」

× × ×

在寶宮大酒店豪華的套房中——

呂奇拉上了所有的窗簾，只開了一盞淺綠色黯淡的壁燈，面對牆壁坐在沙發上，等待方素君的來臨。

他背後突然傳來開門聲，接着傳來侍者猥瑣的聲音：「金婷小姐來了，她是鳳凰班的新小姐。」

呂奇伸出一隻手來揚了揚，示意侍者退去。門又關上，他還很清楚地聽見方素君插上了門鍵。人在朝他坐的地方走過來，他連忙揮揮手說：「請上床吧！」他用的是沉悶的粵語，希望不要讓對方明白他是誰。

她也用粵語回答他：「你眞是個急性子！不應該先談談嗎？」

「我叫妳來不是爲了談情說愛。」

噗哧一聲，女的笑了，接着是一陣脫衣聲音。

呂奇心中有些失望，對方竟然將男女關係看得如此隨便？如果她眞不願意，她有許多理由去拒絕金鳳凰對她的差遣。尤其是今晚，旅途勞頓就是很好的理由。難道她內心也有着迫切的需要？

他站起來，連那盞壁燈也關掉了。然後很快地脫去外衣。上床以後，一個滑膩的胴體投進了他的懷裏。他沒有去享受對方，却出其不意地捺動了床頭開關，他倒要看看方素君如何向他解釋。

電燈閃亮時，女的低呼了一聲，那不過是矯揉造作。而眞正感到驚訝的，却是呂奇。因爲他身畔的裸女並不是他想像中的方素君。

「妳……妳是誰？」

「我是金婷呀！」

「妳是下午才從星洲來的嗎？」

「咦！」她瞪大了眼睛。「你怎麽知道？」

「我問妳，誰敎妳來的？」

「鈔票敎我來的。」

呂奇突然一把抓住她的肩膊，問道：「是不是方素君叫妳來的？」

女的突然坐起來，兩隻碩大的乳房搖幌著，像是兩具垂掛的喪鐘，目光筆直地盯在呂奇臉上：「你就是呂奇先生吧！」

「別管我是誰，方素君什麽不來？」

女的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她又不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怎麽能來？」

「妳和她是甚麽關係？」

「買賣關係。我是紅燈區的暗娼，她出錢包了我，敎我頂她的姓名到塞城來，就是這麽回事。」

「起來！穿好衣服。」

女的楞了一下，終於下床去穿衣服，悻悻地說：「呂先生！你不享受一下你會後悔無窮。我在紅燈區的名氣並不小，不會比姓方的女人差勁。」

呂奇却無心去胡謅，一面穿上外衣，一面在心裏反覆地想：方素君爲什麽不來？方素君爲什麽不來？

兩人衣服都穿好以後，呂奇給了她二十元美鈔，揮揮手說：「拿回去交賬。」

「太多了！」她接過錢。

「多下來的錢塞住妳那張嘴。」

女的邪蕩地笑着說道：「你要我塞住那一張嘴呢？」

呂奇不禁連皺眉頭，冷冷地說道：「妳既然冒充方素君，就冒充到底吧，回到金鳳凰那裏去，不要提到我，多吃飯少說話。」

「吃多了會發胖。」

呂奇不去理她的瘋言瘋語　又問道：「妳叫什麽名字？」

「金婷！」

「我是說以前的。」

「以前的名字早忘了，你就叫我金婷吧！反正我的名字都是假的。」

「走吧！回去一個字都不要提，金鳳凰不會追問妳的。」

女的聳聳肩，向門口走去，走到門口又回過身來說：「你和那姓方的女人都有些怪，你是有女人脫光了睡在你的懷裏也不玩；那一個更怪，出了大錢包下我，又買飛機票送我到塞城來，賺了錢又是我自己的。眞怪，一定是有錢沒有地方用。」

「妳的話太多了！敎妳將嘴塞住。」

「嘻嘻！那張只化十元美鈔就塞住了，這張嘴却不行。」說到這裏，她突然將嬉皮笑臉之色一收，正經地說：「放心！在鳳凰班裏我會作啞吧！聽說你的脾氣很壞，我不想惹麻煩。」

「妳明白就好了。」

女的走了，帶走了她身上的誘人香氣和面上的蕩笑；但却沒有帶走呂奇心頭那團迷霧。

「篤篤篤！」門上傳來輕緩敲門聲。

呂奇心裏想　那必是侍者，想必是猜測客人沒有完成床上交易，又來攀談第二件買賣來了。因此他回過身，以背對門，說了聲：「進來！」

人進來了，門也關上了，可是却沒有說話。

呂奇不由得回過身來，他又再次吃驚了。

「是妳！」他喃喃地說。

原來現在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當年「五福帮」的押寨夫人，黑道中聞名的一株上好鮮花——方素君。

她的態度很輕鬆　摘下了面上的茶色眼鏡，將身體投進了沙發，蹺起一隻玉腿，漫聲問道：「是不是有些意外？」

「妳有些神出鬼沒使人莫測高深。」

「如不是神出鬼沒，怎麽能將你從死神手裏救回來？」

她此時提起這筆舊賬，顯然是有用意的。呂奇自然聽得懂，不過他却不以爲意地將話題一轉：「素君！妳怎麽想到找個替身的？」

「不找個替身就糟了！」她眉毛一挑，面上流露出一股誘人的情態。「一進門就關燈上床，裸身相擁。我倒無所謂，了不起被人說我玩年輕小伙子；你呢？設計玩弄你的救命恩人……」

最後四個字說來特別响亮，似乎有意提醒他的注意。

呂奇並不關心對方一再提到這筆舊賬，因爲他並不打算賴，他只是在注意她所說其他方面的話。

顯然，對方對黑道中所有的門檻都很精，先派出一個替身，而她却隱身幕後控制全盤行動。

他望了她一眼，含蓄地說：「妳不如我想像中那樣懦弱。」

「在蔡福元面前我是個被欺凌者。」

他遲疑一陣，終於說出了心裏的話：「素君！我想問妳幾句話。」

「我知道，有人說我是青樓出身。」

「是事實嗎？」

「我不否認。」

由於她的坦率與大方，呂奇又率直地提出第二個問題：「有人說妳和老三范福壽有染。」

「我否認，這是誰說的？」

「妳不必問。還有人說范福壽的捲欵逃走是妳敎他這樣作的。」他故意將范福壽巳死的事實隱瞞起來。

「這是范福壽的不白之寃，他既沒有捲欵，也沒有潛逃，他是被老五蔡福元暗殺了。」

從這一個回答中，似乎她沒有說假話，因爲她並不知道呂奇巳經知道事情的原委。如果是她幹的，未免惹起無謂的麻煩，她一定不會主動地去談這件事。但是，呂奇對她現在所說，范福壽是被蔡福元所殺一節又未敢全信，也許她只是想引起呂奇對蔡福元的恨意。因此呂奇問道：「妳怎麽知道范福壽巳死？」

「趙堂告訴我的。他還見到范福壽的屍體。」

這似乎是可能的，當時薛福成還沒有死，趙堂也許想討好她，所以將范福壽被殺的消息告訴她。

「是趙堂告訴妳，范福壽眞是被蔡福元所殺的嗎？」

「不！是我的猜想。」

「猜想？根據什麽？」

「因爲老三太精明，活着會碍事。」

「那麽蔡福元爲什麽不殺妳？」

「他捨不得。」

「噢！」他不禁吸了口氣：「妳能說得明白一點嗎？」

「他私心中在慕戀我。」

「有過顯著的表示嗎？」

「薛福成在世時他就纏過我，被我拒絕呢。」

「妳爲什麽不告訴薛福成？」

「不願傷了他們弟兄的和氣。」

呂奇鼻孔裏出了一絲冷氣：「哼！原來妳在養虎貽患。」

方素君突地睜大了眼睛盯着他，聲音冷峻地說：「你這句話似乎是對死去的薛福成說的。你可能懷疑我是一個偷野漢子的淫賤婦人。范福壽是我殺的，薛福成也是我害的。我本來不應該向你解釋得太多，可是，你現在是在替我辦事，爲免你對我失去信心，我不能不有所說明。薛福成死時我才二十歲，也沒有兒女拖着我，我爲什麽不能找到一個好男人？就算我出身下流無入要吧！憑我的姿色去混，也可以混得很好。」

呂奇轉過身去，毫不激動地說：「妳不需要說那樣多，我答應妳的事情一定給妳辦到，別的事我不管。我只欠妳的，而沒有欠薛福成的。」

「你在辦嗎？」

「我給了姓蔡的十五天限期。」

「那似乎太長了。」

「籌一筆鉅欵並不容易。」

「你有把握嗎？」

「我不許失敗的。」

方素君突然以一種異樣的聲音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今天有兩個你或許認識的人和我同機來塞城，你知道了也許會不太高興。」

「誰？」

「一個是蔡福元手下的槍手，另一個則是南洋一帶名槍手，白剛和唐天仇。」

「哼！我早知他們會去請唐天仇。」

「爲什麽不早些去阻止？」

「不需要。」

「你很有信心？」

「我相信唐天仇，不會拿我的命去賺錢。」

「你完全弄錯了，只要對方出得起價，姓唐的連他老子都肯殺。」

「那要他殺得了才行。」

「好！我信任你這份豪氣……」說着，她美目一轉：「剛才我那位代表還令你滿意嗎？」

「她比金鳳凰差多了。」

「這是你眼睛的感覺，試試你就知道她比金鳳凰強。」

「妳是在替她宣傳？」

「我沒有替她宣傳的必要，讓我再告訴你一件令你吃驚的事情吧！你寫給我的航空信，我沒有收到。那個女人也不是我派來的，她是魔鬼槍手唐天仇的姘婦，方才你應該好好享受她一番的。」

「甚麽！」呂奇大吃一驚，整個身子都起了強大的震撼。

× × ×

蔡氏別墅中此時也有一個不小的場面。蔡氏父子、趙堂、白剛，當然還有那個遠道而來的魔鬼槍手唐天仇。五個人圍在一張圓桌在把酒言歡。

依照蔡慶國的鬼主意，就要在塞城聞名的「龍鳳樓酒家」大擺場面　他的想法是——如果就此能嚇退呂奇的話，他可以省掉一筆錢，最少也可以使唐天仇騎虎難下，非接下這筆買賣不可。

殊料唐天仇在黑道上混迹，是頭老狐狸，壓根兒不上這個當。而且他的回話也相當漂亮——他答應到塞城來並不就是答應了蔡家的委托——細節還得仔細商談，那當然不便去公共場所了。

酒過三巡，菜上五道，蔡慶國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嘿嘿！久聞唐兄神槍如電，鐵拳如風……」

唐天仇好像比他更乾脆，一揚手說：

「蔡兄不必捧我，姓唐的心裏有數，你老兄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槍，並不是姓唐的人……」

趙堂從旁插嘴說：「這話可不能那麽說，四海之內皆兄弟，辦事情倒不要緊，朋友的情義最重要。嘿嘿……」

唐天仇似乎沒把這個容貌猥瑣的人放在眼裏，側面冷冷地白了他一眼，又向對面的蔡慶國說：「蔡兄！先說找我來幹什麽吧？我已經悶了兩三天，這位白兄又守口如瓶，怎問也問不出一個字來。」

蔡慶國也不想轉彎抹角，於是開門見山地說：「想請唐兄動一次槍，請問要多少錢？」

「很難說。」

「你的意思是伸縮性很大？」

唐天仇喝下一杯酒，然後點點頭說：「不錯，人命有貴賤之分，也有難殺易殺之別，所以價錢方面，也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天底下有你不敢殺的人嗎？」

「沒有。」唐天仇很快地回答：「不過，我提醒你一句，據這位白兄說，如果我答應到塞城來，可能會有六十萬美金的進賬，說起來這個數目是夠大的，但不一定能教我去殺任何一個人。」

「嘿嘿！唐兄！」蔡慶國皮笑肉不笑地說：「六十萬美金如果在塞城最少可以請到六百個槍手了。」

「那一定不管用，不然蔡兄何必派人千里迢迢去請我姓唐的來？以蔡兄的精明來講，會幹這種傻事嗎？」

這番話是連捧帶損，讓蔡慶國聽在耳裏是既舒服又難受。他怔了一下，方才開口提到正題：「你要殺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最少你久仰他的大名，或者……」

「是我老子也是一樣，要談的只是價錢。」

「讓我先說出是誰吧，他是遍走歐美，出過不少鋒頭的呂奇。」

蔡家這邊四個人八隻眼一齊盯在唐天仇的臉上，在他們的意料中，姓唐的聽到他對手的姓名時必會大吃一驚，最少也要發一陣楞。殊不知唐天仇毫無異常的表情，翻起眼皮，語氣淡漠地問道：「他是什麽地方得罪你們了？」

「請不用問。照說他那條命不值六十萬，我所以願出這樣的高價，是因爲看中唐兄手裏這支槍。」蔡慶國倒不完全是個草包，這兩句話說得非常圓滑。

唐天仇嘿嘿一笑：「蔡兄剛好說反了，我姓唐的連槍帶命也值不了那樣多錢，而呂奇的命却不止值這個數目。」

這分明抬價的口氣，一直沒有說話的蔡福元生恐他的寶貝兒子逞意氣加價，於是連忙插嘴說：「六十萬美金已經要耗盡我們全部的財產，再多我們拿不出來，如眞有困難，我們只改好請別人了。」

唐天仇看了他一眼，哈哈大笑道：「蔡老闆眞是厲害，一下子就把我的嘴堵上了，讓我無回口的餘地，各位能不能讓我開個價？」

蔡福元又想一口回絕，蔡慶國連忙插嘴說：「爸！聽他說吧！我相信他不至於漫天開價的。」

唐天仇語氣冷冷地說：「蔡兄這話說得不錯，任何一行買賣中都有一定的尺寸，我當然不會漫天要價，只要……」

他說到這裏又頓住了！

「唐兄何不乾脆點？」蔡慶國加以催促。

「美金二十萬元，只能開這個價。」

老蔡、小蔡、趙堂、白剛，八隻眼睛都瞪得像鵝蛋，眞他媽邪門，天底下竟然有自動減價的買賣，這是怎麽回事？

蔡慶國很快地回過神來，將手隨着桌面伸過去：「唐兄！成交了。」

唐天仇並沒理會那隻懸在面前的手，語氣冷冷地說：「蔡兄請聽完我的話。」

蔡慶國又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般涼了一大截，施施然縮回了手，楞了一楞，然後遲遲地問道：「難道還有什麽附帶條件嗎？」

「沒有。」唐天仇回答得很乾脆。

「那麽……」

唐天仇不等他話說完，即很快地接口說：「我既然答應，就有把握使呂奇死在我的槍下，不過，我也只有十分之一的活命機會。」

蔡慶國心想我才不關心你的死活哩！不過他的嘴裏却說道：「唐兄眞是太客氣了！」

「幹槍手的不會將對方說得比自己強的。」

趙堂從旁乾笑着說：「唐兄的話眞是教人難懂。呂奇既然要死在你的槍下，你又怎會只有十分之一的活命機會呢？」

「在我手裏的槍彈發射的同時，他也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以發槍殺我，即使在他背後打黑槍也是一樣。」

蔡慶國試探地問道：「這樣說來，唐兄無意接下這筆買賣了？」

「誰說我不接？」

「那麽……」

「蔡兄也許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既然只是十分之一的活命機會，也就是只有十分之一的機會去享受那筆錢，換句話說，那筆錢也只有十分之一的價值，二十萬元等於只值二萬元。」

蔡家這邊四個人，仍是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知道唐天仇在賣弄些什麽玄虛，交換一陣眼色後，蔡慶國說：「唐兄明說吧！」

「我願意去殺呂奇，但是我要兩百萬元；因爲這兩百萬的十分之一，才符合我二十萬元的標準。」這個圈子兜得夠大，這個玩笑開得也夠大，蔡福元首先就動了肝火，臉色倏地一沉，寒聲說：「姓唐的！你在開我們的玩笑嗎？」

蔡慶國冷笑道：「唐兄眞會耍人！」

唐天仇的面色一些也沒有變，神態自若地說：「這是甚麽話！大家認爲合適，這件買賣才算成交，開價在我，出不出錢當然在你們，誰也不能勉強誰。」

蔡慶國心頭頓生惡念，忙向自己人打了一個眼色，隨着面色一變，笑呵呵地說：「唐兄要價過了尺寸，但是這一記竹槓却正好敲正尺寸上，幾乎使我們連還價的餘地都沒有。」

「照你們的價錢應該是六百萬元，我已自動減低了三分之二啦！」

「好！就這麽辦了。」

唐天仇第一次在面上露出了詫異之色，蔡慶國會一口答應，的確使他想不到，楞了一楞才問道：「欵子怎麽付法？」

蔡慶國詭譎地笑笑說：「你口裏面十分之一這句話用得太多，所以我連帶想到，你可能也只有十分之一的機會，所以我們也只能付你全部欵子的十分之一，也就是美金二十萬元，全部現欵。」

唐天仇聳聳肩說：「很妙！」

蔡慶國也懶得去猜測他這兩個字的眞正涵義，只是冷漠地問：「有何意見？」

唐天仇喝了一口酒，慢條斯理地說：「我在想：事成以後，如果你拒付餘下的一百八十萬元時，我有什麽辦法教你將錢拿出來。」

「你有槍呀！」

「沒有人付錢，我從不動槍殺人。」

「放心！」趙堂插嘴說：「蔡家父子在塞城商場中向來是說一不二的，你可以去打聽。」

「商場中的信用在黑道中用不上。」

蔡福元問道：「你說錢怎麽付法？」

「拿兩百萬元美金現欵出來，一人一半。」

蔡慶國倏地站了起來，沉聲說：「你要我們先付一百萬？」

「不是一百萬，是將全部鈔票撕成兩半，我拿一半走，你們留着一半，我帶着沒有用，你們留着也無用。」

蔡慶國冷笑一聲說：「辦法倒是不錯，不過使我們有些受勒索的感覺。」

「這本來就是勒索。」

蔡福元勃然大怒道：「原來是存心勒索的！」

「我並不是義俠，而只是一個魔鬼槍手。」

趙堂見局面弄僵，連忙從中做好人，和顏悅色地說：「大家好好談，何必吹鬍子瞪眼呢？唐兄！你的條件也太過份了，錢是小事，你教蔡爺的面子往那裏放？」

「沒有關係，反正外人不會知道。」

蔡慶國緩和了語氣說：「唐兄！二百萬元不是小數目，一時之間也籌不齊。」

「我給你三天的時間。」

「難道不能再商量商量？」

唐天仇斬釘截鐵地說：「除此之外，任何付欵方式我都不會接受。」

蔡慶國不由火冒三丈，拳頭在桌面上驚天動地的一擂，桌上的杯盤都跳動不已，冷叱一聲：「姓唐的！你太放肆了！」

唐天仇不動聲色，乾了杯中的酒，站了起來說：「多謝，我要告辭了，三天之後，我再來聽回話吧。」

「慢走！」蔡慶國叫住他。

唐天仇果然站住了，不過，他不是因爲蔡慶國的叫聲而停住的，而是他還有話沒有說完。

「有句話我要說在前面。」唐天仇的目光望着屋頂。「我姓唐的從不跑寃枉路，如果你們這宗買賣沒有談成的話，我會另找出路，呂奇也許需要一個帮手，有二萬元美金我就幹了，因爲跟他幹事是絕對安全的。」說完話後 掉頭離席而去。

蔡慶國那裏受過這種窩囊氣，狂吼一聲：「站住！」

唐天仇頭也沒有回，只是冷冷地說：「我每一分鐘都很寶貴。」

蔡慶國在盛怒之下，再也顧不了什麽利害關係，忙向身邊的白剛打了一個眼色，白剛倏地站了起來。唐天仇也突然停住了步子，雖然仍未回轉身來，但對身後一切似乎一目了然，聲音嚴厲地說：「姓白的！沒有人付錢我懶得殺你，但是我會射穿你那隻摸槍的手腕，你最好老實點！」

白剛一時噤若寒蟬，摸着槍柄的那隻右手就像在冰天雪地凍僵了似的，說什麽也抽不出來了。

久久，蔡福元才爆出悶雷般的聲音：「你看！一個不夠，又惹來一個。」

趙堂也插嘴說：「這小子好像比姓呂的小子還要橫。」

蔡慶國一肚子悶氣沒處出，正好發在他頭上：「他媽的！你存心看我的笑話，這下舒服了吧？」

「少爺！」趙堂連忙打恭作揖。「孫子王八蛋才有這種想法，現在大家不要生氣，應該想一個對付的好良策。」

「好！」蔡慶國忍住了氣：「聽你的吧！」

「嘿嘿！我倒有個辦法，」趙堂乾笑着，擠眉弄眼地說：「這個辦法叫做霸王硬上弓。」

蔡慶國不禁又冒了火，啐了一聲：「呸！他媽的！這霸王硬上弓是對付女人的法子，怎麽能用來對付玩命的槍手？」

「少爺！」趙堂活像一隻蝦子般弓着身子。「姓唐的不是說三天以後再來聽回話的嗎？這三天以後……」

他突然又將話頓住了。

蔡福元不禁皺着眉說：「趙堂！你的老毛病總改不了，說一句話要停三回，等會兒，少爺又要發脾氣罵你了。」

「嘿嘿！少爺罵我是看得起我。」

蔡慶國不耐煩地叱道：「你能不能說快點！」

「是！是！三天以後我有法子讓他們兩個之中死掉一個，另一個掉進警方的手裏，我們却一分錢也不要化。」

蔡慶國不屑地說：「他媽的！他們是兩個亡命槍手，不是兩隻蚊子，不然你一巴掌就可以拍死兩個了。」

「少爺！你聽我說呀！這兩天我們要假裝四處張羅欵子，這兩個小子一定都在留意我們的行動，落在他們眼裏，他們都以爲我們低頭了，先就鬆了幾分戒心，這就掉進我趙堂的圈套了……」他仍然改不了毛病，說到這裏又頓住了。

蔡福元接口道：「唔！以後呢？」

「到了第三天，我們冒充姓唐的向呂奇下達戰書，約他在這裏見面，等他們兩人都齊了，我們將兩百萬塊錢擺出來，他們看見鈔票眼紅，一定會硬拚一場。」

蔡慶國冷笑一聲說：「他媽的！說得眞輕鬆，二百萬塊錢又不是白紙，那裏去弄，賣房子賣船也沒有這樣快呀！」

趙堂呵呵大笑說：「少爺！你這句話可說到我心坎上了。一點也沒有錯，完全是紙。兩百元紮百大鈔只有每紮的上下一張才是眞的，四萬美金就足夠了。我幹過金光黨，這是老把戲啦！」

蔡福元微有顧慮地說：「如果他們事先檢查一下的話，豈不就拆穿了？」

「天啦！蔡爺這是說甚麽話？強敵當前，他們誰的眼光也不敢向旁邊瞟一下，除非他們不想要命了。」蔡慶國對這個妙計有了興趣，不過他也有顧慮：「趙堂！總有一個活着的，怎麽對付？」

「我看兩人雙雙喪命成份比較大。」

「做事要有絕對的把握才行。」

「這樣吧！」蔡福元表示意見。「我和警署的高探長連絡一下，他也許能帮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

「算了。」蔡慶國不表贊同。「姓高的敲起竹槓來也嚇壞人。到時，死人擺在地上，不怕你不給他。」

「你有什麽好主意？」

蔡慶國眼光望着白剛說：「白剛！這同你該出點力吧！」

白剛點點頭說：「我也正想說，我躲在花廳的樓板上，在樓板上挖一個洞，那麽大的靶子我要打不中，我該跳海了。」

趙堂也附和着說：「好主意！好主意。」

「爸！我看就這樣吧！」蔡慶國也贊成了。

「你的主意還錯多了！是好是壞恐怕只有天知道了。」蔡福元一面孔無可奈何的神色。

× × ×

在金鳳凰的香閨中——

「金鳳凰！」呂奇似笑非笑地說：「我記得妳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只要我有所需要妳願意隨時爲我安排別的女人。」

「別跟我繞圈子說話！」金鳳凰冷笑了一聲。「我知道你玩方素君玩出癮頭來了。去吧！她在三樓，我絕不攔你。」

「我告訴過妳了，她叫金婷。」

「反正是同一個人。」

「我也告訴過妳了，方才我沒有碰過她。」

「哼！誰也沒有看見。」

「妳不會算算時間？」

「那有什麽稀奇！手脚快的小姐十分鐘能斬三個男人。幹那種事情需要多久時間？一碰就行。」

「我那麽差勁嗎？」

「也許她太性感了。」

「不管妳怎麽說，我今晚一定要睡到她房裏去了。」

「哼！」金鳳凰難免醋性大發，鼻孔裏冒出一絲冷氣。「難怪你告訴我讓她暫時不要接客，原來你想獨吞。」

「我不想對妳解釋，妳最好不要攔阻我。」

「去呀！誰攔你了？」

「可是妳臉色很難看。」

「難道還要我拍手大笑嗎？」

「金鳳凰！妳沒有不高興的理由。」

「爲什麽要高興？你根本是存心要我坍台。讓別人知道了，你讓我面子往那裏放？」

呂奇站了起來，負手踱了兩步，聲音沉重地說：「金鳳凰，我有許多話不想對妳說，對妳說了，妳也不會瞭解；即使妳瞭解了，也無濟於事。」

「呂奇！你總以爲我只是一個脫衣上床供男人玩樂的女人，難道我一點也帮不了你的忙嗎？」

「金鳳凰！我目前的處境可能很危險的。」

「噢！」她關心地問道：「你發現什麽嗎？」

「沒有。」

「那是你太敏感！」

「不錯。可是多年來敏感都很靈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活命也只有够敏感，根本就無暇去細思細想。」

「你覺得……」

「我好像被甚麽陰謀套上了。」

「那一方面的？」

「我說不出來。」

「那麽，你去找金婷是有企圖的？」

「是的，我本來無須對妳解釋，我也知道妳不會攔阻我，可是我不願傷妳的心，在風塵中打滾的女人能有妳這樣一份眞摯，眞是難能可貴，再說，這許多年來，我已經傷了不少女人心。」

金鳳凰激動地撲進他的懷裏，面孔貼在他的胸上嘶叫一聲：「啊——呂奇！」

呂奇沒有去同抱她，聲音冷冷地說：「金鳳凰，我此刻的情感也許是一生中最軟弱的時候，但是我不會說出一點柔情的話，也不會做一點撫慰的動作，更不會落下一顆激動的眼淚，希望妳不要失望，我今天的言行已經有些不像我了。」

「不！我已經很滿足了。」

「好！我要求妳帮一個忙。」

她仰起臉來望着他，誠摯地說：「我願意爲你做一切事。」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到金婷房裏去了。」

她的面色冷了一下 但很快地又點點頭說：「我不會對任何人說的 那是有失我面子的事。」

呂奇拍拍她的面頰道：「謝謝妳！」

她勾住他的頸項，嬌笑着說：「我不要空言，要實際的行動。」說着，噘起了紅唇。

呂奇吻了她，不過，他的嘴唇仍是冰涼而無熱意的。

× × ×

金婷還沒有入睡，她似乎在思索什麽，忽然，門上傳來一陣輕微的响動，接着門打開了，她微感吃驚的坐起來，發覺進來的是呂奇，他將食指豎在唇間示意她不要聲張，然後又小心翼翼地鎖上門。

等呂奇來到床邊坐下，金婷才輕笑着說：「怎麽？是來撈本的嗎？」

「我記得妳說了一句話——『如不好好享受一番，你就會後悔無窮』！——我想不到這句話的意義何在。」

「用不着想，享受一番，就不會後悔了。」

「不碰妳就眞會後悔嗎？」他又脫去衣和鞋子，躺到她的身邊目光觸視着她。

她褻蕩地笑着說：「我在星洲紅燈區是出了名的緊口女郎，想品嚐風味的人要在三五天之前登記哩！」她的表情是褻蕩的，言語則是浪漫與下流的綜合。但目光却有一股狡黠的神色；若不是方素君告訴過呂奇，這個女人是魔鬼槍手唐天仇的姘婦，他根本就忽略了她那種狡黠的目光。

他抬起她的下頦，刻意地端詳她，微微搖頭說：「妳不像是一個神女。」

「是缺乏她們的下流像，還是不够誘

惑？」

「妳的言辭下流，風情誘人。可是妳不像一般神女那樣痲木。所以我認爲妳可能並不是紅燈區的暗娼。」

她沒有任何吃驚的反應，只是輕笑着反問道：「你認爲我是那一種女人呢？」

「不正經的女人。」

「被你猜對了。」

「妳也很沉着。」

「因爲我是老手？」

「那一方面的老手！」

「自然是接待男人的老手。」

「妳很少吃驚。」

「只有在打雷的時候我才吃驚。」

「妳也不關心我是怎樣進來的？」

「那何必問？你有鑰匙，證明你已經得到了這裏老闆的許可，任何一個男人化一百二十元都可以開門進來。」

呂奇隨手拿過上衣，讓她看到內袋口露出的槍柄。「看見這個也不吃驚嗎？」

「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槍手。而且，做妓女和流氓總是脫不了關係，習以爲常，不足爲怪。」

「那麽，現在是那一個流氓免費佔住妳呢？」

「自然是紅燈區混混的人，小角色，說出來你也不會認識。」

呂奇心想：眞是名副其實的「緊口」，一點口風也漏不出來，眼神中也沒有一點反應。

「妳眞是個奇妙的女人！」

「等一下你才會眞正感到奇妙。」

「當然，我是爲這件事來的。」

「爲是享受還是爲了怕將來後悔？」

「都不是，我只是要試試妳是屬於那一種的女人。」

這句話說得已經相當露骨，但是她仍然沒有驚異之色，反而嬌笑連連地說：「你太斯文了！」

呂奇也覺得太斯文了，對付這種女人也許該狠點。他不再猶豫了，身上每一件衣服都很快地飛走了。當他滾進被單擁着她時，發覺她的胴體很富於彈性，根據生理常識，肌肉富於彈性的女人在某一方面是不會太差勁的，這證明她不是吹牛，但却不能證明她的確是紅燈區的暗娼。

她柔順地偎在他懷裏，嬌媚地問道：「我不知道你喜歡以那種方式進行。」

「這證明妳不是一個神女。」

「爲什麽？」

「一個從事神女生涯的人尤其像妳這樣在紅燈區有名的人，應該一看見這個男人就知道該用什麽方法可以使他愉快。」

一直應對如流的她，這時不免楞了一下，但她的發楞只是一瞬間，很快地又同答說：「因爲你是一個特殊而又冷靜的客人。」

「噢！我倒不覺得。」

「幹我們這一行的信條是逢迎，也就是被動的，你一點動作也沒有，我怎知該如何逢迎？」

「你應該改稱利口女郎，你太會說話了。」

「『利』不能賺錢，『緊口』才能有男人送鈔票。」

呂奇知道這台戲非演下去不可了，要想「挖根究底」，不「深入」是不行的，他也並未過份看重這件事，更不是一個自恃清高的男人，因此他毫不考慮地展開了粗獷的行動。

金婷「逢迎」得很好，呂奇更肯定了她不是一名暗娼，因爲從事神女生涯的人沒有可能有她那樣狂熱。但是，呂奇並沒有立刻揮鋤挖下去。當她流露出迷醉痴狂的情態時，他突然大叫了一聲說：「啊——我想起來了。」

「你怎麽還有工夫去想別的事？」

「我認識妳。」

她的情緒冷却了一下，楞楞地問道：

「你怎會認識我？」

呂奇却不去同答她，繼續他的愛撫動作，她也就不再多問，閉上了眼睛，似乎是她在享受他。過了一陣，他出其不意地問道：「妳認識一個姓唐的嗎？」

「不認識……」突然，她像觸電般地將他推開，疾聲問道：「你說誰？」她終於流露驚色了。

呂奇却不在意地說：「有一個幹我同行的人，名叫唐天仇，我好像看見妳和他在過一起，妳認識這樣一個人嗎？」

她重又躺平了身子，冷冷地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難道我記錯了嗎？」他像在自問。

「也許那個姓唐的是我的客人。」

「妳經常陪普通客人出街嗎？」

「那並不稀奇，只要他出錢。」

呂奇扳過身子，目光盯着她說：「金婷！妳在說謊，妳分明認識唐天仇。」

「你爲什麽一定要說我認識他？」

「如果妳不認識他，方才我提到姓唐的，你爲什麽會驚奇呢？」

一噸又說：「妳很害怕他嗎？」

「嗯！他是一個又要錢又要人的流氓，現在關在檳城監獄，你提到他時，我還以爲他越獄逃出來了。」

這種解釋是無懈可擊的。總之，眼前這個女人和方素君二人，肯定有一個是說謊者，不管是誰說謊，對呂奇都是不利的，因此，他必須要儘快地將說謊者找出來，同時還要查出內在的原因。

見他沉吟金婷問：「是怎麽同事？」

「我做任何事情都會常常分神的。」

「人家本來有蠻好的興緻，你這個人眞是太掃興。」

「做神女的也會有興緻嗎？」

「當然你是一個很特殊的男人嘛！」

「這樣說來，我是該專心一點才對了。」他又開始了親吻與愛撫，在他的撩撥之下，她的興緻又好了起來，胴體像籐蘿般纏住了他。

酣戰的結果，金婷似乎得到比他更高的滿足，輕微地吁着氣，懶散地伸展着四肢，良久後，才媚笑說：「在女人的立場來說，你是個好男人。」

「要不要聽聽我的觀感？」

「當然要聽。」她支起身子來望着他，「愉快嗎？」

「很愉快，不過有點美中不足。」

「噢！你的慾望眞強烈。」

「如果妳是唐天仇的太太，或者是他的情婦就好了。」

「爲什麽？」

他將兩隻眼睛盯着她，緩慢而字字有力地說：「唐天仇是個了不起的槍手，有他，我不敢稱爲南洋一帶唯一的神槍手。如果要我去征服他，我自認沒有足够的把握。如果妳是他的太太，或者是他的情婦，那就太美妙了，因爲我巳在這方面征服了他。」

她的面色突然變得難看起來　忿忿地說：「你太可惡。」

「咦！妳爲什麽生氣？」

「我若是姓唐的太太，我會殺你。」

「如果你是他的情婦呢？」

她目光惡毒地看向他，身子却像畏避毒蛇似地向床裏挪動。這些表情．都巳說明了她的身份。

「他很愛妳嗎？」他口裏問着，目光却故意偏向一邊：「妳不用否認。我巳知道妳是唐天仇的情婦。」

「你那樣肯定？」

「當然。因爲我不會和一個平凡妓女睡覺。」

「金鳳凰呢？」

「她巳經不算是平凡，但還沒有同她睡過。」

「很抱歉！我却是一個既平凡，而又下流的妓女。」

「在唐天仇的眼光中也許是如此。」

「你的卑劣想法和怯弱的表現顯得更平凡，更下流，將我對你的一點美好印象都抹煞掉了。」

呂奇滾動到她的身邊，伸手摟住她，輕佻地說：「我知道那點美好印象是怎麽來的，讓我們再開始，妳立刻又可以獲得那美好的印象。」

她非常嚴厲的道：「放開我！」

「妳承認是唐天仇的情婦了？」

「是又怎樣？」

「那麽，妳一定是個可憐蟲。」

「我也許是個噬人的女魔。」

「別吹牛！」呂奇聲調柔和地說：「唐天仇爲什麽心甘情願地讓妳和另一個男人睡覺？而且那個男人又是和他同樣享有盛名的神槍手？很顯然的，他不是眞心地愛妳，也許有另一個比妳更令他滿意的女人在等着他。」

她突然抓住呂奇的肩頭，猛力一陣搖幌：「你說甚麽？」

「唐天仇只是在利用妳！」

她突然楞住了。許久之後，突然從床上跳起來說：「快穿衣服。」

「妳要幹什麽？」

呂奇沒有表示異議，沉靜地穿着衣服，而他的心中却是萬分得意的。

五分鐘後，金婷和呂奇一先一後地離開了「鳳凰女子公寓」。他們在街角碰頭，呂奇看看錶說：「現在巳兩點了，妳要去那裏？」

「我要證實你的話。」

「是陷阱嗎？」

她顯得很摯誠地說：「保證不是．我該謝謝你提醒我。」

「可是巳經太晚。」

「爲什麽？」

「因爲妳巳經和另外一個男人有了肉體上的關係。」

「啊——」她低呼了一聲。

「讓我現在問妳幾句話，希望能據實以告。」

「問吧！」

「是唐天仇教妳冒名來的，對嗎？」

「是的。」

「目的何在？」

「監視你的行動。」

「妳到金鳳凰這裏來是以做妓女爲掩護的，但免不了要接待客人，起初妳一定不願意，他如何表示？」

「他說他愛的是我的心，並不在乎犧牲區區肉體。」

「仔細想想，這話有破綻嗎？即使他不在乎，也不能够爲了達到某種的目而讓妳皮肉受苦的呀！」

金婷抿唇沉思了一陣，才說：「他一定打算不要我了。」

「現在先不要想這個問題，我寫航空信．敎方素君到金鳳凰這裏來，唐天仇是怎麽知道的？」

她茫然地搖頭。

「妳和唐天仇的關係是方素君告訴我的，若說我的信落到唐天仇的手裏，方素君又如何知道你們的行動。」

「甚麽？她也來了塞城？」

「妳是和唐天仇同機來的嗎？」

「我早一班飛機。」

「她和唐天仇同一班飛機來的。晚上在寶宮大酒店時，妳剛離開我的房間．她就來了。」

「哦！他們兩人一定有連絡。」

「現在只有用這答案來作解釋了。」

「哼！」她跺了跺脚，忿然地說：「原來他們在利用我！」

「不僅是妳，還有我。」

「走！找他們算賬去。」

「慢點！別太衝動。」呂奇拉住她。「我問妳，妳和唐天仇在一起有多久？」

「六年了。」

呂奇道：「那麽，南洋一帶的黑道人物妳一定很熟吧！」

「不一定。唐天仇如果提起過，或者和他有來往的，我大概都還知道，你要打聽誰？」

「一個戴着鬼面具的海盜首領，他擁有一艘漂亮的中型快艇。」

「沒有見過，他叫什麽名字？」

「他自稱『鬼面人』。」

她想了一想，搖搖頭說：「沒有聽人說過。你問他幹什麽？」

「我不久以前在他手裏栽了一個觔斗，是方素君救我出來的，因此使我欠了她的恩情。」

「這也許是一個圈套。」

「現在想想很像，我查問了許多黑道中人，都說不知道這個人，我也在懷疑是不是方素君的一着棋。」

金婷又陷於沉思，忽然振聲說：「對了！那副面具是不是在兩眼處鑲着白框，嘴巴處鑲紅框．形狀看起來非常可怕？」

「不錯。妳在那裏見到過？」

「唐天仇的箱子裏。」

「唐天仇？」

「嗯！我還問過他，那是幹什麽用的，他說，那不過是準備參加聖誕舞會的化裝面具。」

「眞是想不到。」

「走！」她挽着呂奇說：「他們一定早就搭上了，我要問問唐天仇，他存的是什麽心？」

「他會用槍彈答覆妳。」

金婷毫不在乎地說：「沒有關係，你會替我報仇的。」

「未必可靠，我不喜歡過問男女間的私事。」

「我不相信，方素君救過你，你就念念不忘，你怎會是一個如此無情的人呢？我一分鐘也忍耐不了。」

呂奇抱緊了她，那不是給她溫暖，而是給她穩定，同時以沉靜的語氣說：「這證明妳還愛着他，妳現在覺得忿恨，而一見到他時却又甚麽都忘掉了，如果妳發現他並沒有和方素君在一起，妳甚至會懷疑我們現在所作的判斷，女人在這一方面是非常軟弱的。」

「我不是那種軟弱的女人。」

「你自己不覺得，妳不以爲妳是被我煽動起來了？」

她堅決地搖頭說：「絕不是。方才在床上你侮辱唐天仇時我恨不得殺了你，我一直在想法子拿到你上衣內袋裏的槍。」

「是啊！這證明女人最善變的，現在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等一下，妳可能又會帮唐天仇來殺害我了。」

「不會的，由於你的提醒，才使我如夢初醒，我是應該感激你，再說我們現在的處境完全相同。」

「妳的意思是『同病相憐』嗎？」

「我不承認我可憐，你一定也不。」

呂奇重重地摟了她一下，聲調顯得愉快地說：「從這一句話可以證明你不是柔弱的女人，我很願意同你合作，不過，妳還沒有告訴我，妳的眞實姓名。」

「我是在戰亂中長大，沒有父母，沒有眞姓名，這也是眞話，如果你不願叫我金婷，就叫我藍妮吧！」

「藍妮？」呂奇喃喃地唸着，似乎有相熟的感覺，突然他想起來了：「原來是早年星洲紅舞星。」

「別說得那樣動聽，我不過是脫衣服擺擺姿態的舞娘。」

「當年妳可說是紅得發紫，怎麽會纏上唐天仇的？」

「他那時還沒有混起來，但是我却愛上了他，不但奉獻了身體，還供給他金錢揮霍。」

「女人常常作傻事的。」

「現在我再也不傻了。」

「好！藍妮！」呂奇摟着她向街邊走去：「現在我問你，妳要我陪妳到什麽地方去？」

「帝后酒店二〇九室去找唐天仇。」

「想看他床上是否睡着方素君嗎？」

「即使姓方的那臭女人不在他床上，我也不會對我們方才的判斷懷疑的，不過有她在，他沒有話好說。」

「嗯！妳打算怎麽出這一口氣？」

「如果你肯將手槍給我，就殺他。」

「別說氣話了。」

「這怎麽是氣話？」

呂奇摟着她又走同來，邊走邊說：「藍妮！聽我說，好好回去睡覺，按照他規定的方法和他保持連絡，現在我去探探動靜。」

「你一人去？」

「藍妮，聽我說句良心話，妳和金鳳凰是同型的女人，外表淫蕩而內心善良，我不願你們受到傷害。」

「不要那樣保護我。」

「那麽我換一種口氣說吧，妳一同去會使我感到累贅。」

「好吧！」她勉強地點點頭：「我服從你。」

「記住，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動聲色，如果唐天仇看出一點破綻，我的計劃就報銷了。」

「能說說你的計劃嗎？」

「現在別問，到時我還要請妳帮忙。去！」呂奇推開她：「去按門鈴，我看着妳進去。」

她却又同過身來，撲進他的懷裏，低聲說：「呂奇！讓我說出一點心裏的感覺，好嗎？」

「妳要說什麽？」

「你從內到外，從正經的時候到做那件事，你都表現了男性的威嚴，和發揮了男性的魅力。」

「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冷漠。」

「誰說的，你的感情很豐富，只是埋得很深，沒有毅力，沒有耐性的人，永遠挖掘不到。」

呂奇幾乎有些激動地想去吻她，甚至將她再抱緊一些，他終於忍住了，冷冷地將她推開，他遠遠地看着她按了門鈴，走了進去．這才離開公寓門口，走進了街角拐彎處的一座電話亭。

（未完．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天星、岳曉秋被陰靈敎徒藉獵戶之手中了八步斷魂散之毒，他們連忙吃了妖尼的解藥，暗中引誘陰靈敎的金堂主入來　脅持他帶他們去拯救白菱秋，來到一座山神廟的大殿中，見一輛囚車裝着白菱秋，以爲迅速救走她便可以走了，出來以後又不見岳曉秋，知道中計，忽聽到陰靈敎客卿上官明的聲音。限他十天內自縛雙手投向總壇，否則對岳曉秋不利。冷天星無計可施，目前只有將白菱秋中毒的情況告知金無忌，在金無忌的協助下，用內力向她施救，作爲暫時延長她的生命，然後再作打算……

絕望傷心斷腸河

金無忌不慌不忙的道：「你可曾聽說過當世的三大名醫麽？」

冷天星搖搖頭道：「在下江湖閱歷不廣，倒是沒有聽過！」

金無忌傲然一笑道：「第一位名醫是燃黎子！此人是一位玄眞羽士，據說，曾有人親眼見他由墳墓中挖出一具腐屍，硬使他生血長肌，變成一個活人……」

冷天星奇道：「當眞有這種事麽？」

金無忌鄭重的道：「自然是眞的，不過……」微吁一聲，道：「此人却在三十年前丹成飛升，死了！」

冷天星失望的哼了一聲道：「這豈不是廢話！」

南柯一夢魂還歸

金無忌不以爲意的微微一笑道：「第二位名醫是一位俗人，自稱逍遙散人，醫道亦有所專，雖不見得像燃黎子那樣，有生死人肉白骨之能，但不論何種傷病，只要一口氣在，他就有把握可以治好，不過……」搖頭一笑道：「這人行踪飄忽，已經二十多年沒人見過他了！」

冷天星又哼了一聲：「也是廢話！」

金無忌自顧自又說下去道：「第三位名醫……」

冷天星不耐的叫道：「住口！……儘管說這些不是巳死，就是行踪無定之人做甚，須知冷某此刻並無閒心來聽這些江湖掌故！」

金無忌淡然一笑道：「我就要說到有用的了！……」聲調沉着的說下去道：「那第一位鼎鼎大名的燃黎子雖然巳死．但他的畢生醫術奇學，却傳給了他的徒弟！……」

冷天星不由精神一振道：「這樣說來，他的徒弟也是一位醫術名手了！」

金無忌道：「那是自然……」伸手一指白菱秋道：「她的毒傷雖然嚴重，但遇到燃黎子那弟子手中，却是簡簡單單，大約只須吃上一顆丸藥，就可完全康復！」

冷天星忙道：「此人住在何處？」

金無忌道：「絕望山，傷心嶺，斷腸河畔！……」

冷天星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道：「世上那有這種古怪的地名？」

金無忌道：「不但地名古怪，此人的名字也十分古怪，他叫失魂道人！……」微微一笑，又道：「其實，那不過是米倉山的一條支脈，這些古怪的名字，都是失魂道人自已取的！」

冷天星奇道：「那又爲什麽呢？」

金無忌道：「這也難怪，當他年青之時，他曾傾心愛過一個美貌女子，但那女孩子欺騙了他的感情，最後離他而去。」

冷天星道：「那女孩子旣是如此無情，又何必爲她如此失魂落魄？」

金無忌搖頭笑道：「這就怪他死心眼了，此後，那女孩子另外嫁了一個丈夫，可笑的是她的丈夫忽然患了重病，醫藥無效，最後不得不去找失魂道人！……」

冷天星道：「這倒是一件非常尷尬之事！」

金無忌道：「失魂道人二話沒說，立

刻把她的丈夫治好了！當臨別之際，失魂道人要求一握那女孩子的玉手！」

冷天星道：「若是心胸狹窄之人，絕不會替她丈夫醫治重病，那女孩子感他之情，自然是答應他了！」

金無忌搖頭一笑道：「正好相反，那女孩子不但沒有答應他，而且把他嘲笑了一番，與她的丈夫揚長而去！」

冷天星皺眉嘆道：「這太不應該了，這女孩子實在也太絕情了！」

金無忌兩眼眨了一眨，又說下去道：「還有第二次呢！就在此事過半年之後，那女孩子又抱着她的丈夫去了失魂道人之處！……」

冷天星頗爲入神的問道：「他又病了麽？」

金無忌搖搖頭道：「沒有，這次是受了外傷，被人砍斷了一條左腿！……」目光一轉，接下去道：「失魂道人又是二話沒說，給他治好了傷勢！」

冷天星道：「那女孩子這次應該向他致歉陪禮，至少不會像上次那樣了吧？」

金無忌笑道：「這次更妙了！那女孩子看到她丈夫傷勢巳愈，初時面泛喜色，但旋即面色一沉，鬧了起來！」

冷天星大奇道：「這是爲了什麽？」

金無忌道：「那女孩子要失魂道人施展醫術，給他丈夫生出一條腿來！」

冷天星笑道：「這大約是絕無可能的了！」

殊料金無忌道：「可能！失魂道人眞的使他丈夫長出了一條腿來，不過，那腿却不由他自已身上長出來的！……」沉聲一嘆，接道：「而是失魂道人把自己的左腿砍了下來，替他接上去的！」

「啊？……」冷天星幾乎跳起來叫道：「這太偉大了，那女孩子對他怎樣表示呢？」

金無忌苦笑一聲道：「她嫌接上去的左腿皮膚粗糙，沒有她丈夫原來的左腿的白嫩光滑，最後沒有辦法，罵不絕口的與她丈夫走了！」

冷天星皺眉道：「那失魂道人如果還有三分火性，就該把她丈夫抓了囘來，砍囘那一條給他接上去的左腿！」

金無忌道：「只可惜他的心眼太死了，不但沒有發一點脾氣，而且還陪盡小心，拄着木拐把他們夫妻送到傷心嶺外！」

冷天星悠悠的嘆了一口氣道：「那女的叫什麽名字？」

金無忌道：「這等負心無情的女子，你也問她做甚？」

冷天星咬牙道：「倘若萬一遇上，至少也要抽她一頓鞭子！」

金無忌道：「此女姓魏名青芳，江湖上也有一個渾號，叫做蛇心女。」

冷天星頷首道：「冷某記住了……爲什麽你對這些事知道得如此熟悉！」

金無忌一笑道：「不瞞你說，在下未加盟陰靈敎時，就是失魂道人的座上食客，些微醫道，也是由他那裏耳濡目染學得來的！」

由於這一番對答，冷天星對他的歧視戒備之心大減，當下迫不及待的道：「米倉山距此不過一日行程，就要痲煩你引薦一下請他替白菱秋姑娘醫好毒傷了……」

金無忌頷首道：「這是自然之事，咱們走吧！」

冷天星並不遲疑，俯身抱起白菱秋，與金無忌大步而行。

陰靈敎圍困之人似是均巳撤走，一路行去，再也未見到過一個陰靈敎徒，在急忙攢行之下，第二日黃昏之時，就巳到了絕望山傷心嶺下！

冷天星雖是無心觀覽山景，但那蕭蕭林木，遍地枯草，與嗚咽的流水之聲却給了他不少的感慨。

原來此地的一草一木，一樹一石，無不帶有一份凄涼蕭瑟之感，名爲絕望山，傷心嶺，斷腸河，確然倒是十分恰當。

兩人順着河水向嶺上行去，只見嶺上更是陰森蒼凉，一片參加密林中，地上積滿了落葉，彷彿從來無人到過之處。

但在參天巨樹的森林之中，嗚嗚咽咽的河水之畔，却有一幢石建小屋，孤零零地矗立其內。

那石屋四圍有一圈石牆，高及屋頂，乍然看去，只能看到一層參差不齊的石建房頂。兩人踏着落日斜暉，趕到那道石牆之外，只見兩扇木門緊閉，外面蛛網塵封，似是許久不曾開啓。

金無忌怔了一怔，道：「糟了，失魂道人看樣子不在家了！」

冷天星皺眉道：「他常常出去麽？」

金無忌道：「據我所知，他二十年不曾離開過一步。」

冷天星道：「這就奇了……」目光四掠道：「看來只好先進去看看再說了！」

金無忌頷首無語，身形一躍，當先由牆外跳了進去，冷天星更不遲疑，懷抱白菱秋，有如幽靈鬼魅一般飄身跟入。

只見院中荒草沒脛，至少巳有數月無人打掃，房門虛掩，也是蛛網塵封，不似有人住過模樣。

雖然明知無人，金無忌仍然大聲叫道：「失魂老道……」

自然無人應聲。

冷天星雙眉深鎖，懷抱白菱秋，將房門輕輕踢了開來。

原來房間正中，有一具白木棺材，此外却一無所有！

金無忌大驚道：「不好，失魂老道死了！……」微微一頓，又叫道：「奇怪，他的那些藥瓶藥罐呢，本來這房中擺得滿坑滿谷，爲什麽現在却都沒有了呢？」

冷天星皺眉道：「且找一找看，有什麽蛛絲馬跡沒有？」

金無忌應聲找去，那石室就只這一大間，四壁空空洞洞，除了那具棺材之外，實在沒有什麽好找？」

金無忌立刻就返囘身來道：「沒什麽可找的了，除非打開這棺材看上一看！」

冷天星忽然奇道：「失魂老道不是只有一人在此麽？」

金無忌道：「不錯，他只有一人！」

旋即恍然大悟的道：「是呵！他死之後，是誰給他弄來的棺材，又是誰把他裝入了棺材之內，何況，失魂老道醫術那麽高明，以他中年之身，如何會一下子死了的？這其中……必然另有隱情……」

冷天星道：「失魂老道旣是你的至友

，如你認爲恰當，倒也不妨打開棺材查看一個究竟！……不過……」

金無忌不待冷天石說完，立刻接道：「這個謎非打開不可，這棺木自然也是必須打開的了！」

不待話落，登時雙手平出，向那棺蓋上掀去。

那棺蓋本是十分澆薄之物，用力一掀，但聽卡喇一陣大響，登時掀了開來，落於一邊。

金無忌向棺中投注了一眼，立時移開視綫，大叫道：「奇了！奇了！……」

冷天星困惑的朝棺中看去，只見其中平躺着一個中年男子，却非道裝打扮，似乎並非失魂老道。

困惑之間，只聽金無忌叫道：「這是失魂道人傾心的那個女孩子的丈夫！」

「啊？……」冷天星也大奇道：「這就怪了，他怎會死在這裏的，那失魂老道又到那裏去了！」

金無忌皺眉道：「是啊，這……」

忽然！—只聽一縷歌聲傳了過來。

冷天星，金無忌俱皆大奇，連忙凝神聽去，只聽那歌聲唱的是：

「雁過秋空夜未失，隔窓烟月鎖蓮塘

往事豈堪容易想？惆悵！故人迢遞在瀟湘。

×　　×　　×

縱有回文重疊意，誰寄？解鬢臨鏡泣殘粧。

沉水香消金鴨冷，愁永，候蟲聲接杵聲長。……」

歌聲來自牆外，聲調悠揚灑脫，似是十分閒適人，遊山閒吟。

但金無忌却面露喜色大叫道：「就是他，他來了……」

冷天星困惑不解的問道：「他……是誰？……」

金無忌忙道：「自然就是那失魂老道了。」

「啊？……」冷天星也是大喜過望，登時隨同金無忌走向門邊，同時追問道：「你沒有聽錯麽？」

他因聽金無忌說過失魂老道的身世，按說必是個十分愁鬱之人，但那歌聲却充滿了輕俏，洒脫的歡樂氣氛，是以心頭不禁仍有甚多疑念。

金無忌毫不遲疑道：「我與他交往甚深難道聽不出聲音來麽，自然是他了！」

說話之間已經把門打了開來。

但他立刻就怔住了，只見來者那裏是什麽中年老道，却是一個唇紅齒白，風流瀟洒的少年之人。

金無忌拍拍前額，頹然一嘆，退了回來。

那少年一襲青衫，愈發顯得倜儻不羣，見到裏面有人，哈哈一陣大笑，一閃身大步走了進來。

金無忌皺皺眉頭道：「尊駕是什麽人，爲何來到此處？」

那青衫少年大笑道：「這裏是我的家，難道我回來不得麽？」

金無忌吶吶的道：「你……你莫非是失魂老道所收的弟子？」

那青衫少年哈哈大笑道：「我就是失魂老道……」

目光牢牢盯注在金無忌臉上笑道：「相別甫及一年，怎麽連老夫都不認得了？聽說金兄已在陰靈教中混到堂主之位，想必是十分得意的了？」

金無忌有如落入五里雲霧之中，吶吶的道：「這不是做夢吧？……你能否說清楚些，這……」

那青衫少年笑道：「這話不是一兩句說得完的，我們裏面席地而談好麽？……

目光向冷天星與他懷中的白菱秋轉了一轉道：「看來金兄是帶同貴友來找貧道醫療傷病的了！」

說話之間，緩步走到冷天星身邊，悄悄掃視了白菱秋一眼，眉頭一皺，道：「好重的傷勢……」

冷天星也像落入了夢境之中，一時吶吶的說不出話來。

金無忌苦笑道：「莫非……你眞的是失魂老道？」

青衫少年大笑道：「難道我是假冒的麽？」微微一頓，又把目光投注到白菱秋臉上，道：「此女先中奇毒，本性盡失，後爲毒功所蝕，眼見就要骨化形銷，死於非命了……」目光轉了一轉，又道：「不！不！她按說已經要死了，只是又爲金兄以『玄陰手』推拿過一次，得以支持不死！……這話可對？」

金無忌大奇道：「這樣說來，你眞是失魂道人了，但……。」

青衫少年雙手連搖道：「且慢！以此女傷勢而論，單憑你的內力元陽，只怕無法施展玄陰手的推拿之術……」

金無忌道：「不錯，我是沒有這大的本領……」

伸手向冷天星一指道：「是這位冷……少俠以內力助我，才勉強施展的！」

青衫少年向他臉上凝視了一會，笑道：「金無忌，你依然本性未改，藉推拿施術之時，盜取了人家不少元陽內勁，哈哈哈……」

金無忌面色緋紅的道：「這……這……這……」

但這了半天，却沒這出個所以然來。

青衫少年大笑道：「這些暫且不提，先替這位姑娘治傷要緊……」

伸手懷中取出了一個細瓷小瓶，倒出了一個白色藥丸道：「與她服了下去，可收奇效！」

冷天星伸手接過，雖然困惑萬端，但却毫不遲疑的給白菱秋服了下去！

金無忌吁出一口長氣，道：「若你眞是失魂道人，現在可以說這些神秘的原因了！」

青衫少年含笑道：「那是自然，不過，且待我把拙荊牽了進來再說！」

不待話落，又向大門外快步而去。

「牽了進來？……」

冷天星，金無星忌俱皆一怔，不由同時向大門之外看去！

冷天星，金無忌爲青衫少年之言所動，心頭大奇，不約而同，定定的向大門之外注目看去。

不久，只聽步履輕響，那青衫少年果然牽進了一個花信年華的婦人來。

金無忌看得兩眼發直，向冷天星悄聲道：「一些不錯，這夫人就是失魂道人苦

戀的蛇心女魏青芳……這可眞是怪了！她怎會！……」

只見青衫少年哈哈一笑，向金無忌冷天星道：「這就是拙荊！」

冷天星連忙雙拳一拱，吶吶的道：「見過……夫人！……」

說話之間，方才看清那女人的模樣，只見她雲髻高捲，滿頭珠翠，與青衫少年相比，雖說年紀稍嫌大了一些，但確有沉魚落雁之姿，閉月羞花之貌，加上一身刺目的紅衣，更加艷光照人。

但使冷天星駭異的却是那婦人雙腕之上細着一條白綾，以致兩手束縛在一齊，白綾的另一端則牽在那青衫少年的手中。

這實在是一幅奇特的畫面，乍然看來，分明是那青衫少年所抓的一名囚犯，但那婦人却滿面笑意盈然，向冷天星輕輕福了一福。

金無忌訝然叫道：「這……這……」

但他這了半天却沒這出個所以然來。

那婦人似是認得金無忌的，面色微微一紅，也福了一福，道：「金老六，這一向可好？」

冷天星怔了一怔，他不知那婦人爲何稱金無忌爲金老六，但他却奇怪那婦人的若無其事，一派坦然。

在他認爲，那婦人定是觸犯了青衫少年，或是做下了什麽罪大惡極之事，才被那青衫少年細了起來。

另一個想法是：那青衫少年如果眞的就是失魂道人，則必然是恨那婦人的無情無義，故而殺死她的丈夫把她綁擄了來。

但細看兩人神態的表情，却又完全不像。

因爲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兩人都像是一對男貪女愛的夫妻。

金無忌困惑的與冷天星交換了一瞥不解的目光，轉向那青衫少年道：「閣下…能說得詳細一點麼？……不瞞你說，在下…實在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

那青衫少年哈哈一笑道：「怎麽，你還叫我閣下，難道還不相信我就是你的老友失魂道人麽？」

金無忌皺眉道：「失魂道人的醫道高明，宇內無雙，我是深信不疑之事，但如說他能脫胎換骨，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這似乎是不大可能之事……」

那青衫少年笑道：「這就難了，要怎樣你才能相信？」

金無忌目光一轉，忽道：「那位白姑娘毒傷極重，按說已是無可救的絕症！……」

那青衫少年笑接道：「我已給她服下靈丹妙藥，不論她毒傷嚴重到什麽程度，稍過一時必可復原如初，霍然而愈！」

金無忌道：「當世之上，大約也只有失魂道人有此能耐，如果她眞的完全好了，我就相信你是失魂道人！」

那青衫少年笑道：「這容易，我可以讓她提前醒上一會……」目光一轉，道：「兩位且請房中稍待，等我把拙荊吊起來再說！」

「吊起來？……」

金無忌訝然道：「如果你們之間沒有什麽仇恨，應該把她放了開來才對！」

那青衫少年大笑道：「那一來，我就無法得到她了！……」

神秘的向金無忌一笑道：「你不懂！回頭我再向你細說！」

蛇心女魏青芳柳眉微揚，嗲聲嗲氣的道：「好人，你又要把奴家怎樣？」

那青衫少年笑着拍拍她的肩頭：「我要陪老友談談心，想先把妳吊上一會！」

蛇心女腰肢亂扭，嬌叫道：「奴家不要，饒了奴家吧！」

青衫少年臉色一沉，喝道：「如妳不聽話，又要吃鞭子了！」

蛇心女更加腰肢亂扭着道：「我不要就是不要，吊在那裏難受死了！」

冷天星冷眼旁觀，心頭不由大感奇異，因爲蛇心女雖然口說不要，但却毫無惱怒之態，而且嗲聲嗲氣滿臉紅光，似有一種渴求的慾望。

那青衫少年完全像一個辣手催花的魔王一般，用力一拉手中的白綾，把蛇心女立刻拉得一個踉蹌，然後白綾一搭，向一株虬松的枝枒之上搭去。

蛇心女不停扭動腰肢，掙扎不已，但結果却仍被那青衫少年畢直的吊到了枝枒之上，只有脚尖勉强立在地上。

青衫少年把蛇心女牢牢吊好，忽又刷的一聲，從腰間解下了一條皮鞭，凌空一揚，發出啪的一聲脆響。

只聽蛇心女婉轉的叫道：「好人，不要打我了，饒了我吧，我以後不敢再反抗你了！……」

那青衫少年却毫無憐香惜玉之心，冷冷的喝道：「不行，本該抽妳一百鞭，爲了免得躭擱我與老友談心的時間，就從輕抽妳三十鞭吧！」

蛇心女仍然叫道：「好人，求你抽得輕一點吧！……上次被你打得傷痕還沒好呢！」

口中雖是又求又叫，但神色之間却有一種蕩婦含春的表情，彷彿即將有一種莫大的享受就要到來一般。

青衫少年並不多言，皮鞭一揚，照准蛇心女的臂部抽了下去，但聽皮鞭與皮肉擊發出清脆的一聲脆響。

蛇心女嚶嚀一聲，雙目微閉，銀牙輕咬，怡然受鞭。

青衫少年更不客氣鞭下如雨，照准蛇心女的背部臂部以及腿之上，一頓狠狠亂抽。

蛇心女雖是婉轉嬌啼，但却並無惱怒叫罵之聲，而且神情間仍是掛着一副滿足的情態。

青衫少年足足打了三十鞭，方才皮鞭一收，仍然纏在腰間，轉向金無忌，冷天星神秘的一笑道：「請把這位白姑娘抱到房中來吧！」

金無忌看看吊在樹上的蛇心女，又看看青衫少年，搖搖頭道：「這不是做夢吧？」

青衫少年哈哈大笑道：「人生在世，本來就是一場大夢，只不過我的夢比人離奇一些而已……怎麽，兩位不是要這位白姑娘早些復原麽？」

身形一轉，向房中走去。

冷天星與金無忌本來呆呆的怔在當場，聞言恍如夢醒，冷天星立刻抱起白菱秋，與金無忌隨着那青衫少年進入了房中。

房間正中只有那口白皮棺材，空空曠曠，顯得有些陰森怖人。

那青衫少年嘻嘻一笑，伸手指指地下道：「這裏沒有任何傢俱，只好委屈這位姑娘在地上躺一躺了！」

冷天星立刻依言把白菱秋輕輕放了下來，只見她雖然未醒，但自服下那顆白色小丸之後，氣色却好看了甚多，呼吸也漸趨正常。

青衫少年向白菱秋望了一眼，笑道：「方才與她服下的藥丸是我平生煉製的最佳靈藥之一，總共也不過只有十顆，現在，她的劇毒已經全解了！……」

冷天星連忙深施一禮道：「那實在太感謝兄台的仁心仁術了！」

青衫少年掃了他一眼，又道：「眼下他不過因穴道被閉過久，毒性滲潤之下，每一穴竅氣血不暢，只需略施推拏，就可無礙了！」說話之間，立刻俯下身去，一陣輕輕敲打！

他手法奇快無比，但見十指連拂，不過眨眼之間，就停手起身，頷首一笑，向冷天星道：「好了！」

冷天星半信半疑，正在困惑之際，只見白菱秋忽然呻吟一聲，一翻身爬了起來，眸光四轉，滿面惑然之色。

冷天星激動的叫道：「白姑娘……」

白菱秋愕然叫道：「是……冷相公麼？……我怎會在這裏的？我……」

她雙目睜得滾圓，轉向金無忌與那青衫少年投注了一眼，吶吶的說道：「我好像做了一個惡夢，不過……這夢做得可眞長！……」

冷天星激動的道：「白姑娘，妳且想想看，妳……」

白菱秋幽幽的嘆了口氣道：「我都想起了，你我都被空空妖尼所制，是你先遇救，恢復了本來面目，我却一直到現在才被你把我救過來！……」

微微一頓，又道：「不過，自從在青雲觀聽了那什麼黑風老魔的怪聲之後，就一直昏昏沉沉，若醒若睡，一切經過，都記不清楚了！」

冷天星無限欣喜的道：「快再試試看，妳的功力如何？」

白菱秋秀眸微閉，果然依言運息行功，不久，雙眼一睜，笑道：「還好，除了有點虛弱以外，一切都復原了！」

但她凌亂的秀髮，枯瘦的身軀，以及污穢破舊的衣裳，處處都令人有一種憐惜之感。

冷天星沉凝道：「在下並沒有救姑娘的能耐，不瞞姑娘說，妳不但所受空空妖尼的毒蠱之術難解，而且又中了劇毒，毒素內侵，按說已是無救的絕症……」

伸手向那青衫少年指了一指，道：「多虧這位神醫救了姑娘！」

白菱秋面部又浮起一層困惑之色，顯然是因爲那青衫少年實在太年青了一些，加上神醫二字，似乎有些不大妥當。

當下半信半疑的連忙起身來，襝衽一禮，道：「多謝相救之恩！」

青衫少年還禮，道：「好說，好說，姑娘都復原了麼？」

白菱秋忙道：「都復原了！……」

青衫少年轉向金無忌道：「怎樣？老朋友！現在可相信……」

不待他說完，金無忌像發狂一般的大叫道：「一些不錯，果然你就是失魂道人，但……這實在太神奇了，你……」

青衫少年笑了笑道：「說來話長，首先要告訴你的是：我如今不叫失魂道人了！……」

金無忌笑道：「人整個的換了模樣，連名字竟也改了？」

青衫少年笑道：「不錯，失魂道人原是我苦戀魏青芳失望之後所用的名字，失魂二字來形容我的心情，如今情形有些不同了，自然也該改個名字！……」

目光一轉，笑道：「如今我名爲南柯羽士！」

金無忌道：「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南柯羽士笑道：「我已說過人生如夢，如今我不過是活在一個離奇的夢境之中，名爲南柯羽士，不是十分恰當的麼？」

金無忌頷首道：「恰當固是恰當，但你怎會把臉面改變成這個樣子的呢？」

南柯羽士笑瞇瞇的道：「我就要說到了！……」

伸手向吊在外面松枝上的魏青芳一指，續道：「我之所以半生坎呵，受盡了情愛的折磨，只因爲我不懂女人，尤其是這個女人……」

白菱秋這時方才發覺吊在外面松樹上的魏青芳，一時不由大爲愕然，連忙向冷天星悄聲耳語道：「那女的是誰？爲何吊在那裏？」

冷天星也悄聲對她道：「那就是他的夫人，爲何吊了起來，連在下也是弄不清楚！……」

白菱秋皺皺眉頭不言語了，只聽南柯羽士繼續說下道：「爲了這女人，當年害得我失魂落魄，幾乎爲她瘋狂發狂，我把她比做天仙，把她看成聖女，最初我希望能與她共偕白首，效于飛之樂，但我越是敬她愛她，就越受到她的冷落白眼，後來我的希望破滅了，只希望常常見到她，讓她心目中還有我這麼一個人也就滿足了，我用種種方法感動她，打動她的芳心，但不論用什麼辦法，我都是註定失敗，於是我把名字改爲失魂道人，住處也改成了絕望山傷心嶺斷腸河……」

自嘲般的微微一笑，又接下去道：「而後，她嫁了別人，我已斷了念頭，但她却先後與他的丈夫來過三次，第一次，她的丈夫患了重病，我替他醫好，曾經求她一握玉手，結果不但被她拒絕，反而受了一場奚落，第二次，她的丈夫負傷斷腿，我把自己的一條腿砍下來爲他接了上去，反而被她嫌那腿的皮膚不好，以致大罵而去！……」

金無忌接口道：「這些我都知道了！……第三次她又來做什麼呢？」

南柯羽士哼了一聲道：「這一次更怪了，她仍是與她的丈夫同來，要我替她的丈夫換心！」

「換心！」金無忌訝然道：「心也能換麼？」

南柯羽士傲然一笑道：「以我的醫道來說，換心也不是難事，但她的理由却是我無法動手，而且，也無處去找一個適合他的心來！……」

目光一轉，道：「她說她丈夫的心太老了，要我替他換一個年輕的心，而且要粗暴狂傲，有些野蠻的心！……」

金無忌投注了冷天星一眼，道：「這倒眞是千古奇聞了！」

南柯羽士皺皺眉道：「對她來說，我的耐心早已大減，而且她另一件行爲激怒了我，……當我拒絕對她丈夫換心之後，她毫無表情的笑道『既然心不能換，我還要這丈夫做什麼？』趁她丈夫疏神之際，竟而猝下毒手，以她的淬毒匕首刺入了她丈夫背後的要害大穴之中！……」

金無忌道：「有你這樣一位神醫在場，她那丈夫大約不會沒救吧！」

說着瞟了那口白木棺材一眼。

南柯羽士點點頭道：「那是自然，不過……」目光神秘的一轉，道：「本來我想救他，但後來却又不想了！」

金無忌奇道：「這是爲了什麼？以你那以救人濟世爲旨的心腸來說是有點不大相合的呀！」

南柯羽士微喟一聲，說道：「不錯，但這沒有辦法之事，我不能不做一次昧心瞞己的事了，因爲事關我自己的幸福痛苦！……」

金無忌大感興趣的道：「你能否說得詳細一些？」

南柯羽士笑道：「自然，當我眼見她把她的丈夫殺死之後，這個一向在我心目中的美麗女神突然變得醜惡無比，我用掌摑她，用腳踢她！……」

他微瞇起雙眼，似在回憶着當時的情形，緩緩接下道：「論武功，我絕非她的敵手，她是可以輕而舉的殺了我，用那把刺殺她丈夫的匕首，再刺到我的身上，但奇怪的是被我一頓掌摑腳踢，却情形完全改觀，這一頓狠揍並沒激起她的兇性，反而把她的潑辣打了回去！……」

金無忌奇道：「這女人眞是一個怪人了！」

南柯羽士笑道：「一點不錯，到那時我才發覺這女人的確有些與衆不同，一頓臭揍之後她竟丟掉了手中的匕首，俯伏在地，問我爲什麼這樣打她，求我饒恕了她，但我看得出來，她兩眼中有一種渴求的慾望，同時表現出對我敬畏，仰慕，和一種近乎發狂的情愫，似乎仍期待着我加在她身上更重的一場狂風暴雨！……」

金無忌不禁一笑：「你又揍了她？」

南柯羽士頷首，說道：「不錯，我把她綑了起來，用木棒皮鞭，又把她打得死去活來，遍身傷痕纍纍，躺在地上爬不起來！……」

自嘲般的一笑，又道：「就從那次以後，我與她結成了夫妻，我以我的醫道成就，把自己用移心換軀之術改變成這副模樣，她也對我更加服貼，親愛，不過維持這種關係的最大力量，還是基於我對她的粗暴，打罵！」

白菱秋雙眉深鎖，俯首不語。

金無忌則拊掌笑道：「眞是千古奇聞，不過，我應該爲你恭賀，你已經算得是最幸福的人了！」

南柯羽士忽而搖頭一嘆，說道：「那也並不盡然，當初我爲她失魂落魄，心目中的她却是美得無以復加的，如今我雖然得了她，但心目中美麗的女神已幻滅了，有時我覺得滿足，有時却又覺得失望，空虛……」

目光一轉，黯然又道：「何況，她的丈夫……」

金無忌接口道：「他死了麼？」

南柯羽士道：「沒有，我爲他解去了毒素，却以安魂閉脈之法使他安睡若死，隨時隨地，我都可把他弄活！」

金無忌皺眉道：「他的妻子殺了他，其咎並不在你，把他埋葬了也就是了，若你有朝一日再把他弄活了過來，你們的關係……」尷尬一笑，住口不語。

南柯羽士毫不在意的道：「這就是我所存的一份私心……」

伸手向在院中虬松之上吊着的蛇心女魏青芳指了一指，道：「我與她的關係絕對長久不了，等到有一天我厭倦了這種夫妻生活之後，就要把她的丈夫弄活，把她交還給他！」

金無忌搖首一笑，感慨無語。

南柯羽士則從容而起，解下腰中皮鞭，笑道：「她的皮癢了，我該去抽打她一頓了！」手中皮鞭一搖，昂然大步向院中走去！

金無忌向冷天星白菱秋二人瞄了一眼，並不攔阻，任由南柯羽士手執皮鞭向吊在樹上的蛇心女魏青芳走了過去。

忽然——

就當南柯羽士走到魏青芳面前搖鞭欲抽之際，忽聽一串震天的長嘯之聲遙遙傳了過來！

那嘯聲獰厲震耳，一聽就知是出之於一位絕世高手之口！

南柯羽士皮鞭一收，迅快的解下蛇心女魏青芳，轉首急道：「此地常年人跡罕至，這嘯聲來得實在怪異！……」

冷天星、白菱秋，以及金無忌都已趕入院中，冷天星目光一轉，道：「白姑娘能否聽出一些路數來？」

白菱秋搖搖頭道：「聽不出來，但却絕非陰靈教中的人物！」

原來他認爲也可能是陰靈教中之人。

蛇心女魏青芳被解了下來，但雙手仍被綑着，却微微一笑道：「管他是誰來，把大門關上也就是了，如果不是有意找來的，大約對這座破屋，也不會引起什麼興趣！」

南柯羽士頷首笑道：「不錯，還是賢妻的主意高明！……」

轉向金無忌等人道：「諸位且請到房中暫避一會！」不待話落，走出將院門關了起來，冷天星等人則俱皆退入房中，分別避在兩側角落之中。

不久。

只聽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院門上起了一陣急遽的剝啄之聲。

南柯羽士皺皺眉，不理不睬。

只聽外面喝道：「裏面沒人麼？」

南柯羽士仍然不聲不響。

忽然——

但見院牆上人影一閃，一個高大的老者冒了上來。

那老者不但身材高大，濃髯拂胸，而且雙目如鈴，神光炯炯，左右太陽穴高凸，一看就知是身負絕技的武林高人。

南柯羽士傲立在屋門之前不言不動。

那老者目光冷電般的一轉，大步走到南柯羽士面前，有些奇怪的瞥了他一眼，微怒道：「你聾麼？」

南柯羽士哈哈一笑道：「不聾！」

那老者怒道：「方才老夫敲門打戶，爲何你不理不睬？」

南柯羽士笑道：「在下隱居於此，一向與世人沒有來往，也不招待訪客，尊駕門打戶自然不會有什麼反應。」

那老者一拂胸前長髯，哼道：「看你年紀青青，毛病倒是不少……」聲調一沉，道：「是你一人在此麼？」

南柯羽士反手向房中一指道：「尚有一位友人，可惜已經作古！」

原來那白木棺材放在房間正中，由於大開的房門，一看就可看到。

那老者皺皺眉頭道：「今天有人到過此處沒有？」

南柯羽士冷冷的道：「在下早已說過此地從不接待來客，自然是沒人來了！」

那老者目光四轉，忽道：「房中還有別人麼？」

南柯羽士不悅的道：「在下早已說過，除了故友之外，就是在下一人！」

那老者略一忖思道：「老夫要看上一看！」

說話之間，就要向房中走來。

南柯羽士伸手一攔，厲聲道：「你想怎樣？」

那老者毫不在意的喝道：「如你要攔阻老夫，那可是自討苦吃！」

反手一拂，打出一股袖風，向南柯羽士撞了過去。

南柯羽士醫道雖已有通神之能，但武功却稀鬆平常，那老者反手一拂之間，一股強巨無倫的暗勁登時把他撞到了門口一側。

那老者冷冷一笑，趨向門口，左右一瞧，登時反身退回房中，喝道：「都給我出來！」

原來他探首一顧之間，已經看到了冷天星等人。

南柯羽士被撞得身子踉蹌出七八步遠，方才收步站穩，當下滿臉不悅的沉聲大喝道：「土匪，强盜！」

房中的蛇心女魏青芳首先飛步跳了出來，大叫道：「好人，你受傷了麼？」

那老者見狀倒不由怔了一怔，原來蛇心女魏青芳雙手仍然用白絹縛在一齊，模樣兒十分狼狽。

冷天星、白菱秋與金無忌等既被窺破了行藏，也沒有繼續掩藏的必要，相繼走了出來。

那老者奇怪的掃了衆人一眼，目光落在蛇心女魏青芳臉上，道：「青兒，妳是被他們擄來的麼？……」

聲調一沉，向南柯羽士喝道：「只此一點，就足以證明你們都不是好人了！」

蛇心女魏青芳柳眉森豎，嬌叱道：「用不着你管！」

那老者怔了一怔，又道：「你不用怕他們，儘管對老夫實說！」

魏青芳向南柯羽士身邊靠了一下，叫道：「老伙傢，你知道他是我的什麼人，他是我的丈夫！他綑我打我，都是我自願的，你算什麼東西，還不快些滾蛋！」

那老者勃然大怒，厲喝道：「好不識抬舉的賤婢，老夫豈能受你們的辱罵！」

雙肩恍動就要出手。

冷天星在此情此景之下，怎能袖手旁觀，當下蓄勢運功，就要待那老者出手時迎擊上去！

忽然——只聽大門之外有人曼聲叫道：「爹爹，爹爹！……我們可進來麼？」

那老者聞得叫聲，收住進攻之勢，道：「也好，爲父正犯愁不便對這女人動手，妳們來把她擒了過來，細細問問她這是怎麼回事！」

冷天星聞得那曼叫之聲，心頭却不由爲之一沉。只見兩條俏影驀然由牆外翻了進來，原來正是巫山二嬌宮美宮玉。

二女翻牆而入頓時也不禁呆了起來。

宮玉咦了一聲，頓時滿面飛紅，忍不住叫道：「姓冷的，你果然好了，那姓南的跟那姓岳的呢？」

冷天星不及答言，那老者却雙目一瞪，喝道：「二丫頭，妳認得他麼？」

宮玉怔了一怔，自知失言，宮美却連忙接過去道：「我們見過他一面，就是在雁鳴寺中……」

那老者正是巫山雲夢宮之主巫山神龍宮天保，聞言一聲厲吼道：「他也帮那兩個丫頭欺侮妳們麼？」

宮美雙手連搖道：「沒有，他倒不失爲一個好人，曾想帮助我們，而且那時他身負重傷，絲毫不能自主！……」

巫山神龍哼了一聲道：「妳怎知他與那兩個丫頭不是同路之人！」

宮美笑道：「爹爹，難道這一點你老人家還不相信我麼，由他們的談話之中，我聽得出他們素不相識！」

巫山神龍點點頭道：「以妳的聰明，這一點自然是可以判斷出來！不過……」

雙目神光一凜叱道：「他身負重傷，怎會好得這等快法，而且至少他該知道那兩個丫頭的下落吧？……」轉向冷天星喝道：「無端欺侮我女兒的兩個丫頭呢？」

冷天星眉頭深鎖，方欲答言，宮美却又搶先道：「爹爹不用問他了，他是不會知道的！」

巫山神龍哼道：「爲什麼？」

宮美道：「那兩個丫頭雖是帶他同行，但既然把他抛開了，自然不會告訴他地方，何況她們都是慣走江湖之人，又那能在一個地方停下不動？」

巫山神龍倒像是十分聽女兒的話，聞言點頭道：「這倒也是……」雙眉皺得緊緊的道：「這樣說來，妳們的仇恨，爹爹倒不容易給你們報了！莽莽江湖，要爹爹到那裏去找那兩個丫頭？」

宮美柳眉一揚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而且，女兒倒有找她們的辦法！」

巫山神龍道：「妳有什麼辦法？」

宮美道：「少林掌門已經遍撒武林帖，邀請武林大會，那兩個丫頭武功出衆，自是爭勝江湖，愛出鋒頭之人，咱們到少林去找她，大約十九不會落空！」

巫山神龍雙掌一拍，道：「對啊！這主意果然很妙，「爲何妳不早說！……」

目光一轉，道：「現在只需把這些人教訓一頓，尤其是那個女的，便要着實懲戒她

一番，然後我們就趕去少林吧！」

宮美道：「依我說爹爹最好還是回一趟雲夢宮，然後再去少林，我和妹妹一路慢慢前去，沿途也好先打探一下消息！」

巫山神龍宮天保兩眼一瞪，道：「爲什麼，倘若路上妳們再遇上那兩個丫頭，又怎麼辦？」

宮美道：「去少林雖是尋那兩個女的，但表面上却是參加武林大會，以巫山雲夢宮在武林中的聲望，若僅是爹爹和我們姊妹兩人同去，豈不被人瞧不起了？」

巫山神龍宮天保頷首道：「不錯，爲父是必須回宮一行，選拔高手浩浩蕩蕩的趕去少林！」

宮美噗哧一笑道：「那麼爹爹就先回宮吧，我和妹妹先去少林，在路上我們會小心一些就是了！」

巫山神龍不假忖思的道：「不行，妳們姊妹都是被妳母親縱容壞了，江湖之上這樣亂跑，早晚一準會跑出亂子來！……妳們兩人隨我一道回宮，然後再一齊趕去少林就是了……」聲調一沉，道：「去把那女的摑上一頓耳光，咱們就要走啦！」

說得斬釘截鐵之至，顯然是決定了如此做法，絕不能再更改的樣子！……

宮美兩條柳眉擰在一齊，嬌聲叫道：「爹爹！……」

巫山神龍宮天保怒道：「爹爹既經決定之事，絕不中途更改，還不快些依爲父的話做麼？」

宮美宮玉互視一眼交換了一瞥無可奈何的目光，宮美閃身一躍向魏青芳逼了過去，嬌叱道：「是妳得罪了我爹爹麼？」

魏青芳哼了一聲道：「誰要他無端闖了進來，自討沒趣！」

宮美豎眉瞪眼的道：「還不快過去向我爹爹賠禮求饒，想討打麼？」

魏青芳尖笑道：「要我去與那老不死的賠禮，眞是做夢了！」

宮美勃然大怒，沉聲叱道：「要知道我是爲了妳好，如果妳再蠻橫下去，只有自己吃虧！」

雙肩恍動，向前逼去！

魏青芳雙手仍然縛在一齊，怒叫道：「妳想怎樣？」

宮美冷哼道：「如妳不肯賠禮認罪，就只好摑妳一頓耳光了！」

右掌一揚，凌空摑去！

但聽乒的一聲脆響，魏青芳左頰上已狠狠的中了一記，五條指痕立刻高高的突了起來，汩汩血水順口而出。

魏青芳大聲怪叫道：「好啊，妳敢眞的打我……」轉向南柯羽士叫道：「好人，虧你還是男子漢大丈夫，就這樣眼看着這賤人欺侮你的嬌妻了麼。」

宮美一聲不響，一掌摑出，又是一掌凌空拍去！

冷天星雙眉深鎖，突然橫身一攔，格開了宮美的一記凌空神掌，滿面尷尬的向宮美叫道：「姑娘住手！」

宮美暗暗咬得牙根做響，悄以傳音入密喝道：「姓冷的，我姊妹可被你害苦了，當着我爹爹之面，我不便對你怎樣，但是你記住，我姊妹誓報此仇！」

傳音入密之言甫行說完，却聽一聲沉雷般的大喝道：「娃兒，你想怎樣？」

原來巫山神龍宮天保也已橫身跟了過來。

金無忌，白菱秋，以及南柯羽士也都各自蓄勢聚力，一齊逼了過來，一時情勢頓時大呈緊張。

冷天星無可奈的一笑，伸手指指魏青芳道：「這位夫人不過是一個女流之輩，尊駕是武林中出了大名之人，難道定要與她一般見識麼？」

巫山神龍宮天保怔了一怔，道：「老夫並非放不過她，但我的女兒出手教訓於她，爲何你要插手多事，難道不知男女授受不親麼？」

冷天星苦笑道：「老前輩教訓得極是，但最好請你消消怒氣帶領兩位千金趕路，何必爲些許小事而動肝火？」

巫山神龍宮天保沉下臉來道：「可以，美兒既已摑了她一掌，也就算了，妳們退了開去！」

巫山二嬌看看父親的臉色，一言不發，果眞緩步向巫山神龍身後走去。

原來巫山二嬌深知父親的脾氣，雖然他也十分鍾愛子女，但如果動了肝火，或是他有了堅決的決定之後，最好不要頂撞攔阻，雖是親生女兒，他也會在盛怒之下痛下殺手。

巫山二嬌善察言觀色，這一點自然是看得出來。

巫山神龍宮天保面色沉凝得有如一座石像，向冷天星喝道：「娃兒，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冷天星淡然一笑，故作糊塗的道：「在下閱歷淺薄，實在不認識老前輩是誰，但想必是出了大名之人！」

巫山神龍沉聲道：「你可曾聽說過巫山雲夢宮，老夫就是雲夢宮之主！」

冷天星勉强雙拳一拱道：「久仰大名了！」

巫山神龍宮天保怔了一怔道：「在江湖道上來說，聽到老夫之名的人，沒有不既敬且畏的，爲何你却如此漠然！……」

冷天星仍然淡淡的笑說道：「老前輩這話，實在使在下難於答復了，受人敬畏自然是好事，但如强逼人敬畏，就未免有些！……」

巫山神龍大怒道：「有些……什麼？」

冷天星皺眉說道：「有些……適得其反！」

巫山神龍呆了一呆，忽然沉聲一笑道：「不要說你，就算是在江湖道上獨霸一方的人物，對老夫也無不敬畏有加，這是你初生犢兒不怕虎了……老夫倒要試試你有多大能耐！」

身形欺前一步，喝道：「進招！」

冷天星雙眉深鎖，道：「老前輩想要怎樣？」

巫山神龍喝道：「自然是動手一搏了，不過，老夫可以先讓你三招！」

冷天星强笑道：「無冤無仇，何必定要動手？」

巫山神龍冷笑道：「如不動手，除非你向老夫跪上一跪！」

冷天星面色一變，道：「老前輩不要欺人過甚！須知在下並不是怕事之輩，如果定要動手相搏，倒不敢承讓三招！」

巫山神龍怔了一怔，大笑道：「這樣

一說來，你定是身負神功絕學了！呵……呵……」

一陣長笑之後，聲調一沉道：「老夫倒不願以大壓小之譏，既是你自願平手相搏，就乾脆快些出手！」

冷天星心中甚感不安，他無意惹上這場麻煩，何況對方又是巫山二嬌之父，巫山二嬌對自己有過救命之恩，與她倆本有一些糾纏不斷的關係，如今再與她們的爹爹打了起來，反而使得形勢更加複雜。

然而，他此刻却成了騎虎難下之勢，縱目四顧，衆人皆是一副無可奈何之色，包括巫山二嬌在內，既不便攔阻兩人動手，又不願看着兩人打了起來。

冷天星沉聲一笑，道：「那麼，在下有僭了！」

平胸一掌推了出去！

冷天星被迫無奈，平胸出掌向巫山神龍宮天保推了過去，巫山神龍宮天保見冷天星出掌的手法姿式，神色微動，右臂一振，揚掌欲接！

忽然——

只聽一聲大叫：「兩位且慢動手！」

巫山神龍宮天保哼了一聲，住手不發，冷天星也連忙挫步縮手，硬把拍出的一掌又收了回去。

那喝止兩人動手的原來是南柯羽士

巫山神龍宮天保冷冷哼了一聲，道：「若是你願出手帮他，老夫就讓你們兩人齊上好了！」

南柯羽士雙手連搖道：「尊駕誤會了，在下喝止兩位，對尊駕來說，原是一番好意！」

巫山神龍冷笑道：「是什麼好意，你倒不妨說說看！」

南柯羽士從容笑道：「尊駕可知在下是何許人麼？」

巫山神龍不耐的道：「憑你一個晚生後輩，不論你是誰，對老夫來說，都沒有多大意義！」

南柯羽士搖頭道：「這倒不然，如果我說出一事實來，也許就會使你動容！……」微微一頓，接下去道：「你已患上一種怪病，常常口吐色如墨黑的濃痰，看來至少已在三月以上，對也不對？」

巫山神龍怔了一怔，果然大為動容的道：「你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

南柯羽士笑道：「在下是看出來的，除了口吐黑痰之外，你還常會噁心，頭暈、腹瀉，氣喘等毛病，時發時愈，痛苦不堪！」

巫山神龍像置身夢境之中一般，忘形的大叫道：「奇了，奇了！為何你會知道這些？」

南柯羽士道：「在下已經說過，是看出來的，由你的氣色之上，和你方才揚掌欲擊的動作上，在下已經一目了然！」

巫山神龍大奇道：「這樣說來，你倒是一位年青的神醫了！」

南柯羽士笑道：「在下雖然無藉藉之名，但提起先師燃藜子來，大約你也該有些耳聞！」

巫山神龍愕然叫道：「什麼，你就是天下第一神醫燃藜子的門人……不是聽說他只傳了一個道士徒弟麼？」

南柯羽士笑道：「那就是在下，往日在下自號失魂道人，現在則名南柯羽士，以在下的醫道不難改頭換面，使自己常保青春，認眞說來，在下也是中年以上之人了！」

這些話雖然事涉荒唐，但因為說中了巫山神龍心頭的隱憂，使他無法不信，只見他十分動容的道：「以老夫的內功造詣，按說寒暑不侵，無由致病，但三月之前確然得了這樣一個怪病，延請過不少名醫，却是醫藥無效！」

南柯羽士笑道：「找不出病原，只管亂投藥石，自然毫無用處！」

巫山神龍忙道：「莫非你看出老夫的病原了麼？」

南柯羽士笑道：「設若連這點病原也看不出來，在下也就枉為天下第一神醫的門人弟子了！……」微微一頓，接道：「三月之前，想必你吃過一次蓮藕之類的食物吧？……」

巫山神龍接口道：「老夫最嗜愛此種食物，不但三月以前，幾乎每天都要用來佐餐！」

南柯羽士道：「這就難怪了，在那藕心之中，有時會有一種「黑水蛭」生存其內，吃下肚去，牠仍會繼續生長，經過三月時光，只怕已有尺許長短了！」

巫山神龍大驚：「結果會怎樣呢？」

南柯羽士笑道：「結果不難想像得到了，那「黑水蛭」在體內專吸血液，牠越長越大，所需要的血液越來越多，最後，會使你血枯氣竭而死！」

巫山神龍臉色慘變道：「有救麼？」

南柯羽士目光四轉，慢悠悠的道：「先師有生死人肉白骨之能，在下盡得先師絕學，這點小病若說無法醫治，是無法使人相信的！」

巫山神龍道：「那麼，你……可肯為老夫醫治？」

南柯羽士道：「這個……在下既以醫道濟世，自然應該給你醫治，不過，却要你先答應一件事情！」

巫山神龍忙道：「你說吧，老夫一定答應就是了！」

南柯羽士投注了冷天星一眼，道：「十分簡單，在下替你醫好之後，請你帶着兩個女兒立刻離開此地！」

巫山神龍宮天保原認為他會有什麼不大了的條件，當下聽說不過如此，心頭大喜，連忙一笑：「這個容易，老夫一定照做！」

南柯羽士從懷中摸出一個小瓶，取出一顆紅色藥丸遞了過去，說道：「吞下去吧！」

巫山神龍接藥在手，略一遲疑，終於一仰頭吞入了喉嚨之中。

南柯羽士目注他的神情變化，笑道：「運功導引，使藥力早些發作，可以使你及早復原！」

巫山神龍果然依言坐了下來，雙目微瞑運功調息。

一時全場陷於沉默之中，目光俱盯注在巫山神龍身上。

巫山二嬌姊妹遙遙站在巫山神龍宮天保之後，宮美眸光一轉，忽然向冷天星暗以傳音入密道：「冷天星，你有什麼打算快告訴我？」

冷天星怔了一怔，並不答言。

他實在覺得無話可說，對巫山二嬌來說，他更沒有什麼打算，他確曾欠她們相救之恩，至少，將來如有機會他應該報答她們，但現在，他却想早些離開她們，因為他實在怕她們那種糾纏！

宮美遙遙瞪注着冷天星，又道：「你聾了麼？」

冷天星微吁一聲，道：「在下……不知該說什麼才好，在下欠二位姑娘相救大恩，愧無以報，但請姑娘記住，在下不是忘恩負義之人，他日如有機緣，一定報答兩位！」

宮美哼了一聲道：「你說得倒是好聽，可惜我們已經寒了心啦！……」微微一頓，又道：「你和那姓岳的丫頭當眞成了夫妻了麼？」

冷天星道：「不錯。」

宮美道：「人呢？」為什麼新婚的妻子不陪，却又陪這位白姑娘？」

冷天星皺眉道：「在下用不着欺瞞姑娘，她被陰靈教設計捉去了！」

宮美忍不住一笑道：「這倒是報應……陰靈教恨透了你，大約也不會善待了尊夫人！」

冷天星蹙額無語。

宮美停頓了一下，又道：「冷天星，你不要以為我們姊妹是好欺負的，今天也許不容易這樣輕易把我們打發走！」

冷天星仍是皺眉不答。

兩人雖是一番交談，但用的都是傳音入密，僅只口齒微微啓動，加上衆人目光均集中在巫山神龍身上，是以並沒有人知道兩人談過什麼？

忽然——

只見瞑目調息的巫山神龍忽然長身而起，雙手捧住腹部，皺眉蹙額，一副痛苦不堪之狀。

巫山二嬌大吃一驚，宮美急步趨至巫山神龍身邊，急急叫道：「爹爹，爹爹，您怎麼了？」

宮玉則欺身逼向南柯羽士，嬌叱道：「我爹爹如有三長兩短我就跟你拚了！」

冷天星見狀也有些意外的向南柯羽士道：「尊駕是給他服用的什麼藥物？」

南柯羽士淡淡一笑道：「不用怕，那藥作用就是要他嘔吐出來！」

一言未畢，但聽哇的一聲，巫山神龍巨口一張，吐出了一灘黑水！

南柯羽士大笑道：「再吐，再吐！……必須把那條『黑水蛭』吐了出來，你這病才能除根！」

其實不用他說，巫山神龍凹肚挺胸，一口一口哇哇的吐個不停，霎時之間，已是七八口黑水吐了出來！

南柯羽士皺皺眉頭，忽然大步走過去，伸手在巫山神龍背部一連輕輕的拍了三拍！

巫山神龍身子弓了幾弓，忽然一仰頭吐出了一條黑黑的東西。

衆人見狀俱皆不由啊的驚叫一聲，原來那黑黑的東西，果是一條尺餘長短，姆指粗細的水蛭。

只見牠身子不停蠕動，一伸一縮之間，竟然長達二尺，遍體烏黑，使人禁不住噁心欲嘔。

巫山神龍雙眼瞪得像銅鈴一般，目光定定的注視在那條水蛭之上，幾乎有半盞熱茶之久不言不動。

但他面色的變化却是忽驚忽喜，終於，只見他右掌一伸，駢指向那條仍在蠕動的水蛭點去！

指鋒相距水蛭尚有二尺距離，但却有一股紅濛濛的光華射了過去，一時焦臭襲人，青烟嬝嬝而起。

不久那條水蛭已經燒成了一截黑炭。

冷天星暗暗心驚，他雖不知巫山神龍是用的什麼指力，但却與自己的赤癸掌不相上下。

巫山神龍將那條水蛭燒成黑炭，悠悠的嘆息一聲，方才轉向南柯羽士，深深一禮道：「多謝先生醫治之德！」

南柯羽士還禮道：「不用客氣，尊駕可以履行講好的條件了！」

巫山神龍忙說道：「那是自然，不過是……」

忽然伸手由懷中掏出了一枚打造精工的金質小龍，遞了過去，道：「先生請收下這個！」

南柯羽士搖首一笑道：「在下行醫濟世，一向不收酬金，尊駕不必破費！」

巫山神龍道：「這並不是酬金，這小型金龍乃是巫山雲夢宮的權威信物，他日先生如有事需人相助，持此可以號令雲夢宮的任何一人！」

南柯羽士仍然搖頭道：「在下與世無爭，何況雲夢宮偏處一隅，對在下也沒有多大用處，還是請尊駕收了回去吧！」

巫山神龍怔了一怔，有些尷尬的一笑道：「既是這樣，老夫倒不好相強了！」收回金龍，轉頭喝道：「丫頭們，走了！」

巫山二嬌不敢違拗，相偕巫山神龍之後，向外走去。

宮美却暗中以傳音入密道：「冷天星，咱們再見吧！我有個好主意，現在不妨告訴你，我爹爹與陰靈教主史去惡有一段不凡的交情，我要設法把他說服，去要了那姓岳的丫頭來，冷天星，大約你能想得到我會怎麼對付她吧！」

冷天星大急，也以傳音入密道：「姑娘實在用不到那樣做法，在下……」

宮美笑道：「我這人最不會客氣，岳曉秋就是我向爹爹說過的折磨我們姊妹兩個丫頭之一，他老人家既已答應我們報仇，一定會把那姓岳的丫頭要出來！」

冷天星雙眉深鎖，道：「姑娘……」

但宮美宮玉早已隨着巫山神龍去得沒了踪影。

小院中復趨沉寂。

良久，還是蛇心女魏青芳道：「好人，那老傢伙看起來就有些可恨，你眞不該替他治那怪病！」

南柯羽士轉頭看了她一眼，忽然抖手一掌打了過去！

魏青芳方才被宮美一記凌空神掌打得左頰紅腫不堪，南柯羽士一掌又是打在左臉之上，登時半面臉頰高高的腫了起來。

魏青芳尖叫道：「好人，不要打我的臉，打得這樣實在難看死了，你要是生氣，還是把我吊起來用鞭子抽吧！」

（未完・十五）

天文儀器專家

郭守敬

混沌書生

製造天文儀器，也是中國古人專長的。二世紀初年，大科學家張衡就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渾天儀。以後各國朝代的天文學家，像一行、沈括等，都曾先後製造過渾天儀和其他各種天文儀器。到十三世紀元朝的時候，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製造天文儀器的事業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郭守敬是元代最偉大的一位科學家。一二三一年，他誕生在現在河北省邢台縣的一個讀書人家。

郭守敬的祖父，是一位專門研究數學和水利工程的學者，郭守敬從小就得到他祖父的教導。他祖父還曾把他送到邢台附近的紫金山，在當時的大學者劉秉忠那裏求學。

當郭守敬二十二歲的時候，劉秉忠的朋友把他推薦給統治北方的元世祖。當時，元世祖正準備在北方興修水利，而郭守敬繼承了祖父的學問，正是一位對水利工程有研究的專家。因此，當他和元世祖見面後，馬上提出了有關水利事業的六項建議，主張把北方的河道徹底修浚。元世祖同意了，派他主持這個水利工作。

從這時開始，郭守敬做了十五年的水利工作，在灌溉農田上，在交通運輸上，都有過重大的貢獻。

一二七六年，元世祖統一了中國，想頒行一個新曆法。他知道郭守敬在這方面也很有研究，於是又下令把他調回來，叫他主持製訂新曆法的工作。

製訂曆法，首先要觀測天象，而正確地觀測天象，就必有一套精密的儀器。郭守敬既是一位文天、曆法的專家，難道會不懂這個道理？

可是，當時有些甚歷天文儀器呢？有個渾天儀，還是十一世紀中葉北宋政府製造的，後來北宋滅亡了，被金人搬到現在的北平，金滅亡後，又落到元朝政府手裏。經過了二百多年的風霜，這個古老的渾天儀已經殘缺不全，不能再用來觀測天象了。因此，郭守敬決心重新製造一套新儀器。

在郭守敬的主持下，一共製造了十三種天文儀器，包括簡儀、高表、候極儀、渾天儀、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闚幾、日月食儀、星晷、定時儀等名目，都是用銅鑄成的，分別陳列在當時北京的天文台上。至於野外測量時需要用的儀器，也製成了正方案、幾表、懸正儀和座正儀等好幾種。此外，還繪製了「仰規復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等圖表，作爲使用天文儀器時的參考。

郭守敬製造的這套天文儀器，不但在中國古代的天文儀器中要算最精密、最靈巧；就是在當時世界上，也還不曾有過這樣巧的天文儀器呢！

在西方國家的歷史上，創造天文儀器最有名的，要推丹麥的天文學家第谷，他曾經製造過許多和郭守敬同樣精巧的天文儀器。

可是，他已是十六世紀時候人，比郭守敬晚了三百年光景。

郭守敬這套精巧的天文儀器，在元朝滅亡之後，被明朝政府搬到南京，陳列在鷄鳴山的天文台上。以後，清朝政府又把它運回北京。可惜到了一七一五年，在清朝政府裏當天文官的外國人紀利安竟藉口要製造新儀器，把郭守敬當年辛辛苦苦製造的這套儀器，加上明朝政府所造的文天儀器，統統當作廢銅來處理。等到政府發覺，派人去檢查時，只剩下了明朝的三個儀器，其餘的却已經熔毁，再也無法挽救了。

當初郭守敬製造這套天文儀器，本來是爲了觀測天象，以便製訂新曆法的。因此，當儀器製造成功後，在郭守敬的主持下，馬上進行了大規模的觀測工作。

郭守敬仿照唐朝元年間測量子午綫的辦法，不僅在北京的天文台進行觀測工作，並且派出十四個監官，在全國範圍內設立了二十二個測候所，進行實地測候的工作。

經過五年的工作，到一二八〇年，這個新曆法終於訂製訂成功。它的正式名稱叫做「授時曆」。

「授時曆」的出現，是中國曆法的一大進步。它規定每年有三六五・二四二五天，這和地球實際環繞太陽一周的天數，只差二十六秒。要知道，今天國際上通用的曆法是「格里曆」，它所規定的一年的天數，和中國的「授時曆」完全相同。而這種「格里曆」却是一五八二年才開始頒行的，比「授時曆」頒行的時間要晚上三百年。

郭守敬活了八十六歲，到一三一六年才逝世。在他晚年，還曾重新主持水利工作，給人們帶來了許多好處。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